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中华大帝国史

[西班牙] 门多萨 撰 何高济 译。

5102855

K912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中华大帝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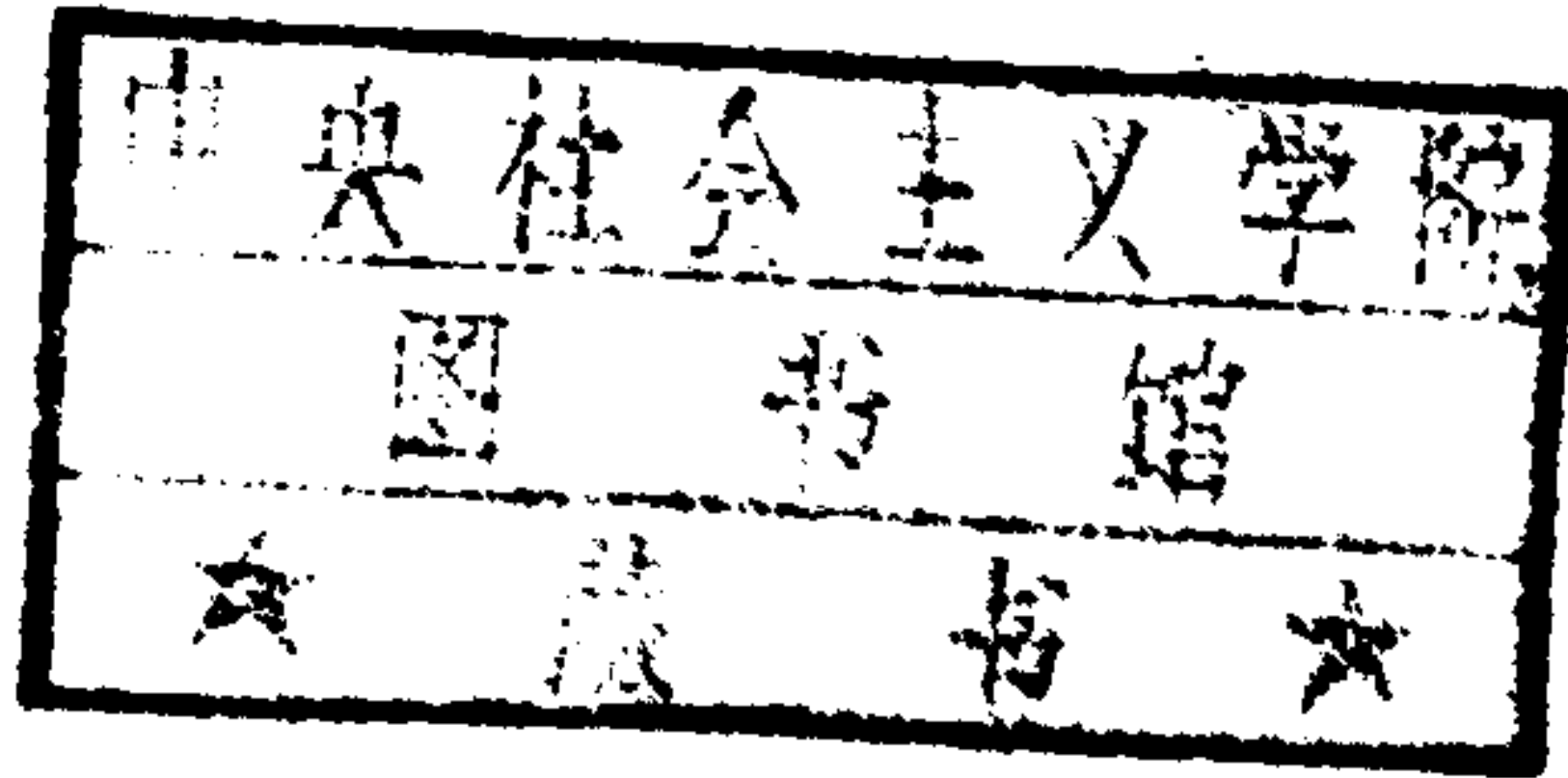
〔西班牙〕门多萨 撰

何高济 译



\*201028556\*

2100/2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门多萨撰;何高济译. —北京:  
中华书局,1998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ISBN 7—101—01587—5

I. 中… II. ①门… ②何… III. 中国—历史 IV. 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8454 号

##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 of**

Compiled by parde J. G. de Mendoza

ed. by S. G. T. Staunton

with and introduction of R. H. Major

London 1853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北京朝龙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15 1/2 印张·267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20.00 元

## 中译者前言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首版于罗马，内容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记中国的事情及中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包括三个传教士的中国行纪及环球行纪。这部著名史书，虽然有许多欧洲文字译本，但仍缺乏一个对所述内容有详细解释的本子，也缺乏对门多萨引用的史源的说明。我在译完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后，再译门多萨的史书，自然发现门多萨和葡萄牙人克路士和西班牙人拉达记述的相同处和那些歧异的地方，由此引起我对他引用的史料作出探索。

首先，门多萨有的章节完全或大部分采录自上述两位作者，这一类比较容易辨识。但在文字上常有所改动，有时还有增添。举一个例子。克路士记中国的物产说：“有一种许多果园都产的水果，结在树叶粗大的大树上，这种水果大如圆李，稍大些，去皮后就是特殊的和稀罕的水果。没有人能吃个够，因为它使人老想再吃，不管人们吃得不能再多了，它仍然不造成伤害。这种水果有另一种小些的，但越大越佳。它叫做荔枝（Lechias）。”这是我所能查到的欧洲对我们南部这种特殊水果的最早记载。门多萨采用了这个记载，把它改写成：“他们（中国人）还有一种叫做荔枝的果子，十分好吃，尽管大量地吃，却从不伤身体。”而有不少章节，几乎都是据克路士和拉达

重新编写。

不见于上述两位作家文字的，门多萨书还有两个来源。据博克舍的研究，拉达本人写过不止一份报告，其手稿在门多萨时代尚存；和拉达同行的军人洛阿卡也有一份行纪，这些资料都曾被门多萨利用。另外，门多萨见过另一位和拉达共同出使福建的修士马任，得到不少口头资料，可能还有门多萨在墨西哥打听到的有关中国消息。这一类增补的内容，在许多章节中可明显看出。例如，谈中国古史部分，门多萨比拉达的要详尽得多，还有记大明的赋税、军队等也是如此。在谈授与“学位”时，拉达现存记录很简单，只说“他们在他耳上戴两朵银花，让他骑马簇拥着穿过城镇，前有旌旗和乐人。我们在福州看见这样一个人，他是个贵族青年”。门多萨则明确说：“我在这里将谈谈修士马丁·德·拉达及其同伴在福州城眼见他们授与学位的情况……”，并且有很详细的长篇报道。我们不能断定，他增添的内容，究竟是据拉达的其他手稿，还是根据马任等的口头材料编写而成。

除开当时人的资料外，门多萨还利用过前人的记录。第一章对中国概述，有不少地方是依据马可波罗行纪，特别有关鞑靼人的记载，整段采自这部13世纪的著作。葡人巴洛斯的《亚洲志》又名《十卷书》也可能为门多萨所采用，有的叙述，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如谈中国的道里，门多萨说：“根据所说的书籍（即携进马尼拉的中国书），可看到中国人自己只有三种长度单位，用他们的话说叫做里、铺和站，实际犹言一飞朗、里格，或程。所谓里的长度，相当于一个安静的日子，平地上一个人使尽气力呼叫所能听到的距离，10个这样的里是一铺，那是

一个大西班牙里格,而 10 个铺是一天的路程,那叫做站,相当 12 个长里格。”巴洛斯的记载是:“他们(中国人)的第一个和最短的单位是里,它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在平地上,一个平静日子喊叫所能听到的,十个这样的里是一个铺,相当于一个西班牙里格,由此十个铺是一个人的日程,他们称之为站。”这个记载,不见于现存拉达手稿,到底门多萨是据巴洛斯,或是如他所说是据中国书籍?巴洛斯自称他也得到一些中国书,叫一个中国人译出,但我们不能断定他们是否都引自同一本中国书。在谈中国长城的地方,门多萨说长城始于 Ochyoy,这个地名不见于拉达的记载,但见于巴洛斯的《亚洲志》,其中写道:“在 43 度和 45 度有一道城墙,它始于西方一座位于两条极高山岭之间的城池,名叫 Ochioi……。”从著录的名字(Ochyoy = Ochioi)相同看,有理由说门多萨实际摘录的是巴洛斯的记述。

门多萨本人没有到过中国或亚洲,他的书是编写而成,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由于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地方出现疏漏或者错误。例如,记中国的都城北京和南京,门多萨把二者都说成是靠近鞑靼,而不像他的前辈克路士和拉达如实地把它们置于一南一北。中国人使用筷子,拉达有准确的记录,门多萨似乎不能理解,倒说中国人吃饭用金银制的小叉子。在记中国神话中,拉达说:“他们说天、地和水自太初以来就结合在一起,一个叫太一的把天地分开来,随后又诞生了一个叫盘古的人,既不结婚又无子女。”门多萨则说太一既创造了一个盘古,还创造一个叫盘古娜的女人,把他们说成像是亚当和夏娃,符合上帝创造一男一女的传说。有时门多萨离开他的前辈的地

方,错误因之产生,但他的前辈记录本身有误,门多萨也随之发生错误。

目前这个本子是译自派克英译《中华大帝国史》(1588年,伦敦),由斯汤通编,麦术尔作绪论,1853年、1854年版。1940年北京版题名为:《中华大帝国史》,曼特刹著,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影印。

本书部分译稿曾参看杨钦章先生的几章译稿,全稿并蒙谢方先生审读,改正了译文中的—些错误,张铠先生又用西班牙文本作了部分校正,俞素娥女士最后对全文誉清抄正,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何高济 1991.7.8

## 绪 论

值此重印派克同时代所译门多萨有趣的和现已罕见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并将它呈献给哈克鲁特学会会员之际,本编者认为应向他的读者说明一下原书是在甚么情况下编写的,同时应指出原先传至欧洲的有关这一著名国家的报道过程。这一报导的意义,已充分表现在它对中国人这样一个特殊民族生活习惯所作的具体入微的记述上,无需加以解说;而使那些赞赏本会宗旨的人感兴趣的将是得知本译本是在门多萨原西班牙文本出版后不久,由哈克鲁特亲自提议作出的。

哈克鲁特学会的主要宗旨是探索地理考古,而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英国前辈在推进这门重要学科中取得的进步。为追求这个目的,所以,门多萨的中国记述作为迄今用英文刊布的关于中国最早而详尽的记载,被选来重新出版。我们说“详尽的”记载,因为我们必须不要略而不提在它之前已有一篇短而有趣的文献,由李查德·埃顿(Richard Eden)刊行在他的《东西印度群岛旅行史》中,题为“中国省的报道”,其内容和史实我们将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叙及。那么,不管怎样,在作重版选择时,注意到用我们自己语言出版的早期记载的同时,介绍一下可能时时出现在其他语言中的以前记述,将加深读者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因地理位置和人种特点而远离(欧洲)文明世界,仍然在智力和道德两方面进展



中又惊人地领先于其它的国家,即使是欧洲所获得的那些早期朦胧的消息而言,这个计划格外值得期望。同时,在这样一篇介绍中,我们主张略而不论争议甚多的问题,如埃拉脱斯提涅(Eratosthenes)、斯特拉波(Strabo)及《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的 Thinae 的位置,或托勒密(Ptolemy)给我们保留的马利奴斯(Marinus) Serica 之应用于中国。对这些甚不明确的资料,我们将不再论述,而仅仅提到,我们自己的意见与弗修斯(Vossius)的相一致:中国所指的是一个国家,而且阿米亚奴斯·马赛里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 Seres,和现代中国人的情况极相似,意指该民族。罗马人有些对中国的知识,看来由有学识的德·基尼(De Guignes)在中国史书中所作的发现予以证明;在基督 166 年,安敦的一个使节据说从海道抵达延熹帝廷,还有荷拉西(Horace)和普鲁柏蒂乌斯(Propertius)提到的 serica oestis,也证实这个看法,其真正所指的商品仅仅是丝,而不是棉布。

总之,如我们所说,对这些不那么明确的地方,我们不愿论述。因此我们往下谈更明确而无疑问的记录。其中头一个是一份阿拉伯文手稿中的记载,约写于 1173 年,记述两个阿拉伯商人的观察,从文件的体裁看,他们显然在两个世纪前到过中国。确实,其各自的日期被断定为 851 和 867 年。这份稀罕珍贵的手稿,由有学识的欧舍比·雷脑多特(M. Eusèbe Renaudot)在孔德·德·舍涅来(Comte de Seignelay)图书馆发现,经他译为法文,1718 年刊行于巴黎。英译本出现在 1733 年。虽然直到晚近日期它才为欧洲人所知,这是作为我们迄今所接受的消息中两个最早的中国记,它当然有其地位。尽管掺

杂了一些夸大之词,及明显的传说,它们仍包含了很多稀奇的情节,即使在今天,从中国的制度和风俗的持久看,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肯定可以信任其报道或撰述的真实性。

这两篇报道是连续写成,其中一篇构成另一篇的一种注释或补充。

中国被描写得是广阔的,但是,虽然人口更多,却不及印度大,而且分为许多侯国,它被说成是肥沃的,没有荒漠,而印度则据说有些大沙漠。

称作 tcha 的茶,明显地被提到,当作是加进热水中的普通饮料,并且被认为可治百病。

提到瓷是一种用以制作如玻璃般精细透明器皿的优质泥土。

中国人被描写为比印度人更漂亮,并且“冬夏皆穿丝绸,这种衣服对王公、士兵,及一切其他人,哪怕最低层人,都是共同的。在冬天他们穿一种特制的,垂到脚上的裤子。如有可能,他们在一条裤上再穿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或更多的裤子;并且十分注意地包严,下包到脚,因为他们非常害怕潮湿。在夏天他们只穿一件丝袍,或这类服装,但没有头巾。

“他们的普通食物是大米,常就着肉汤吃,像阿拉伯人用肉或鱼做的汤,他们用来浇在饭上。他们的国王吃小麦面包,及各种动物,猪肉不除外,还有别的东西。

“他们有好多种水果,苹果、柠檬、榲桲、甘蔗、柑橘、无花果、葡萄、黄瓜、产食物的树、核桃、榛子、阿月浑子、李子、杏、services〔樱桃〕和椰子,但他们没有大量的棕榈;他们仅在私人家里有一些。

“他们的饮料是一种用米制成的酒；他们国内没有其他的酒，也没有运输给他们；他们不知道它是甚么，也不喝它。他们也有醋，和一种类似阿拉伯称作纳提夫(Natef)的糖果，及一些其他。

“他们在卫生方面不很讲究。他们也吃死的动物，在很多别的事上像袄教徒那样做；不过，确实的，两者的宗教都很相同。中国女人不戴面纱，用小的象牙和其他梳子理头，有时她们要一次用二十把。男人戴特制的帽子。他们擅长机械，但不知依赖数学的技艺。”

谈到读和写的知识说，在他们那里是普遍的，所有重要的买卖都见诸文字。提到偶像崇拜很盛行，有一段可怕的和费解的文字说，人肉公开地摆在市场上售卖。同时惩处邪恶极严厉，对个人的监督极端严格，“因为在中国每个人，不管是本地人、阿拉伯人，或任何其他外国人，都被迫供出他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因这样做得到宽恕”。盗贼一被抓住就处死。

广府(Canfu)(广州)被说成是中国的海港，阿拉伯船只常去之处；而京都(Cumdan)被描写成一个极繁华的城市，是君王的驻地<sup>①</sup>。

雷脑多特，世人应感谢他把这份记述从湮没中拯救出来，认为它为12世纪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爱德利奚(Edrisi)提供材料编写其《努比亚地理志》(Geographia Nubiensis)中关于中国的情况；但这个说法看来没有根据，因为他的情节太少而且不清，难以得出结论，说那是采自我们提到的更清楚和丰富的记载。爱德利奚供给我们的最显著的消息，是这件事：中国(Sin)的北部当时被一支他称作巴哈格尔突厥人(Baghar-

gar Turks)的鞑靼人所征服。将近两个世纪后出现的阿布肥达(Abulfeda)看来同样不知道这两个阿拉伯旅行家的存在。因为他替当时地理学家不了解中国辩解说,没有人曾到过那里,以致他们能从中取得情报。

一个 12 世纪到过东方的犹太旅行家,土代拉的班哲明(Benjamin of Tudela),他对中国的附记不应被忽略。这仅是个附记,但稀奇到值得引述。它内容如下:——

“从那里〔罕得(Khandy)岛〕到中国有 40 天旅程;这个国家在东方,有人说猎户星(Star Orion)照耀着它四周的海,而这海叫做尼克法(Nikpha)海。此海有时掀起猛烈风暴,以致海员不能驾驭他的船只。遇到风暴把一艘船抛进此海,就不可能驾驶它;船员和乘客用完他们的粮食,然后悲惨地死去,很多船只就这样丧失。但人们学会用下述方法救自己出这种危难。他们随身带牛皮,当这风暴起来把他们抛进尼克法海时,他们把自己缝在牛皮中,小心地手拿一把刀,并且在防备海水侵入后,他们投入洋中。这里他们马上被一种大鹰叫做格里芬(griffin)的发现,它把他们当作是牛,飞下来,用爪抓起他们,带到陆地,把捕获物放到山头或山谷,好在那里享用它的猎物。然后,人们利用刀子,从牛皮里爬出,马上把鸟杀死,再设法到达有人烟之地。很多人用这法子获救。”

由一位旅行家根据传闻所描述的首次欧洲对中国的报道,是一个教士柏朗嘉宾的约翰(John de Plano Carpini)作出的,他和另五名同会兄弟,在 1245 年,被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往蒙古人的国土。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如有可能,把这些进行破坏的征服者从欧洲引开,劝诱他们转

而跟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进行战争。同时他们要尽可能的宣讲基督教，总之要收集有关这一鲜为人所知的民族的一切可能的情报。

嘉宾离开了十六个月。他撰述的一个抄本，以前属于卢门莱伯爵(Lord Lumley)，现在大英博物馆，也是哈克鲁特在他的《首要航行纪》(Principal Navigations)中所使用的那本，下面的摘录系从中引用。在叙述了蒙古人和中国人他称之为契丹人之间的战争后，他对后者的描绘如下：

“契丹人是异教，他们自己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法，而(据称)有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他们在史书中也记录了他们祖先的传记。同时他们有修行的人，还有些像我们教堂形状的房屋，那是他们在那些日子常去之处。他们说他们也有各种圣人，崇拜一个神。他们礼敬我主耶稣基督，相信永生之事，但没有受洗。他们也体面地尊崇我们的《圣经》。他们喜爱基督徒，给予大量施舍，而且是非常有礼貌的文雅民族。他们没有胡须，面容形状部分跟蒙古人相同。人类的所有行业中，全世界都没有比之更好的工匠了。他们的国家盛产谷物、酒、金、丝，及其他商品。”

欧洲接受到的，根据个人经历采集有关中国记述的头一个旅行家，是威廉·凡·鲁布鲁克(William Van Rubruqui)，以德·鲁布鲁克(De Rubruqui)之名著称，一位教士，有时叫做的黎玻里的威廉，因为他的行纪是从的黎玻里转交给法兰西王圣路易士的，行纪即奉他之命而作。他出使的原因在于传遍欧洲的一个谣言，说蒙古王蒙哥汗已归信基督教；圣路易士当时正对撒拉逊人进行第四次十字军远征，切望跟同时在波

斯一侧对同一势力敌对的鞑靼人结成同盟。这一政治目的,因乐观地希望鞑靼人当时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归信基督教而得到加强。鲁布鲁克的路线是,经君士坦丁堡过黑海,穿过克里米亚,到达蒙哥当时的驻地,戈壁沙漠中哈刺赤(Caraci)城地方。

他开始受到的接待不很殷勤,但他到达后九天,他成功地得到皇帝的接见;当蒙古可汗不久后赴哈刺和林,鄂尔浑河东岸的一座城市,他和他的同伴也随同去。这座城市,几个世纪来没有在沙漠中发现其遗迹,只有马可波罗提到它,他在鲁布鲁克之后约 18 年访问了它,那是这些鞑靼人所定居的第一座城市,当时蒙古汗的都城,亚洲东部唯一的要镇。鲁布鲁克描写它说:“其中有两大街,一条是撒拉逊人的,那里住着出家人并且很多商人会集;另一条街是契丹人(中国人)的,他们全是工匠。”对此的解释是,鞑靼人已征服了当时称作契丹的中国大部分北方地区。

到这个时候获得汗垂顾的鲁布鲁克及其同伴,极荣耀地进入哈刺和林。他描述该城比不上巴黎附近的圣丹尼斯村,他肯定说其修道院“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还要更大”。该地有土墙围绕,有四道门。有关宫殿的描写给人印象是一座大厅,一头是为汗准备的坐位。他“像神明一样高坐”在上面。在这座城内,这位教士惊奇地发现一个法国金匠,叫做纪尧姆·布昔尔(Guillaume Bouchier),早期的作家时时称之为巴黎的威廉,他制作了一件机械。考虑到他工作的时间很早,机械的精巧值得高度赞扬,因此普察斯对它作了描写,见于他的《朝圣者从书》第三卷中鲁布鲁克行纪的大部译文内。

“巴黎的匠人威廉为他(汗)制作了一株巨大的银树,在它的根部是四只银狮,各通有管道,喷出白色马奶。树内有四根管子,通到它的顶端,在顶端再向下弯回,每根上还有金蛇,蛇尾缠绕树身。一根管子流出酒,另一根流出哈刺忽迷思,即澄清的马奶,另一根流出布勒,那是一种用蜜作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米酒,叫做特拉辛纳的。树根各有一特制的银盆,接受每根管子流出的饮料。顶端这四根管子之间,他制作了一个手拿喇叭的天使,而在树的下部,有一个窟窿,里面藏有一个人。有一根管子从树心通到天使。最初他做了一只风箱,但风力不足。宫殿外有一个储存饮料的窖,那里的仆人听见天使吹喇叭的声音,便准备把饮料倾倒出来。树有银枝、叶子和果实。每逢饮宴的时候,大管事就命令天使吹喇叭。这时那个藏身于窟窿里的人,一听见命令,马上拚命往那根通向天使的管子送气,天使就把喇叭放到嘴上,大声吹响喇叭。于是窖里的仆人听到喇叭声,把不同的饮料倾入各自的管道,从管道流进准备好的盆中,管事再取出送给宫里的男男女女。”

鲁布鲁克收集到的有关中国人,即长期称作契丹人的种种情报中,有如下的重要事项。他们宗教和政治信条的特有原则,体现出存在着一个至高天神的绝对真理,大汗就是在他之下保持对他辽阔领域的统治,并且必然压制对该统治权的反抗,不仅把这当作是叛逆,而且当作是严重的渎神。鲁布鲁克首先报导,后来马可波罗又予以证实的另一件奇特的事,是有关纸钞的使用,欧洲在几个世纪后才采用,但当时中国已普遍流通。中国人书写的特殊字体和方式,我们也是从他那里知道一些概念,他说,中国人并不是跟我们一样用笔写,而是用小

毛刷,像我们画家所使用的,而且用一个字或图形表示整个的词。

他还详细地谈到一种叫做忽迷思的烈性饮料,描述如下:“他们称作忽迷思的饮料,那是马奶,制作方式是这样。他们在两根牢牢立在地里的竿上系一条长绳,并把他们要挤奶母马的小马栓在这根绳上。这时母马前来站在小马的旁边,温驯地让人挤奶。而如有一头很难制,那有人把它的小马领来,放在它下面,让吸阵奶,然后马上再把小马牵走,另一个人前来挤这头母马的奶。采集到大量这种奶(其甜若牛奶),趁它新鲜,他们把它倒进一个大囊或袋子,并且他们用一根专用的棍子击打所说的袋,棍的下端有一个像人头的节,它中心是空的;当他们击打它时,它开始像新酒一样发泡,并且味道酸辣,他们这样击打它直到它产生奶油。这时他们品尝它,微带辣时便喝它;喝时它像葡萄酒一样刺激人舌。在一个人喝了一口后,它留下一种杏乳般的味道,舒畅地下肠,使头脑微醉。还有哈刺忽迷思,那就是黑忽迷思,供大贵人饮用,他们制作它的法子如下述。首先,他们击打所述的奶直到它的混浊部分像白酒渣一样迳直沉底,清纯部分留在上面,像奶清或白葡萄酒。所说的渣滓很白,给奴仆饮用,使他们睡眠特好。清纯的给主子饮用,它确实非常甜并且是有益健康的饮料。”<sup>②</sup>

然而,这有限的消息报道,尽管因日期在先而有其价值,跟那个一度受辱骂,但现在极受尊敬的地理探索先驱者马可波罗所作的详尽而几乎同时代的记述相比,显得不足道。在现今这个进步的时代,当增多了的便利条件,为世界知识揭示出遥远国家及其居民的特征时,我们可以公道地评价六个世纪



前敢于描述这些看似异闻的人，他们的勇气和忠实，但在同时我们能够原谅那些持怀疑的人，他们把这些看成是夸大的和无耻的杜撰。确实，我们也不能想象到任何国家和民族，有关其记述没有得到很多人反复观察的证实，益加被视作可疑和难以置信；而其本身的特征，一旦被证明属实，反成为早期撰述者可靠性的首要证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是威尼斯人，在1254年赴鞑靼地区作生意；对这个繁华大城的贸易事业说，到东方去探索，并进口它的贵重华丽产品，具有特殊的引力。马可在他父亲离开几个月后才出生，但两兄弟返回时他已是个十五岁的青年，热衷于他们有趣的离奇远游。他们越过黑海到亚美尼亚，从陆路旅行到叫做巴尔巴(Barba)的大鞑靼君长的宫廷。他们受到他的厚待，能够有利地售卖他们的货物。然而，在他的都城住了一年，他和邻国君长之间发生一场战争，旅行家们因此受阻返回欧洲，他们遂采取环绕里海上部的道路，这样穿越哈拉克(Karak)沙漠到达布哈拉。

他们在那里住了三年，这期间他们得到鞑靼语的知识，然而他们跟随一个赴鞑靼大汗忽必烈宫廷的使团，旅行一年后到达那里。这位强大的君王给予他们仁慈的接待，并且好奇地询问有关欧洲和基督教的事。他了解到教皇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人物，便决定派他们作为他的使者去见教皇陛下，请求他派人来教导百姓归依正教。他们在他印玺的庇护下出发，继续他们越过亚洲的旅行，在1269年到达威尼斯。在这时教皇位置空缺，兄弟俩在威尼斯等了两年到它被填补上。最后，格里哥利十世登基，他们得到他的信札，携带礼物出使忽必烈汗，并携现已十七岁的年轻马可同行，还有宣教会的两名修士作伴，

他们再度前往东方。他们在亚美尼亚一个叫做基札(Giuzza)〔阿雅思(Ayas)〕的港口登陆,但发现巴比伦算端正在跟该省打仗,两名修士感到害怕,就返回故乡。尽管如此,三名威尼斯人仍继续他们的行程,用了三年半时间穿越亚洲,经受了无数危难和苦难,终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他很喜欢他们返回,而马可成为他的大宠信,被汗派往遥远省份去执行各种重要任务。在忽必烈宫廷居住了十七年后,三名威尼斯人渴望返回他们的故里,最终获允随同印度王的使臣,后者是前来为他们的君主请求娶王室公主的。从印度洋走了一年半,他们才到达一个叫做阿鲁浑(Argon)的印度王宫。从那里他们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在1295年最后抵达威尼斯。

这就是马可所述的三个波罗旅居异国记。他们在阔别二十四年后带着珍宝和财物返回,这期间他们已有很大改变,以致只有展示他们的财物才可以取得他们亲属的承认。由此,马可得到百万富翁之名,他曾在威尼斯住过的房舍,到拉木学时候仍以“百万富翁宅邸”之名而为人所知。不久后,威尼斯得到消息说热那亚人的一支强大海军正在逼近,于是马上有许多船只被装备起来对抗热那亚人,马可波罗被任为其中一艘的指挥。在随后的战斗中他落入热那亚海军大将兰帕·多利亚(Lainpa Daria)之手,被送往热那亚关押,我们全靠这一有利条件才保有他行纪的一份永久记录。他在牢里关了四年,但热那亚贵人们对他有刺激的历险记产生兴趣,所以他们让他根据他的记忆和口授撰写他的旅行纪。因此在热那亚的监狱里,他的朋友和同伴,皮萨人鲁斯蒂契罗手录了他口述的行纪。后来他重获自由,但他以后的情况几乎不为人所知。

他行纪中最有兴趣的部分,肯定是对中国的记述,他把中国称之为契丹和蛮子;前一名字,我们已提到,指的是该帝国的北部,后者指南部。北方契丹国包括忽必烈汗的驻地,而南方尽管被征服,还没有完全被纳入由忽必烈的祖先,著名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几乎无边的鞑靼国内。

波罗进入中国的路线是沿北部边境,马尔斯登先生是这样谈的:——“我们的作者抵达中国北部边境,提到两个在所谓长城以内的地方(Succiur,今肃州,Kampion,今甘州)后,就停止继续走直线,而是往下谈到在南和北的地方,其中一些在附近,另一些在远方的鞑靼地区,根据的是他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有关它们的情报。他也没有接着提供明确的概念说明在进入中国后;他和他父亲及叔父赴帝廷之行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有理由相信,他是从甘州到西宁,在那里进入从西藏到北京的大道。”然而,在抵达后一城市前,他们访问了哈刺和林,鲁布鲁克访问时已提到它是汗的领域内的都城。马尔斯登先生说,这座城市是成吉思汗之子和继承人窝阔台大约在1235年建筑的,其侄蒙哥可汗把它作为自己的首府。几个世纪来没有它存在的遗迹,但它的位置在耶稣会士和Danoille的地图上有著录。不过,莱诺尔德·福斯特(J. Reinhold Forster)根据费希尔(Fischer)的《西伯利亚史》,指出,应在鄂尔浑河东岸去寻找它,而非如Danoille把它置于翁金河即翁金沐涟畔。

因为尼哥罗和马菲奥·波罗作为忽必烈之使者离开中国后已有很长时间,所以他们已被遗忘,但一当这时外出的汗听说他们到达哈刺和林,他就下令优礼接待他们,并送他们去见他。年轻马可的容貌给汗很深刻的印象,他立即把他置于自己

的特殊保护下。马可勤勉地学习鞑靼语言和习俗,在完成汗分派给他的各种要务中展示出他的智慧和才干,使他很快得到这位开明君主的器重和宠信。当汗迁往 Khanbalu,即汗八里(汗之城),据信即今北京时,马可也随同前往。这座城市被认为在壮丽方面超过他所曾见到的一切东西。宫殿的面积包括一个每边长六英里的四方广场,此说和事实出入不太大。然而,在这个范围内有皇家的武器库,及田地和草地,养育有各种猎物。宽大殿室的屋顶盖有华丽的金箔,绘有鲜艳的色彩,而在四壁刻有龙和战争的图像。宫殿的北面有一座山头,叫做绿山,四围约有一英里,生长着从帝国各地采集的最好的树,而这是由大象运到这里的。

这个叙述和现代旅行家的叙述惊人地一致,而在记该国的内政、邮递制度,还有在歉收时期皇家仓廩把谷物施舍等方面,也和迄今所知中国史的记载符合。

接着马可到蛮子国即南中国去旅行,他的路线是沿大运河而行。在南下途中,经过不同城市后,他最后到达 Tinqu (泰州),距海约三日程,那里盛产盐,盐是中国贸易的首要物品。他往下到达 Yanqui(扬州府),在扬子江口,总督的驻地,波罗在那里任总管之职三年之久。他接着沿扬子江旅行,附带提到著名的 Nanghin(南京)城,他说那里产金银料,但看来他没有去访问城市本身。从那里南行,他到达 Quinsai(杭州),即天堂之城,这个仍然重要的地方是那样壮丽,以致马可用下面的话去描写它:“世界上没有与之匹敌的,也没有一个地方,其中有那样多的游乐,人们会觉得自己是在天堂。”这个城市,当时是蛮子的都城,正在繁荣的顶峰,可以充分地估计到,在雄

伟方面超过波罗所见过的任何城市；而如果我们要责备他夸大地描述它方圆有一百英里，包括一百六十万户，有一万二千座桥，那么必须记住的是，有关它确实广阔面积的计算，使一位观察者迷惑，并使他相信居民的说法。它仍是一座雄伟的和很大的城市，不足为怪的是，目睹它那不朽荣誉的波罗，热情地叙述了它的广阔和美丽的宫殿，以及它的布满豪华舟艇的河流。他说居民的性格是软弱的，享乐的和不好战的。

在南行途中波罗提到很多蛮子的大城，考证它们今天的名称会是困难的。其中有福建省的一城市 Unguen，以生产大量的糖而知名，并从那里输往汗八里；它的居民被描绘为擅长用木灰炼糖的技术，那是从一些巴比伦(埃及)人学来的。还值得提到的是，他登船的地点是著名的叫做刺桐的港口，印度的船只载着丰富的货物常至那里供给蛮子和契丹，为大汗提供足够的税收，他对所有货物都收百分之十的税。尽管有这笔税及沉重的负担，数达将近百分之五十，商人仍获得大量利润。

当地的居民被说成是长于刺绣和制毡。据认为这指的是福州府、厦门，或福建某个邻近的港口；但难以把这跟下面的说法相调和：此城所在的河流通达 Quinsay，即我们已指出的所谓杭州大城<sup>③</sup>。

我们名单上轮到的下一个旅行东方的人是乔万尼·德·孟德·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卡拉布利亚(Calabria)的一位方济各僧侣，他在1288年由教皇尼古拉四世遣使大汗，死于汗八里，即北京，在该城任传教大主教的显位。他的信札除谈到他在该首都发展罗马天主教外，没有更多的内容。

我们要谈的下一个旅行中国的人是鄂多立克·马丢斯(Oderico Matteussi),一位小级修士,更以鄂多立克·德·波登隆埃(Oderico de Pordenone)而知名,弗里乌黎的波登隆埃人,大约 1285 年生于该地。他在 1317 年由几名其他的僧侣陪同登程,经特列比松,穿鞑靼地,到达中国,并经西藏返回欧洲。1330 年,即他死前一年,在帕都亚,他向一位教士基里莫·德·索拉诺(Guglielmo di Solagno)用意大利语口授他能记忆的旅行记。哈克鲁特在其第二卷中公布了一个英译本,下面系从中所作的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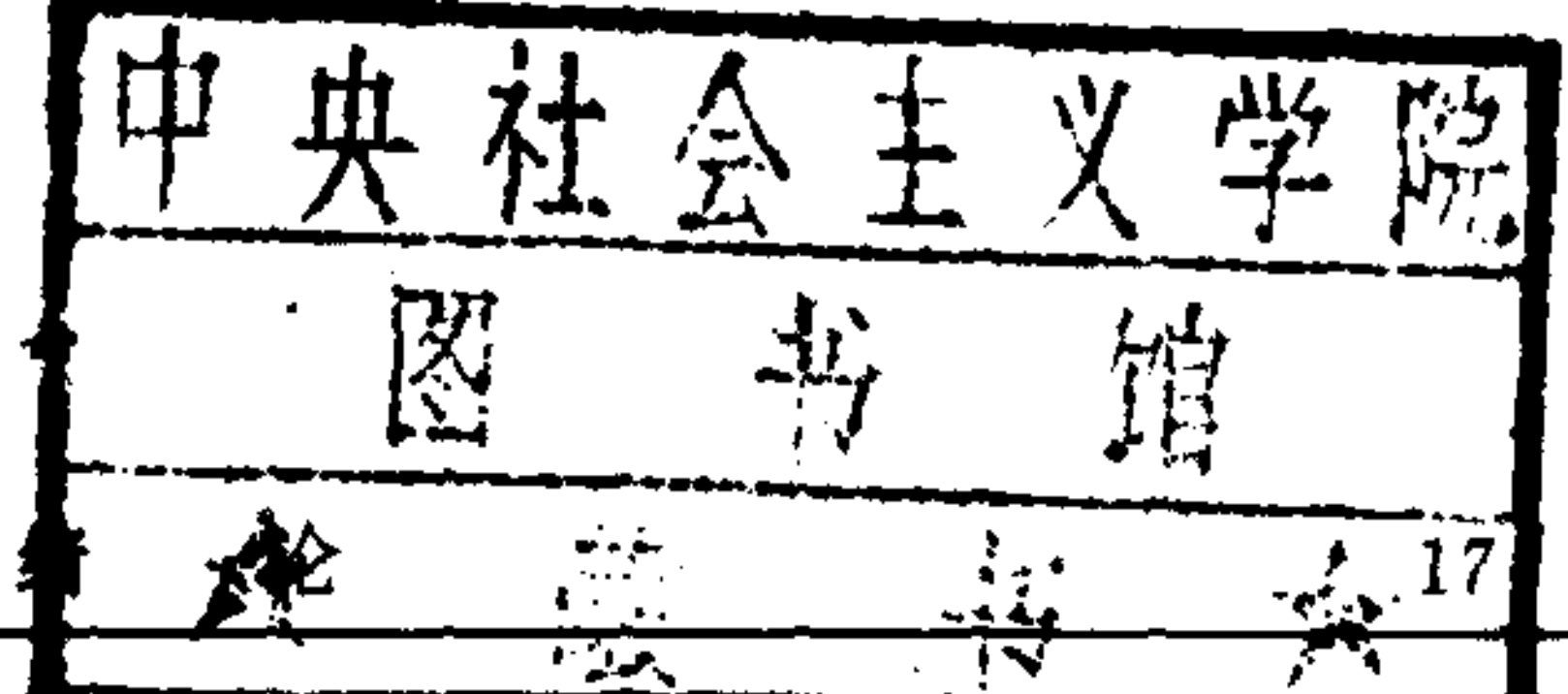
“更向东行,我到达一个叫做福州的城市,有 20 英里方圆,其中有很大很漂亮的公鸡,而他们的母鸡都白如雪,像羊一样有毛无羽。它是一座雄壮和美丽的城市,位于海滨。然后我继续走了 18 天的路程,经过很多省份和城市,途中我越过一座大山,其一侧我看见所有动物是黑的,那一侧的男女在生活方式上和另一侧的有所不同;然而,在所说山的另一侧,所有动物都是雪白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另一侧的完全不同。那里,所有已婚妇女为表示已有丈夫,在头上戴一只大角筒。从那里我再旅行 18 天,到达一条大河,进入一个城市,中有一座大桥横跨上述的河。我寄居那家的主人,想让我看点游戏,对我说:‘先生,如果你想看捕鱼,跟我走。’接着他领我到上述的桥,手臂中带着几只潜水鸟即水禽,系在一捆竿上,每只脖子上用一根绳拴住,以免它们捕到鱼时吞食下去;同时他带上三只大篮子,然后他把潜水鸟从竿上松开,它们马上入水,不到一个时辰就捕捉了很多鱼装满三个篮子;装满后,我的主人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它们再次入水吃鱼,吃饱后返回来如前一

样给系在竿上。而当我吃那些鱼时,我觉得非常好。

“从那里我又旅行了许多天,最后我到达另一城市叫做 Canasia [Quinsay, 即杭州], 用我们的话说它的意思是天堂之城。我一辈子没有见过那样大的城市; 因为四周有一百英里; 我也没有看到其中有一块地没有住满人; 确实, 我看见很多十层或十二层高的房屋, 一层高过另一层。它有很大的郊区, 容纳的人比城市本身还要多。它也有十二道大门; 在进入上述每道门的大道上, 约八英里的距离, 都有一个城镇估计跟威尼斯和帕都亚一样大。上述杭州城位于河流和沼泽上, 河水始终平静, 既不减退也不流动; 仍然它像威尼斯一样有防风设备。在这个城市有 10 002 多座桥, 我记得起其中很多座并且走过它们; 这些桥每座都有城市的一些守卫把守, 为契丹国王即大汗不断守护该城。

“他自己的扈从, 他妻妾的随员, 还有他长子和太子的部属, 其人数令人难以置信, 除非是亲眼所见。上述大汗把他的帝国分为十二部分即省, 所说省的一个在境内有两千大城。因此他的帝国是那样长和宽, 以致如有人想去任何部分旅行, 他都要花足足六个月时间不断前行, 这要把至少有 5 000 个岛屿除外。

“上述国王(为使旅客在他的全国内可以得到必须的供应)命令在大道上各地准备一些客舍, 一直储有粮食等物。而当他帝国任何地方发生新闻或变化, 若他刚好又远离该地, 那他的使者骑马或单峰骆驼把消息送达他; 当使者自己和他们的牲口疲累时, 他们便吹号角; 下一个客舍听见声音, 也供应马匹和人力, 后者接下疲累的人的信札, 奔往另一客舍; 这样



经不同客舍,及不同驿站,那些几乎普通要三十天送达的消息,在一个平常日子就送达君王;因此他帝国内发生的任何事,没有不马上被他获悉的。”<sup>④</sup>

下一个我们要简短述及的旅行家是著名阿拉伯作者依本·拔都他,他旅行的日期是1324年。他到达中国的地点是刺桐,即已提到的马可波罗登船的港口。考证它的所在是不容易的。从这个港口他好像旅行到杭州,再返回,又在刺桐登船。尽管他走的路线不能清楚地追溯,他对该国的记述看来仍很正确。他特别提到旅行的容易和安全、方便,但同时提到旅舍的监管严格,其中所留宿的外国人都要登记在案。提到蚕和丝,但后者价值低于棉。也提到纸钞和瓷器的制作<sup>⑤</sup>。

按照旅行中国的年代安排,我们在这里将介绍一个并非欧洲的使团的记述,即在1419年帖木耳一子米尔咱·沙哈鲁的《遣使契丹记》。使者们约在同一年十一月从波斯的哈烈出发,在1420年6月14日抵达陕西长城边距Sekju(肃州)十二站沙漠中的一个地点。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到奉汗之命的一些契丹人的接待,后者为在沙漠中招待他们,支起营帐即茅舍,盛款以烧鹅、鸡和各种肉食、水果等等,那是放在瓷碟中供给他们的。他们也被飧以各种烈酒,还有一壶中国茶。使团的领袖是爱迷儿·沙的·火者;同时,按照几个契丹书记所登记的使者名单及其随从的人数,整个使团,包括商人在内,共计八百六十人。在登录这份名单时,契丹官员诚恳地希望如实以报,谎报将使他们得不到信任。抵达后两天,他们应邀赴契丹边境大人即总督的营地,受到盛宴的招待。到达营地后,他们发现一块空地,四周是帐幕,中央有一大布篷,支在木柱上,一



端有一漂亮的御盖,好像为皇帝所设的宝座安置在那里,两边有其他的坐椅,这宝座的左侧让使者就坐,右侧是契丹官员。每位使者前摆两张桌子,一个放各种肉和菜,另一个放饼和面包,饰以丝绸和纸。别的出席的人仅有一张桌子。营帐较低的一头立着一个边架,放着银器和瓷具。餐后请他们听音乐和看表演,其中有演员戴着表示动物面孔的面具。演员中有一孩童,包在一个假鹤身子内,表演各种奇妙动作以逗乐他们。第二天他们到达一个哈刺瓦勒,即一座坚固的堡垒,建筑在一个山中的峡道里,所有旅客都必须通过它。这里他们的随从再次被点数。他们接着到达肃州,一座大而呈正四方形的城市,其中为他们在城门附近准备了住宿的馆舍,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马匹充分供应各种需用之物和舒适东西,连他们的仆人都带有床上用的垫子和床单。

他们往后到达叫做甘州的城市,然后他们经舟桥渡过哈刺沐涟河,到达一座有很多华丽寺庙的城市。因女人美丽,他们用波斯语称它为罗思纳巴德(Rhosnabad),即美城。和中国习惯相反,看得见女人站在旅舍门口。经过几条河后他们到达真定府,一座大城,其中他们看见一座体积庞大的镀金铸像,有许多只手,每只中有一只眼。这尊像立在一个光亮石台上,四周有六层栏干环绕。

1420年十二月,经九十五天旅行后,他们到达汗八里即北京,从肃州前往全程途中都是人口众多的地方,他们每晚都在一个大城市留宿。当时工人正在忙于修建汗八里的城墙。他们一抵达就被引入宫廷,同时,尽管太阳还没有升起,他们发现在外院已聚集大批群众,明显地为数不少于十万人。太阳升

起时,随着击鼓声,国王登上安置在殿外华盖下的雄伟御座,在一片沉寂中许多犯人押进来,犯人们是从帝国各地给送往都城的。每个犯人脖子上系着一块牌,标明他的罪行及所受法律处分,给人抓着头发送给帝王,后者审视牌子后宣布判决。处理完罪犯,波斯使者被引入,按规定跪拜后,受到国王的恩遇。然而,一个有趣的事件差点没有毁灭他们的成功希望。君王从使者们献的一匹马上摔下来受了轻伤,他非常恼怒,以致命令把他们押往帝国的远方终身囚禁。但他后来改变决定,只责备了沙的·火者,嘲笑说一个君王不应把这样的马送给另一个,宽恕过失;听说这马匹是帖木耳作为特殊礼物送给他,他的怒气完全消失。

在他们离开前,发生了一件使宫廷笼上阴影的事件——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死了。在这里,我们要附带谈一下这部行纪所记录的埋葬皇室后妃的奇特风俗。她们被葬在某座山上,所有属于她们的马匹都放到那里去自由吃草以至于死;她们手下的宫女也被放进坟墓陪葬,给宫女留有约五年的粮食,吃完后就饿死在墓里。除了失去他的这位宠妃,皇帝的新宫在葬礼后的夜晚被雷电击中,火焰造成可怕的破坏和死亡。这些灾害是那样影响皇帝,以致他害了病,他的太子则总摄国政,接受使者的告辞。从契丹返回时他们如前一样得到各种必须的供应,而在肃州,原先留下的一些物品体面地归还他们。因为内乱,他们采取一条迂回的路返回,经和阗和喀什噶尔,在1422年9月回到故乡哈烈<sup>⑥</sup>。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到中世纪从陆路到达中国的旅行家;往下我们要谈那些从海道赴中国的,这是继葡萄牙人伟大成

就，即发现好望角航道后发生的。

不出所料，葡萄牙人自己首先利用这条探险道路，大约就在他们成功地与暹罗王建立联系的同时，他们指望与中国建立关系。国王曼内奥获得情报说东方有无穷的财富，而且其国土富有自然和人工产品，他决定派遣一支舰队东驶孟加拉和中国。这支有八艘船的舰队，其司令是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因他过去在印度，特别在马六甲表现的才能而被挑选。在1517年6月17日，经种种失败的游弋后，从马六甲起航，并在8月15日驶抵屯门岛（葡人称之为 Beniaga），距大陆3英里，与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在那里停泊和交易。在港内安德拉吉发现了爱德华·科埃略（Edward Coelho），此人在前一次航行中因风暴而跟他分散，在暹罗驻冬，并且已到达屯门一月。安德拉吉通知那里驻防海岸保护商船抵抗海盗的中国舰队司令说，他是国王曼内奥遣往中国皇帝的友好使者。司令向他表示欢迎，但把他交给南头（Nanto）的Pio<sup>⑦</sup>（海军大将）去处理他的事情。因中国官员中有无数的等级，他们的手续，还有半掩盖在礼节中的中国人的猜疑，造成种种耽搁和困难，然后安德拉吉在九月末抵达广州，以通常航海的仪式驶入港口。当他们对此表示惊骇的时候，他为自己辩解，提到中国在驶达葡属马六甲时在这点上的作法。他接着请求让他派送使臣及携带的礼物给皇帝，尽快地让葡萄牙舰队离开。他得到礼貌的回答说，他们愿接受使臣，一当得到皇帝的许可就送使臣赴朝廷。同时时候这位司令获得许可在使臣登陆后进城贸易。于是安德拉吉用喇叭和鸣炮把使臣多默·皮列士和七名葡人盛装送上岸。这个被门多萨误称为巴托罗姆

(Bartholomow)的多默·皮列士,尽管是个没有地位的人,却因他的科学教养,他的机智,及他的经验,被挑选来担负这次使命。他职业是药剂师,也是一个有经验和能力的对印度商品和产品的检查官。他们不仅给他城内最好房屋中的一座,让他和他的同伴在那里接受著名居民的访问,还按照招待使臣的惯例提供他们用品。然而,司令拒绝这样做,也不接受邀请登岸,相反地,他自己表示歉意,派牙人带几名助手代替他,同时在舰队附近给他们一间仓库,允许逐步把商品运上岸,开始交易。

事情这样顺利进行,但环境使得司令必须离开广州。他的人很多害了疟疾,并且有包括牙人在内的九人死亡。这些及其他的灾难迫使司令向中国官员们告辞,于是他回到屯门岛,在那里他充分得到他要求的材料修理他的船只。在他离开前,安德拉吉在广州、南头和屯门港宣布,那些对葡人有所需求的人,应向他提出申请以使他们完全得到满足。这一行动使中国人对葡人的诚实有很好的印象。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

在他离开广州的时候,他让安排葡人的事情,以便安全平稳跟中国人交易,与双方均有利。他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吉奉国王之名再航中国,在1518年4月从马六甲启航。他在8月到达屯门港时,发现葡使多默·皮列士尚未离开广州,因为,尽管作了三次申请,仍未得到朝廷命令送他赴朝。最后命令送达,皮列士便在1520年1月初由水路抵梅岭山,再赴皇帝所在的南京,皇帝命令他去北京,那是皇帝常驻之地,因为

地近鞞鞞，而一直跟鞞鞞人在打仗。1521年1月，皇帝到达北京，马上遣走使团。他已得到广州和南京官员对葡人的不利报告，他们受到 Bintang<sup>®</sup>王所遣密使的影响。他们告诉皇帝说，在贸易的借口下，葡人探查国土旨在用武力夺取它，用这种法子他们已经统治了印度和马六甲。因此皮列士不再被接纳入朝。同时皇帝病死，他继承人的阁僚认为皮列士及其同伴应被当作间谍处死。然而皇帝命令把不管是真是假的使臣，连同贡礼遣回广州，在那里监禁以待得到马六甲葡萄牙官员的回答。迄至当时没有葡人或葡萄牙商货被允许进入中国。皇帝再命令让已被葡人逐走的藩王马六甲王复位。

皇帝加在葡人头上的严峻形势，不足为怪，因为他得到官员们对葡人的报告，都是有偏见的，而西蒙·德·安德拉吉本人，因为采取轻率的或非法的作法，既有违中国法律，也不符中国公认的观念，屡屡引起控诉，招致中国人反对葡人；甚至他私人行为也被认为挑起仇恨。最后葡萄牙船舰和中国舰队发生激战。其间，对葡人有幸的是，风暴骤起，刮散了中国船队，有利于葡人逃亡，于是葡人在十月末幸运地到达马六甲。

多默·皮列士同时时候在到达广州后，和他的同伴一起，被投入监狱，死于缢继；他携带的礼物被盗。两三年后俘囚送出的信函，有他们经受迫害的可悲描述，还提到在外国船上的抢劫，其理由是船上有葡人。大批珍贵货物、印度金银，统统损失。门多萨没有讲完皮列士历险故事，但一些有趣情节由雷模萨特(Rémusat)在他的《亚洲新札记》(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第ii卷第205页中披露。

下一个属于我们特别介绍范围内的葡萄牙冒险家，是费

丁南·门捷斯·品脱(Ferdinand Mendez Pinto),因他的叙述明显夸大,他被当作一个有才艺的传奇作者而知名。康格涅夫(Congneve)在他的《以爱报爱》(Love for Love)中,让福赛特(Foresight)这样对桑普生·列根德爵士(Sir Sampson Legend)说:“费丁南·门捷斯·品脱不过是你的一个典型,你这一流的骗子。”不过,跟早期旅行中他的多数前辈一样,到现在他已大大恢复了他被剥夺了的荣誉,同时,一如他们的例子,他最著名的一些说法已有更近期的探查所证明。因为在他描写为使“他陷入明显生命危险”的某一事件中,他被迫离开他的家乡,出海航行。他命里注定使他到了阿比西尼亚,后又沿阿拉伯海岸到达印度。我们在这里不谈他在这些国家的冒险,而直接谈他被带到中国海岸的情况。在果阿,品脱受雇于正前往马六甲当总督的伯多禄·德·法里亚(Pedro de Faria),当一个士兵。在这项工作中,他被选作葡萄牙的代表护送巴塔斯(Battas)使者,在政府所在地马六甲向法里亚作祝贺后返回苏门答刺。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onio de Faria),跟他一起参加一次大生意活动,被遣赴暹罗湾。

我们略而不谈他书里描写的跟海盗的各种浪漫冒险,特别是跟一个古吉拉特(Guzerat)土著、葡萄牙人死敌火者·亚三(Coja Acein)的历险,在一次决斗中法里亚终将此人制服。接着冒险家驶至 Liampoo(宁波),在那里法里亚得到有关一个叫做卡兰普鲁(Calempluy)的岛屿的消息,据说其上有十七位中国皇帝的坟墓,都用金子制造,藏有各种大量财宝。他们寻找这个地方并且到达,劫掠后,把他们的船只满载珍宝。他

们入海后约一个月,在南京湾船只遇风暴失事,葡人中仅十四人逃得性命。不过中国人酷待失事的海盗,他们首先被丢进一个坑里,差点在那里给水蛭吞噬,后来又跟其他罪犯送往南京,被处以重杖。尔后他们又被送往北京,也是三人给锁在一起,在他们到达时各自挨了三十杖作为欢迎。品脱对这两座大都城的壮丽作了生动的描写,但尽管他在其中看到的東西很壮观,它们仍很难跟沿大江和运河所呈现的事相比较。城市人口之多,以及这里物资的普遍丰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大市集期间舟船云聚,养育水禽的方式,用人工加热孵蛋的方法,人民的勤劳和规矩,还有他们用筷子吃饭的情况,都极确切地加以描述。总之,我们认为,他的记述肯定表明他是眼见他所记录的事。至于他经历丰富一生中余下的事,及他在1558年最终返回里斯本,我们在这里不作叙述,而是往下谈我们名单上下一个到中国的旅行家。

1555年收到东方各个耶稣会士用西班牙语写的一系列信札,并且附录在1561年版的弗朗西斯科·奥瓦列斯(Francisco Alvarez)的《埃塞俄比亚史》中,其中有一份记录了一些有关中国风俗和法律的事,它是一个(在那里当了六年俘囚的)人在马六甲耶稣会学院写的。我们相信,这份珍贵的文献在以前还没有英文译本,因此这里把它译出来。

“中国人在急流附近,主要在拐弯处,选择最坚实的位置以修建他们的城镇,好把河流作为一部分屏障;因此一朝发生战争,可容纳相当多的守卫。城墙大多是用石灰制的石块构筑;有的城市,特别是大城,有很坚实的砖墙。城内有很大的建筑物,及半里格的桥,都用石头精美建造,其中有那样大的石

块,以致看来不可能用任何方法把它竖立。有一件使我们十分惊异的东西,那是在我们呆过三年的一座城市中,看见支撑官宅的八根柱子。我们测量这些柱子,两人伸手臂合抱还相互碰不到;我们估计柱子有六十英尺高,或多点少点不准。奇怪的是人们怎能把它们竖立到所在之地。柱上的房屋很高,用木头构筑,绘图并且涂金。一位征收该省赋税的官员住在里头,在别的省也有类似的房屋。这些房屋每座都单独围以墙垣,其中常种树并修建漂亮的花园,有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各种水果,房屋附近也有水池,养育供他们观赏的鱼。

“贵人和要人一般认为最体面的事,是在他们家门前修盖类似牌坊的建筑,从街的一侧通到另一侧,因此人们从下面通行;有的用石头,另一些用木头建牌坊,上面有金色和蓝色的各种色彩,及各类鸟和其他东西的图画以悦行人之目。同时他们对这玩意儿那样有兴趣和好虚名,以致为此花费最多的人,最被他们看得起。在牌坊的边上,用金色和蓝色的字记下修建者的名字和标记。

“房屋盖上多彩的釉瓦,而木结构很精良。街道修得很好,铺以石块,大路都建高。我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把我们(我们被关押了三年的)那座城送走,我们走了一百二十天路程,没有走出中国,并且发现所有道路都筑高和修平。好几次当我们经过河流,问及前面的道路是否都一样时,我们被告之都如此,到皇都要走四个月,道路都差不多。路上他们待我们极好,供给我们驮兽及一切必须用品。

“所有城镇中都有一条街,其中有奉国王之命修建的很高大的房屋,住着行使巡访职务的官员。这些官员受皇家权力管



辖行政首脑〔用他们的语言叫做察院(Taquoan)〕<sup>⑨</sup>。诸省的官员及那些有任何职权者,都从他们的学识和精明而挑选,不管别的甚么事,如果儿子一如其父有才干,那就继承他们的职位,否则国王不许他们为他服务。城市的特殊官员必须当众坐堂听审,从早到午,午餐后再到日落。

“朝廷的官员奉国王之命每年两次在城镇驻留,主要视查长官们是否尽职,如果他们施行暴虐,或者压迫百姓,或者不尽职守,那就马上开除他们,另找别人代替。这些官员察看城池,如果情况不好,便命令修缮。然后他们询问有关皇室赋税和城镇耗费情况,如有过量则予减缓。放高利贷者,(如果证实)就丧失金钱,同时,要进一步给予惩处。在这些官员到达城镇时,他们都要公开宣告,好让那些受到非法侵害的人前去找他们。

“在我提到的城市,有六位长官,其中一位居首,还有另五位其职掌是征收赋税,其中一位负责每晚率手下人防卫城市,不让盗贼打劫百姓。另一些负责关闭城门,城门很坚实,固以铁。每城的长官和守备要负责每月向朝廷上报所发生的事;各自分开写,以便看出他们是否写得一致,或者是否讲了实话;因为向皇帝谎报的人要被处以死刑;所以他们很怕在报告中虚报事情。没有人在他本乡当官,因为本乡有他的亲属。这样他就可以不用顾及人情而对一切人公正。

“在大城镇有很多坚固的监狱;我们作为俘囚被分配到其中六所。有犯各种罪行的犯人;就中最严重的是谋杀。犯人很多,因为城镇人口多;每座监狱都有 300、400 或 500 犯人。我们所在城市的一个本地人告诉我们说,仅在该城,当时就可能

超过 8 000 犯人；而这是因为它是一座大城，附近地方的犯人都集中在那里。每座监狱都有一本登记犯人的册子，狱吏每晚用来点数。我所在之处，有时有 300 犯人，有时有 400；而尽管我没有见到别的监牢，我却认为，可能有他们告诉我的那样多的犯人。

“最严重的罪行送交朝廷；而对于那些由那里判处死刑的人，国王授权给城镇长官——如果在接近犯罪所在地重审该案，发现犯人的罪行较轻——那就免他们不死，判处他们流放，或者罚他们为国王服役许多年，以至终身。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执行死刑。很难表达国王是怎样被他的臣民所畏惧，他们因他在国内施行的严厉的治理和刑律而称他为神和王，这对邪恶的百姓是需要的。

“在他们的古书中他们看到，在某个时候，有着长胡子的白人要夺取他们的中国；因此他们对城池和巩固城镇很重视；军官检阅士兵，接见和考验他们是否优良的兵士；对骑兵也一样，对那些优秀的则按其才能给奖，并给他们头上插一支有金银叶子的枝，作为荣誉的表示；但那些不如意的则予以开除，用谴责的话付给佣金和金钱。

“总的说，中国人既不勇敢又不机智，他们也天生毫不好战；如果他们自立，那是靠人多、城池和城镇坚固，及军器充足。在中国和鞑靼人接境的边界，有一道出奇坚固的墙，长有一月旅程，国王在其堡垒中设置重兵。当这道墙遇到山时，他们就把山开凿成一道墙的形状；因为鞑靼人极勇敢善战。我们当俘囚的时候，他们突破一部分墙，进到有一个半月的路程之地；但因国王准备了大军，采取计谋（中国擅长用计的），他打

退了在马背上作战的鞑靼人。由于他们的马匹瘦弱，濒于死亡，一个中国将官叫把大量的豆子放到地里，这样（原已饥饿的）马匹就违背其主子的意愿赶去吃豆；中国国王的军队因此使他们溃散，倒把他们驱逐出去。现正严密防守这道墙。

“每年皇帝的生日，中国各省中人们都要举行大典，在每座城镇的官衙中，有一座覆盖蓬布的大厅，墙和地板饰以色彩丰富的布，其中他们放置一把色彩相同的椅子。这座厅有三道门，城镇官员们习惯是，像普通人一样步行从其中一门进入，不带任何东西，前面没有遮阳伞；进入后他们跪拜七八次，好像皇帝坐在椅上。跪拜毕，他们去他们的府宅，这时步行由任何一道门进入；因为除这天外，他们只能从中门进入，并且坐着漂亮的由仆役抬行的轿子。他们认为坐这些轿子比骑马而行要体面得多，右边有一两个人作为仪式，前头有步行的举阳伞，像在印度的作法。

“每年的头一天他们要过另一大节，这天是我们庆祝割礼的节日。这些节日延续三天；每天他们都要日夜演戏，因为他们十分喜好表演喜剧。这三天关闭城门，原因是百姓吃喝过分有时失常。当皇帝立他的太子时，他们还有另一大节；在那天，他们对我说，要释放囚犯，乃至释放判死刑的人。当我们当犯人的时候，有消息说皇帝有意立他的儿子为王，因此监狱里的犯人都非常高兴。

“这个大中国被同样的国王分为十五省，每省有一首镇，其中有一位长官，每三年一换；这些首镇中收集有从全省赋税而来的财物。那些要到首镇去的人，其特权是，他们不能因在别处犯罪而被逮捕；有这一特权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跟鞑靼

人和其他国王打仗,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这种安全,这些人会跑到敌方去。

“把每件显著的和值得纪念的事写在大路上和他们所在之地的的大石头上,这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习惯作法,主要是在官员居住的官府所在城市。这些古物是在公开的庭院中书写的,很多是金字,贵人和有身份的人很有兴趣地阅读它们,并且喜欢谈论著名的事件,及谈论前代国王的威严和成就。

“关于这个帝国的伟大,我听说了许多,而且看见了一些(尽管很少),对那些不认识中国的人说,这很难看似真实的;因此我只谈那些在百姓中最普通的事,把其余的留待时间去发现。最高贵和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皇帝的驻地,叫做北京(Paquin),当地人(因为我没有见得它)说对直穿过它要走7天,绕它一圈要花30天。它有三道墙垣环绕,还有一条开阔的河,把它整个包围,可以说形成其内障。皇宫的富丽和构筑,据说有奇异的事物,图案采自同一国家的许多省份,不许外传。进入宫廷要经过七八道很坚固的门,有高大健壮的人在那里守卫。(据他们说)国王从不离开该城,他吃的所有东西都产于城墙之内;他不走到外墙去;同时他们说,除了伺候他的那些人外,他从不让人看见,这些人都是太监,贵人之子,一当他们进入宫室,就到死再不离开。国王身边还有学识渊博和老成持重的贵人,他跟他们处理国政。而这些人也不因任何缘故走出墙外;他们叫做阁老(colao)。选择他们担任这种职位的方式如下:当有空缺的时候,国王就寻求一位以学识和稳重而知名的人,并且行为公允;如果有一个公认为有这种名声的人,国王便把他从所在的国内某省召来,授与他阁老之职。

“中国人男男女女都很严格地遵行他们的礼节，穿着十分整洁，因国内有大量丝绸，他们一般都穿得很好。

“土地盛产所需之物，水果，还有奇特的河流；有漂亮的花园，及各种禽兽。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但大大小小，所有人都用两根小棍子吃饭以保持清洁。

“他们的寺庙是华丽的大建筑物，他们称之为庙(Valeras)<sup>⑩</sup>，价值昂贵，因为体积庞大的塑像都用金箔覆盖。庙顶涂金，墙垣饰以制作精良和绘图的板。他们是熟练的木匠。庙宇里有教士(他们必须一直呆在庙里)，有规定的收入。他们不吃肉也不吃鱼，只吃菜蔬，主要是 beledas<sup>⑪</sup>，及一些水果，某些天他们斋戒。如果他们干了不该干的事，他们就被驱逐出去，不许再当教士，并且另一些人代替他们。

“没有人能够不得长官的许可，从一省到另一省去，而没有许可的人被发现则受到处罚，同时没有旅行者(按国家法律)可以在他并无事务的城市停留三、四天以上。有一个其职责是巡查这种事的人，如果查出这样的情况，就把犯者抓起来，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个盗贼或者是不正经的人。因此每个人都习惯有某种职业，有一种工作，哪怕是官员和贵人之子。所有人不管情况怎样，都教导他们的儿子，让他们读写，他们一般是懂得读写的。另外一些人让儿子作生意，并且他们也习惯于叫他们的儿子跟官员和贵人一起，那可以学习怎样服役。官员很得到礼敬的侍候；跟他们讲话要跪着说，要询问甚么事必须使用文字。

“官员们是按照国法审判；他们依事实判案，自己进行调查，不管各方所说；因此他们在法律的事上很正确，因为害怕

据他们说每六年一次的巡查。他们的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三年他们给当年加上一个月，因此有十三个月。

“有势力的人穿黑丝绸作服装，因为有色衣服被认为有失体面，以至于没敢有不穿黑衣走在官员或要人之前；如果某人穿有色衣袍出门，碰巧他得跟官员谈话，那他就向遇到的一位熟人借一件黑袍，同时在交涉事务中把自己的衣服留给他。老百姓跟贵人谈话一直要把帽子拿在手里，他们不可穿黑服，而只能穿很短的有色服装。官员戴的帽子跟其他人的不同，因为他们当中保持一种等级，与我们相似。他们在这些帽上有马鬃制的簇。国王戴的帽子相同，只是据他们说在顶端有两个交叉的点。

“他们赞美和颂扬国王服饰的华丽，他们说它一直是天空的颜色。在大节上，在一年的头一天及一月的开始，官员们盛装以彩缎，在服装的前胸和后背，他们佩戴刺绣一头鹿和一只鹰，因为他们是巧匠。这些服装看来很好。它们离地有一手宽，并且有很长的大而宽的袖子。他们穿黑色的鞋，有坚若木板的白布鞋底。

“官员和贵人在父母或近亲去世时穿很粗陋的白袍；并且他们用厚若腿子的腰带束腰，直垂到地，袍子也一样。他们戴另一条细些的绳，附在帽上。当死者不那么亲时，他们也从帽到鞋全身白，但不那么粗陋。

“这些就是在中国最常见和知闻的事，我们曾在中国当了六年的俘囚。另外我们听闻的著名事物，我就省略了，因为我没有看见，并且因为我觉得每天都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事。”

下一个中国行纪是由恩渥拉人、修士宣道团成员加斯

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作出的。巴波萨·马夏杜(Barbosa Machado)在其《葡萄牙图书馆》(Biblioteca Lusitana)中描写他如下：“受到向远方拜偶像的蛮人宣讲福音的崇高热情所激励，他和十二个同伴在1548年由副主教迪额郭·伯纳多(Diego Bernardo)修士率领，乘船赴东印度群岛；在果阿建了一座道院，并在马六甲建了另一座之后，他深入到柬埔寨国，但因他劳动果实不如他的愿望，他决定在1556年到中国去，成为第一个用信仰之光去启发其居民的传教士，享有作为那些福音劳动者的先驱之荣，这些福音劳动者以大量的劳动和血的代价去开垦那荒野而辽阔的葡萄园。他在这一辛苦的工作中度过许多年，几次遇到生命危险，特别有一次，在一座华丽的寺庙中，他推倒了許多偶像，同时他以宣教的有效效果使异教的大师们困惑和沉默。他在1569年返回本国，并被国王塞巴斯蒂安任命为马六甲主教，但他没有接受这个职位。他死于1570年，死因是他自己在当时里斯本流行的瘟疫中慈悲地救助病人而受传染。”

他的行纪于1569—1570年在恩渥拉用黑体字刊布，四卷，题名为“Trac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stenso as cousas de China con suas particularidades y assi do Regno dormuz”。在序言中提到一个同乡，弗朗西斯科·亨利克(Francisco Henriques)的《中国记》，但看来仅提到他把这部记述呈献给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好像是份未刊稿。他的行纪的一个节译本由普查斯作出，其中他说到“几个在中国当俘囚的葡人的故事”，他点到当中一个人的名字盖略特·伯来拉(Galotti Perera)，从此人他得到大部分有关中国的消

息。门多萨在第二卷第一章中也称自己“在撰述他的史书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引用他”。此人被巴波萨·马夏杜称为(Ga-leoti Pereyra),第一个费拉的伯爵(Count of Feyra)鲁依·伯来拉一世(Ruy Pereira I)的兄弟,中国福建的一名俘囚。他的叙述首次在威尼斯据原葡文手稿用意大利文刊印,李·威里斯的一个英译文刊登在李查德·埃顿的《东西印度群岛旅行史》上。因此,尽管较短,这份报道却先于现在付印的门多萨的史书,而且构成加斯帕·达·克路士记述的主要基础。我们认为应当提供读者它的丰富引文,因这些原因,它可视为一部很重要和有趣的文献。其内容如下<sup>②</sup>:

“这个中国的土地分为十三个省,有时每个省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但是这许多年来它们都臣服于一个皇帝。福建(Fuquien)被葡萄牙人看作是第一个省,因为他们的麻烦是从那儿开始的,由那里有机会认识其余的省。这个省有八座城市,但主要的比其余更著名的一座,叫做福州(Fuquico),另七座也相当大,其中最为葡人所知的是漳州(Cinceo)<sup>③</sup>,因为有一个港口跟它联接,过去他们常去那里作生意。

“广东(Cantan)是第二个省,面积并不很大,而受到其皇帝乃至葡萄牙人的重视,因为它比中国的其他部分更接近马六甲,而且是葡人在该地先于其他省份所发现的第一个省;这个省所属有七座城市。

“浙江(Chequeam)是第三个省,首镇是杭州(Onchion),还有宁波(Liampo),及其他十三或十四个城镇,其中值得提的有很多城镇。

“第四个省叫做顺天府(Xutiamfu),主要城市是大北京



(Pachin), 皇帝常在那里居住。其中有另十五座很大的城市: 关于其中别的城镇及四周有墙和壕堑的镇子, 我不谈甚么。

“第五个省叫做直隶(Chelim), 大城南京(Nanquin), 十五个其他城市中的首镇, 这里是古代中国皇室的所在地。从这个省, 以及从上述的浙江省往前, 仅有别的国王的统治, 直到整个地区成为一个王国。

“第六个省叫做江西(Quianci), 其首镇也叫此名, 其中制作精瓷器皿。葡萄牙人不知道这个地方, 发现在宁波售卖大量细瓷, 起初认为是在那里制造; 然而最后他们知道江西(Quinzi)的位置比漳州或广州更近宁波, 是宁波大量精瓷的来源。在江西境内还有十二座城市。

“第七个省叫做贵州(Quicini), 第八个是广西(Quansi), 九个是湖广(Confu), 十个是云南(Vrnan), 十一个四川(Sichuan)。其中头一个有十六座城市, 下一个有十五座; 其余三个省有多少城市, 我们尚不知道, 另第十二个省和十三个省及其中的城市, 也不知道它们的本名。

“这最后可以总的说, 中国地方的大省可以和强国相比。

“每个省中委派了布政使(Ponchiassini)和按察使(Anchiassini), 处理其他各城的事务。每省中还有一位都堂(Tutan), 你可以说那是一位总督, 及一位察院(Chian), 可以说是一位巡抚, 他的职务是巡视和督察法律的严格执行。用这些法子在那里的事物得到正当的安排, 以致可以充分地认为那是全世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皇帝经常住在大城北京, 按我们的语言说, 也据我所知的, 其名字: 王城。这个国家是那样大, 在五个月内你不能从沿

海城市旅行到宫廷并且返回,在三个月内用送急务的驿骑也不成。此国内的驿马体积小,但奔走迅速。很多人坐一种轻便的船只由水路作大部分这种旅行,因为许多河流便于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航行。

“尽管国土辽阔,皇帝仍关心国事,每一月(他们是用月亮来计算月份),用下面的那些方法把国内发生的任何事充分向他呈报。

“因为整个国家分为省,而每省又有一个首要的和主要的城市,所以其他各城市、镇和乡的事情都传到那里,在每个上述的首要城市中集中了每月发生的这类事情的消息,再用文字呈报给皇宫。如果偶而有一个月每个驿骑不能走那样远的路,那么从省里仍然每月有一骑到达。新月前到来的人,要等到月亮改变才递交他的信札。同样要把别的驿骑再派回到所有十三个省去。

“在我们到达漳州(Cinceo)前,我们必需经过很多地方,有的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国家在靠海边的地方人烟稠密,你每走一英里就会看见一些城镇、村落或客栈,它们丰富地供应各种物品,以致在城镇中他们平安地过活。然而住在海外的人却很穷,因为到处的人都太多,从一棵树那里你可以多次看见成群的儿童,而人们会认为那里是根本找不到人的。

“从这许多地方,你要到达两个人口极多的城市,可和漳州相比,不能区别它们当中哪一个更大。这些城市和世上任何城市一样有很好的城墙。当你进入其中一个,有一座大而雄壮的桥,类似的我在葡萄牙或别的地方都未见过。我听我的一个同伴说,他知道一座桥有四十个拱。这些桥造得那么大的原

因,是由于该国靠海的地方很平很低,海水上涨时老被淹没。桥的宽度尽管和长度很成比例,仍然造得平坦,中间不比两头高,这样你可以直接从这头望见那一头;两侧是按罗马作品的样式雕刻精美。但最使我们惊叹的是,造桥石头那样巨大,当我们进入该城时,看见这类石头很多竖立在路旁没有人住的地方,对他们不是件轻易的工作,虽然用处不大,除过路人外没有人注意它们。桥拱不是按照我们的形式建造的,是把各种石头拼成拱状,但是可说是所有的石头从一根柱子平铺到另一根,这样它们都铺在拱顶,也坚实地用作大道。看见上面提到的石头,我感到惊奇,其中一些有十二步长和高,小的也足有十一步半长。

“道路到处都用四角石头漂亮地铺成,缺乏石头的地方则使用砖;在这次旅行中我们经过一些山,那里道路修得整齐,很多地方不比在平原地区修得坏。这使我们认为,全世界都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建筑工匠了。

“国内人烟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这旅途中没有看见甚么牛群,只见村民用来耕地的牛。仅用一头牛拉犁,不只在这个省,在别的地方牛群多的也一样。这些乡民用技巧耕地,我们则不得不用气力。这里出卖马桶里的粪便,尽管不缺牲口粪,在整个中国,人粪都是好商品。用肥料的农民在每条街上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拿去施用于植物和树木。这种作法对于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有大量的鸡、鹅、鸭、猪、羊,但没有阉羊。鸡是按重量出售,别的东西也一样。两磅鸡、鹅、鸭肉值他们钱的两分(Foi),那就是一个英国辨士。猪肉每磅卖一个辨士。牛肉价钱相同,因为那些地方缺少,然而从福

州往北，离开海岸，有更多的牛肉，卖得更便宜些。仅仅除牛肉外，在我们经过的城市中，所有这些食物都很丰富。如果这个国家和印度一样，居民不吃鸡、牛肉，也不吃猪肉，只把米卖给葡萄牙人和摩尔人，那么在这儿就卖不出去了。但是恰好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食客，甚么都吃，特别好吃猪肉，对他们说越肥越好吃。我注意到，上述这些食物价钱最高，如果你有时在这个国家中大量购买，那就要贱一些。蛙的售价和鸡相同，在他们当中是美味，狗、猫、鼠、蛇及其他种种不洁的肉食也一样。

“城市很壮丽，特别在靠近城门的地方，大得出奇，用铁包盖。门房和楼塔建筑在高处，下面用砖和石头，和城墙相称；从城墙往上，建筑物用木头，其中一层又一层有许多石头。他们城镇的坚固在于有高大的城池和濠堑，枪炮他们却没有。

“漳州的街道，及我们看到的其他城市的，都很平坦，大而直，看来使人惊叹。他们的房屋用木头建造，屋基除外，那是安置石头的；街的两侧有波形瓦，也就是连续的廊子供商贩在下面行走，而街道宽到十五个人可以并排在上面骑行而不挤。当他们骑马时，他们必得从跨过街道的高牌楼下穿行，牌楼用木头建造，雕刻各式各样，盖的是细泥的瓦，在这些牌楼下布商叫卖他们的零碎货物，而那些要站在那里的人，以抵御日晒和雨淋。大士绅在他们家门处也有这些牌楼，尽管其中一些建筑得不及其它的雄壮。

“我有机会谈谈被叫做老爷的一种士绅等级。我首先要解释这个词的意思。老爷就是我们语言中的‘先生’，当他们有人叫他们的名字时，他回答说‘先生’；如同我们说，国王造就了

一些士绅，他们也说造就了老爷。他们当中在名字和职务方面有不同的等级，所以我将仅告诉你有关的一些原则，不能全都告诉你。

“按照皇帝的旨令，当老爷的士绅，达到那种尊荣和衔头，其标志是赐与一条与众不同的宽腰带和帽子。老爷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说是个总的和普通的名字，但由此表示的尊荣却是有别的。为他们的王子在重大司法案件中服务的老爷，是在考查他们的学识后产生的，但是为较小事件服务的，如军队中的尉官、警官、巡官、税收官等，在每个城市，也在这个城市，那都是很多的，却是恩许产生。向大老爷要下跪。

“老爷是个懒惰的阶层，除吃喝外完全没有锻炼和游乐。有时他们到郊外去，让士兵们拿弓箭射靶子，但他们没有停止进食；他们甚至在别人拉弓射击时还在不断吃东西。

“中国的居民都是极端的偶像崇拜者，一般都礼拜天神；如我们常说‘上帝知道’，他们也都每句话说‘天晓得’(Tien Tautee)，那意思是说‘上天知道’。有的拜太阳，有的拜月亮，按自己的意愿而行，因为人们不必要只信这样而不信那样。在他们称作庙(Meani)的寺院里，他们有一座大祭坛，设在我们寺院内相同的地方；确实可以围着它走。上面立得有一尊当地老爷的像，这个老爷因他做出了某件著名的事而受到他们很大的尊敬。右手站着恶魔，绘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丑恶，到庙里来的人极虔诚地求签问卦。他们对他有这样的看法：他是凶恶的，可以降祸。如果你问他们对死人的灵魂有甚么想法，他们会回答说，当有人死去时，如果他在世上行善，那他变成了一个鬼；如果行恶，那同一个鬼把他变成水牛、牛，或狗。因此

他们对这个鬼十分崇敬，向他献祭，祈求他把他们也变成跟他一样的鬼，不要变成别的野兽。他们还有一种庙，其中的祭坛及墙上立着许多十分相称的偶像，但是光着头的，这些叫做阿弥陀佛。据认为他在天上不施祸福，信徒在人世上是行为圣洁的男女，戒绝鱼肉，仅靠米饭和素食为生。他们对那尊恶魔有些敬畏；而对这些神他们很少害怕或者完全不怕。再者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上行善，那老天将赐给他很多人间的幸福，但他如行恶，那么他将得到残疾、病痛、贫穷，而这些都是缺乏对上帝的认识。

“省的大城市有四位主要的老爷，全省下属的城镇的政事都交他们处理。其他不同的老爷有的管司法、收税，负责把有关情况向上级官员报告。还有的视察城里有无恶政；各有职司。一般说这些都收押罪人，鞭打他们和施以酷刑，用一根绳子系在手臂把他们扯上扯下，这在中国是寻常的事，不算可耻。这些老爷很注意抓捕盗贼，因此看到有盗贼在城镇村庄里逃跑，倒是件怪事。有很多人在近海上被抓获，甚至在他们刚被捕时就先遭到鞭打，再被投入牢狱，他们在狱中很快就因饥寒而死。当我们在狱里的时候，他们有70多人死亡。如果偶而有人设法得到食物逃脱了，那他被列入死囚，死囚是得到皇帝供应的，这将在下面谈到。

“他们的鞭子是竹子，从中劈开，做得平滑而不是尖的。要挨打的人趴在地上。行刑的人使劲用竹板打他的屁股，旁观者看见他们的残暴都发抖。10下就打出大量的血，20或30下就皮开肉绽，50或60下需长期医治，如果打了100下，那就无救。

“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做 China, 人民叫做 Chins, 但当我们当俘虏时, 任何时候都没有听见他们提到这个名字, 我决定了解一下他们的称呼, 有时他们也问及我们, 因为我们叫他们 Chins, 他们不懂我们的意思。我回答他们说, 所有印度的居民都叫他们 Chins, 因此我请他们告诉我, 为甚么他们叫这个名字, 或许他们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城市。他们对此的回答始终是, 没有这个名字, 从来也没有过。然后我问他们, 整个国家叫甚么名字, 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他们是哪国人, 他们会怎样回答; 他们告诉我说, 这个国家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国王, 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 每个王国仍然拥有它最初所有的名字; 这些王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省。他们最后说, 整个国家叫做大明, 居民叫做大明人, 因此在该国没有听说他们的名字叫 China 或 Chins。我认为邻近有另一个叫做交趾支那的国家, 居民叫做交趾支那人, 先于 China 被发现, 距马六甲不远, 由此既产生一个国家也产生另一个 Chineans 之名, 也称整个国家为 China。但他们的本名有如上述。

“我还听说南京城里有一块金牌, 上面写得有一位皇帝的名字, 作为皇帝们常在那里驻留的纪念。这块牌放在一座大宫殿里, 总是包起来, 只有在一些节日才让大家看; 它尽管被盖着, 全城的显贵都要尽职地每天向它致敬。在其他省的所有首府, 同样的仪式也在布政司的宫室里举行, 上述的这些牌子就放在那里, 皇帝的名字写在上面, 尽管只在隆重节日才向它行敬礼。

“我还得知皇帝驻驾的北京城是那样大, 以致除开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外, 从这一头到另一头, 需要骑马按平常的

步调走一整天。在郊区有很多各类富有的商人。他们还告诉我它四周有濠堑，濠里有大量的鱼，皇帝由此得到很大的好处。

“他们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使我们都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上年纪不能行走和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住在所说的屋舍里，在他们活着时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但没有别的东西。被接纳入这些房屋的人，是按下述方式去的。当有人生病，瞎了，或者瘸了，他就向布政司提出申请，证明他写的是真实的，那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需行乞而活下来。

“皇帝在很多河里有大量的船只，载满鱼鹰，在船上繁殖、饲养乃至死，装在笼子里，每月发给一定量的大米。皇帝把这些船赐给他的大官员，按他的意思有的赐给两艘，有的三艘，照下面的方式捕鱼。在指定捕鱼的时刻，所有的船都集中一处，在河的浅水地方围成一个圈，鱼鹰的翅膀给缚上，让它们跳入水中，有的在水上，有的在水下，值得一观。每个人把袋子装满后，再倒在自己的船里，然后再去捕鱼。这样捕到大量的鱼，把鱼鹰放开，让它们随意去捕鱼吃。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中，至少有二十船这种鱼鹰。我差不多每天都去看它们，而我从来没有十分满足地看这样稀奇的捕鱼法。”

西班牙人在进行重要的东方探险的事业中，落后于他们



的邻居葡萄牙人。教皇以一条子午线为分界，把世界划分给这两个国家的发现者，使他们沿探险的路线西进。

神父安德烈斯·德·乌尔达涅塔(Andres de Urdaneta)在自己成为奥古斯丁会的一名僧侣前，曾是熟练的航海家，他请求菲利普二世实现菲律宾的征服，著名的麦哲伦在那里结束生命和旅行。这位王公终于下令给墨西哥的总督，派遣一支由墨西哥人叫米古尔·罗柏兹·德·列格兹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率领的探险队，并希望安德列斯·德·乌尔达涅塔去伴随他，尚有另四名奥古斯丁会士，即迪额郭·德·赫列拉(Diego de Herrera)、马丁·德·拉达、伯多禄·德·刚波亚(Pedro de Gamboa)，及安德列斯·德·亚基列(Andres de Aguirre)。这支舰队在1565年驶抵色布岛。同年六月一日，安德列斯·德·乌尔达涅塔返回墨西哥。1566年列格兹比建立色布城，而奥古斯丁会士建立了一座道院作为他们在土著中传教的地点。西班牙人继续他们的征服，在1571年这个群岛最北端最大的吕宋岛；列格兹比在这里建立了马尼拉城。

布道和教化工作几乎还未开始，该岛就陷入一场因婆罗洲和棉兰老(Mindanao)马来人进袭而引起的争吵。这些海盗狡猾到不冒公开斗争之险，突然登岸，进行屠杀并勒索传教士的金钱，俘走好些当地人，尔后把他们卖为奴隶。1574年一个更严重的侵袭分散了对这些海盗进攻的注意力：一个中国海盗，名叫林凤王(King Limahon)，出现在马尼拉。以前他曾长期抗拒其帝王的舰队，但最后，寡不敌众，被迫逃跑，他打算用72艘船，运载2000士兵，勇敢的冒险者，还有水手及1500

妇女,征服吕宋。他们就在罗柏斯·德·列格兹比被任命为菲律宾总督后,在1574年11月29日实现登陆。海盗们进向西班牙人的村镇,他们期望突然袭取它。但一小队前卫,在队长维拉斯克兹(Velasquez)指挥下,使守军有时间集合,展开一场全面的战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告终。林凤无效地企图重新进攻,再次被击退,他遂避难于吕宋北部省班丝兰(Pangasinan)的仁牙因(Lingayen)河口。在他进攻的同时,他受到一名奉命监视他的中国将官的紧追,这名将官跟西班牙总督进行协商。后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机会把福音传到中国。他派人去找奥古斯丁大主教阿丰索·德·奥瓦拉多(Alfonso de Aloarado),一位可敬的和圣洁的老人,查理五世曾派去发现新几内亚的人其中的一个,要他选派教士去天朝。大主教乐意地表示要亲自去,尽管他已年老;但总督不愿同意他的请求。于是选中纳瓦列(Navarre)旁布罗纳(Pampeluna)人马丁·德·拉达(Herrada,即 Rada),他已担任大主教之位,并且满怀热情要教化中国人,以致在研习他们的语言后,他曾向几个来菲律宾的该国商人请求把他当作奴隶带进他们的国家,用这方法他希望在那里介绍福音的知识。还选择了墨西哥人哲罗尼莫·马任(Geronimo Marin)修士,一个以其虔诚和学识而同样知名的人,而且为陪伴这两个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呆一个相当时间并在那里传布福音知识的教士;再派出两名士兵,他们将把有关传教进展的消息携回。除其他礼物外,总督把西班牙人从林凤处取得的中国奴隶都交给这个中国队长,让他们自由地返回他们的家园。林凤当时已被包围。1575年7月5日,修士们在 Tansuso〔安海(Gan-hai)<sup>①</sup>〕登陆,途经中国的

Tangoa〔铜安(Tong-gan)〕往见 Chincheo〔泉州(Tsiuen-chen)〕的长官。泉州的长官善待他们；那位护送他们的队长正是奉这位长官之命行事的。但因使者仅由西班牙国王的将官派遣，不是直接奉君王之命，所以长官坚持要他们下跪拜见他。这位中国官员在以盛筵招待他们后，用一支好卫队送他们去见该省的都堂即总督。于是他们坐轿子走了30里格的旅程。在Aucheo〔福州，这里按福建方言的发音〕，他们受到隆重的接待。每个传教士接受6匹绸缎作礼物，像围巾一样给披在他们的胸上，还有两锭银子；使团的其他人也接受礼物。对于西班牙和中国之间联盟的建议，以及对传教士请求批准传教的事，总督上报给皇帝。在等候北京回答期间，传教士们购买了很多中文书，并参观了寺院。最大的寺庙有120尊偶像，都是雕刻和涂金。有3尊特别吸引他们注意。第一尊是一个有3头的身子，3头相互对称；他们相信他们在其中发现三位一体的形迹。第二尊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他们称为圣母和圣子。第三尊他们看似使徒。传教士们曾观察了城门，这引起总督的疑心，他几乎不许他们后来外出。总督希望看到他们手写的一些文字，因此他们给他抄录了主祷文和十诫，将西班牙文译成中文；总督很有兴趣地读它们。他只留他们到该省视察员的到来，视察员想看看他们。这位大员的好奇心满足后，就让他们转交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一份厚礼，说他们可在把林凤死活带来时返回。于是他们离福州赴泉州，在那里未作长期停留，此城的官员送他们赴Tansuso港。重新款待后，护送他们的中国将官奉命再把他们送回马尼拉，因此他们在1575年9月14日登船。途中，他们得知被西班牙人包围的林凤已和他

的部分军队逃走,并到达台湾岛。

林凤的逃亡使护送传教士的中国将官为难,他害怕因此在他返回中国时受到贬斥。教士们向这位将官解释基督教的主要观点,如不是他害怕他国家对那些放弃国教的人施加惩处,他愿意接受它。他甚至说他们会容易地使中国人信教,如果他们能够首先通过西班牙国王遣使而争取到皇帝同意。

由此被禁传教的拉达,在中国停留期间并没有闲着;他编纂了一部中国语词汇,现已显然丢失,同时简明记录了他的行程,有关这部行纪,我们现译出修士哲罗尼姆·德·罗曼(Geromimo de Roman)在他《世界的共和国》中一段奇怪的话。他说这篇文章落到他手里,但被某个人取走,此人他不能说出是谁,而且再没有归还他;这情况使他很感不安,因为他想要编写《中华共和国》;不过他说,事情对他有了好转,因为最后他写信给马丁的兄长,儒安·德·拉达硕士(Licenciate Juan de Rada),纳瓦列高级法庭法官,后者把他兄弟的许多有趣文稿送给他。他接着说,他对德·拉达十分钦佩和信任,因为其身分和特出的虔诚。然而,德·拉达简明记录他出使过程的原信,已被修士加斯帕·德·圣奥古斯丁(Gaspar de San Augustin)收入他的《菲律宾群岛的征服》中,我们向读者推荐这部详细记录那些热情福音布道者在菲律宾和中国活动的书。

德·拉达的文章构成门多萨所纂历史的基础,现已经重版。从中国返回,他的船在博利瑙(Bolinao)搁浅,他和他的同伴被剥夺了一切,剥光了身子。但有幸地被一艘到来的西班牙军船救出,安全地送往马尼拉,1577年他死在那里。

他的撰述在 1576 年由他的同伴哲罗尼莫·马任修士亲手交给菲利普二世,这位国王因此任命了三位使臣,即马任、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现在重印的这部著作的编纂者,托列多人,他曾放弃当兵的生涯,披上圣奥古斯丁会的僧袍)神父,及弗朗西斯科·德·奥特加(Francisco de Ortega)神父,这些都是奥古斯丁会员。他们被遣往墨西哥以适当增补国王提供的昂贵礼物。但墨西哥总督不支持他们马上出发,而是给他们的行程设置诸般障碍,以致 1584 年使团还没有准备好,最后证明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同时传布福音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奥古斯丁会士。西班牙圣约瑟省的几个方济各会士被派去协助他们,其中有伯多禄·德·奥法罗(Pedro de Alfaro),其历险记被门多萨录入第二部第二卷。他出生的地点和日期均无记录。我们只知道他在 1578 年 7 月 2 日和同会 14 名会士从西班牙到达马尼拉,他身任团长,去就任吕宋圣格利哥里省大“监督”之职,并在该城建立一座教堂。他到达时,马上就了解到马丁·德·拉达的中国之行,热忱希望进入那几乎难以接触的帝国。因此他向菲律宾总督墨西哥皇家议会主度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请求批准这项工作,但因前次出使失败,以及害怕危害刚打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遭到拒绝。为此这位热情的传教士决定不经许可就登程。他携带下述的人同行:儒安·巴普斯蒂塔·德·皮扎罗(Juan Bantista de Pizaro)、奥古斯丁·德·托德西拉(Augustin de Tordesilla),及塞巴斯蒂安·德·贝科蒂亚(Sebastiano de Becotia),三人均圣方济各会士,三名西班牙士兵,四个菲律宾土著,和一个

从林凤处掳来的年轻中国人，充当译员。

没有任何航海经验，他们把自己委付给一艘小船，奇迹般设法通过守卫海岸的舰队，进入广州港。当被带到官员面前，询及他们有何企求，及如何找到他们的道路时，他们坦承事实，宣称他们的愿望是教导中国居民通向天堂之途。然而，一个充当翻译的当地基督徒，考虑他和他们的安全，而不顾真实，巧妙地修改了他们的话，表示说他们是和尚一样的圣人，他们无意访问中国，但在从菲律宾到伊罗(Hilocos)的航行中他们的船只沉没，丧失了大部船员。他们依靠的只是这艘小船，它出乎意料地把他们送进这个不认识的港口。官员询问他们在船上有甚么东西，回答说他们没有武器和商品，但仅有他们的书籍和礼拜用的物品。当这些东西给送来，他看见它们很感兴趣。但表示惊奇它们怎能在这样的风暴中得以保全。机灵的翻译回答说，这些是他们保有的最珍贵的东西。这次审查结果是正式允许登岸。不过不许他们传教。他们十分贫匮，但最后公家慷慨地供给他们生活所需的物品。同时对他们有谣传，这使他们再次受到长时的审查，结果奉该城长官之命把他们送往福州，以便查明他们的一切。这次旅行让他们能够观察中国的情况，这由门多萨记录在第二卷中。总督问他们一些问题，把他们交给他的副手，副手待他们很客气。在福州停留几天后，兵备道(Pimpinto)即副手再送他们返广州，到达后他们被命令离开中国。这道命令，在他们当时困难之际，使他们沮丧，同时他们尽力在这些困难条件下争取得到一些帮助，但无结果。他们一些人获允去澳门，另一些去吕宋。决定回菲律宾的人前往泉州，在那里登船，于1580年2月2日到达吕宋。

这些冒险修士以热诚努力所产生的屡次重复的灾难,足以解释门多萨参加的使团之所以失败,然而,作为他失败的一种补偿,他采取一个据认为更实用的方法。他收集了上面已提及的各个葡萄牙和西班牙教士,即加斯帕·达·克路士、马丁·德·拉达、伯多禄·德·奥法罗等的记述,将它们汇集为一卷付印。在这项工作中他必定得到使团的同伴哲罗尼莫·德·马任可贵的帮助,马任伴随德·拉达前往中国,曾是全书所记极重要事情的目击者。除这些外,作为一个附录,还有一份《新世界纪行》,其中有另一方济各会士 1581 年在中国历险的较短叙述,其首领是马丁·依纳爵(德·罗耀拉, Martin Ignacio de Loyola),著名耶稣会创建者的一个亲戚<sup>⑤</sup>。这次不过重复上述提及那些人的类似灾难,一行人仅逃得性命。

奥古斯丁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最终失败,并没有妨碍耶稣会士的不懈努力;尽管这里不是谈他们进展情况的地方。仍然作为上述失利的一个可喜结果,可提一下优秀的利玛窦在 1600 年得以接近北京的皇帝,终被允许在该首都定居的最后成功。在这里,以及在这专述中国情况之时,我们也必须向读者提供这个名人在 1584 年写的一封信的选译,及收信者,澳门的菲律宾经纪人哲罗尼莫·罗曼(Geronimo Roman)所作的一个附记。所提的这份文献首次刊印在门·特诺克斯·孔潘斯(M·Ternaux Compans)的《旅行档案,未刊或珍贵的古文献集成》(Archives des Voyages, ou collection d'anciennes relations inédites ou très-rares),如他指出,特别奇怪的是其中有关于征服中国的建议。文字如下:——

“中国的力量在于城镇数多和居民人众,不在于百姓的勇

气。登记在皇家簿册上的注册人数超过六千万，不包括公务职工和穷得不纳税的人。除最近已得自由的日本外，所有邻近各国都向中国皇帝纳贡。因此中国人习惯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中心，看不起其他所有国家。邻近的国王都怕他们，因为他们能在顷刻间集合那样多的船舰，以船只数量威吓对方；然而，中国人不过是可怜的战士，军人在他们当中被视为四个低贱等级之一。差不多所有士兵都是罪犯，他们被判终身为皇帝服劳役。他们只配跟盗贼打仗。因此，当两三艘日本船碰巧驶抵海岸，船员便深入内陆，乃至袭击大城，劫掠并把一切东西付诸火和刀，没有人敢对抗他们。不过，干了坏事，他们最后常陷入埋伏，很少有人返回日本。有时也有匪徒在该国内地山头立寨自守，整个帝国的兵力都不足把他们驱逐走。再者，据说鞑靼人蹂躏帝国边境；总之，我觉得把中国人视作武士，是世上最难之事。他们不比妇女更有勇气，并且准备亲吻向他们张牙露齿的人的足。他们每清早花两个钟头梳理他们的头发。他们不认为逃跑是耻辱；他们不知道甚么是侮辱。如果他们吵架，他们像女人一样彼此辱骂，互揪头发；当他们吵够了，又如前一样成为朋友，无伤害或流血。而且只有士兵才带武器；别的人不许在家里有一把刀；总而言之，他们只因人数多才可怕。城墙最多仅能防盗；城池的修建缺乏几何知识，既无沟河又无濠堑……

“以上是罗明坚(Ruggiero)神父交给我的利子(Resi)〔Ricci〕神父信函〔的摘录〕。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下面看法：

“中国皇帝在这个海岸保持很多舰队，尽管他没有跟任何人打仗。在位于本城〔澳门〕附近一个叫做伶仃(Lintao)<sup>®</sup>的岛



屿,有一座军械库,其指挥者即海道(Haytao),一直忙于监督船只的建造和装备。岛上供应木材,但一切造船的其他材料都必须从大陆运来。在这个广东省一直有二百五十多艘战船,迄至泉州(Chincheo),那里开始另一辖区,海岸有其他舰队保卫。海军将官有总兵(Chunpin)之号;它品位很高,尽管低于都堂;他有很多卫士和许多鼓、号,它们发出的乐声很入中国人之耳,但对我们说是难以忍受的噪音。

“这些船舰在好天气时驶出不远,但哪怕一起风就返回。他们有些小铁枪,但没有铜的;他们的火药很坏,除了在鸣礼外从不使用;他们的火绳枪低劣到弹丸不能穿普通的胸甲,尤其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描准。他们的武器是竹矛,有的有铁尖,有的用火煅硬;短而重的弯刀,铁或锡的胸甲。有时看见上百艘战船仅包围一艘海盗船,那些在顺风位置的人就扔石灰粉以蒙蔽敌人,有些效果。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战略。海盗一般是日本人和反叛的中国人。

“这个国家的士兵是不光彩的等级。有一天他们跟几个运粮食去市场的其他中国人争吵,并且打了他们;后者去向澳门总督控诉,他命令抓了40名士兵,施以竹杖。士兵后来像孩童一样哭叫着出来。他们是低贱的,无勇气的,而且武装差的恶棍。成千这样的士兵都毫不可怕。此外在一个其地位被视为若此卑微,可以用奴隶充代的国家,士兵又算得甚么呢?我们菲律宾的印地安人勇气比他们强十倍。

“最多用5 000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或者至少可征服在世上各地都是最重要的沿海省份。如有半打大帆船,及许多桨船,人们可以统治中国沿海所有的省,及那个海域,

以至从中国伸延到摩鹿加的诸岛。”

门多萨的书首次于 1585 年在罗马出版,小 8 开本,标题如下:“大中国著名事物、礼仪和风俗的历史,据同一中国书籍所载,以及据到过上述国家所属省份的教士和其他人的记述。由著名钦定教师,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他是教皇听悔牧师,天主教国王陛下派他于 1580 年赍御书及其他礼物出使中国国王。致国王陛下之顾问,皇家印度事务部部长,极负盛名的圣·费尔南多·德·维加·依·方赛卡(S. Fernando de Vega y Fonseca)。附新世界行纪。教皇圣上特许和批准。罗马,巴托罗姆·格拉西(Bartholome Grassi)海岸,1585,印于文深蒂阿·亚科而蒂(Vincento Accolti)。”

这个版本,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副本,标题有赫斯·斯乐安爵士(Sir Hans Sloane)亲署,布鲁涅特(Brunet)把它说成是“珍本”。书有四百四十页;前有教皇色克斯图五世(Sixtus V)的拉丁文特许,日期是六月十三日;门多萨给费尔南多·德·维加的献词,日期六月十七日,罗马。一个“致读者”的注释即附记,其中门多萨提到最近接得菲律宾主教安德列斯·德·亚基列(Andres de Aguirre)神父的书信,透露惊人消息说中国皇帝准备并愿意归信天主教。其后有门多萨给读者写的序,及两首西班牙短诗,头一首题为:“中国归信天主教……”的诗。这部有趣和重要的小书,也因首次在欧洲著作中刊印中国字而为人所知。

我们据布鲁涅特得知,原西班牙文本在下一年(1586)两

次重版，一次在马德里，另一次在巴塞罗那；1595年再刊于麦底那·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1596年于安特卫普。

弗朗西斯科·阿万索(Francesco Avanzo)的意大利文本1586年刊印于威尼斯，8卷；同年刊印于罗马和热那亚，4册；1587年再刊于威尼斯，12开本；1588年和1590年，8卷。

英译本和法译本印于同一年，即1588年。现在重印的难得的黑字英文本，是由派克应哈克鲁特本人之请作出的，这点我们据译者给著名航海家托马斯“甘迪什”(卡文迪什)(Thomas “Candish” [Cavandish])的献词而得知，日期是1589年元旦。

由吕克·德·拉·波特(Luc de la Porte)作出的法译文，1589和1600年重印于巴黎；以略有不同的书名印于日内瓦，1606年；1606年印于里昂，1604年于罗埃(Rouen)。

马库斯·亨宁(Marcus Henning)的拉丁文本于1589年刊于法兰克福，8卷；约契姆·布鲁略(Joachimus Brulins)的拉丁文本1655年刊于安特卫普，4册。

亚德隆(Adelung)(Fortsetzung zu Jöchers Lexikon)说一个德文本在1589年刊印于法兰克福，4册。

门多萨返回葡萄牙后，作为服务的报酬，他于1593年被任命为利帕里(Lipari)的主教。1607年他以教皇代理主教之衔赴美洲，同一年被任命为恰帕(Chiapa)主教；并在1608年调任波帕扬(Popayan)主教之职。他是其他几部历史和神学著作的作者。他死的年份不确定，但大约在1620年。奥辛格(Ossinger)在《奥古斯丁会图书馆》中把他描写为一名最优秀

的史学家,一个最有口才的演说家,而且是一个极有教养的宣教师。

## 注释

- ① 以上行纪已有穆根来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出版。(中译者注)
- ② 以上两个行纪有耿昇和何高济译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版。(中译者注)
- ③ 马可波罗有多种中文译本,但尚缺少一个真正完善的译本。(中译者注)
- ④ 《鄂多立克东游录》已有何高济中译本,中华书局出版,此处文字有出入。(中译者注)
- ⑤ 伊本·拔都他行纪已有马金鹏中译本,题名《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版。(中译者注)
- ⑥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已有何高济译本,中华书局版。(中译者注)
- ⑦ Pio,即“备倭”的对音,全称“备倭都指挥”。(中译者注)
- ⑧ 宾坦(Bintang),在新加坡南面。(中译者注)
- ⑨ Taquoan,对音不明,巡访使一般是察院,暂作此译。(中译者注)
- ⑩ 对音不明,Valeras 一名可能有误。暂译作“庙”。(中译者注)
- ⑪ beledas,对音不明,疑为 patata 之误,即山芋。(中译者注)
- ⑫ 伯来拉《中国报导》已由何高济译出,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博克舍英译本),中华书局版,文字有出入。(中译者注)
- ⑬ 博克舍写作 Chincheo,和 Cinceo 不同。此处暂译作漳州。(中译者注)
- ⑭ Tansuso 应为中左所,原考为安海(Gan-hai),有误。(中译者注)
- ⑮ 即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德·罗耀拉(San Ignacio de Loyola)。(中译者注)
- ⑯ Lintao,对音不明,暂译作伶仃。(中译者注)

## 派克致甘迪什的信

致尊敬的和著名的绅士  
蒙·托马斯·甘迪什<sup>①</sup>阁下，  
其荣誉与功业日隆

阁下，自从年轻的、神圣的和精明的君主，已故爱德华六世国王着手探索契丹和中国以来，迄今已有约 35 年了。一半是因贤明年轻的国王希望扩大基督信仰，另一半则是希望在那里找到英国纺织品的充分出路，因为当时我们的商品在家里受到轻视，同时他的商人在英帝国、弗兰德尔、法国和西班牙受到阻止，产生种种损失所致。他由此预见，扩大出路对他的整个国家，尤其对无数受失业之苦的贫民，将会非常有利。虽然，由休·威诺比爵士(Sir Willobie)和李察德·佐塞努(Richard Chauncellour)为此目的进行的旅行，俄国圣尼古拉(Sant Nicolas)海湾得以发现，并且有跟莫斯科人的贸易，及随后暂时经里海与波斯人的另一次贸易，仍然在他的时代，乃至以后，主要企求的地方没有随之发现，直到你所作的环游世界的愉快而有名的航行。尽管自那位贤明国王逝世以来，为寻求一条东北和西北的航道而达那里，已有各类可敬和有心的人物，及值得尊敬的商人和其他人，极尽努力地作过种种尝试。但因为(据我们所知)情况是，阁下在最近的旅行中，作为

---

当代我们国家第一个人，发现中国海岸附近的著名富庶岛屿吕宋即菲律宾群岛，花了相当时间予以考查，携回三名在上述群岛首镇马尼拉出生的童子，还有另两名生于大日本岛的有才干的青年（今后他们将充任我们首次在那里交易的译员）。同时阁下本人还沿大陆近旁的中国海岸航行，取得一些有关该国现状的情报，在航行中发现有销售我们衣服，特别是绒布的广阔出路，并准备再作前次的航行，这是他为这样良好的事业所愿坚持不懈去做的。所以，我们将认为，就我们国家说，全能上帝仅为你在所有这个时期保留上述地方的首次发现和有关知识，也为你不朽的光荣，并显示他对你的特殊恩惠。在航行中，除开你在这样短的两年两个月左右时间以高度和罕有的努力环行整个地球外，你还自己表现出你对祖国少有的和特别的关心，为寻求我们服装的销路，这应当作为适当酬劳，使成千上万英国子民为你祈祷，永远敬爱你的名字和家庭。因你已用你的努力打开了一道大门去摧毁这个国家和信仰，真正宗教国家的强大和晚近兴起的、普及的和猖獗的敌人。所以你以你的深切关怀为英国商人开辟一条贸易道路，发展我们的海军，惠及我们的成衣商，而且（按你希望的结果实现你的目的）解救贫民，胜似所有医院和救济院可能或可以做的，这些医院是最早有人居住以来在这个国家建立的。

阁下，倘若因你这次高尚的尝试，你有意的话，由于你的鼓舞，也由于你的资助，去进一步探索已发现的西北航道（对此已有很多必然的理论和已取得的各种丰富经验予以证实），那么我们商品输往富庶的日本岛、中华大帝国和菲律宾群岛，按你发现的销售，其路程要缩短一半，而你最近赢得的功勋将

成倍地和百倍地增加,并将提高你的名声。你自身将永居于荣誉的高峰,超过你可能用其他方法所能获得的。在这样一桩对本国总形势很有关系的事业上,我有充分经验得知,本城市和其他地方很多可敬的和富有的商人十分愿意与你合资。不妨饶舌,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以最大愿望和期望,只参加像你这样有福之人进行的活动,并且他们为彻底实现那样长期盼望的发现,友好和认真地结合。再谈些具体情况,有一个刺激他们愿望的特殊原由,来自优秀和熟练的驾驶员蒙·约翰·戴维斯(M. John Davis),为探索上述西北航道,在这晚近三年所作的最新有价值的尝试,深入航道超过迄今所知的四百里格,并于返回后对此作了确实记述,当时使探险家们相当满意,主要是可敬的蒙·威廉·山德逊(M. William Sanderson)的贡献。这成就虽然很大和突出,但仍然因船长本身的报告,以及因其他用于这些航行的技能,抱有一定的希望或不如说信心,继续捐助,并准备支付迄今因我们最近的困难而中断的这桩新的探险工作。甚至再在本年度,因为这样有益和重大的发现,其最后完成,其他有能力的人的资财更为需要,而不是限于讲理论。同时阁下,虽然,你在最近的旅行中,据你在那些地区短暂驻留的时间,除开有关通往中国道路的知识外,还取得中国的政治及同一国家诸省和土地商品的情报,并且很详尽。由一些有学识的和很有观察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极努力地在更早时间得到的丰富的新认识,不久前已用西班牙语刊布。我为提高英国人民的知识,特别为启发那些将准备旅行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的人的思想,将这部著作译为英文并予以刊印。这超过了威尼斯人波罗和约翰·孟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uill), 因为他们在很久前谈到过那些地方。如实说, 这件工作, 我是在我尊敬的朋友、原牛津的李察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师的诚挚邀请和鼓励下作的, 他是一位绅士, 除知识渊博和通多种语言外, 对所有发现史和地理志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也因对本国和本国人民荣誉所具有的热情, 以两年多时间首先将有关地理发现史资料携进本会, 并在当今准备编一套优秀的和丰富的有关我们民族种种旅行和航行的丛书, 这是他长久盼望的工作, 我希望它将不久面世, 使知识界得到满足。

在这同时, 尽我贫乏的能力和余暇, 终于完成了我的这部译作, 我认为最好把它奉献给阁下惠顾, 因为我认为阁下是最值得赠送, 而且是我国最有能力审视其内容的人, 可以在你发现作者错误时予以改正。请求你善意接受这部著作和译者的美好意愿; 并祝你健康, 知识日丰, 在你将来英勇的旅行中取得满意和光荣的成就, 我请求全能上帝保护你。

1589年1月1日于伦敦

永听命于阁下

罗伯特·派克

## 注释

① M. Thomas Candish, 英国航海家。他有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 收进哈克鲁特《英民族航海史》中。(中译者注)



## 出版者致基督教读者

(亲爱的读者,)其实在这部记中国及其邻国的史书中,你将看到努力发现上述中国的某些西班牙修士多次被重复,而且在一些事情上被夸大的热情,还有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尽管虚假报道)的记载,以及他们种种迷信作法的例子:这可能偶而引起某些阅读它的人的反感。你必须知道这应归罪于本书西班牙文原著者,而不是我的错误。因为西班牙人(按他们的野心说)通常在他们著作中颂扬他们自己的功业,甚至报道很多不真实和不足信的事,如在记他们征服东和西印度群岛等等时所大量表明。尽管这样,(看来)我们的译者宁愿被当作 *fidus interpres*,即如实翻译原史书,哪怕包含了一些错误,而不愿被视为别人作品的修补或歪曲者。

但无论我们的原著者还是译者,都表示出他们自己受到感染,我肯定说,有关这个帝国的报道不仅有趣,而且对我们英民族也十分有用,因此充当善良蜜蜂,在这里仅接受好的部份,我不怀疑,阅读本史书必将使你得到很大的享受和愉快。

---

# 目 录

中译者前言.....	1
绪论.....	1
派克致甘迪什的信.....	1
出版者致基督教读者.....	1

## 第一部 中华大帝国史

###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有关中国及其领域的叙述.....	1
第 二 章 中国的气候.....	7
第 三 章 这个帝国的富饶，它生产的果实及其 他东西.....	8
第 四 章 续谈这个国家的富饶及其产品 .....	12
第 五 章 古代的中国 .....	16
第 六 章 这个中华帝国的辽阔，及他们旅行中 使用的度量 .....	18
第 七 章 这个帝国的十五省 .....	20
第 八 章 每个省的城镇 .....	23
第 九 章 该国的奇异建筑和长 500 里格的长城	

	即围墙 .....	26
第一〇章	该国百姓的体质、品貌、服饰和其他 情况 .....	29
<b>第 二 卷</b>		
第 一 章	他们礼拜的神的数目，及在他们那里 发现的反映我们基督教秘旨的证据 和绘画 .....	36
第 二 章	我续谈他们的宗教及他们崇拜的偶像 .....	39
第 三 章	他们怎样不尊敬所拜的偶像 .....	45
第 四 章	他们干重要事情前的算卦，及他们怎 样祈求神灵 .....	46
第 五 章	他们对世界起源和人类诞生的传说 .....	49
第 六 章	他们怎样确实相信灵魂不死，人将再 生，并且按照在世时的行为将受惩 或受奖，以及他们怎样为死者祈祷 .....	54
第 七 章	他们的庙宇，及男女宗教人士的某些 习惯，和他们的上司 .....	56
第 八 章	他们埋葬死者的方式，及他们穿的丧服 .....	60
第 九 章	他们举行婚礼的仪式 .....	62
第一〇章	在这个大国怎样没有穷人在街上或 庙里行乞，及皇帝为无力工作者 的供养所颁发的诏令 .....	66

## 第 三 卷

- 第 一 章 这个国家有多少国王,及其名字..... 69
- 第 二 章 国王的宫廷,他驻蹕的城市,及全国没  
有一人拥有财物的事 ..... 75
- 第 三 章 十五省向国王纳税的人数 ..... 78
- 第 四 章 据可信记载而得知的皇帝在十五个省  
征收的赋税 ..... 80
- 第 五 章 十五省的军士,步卒和骑兵,及他们守  
卫国土的重职 ..... 82
- 第 六 章 续谈十五省的军士,及每省马步兵的  
人数 ..... 86
- 第 七 章 记中国的一条法律:禁止人到本土外  
去打仗或离开本土,也禁止外国人  
不得皇帝许可进入中国 ..... 89
- 第 八 章 皇帝的朝廷,及皇帝如何得知每月在  
全国发生的事 ..... 92
- 第 九 章 皇帝派往每省的首脑和官员,及他们治  
理的方式 ..... 95
- 第一〇章 本章谈他们选择官员和法官的方式,及  
他们怎样去做..... 101
- 第一一章 皇帝每年派往各省查访下级官员的巡  
阅使,及他们对违法者的处罚 ..... 105
- 第一二章 他们使用的监狱,及他们对罪犯行使律  
法的情况..... 108

第一三章	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及这个帝国的书院、学校和其他奇事 .....	111
第一四章	要取得老爷等级的人进行的考试;老爷等级相当于我们的博士学位;及他们怎样授与学位,如何庆贺 .....	114
第一五章	中国人使用炮远早于我们这些欧洲国家.....	118
第一六章	这个国家印刷书籍的方式及历史,远早于我们欧洲的印刷术.....	120
第一七章	修士拉达及其同伴从中国携回的那些书籍的内容和情况.....	123
第一八章	这些中国人举行宴会和庆祝节日的方式.....	126
第一九章	在这个国家人们是怎样相互致敬的,还有他们的部分礼节.....	129
第二〇章	中国妇女与外界隔绝,及他们容许私娼存在的条件.....	132
第二一章	他们船只的型式,有出海的船也有行驶江河的船,很多很大;他们怎样整年供应鱼.....	135
第二二章	中国人采用的奇异养鸭法:养的鸭数量大而且省钱;还有他们使用的有趣又巧妙的捕鱼法.....	138
第二三章	这个大帝国的皇帝接待其他国王、王公或民众所遣使者的礼节.....	141

第二十四章	西班牙国王遣使中国皇帝的使节,及促使他遣使的因素,还有公布它的原因.....	146
-------	--	-----

## 第 二 部

### 第一卷 福建行纪

提 要.....	156	
第 一 章	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到菲律宾群岛,他们在那里得到有关中华大帝国的消息.....	157
第 二 章	这个中国的海盗名叫林凤,在海上强大起来,打败了中国的另一个海盗叫做林道乾.....	159
第 三 章	中国皇帝装备一支舰队进剿海盗林凤,海盗退到大山官港,在那里得到有关菲律宾的情报.....	161
第 四 章	海盗林凤前往菲律宾群岛,并到达马尼拉城.....	162
第 五 章	林凤原先派出的四百名士兵焚烧马尼拉城,他们遭到其他人的抵抗.....	164
第 六 章	马尼拉的长官准备抗拒中国人的进攻,将他们击退;然后林凤撤退,在班丝兰河近平原上扎寨.....	166
第 七 章	战地长官萨尔西多攻击林凤并焚毁他	

- 的船舰,围困他的寨子三个月,这  
个海盗很机智地逃走…………… 169
- 第八章 中国皇帝的将官王望高追击林凤,并  
遇上西班牙人…………… 173
- 第九章 王望高得到战地指挥官的款待,并和  
总督在马尼拉居留,他们在那里协  
定让圣奥古斯丁神父去中国…………… 175
- 第一〇章 王望高获允动身,他在困惑中留下了  
海盗林凤,同时携带圣奥古斯丁神  
父同行…………… 178
- 第一一章 西班牙人和队长王望高离开波利瑙港,  
到达中国大陆…………… 181
- 第一二章 队长王望高到达泉州市,但在他下锚  
前,他和另一名海军将官发生一些  
磨擦…………… 183
- 第一三章 王望高和我们的西班牙人在中左所港  
登陆,受到官员的热情欢迎,并且因  
该省兴泉道之命备受尊敬…………… 188
- 第一四章 西班牙人离中左所去拜访等待他们的  
泉州长官,途中他们看到著名的事物 …… 192
- 第一五章 西班牙人继续他们的泉州之行,沿途  
看见很多显著的事物…………… 196
- 第一六章 西班牙人抵达泉州城,在那里受到接  
待和安顿,及他们在该城的见闻 …… 199
- 第一七章 泉州长官召西班牙人去见他,并指示

- 他们在谒见时必须的礼节…………… 200
- 第一八章 西班牙人得到泉州长官友善好意的接  
见,他们向他递交了从菲律宾群岛  
携来的信札…………… 203
- 第一九章 西班牙人受到泉州官员的访问,长官  
派人召伯多禄·德·萨尔密安托和  
米古额·德·洛阿卡,给予特殊接  
见,充分了解有关海盗林凤的事…………… 205
- 第二〇章 长官宴请西班牙人,并为赴福州作充  
分准备,总督等待他们的到达…………… 207
- 第二一章 西班牙人离开泉州城到达福州城,总  
督在那里等候他们到来…………… 209
- 第二二章 西班牙人进入福州城,及总督对他们  
的款待和接见…………… 212
- 第二三章 西班牙人晋见福州总督,并受到几位  
主要官员的拜访,官员向他们介绍  
该城的一些情况…………… 214
- 第二四章 总督在他自己的府里一连两天宴请我  
们的人…………… 218
- 第二五章 西班牙人把礼物送给总督,他从王望  
高手里接过礼物,加印封后送往皇  
帝;我们的人被禁止离开寓所去观  
看城内的事,还叙及别的特殊事情…………… 220
- 第二六章 西班牙人跟总督商谈,没有得到接见,  
他们写给他一封信,他口头给予回



- 答,及其他特殊的事 ..... 223
- 第二十七章 福州得到消息,有个海盗攻击泉州海岸,造成很大损害,并洗劫了一座城镇。总督怀疑他是林凤,而我们的人及王望高和先生没有向他报告真情..... 226
- 第二十八章 省的官员集会处理西班牙人的事,并决定要他们返回群岛,他们离开前看见了很多奇异的东西..... 227
- 第二十九章 西班牙人离开福州,到达兴泉道驻地泉州,他命令他们去中左所港,他本人也去给他们送行;启程时他表示好意并为他们举行盛宴..... 233
- 第三〇章 西班牙人离中左所赴菲律宾群岛,途中每天都在海岛停泊;叙述一下他们在岛上的见闻..... 236
- 第三一章 他们得到消息说林凤已逃走而且在近处的一个岛上;有人主张去袭击他,但他们决定不这样做,并驶往马尼拉 ..... 239
- 第三二章 中国将官和西班牙人抵达马尼拉城,总督和市民喜悦迎接他们;他们住了些天后返回大陆,他们受到有关我们圣天主教的许多教导,表示要归信..... 242

**第二卷 奥法罗中国行纪**

- 提 要**..... 246
- 第 一 章** 圣方济各的修士到达菲律宾群岛,以  
宣讲圣福音的热情争取进入中国  
大陆..... 247
- 第 二 章** 修士和他们的同伴在请求上帝指引航  
程后离开伊罗戈港。他们经历了极  
大的危难,抱着对上帝的信心克服  
了危难,奇迹般到达中国 ..... 252
- 第 三 章** 修士及其同伴到达广州城,登上岸,感  
谢上帝好意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  
实现。那里的一名官员去看望他们,  
跟他们深谈..... 259
- 第 四 章** 西班牙人下了他们的船,入城到基督  
徒中国人家里,并且被带去见另一  
个高级官员,及遇到别的事 ..... 266
- 第 五 章** 西班牙人被召去见一位官员,他审问  
他们时表示宽大;他写信给总督对  
这些人给予信任,总督下令海道审  
视他们的案子。澳门的大首领控告  
他们是间谍,并提到其他的怪事 ..... 267
- 第 六 章** 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十分贫困,无法谋生,  
他们到街上去求施舍。长官知道情  
况后命令从皇帝的财富中给他们一

- 份津贴。译员越发贪婪和欺诈。他们被带去见城市的官员，向官员请求种种事情；官员把这些通报总督，总督命令把他们送往梧州…………… 274
- 第七章 西班牙人赴梧州，并记述途中的遭遇 …… 277
- 第八章 西班牙人晋见总督；他问他们一些问题，并且把他们交给兵备道，后者和善地接待他们，对他们说些好话 …… 281
- 第九章 西班牙人在梧州停留了几天，他们去参观该城的风景，特别拜访了海军大将官；他们对他们携带的黑色圣石很感兴趣，极力要把它收作礼物 …… 284
- 第一〇章 兵备道召西班牙人去见他，遣送他们去广州。他们向他告别，离开梧州。在他们到达广州时，他们得到命令准备离开中国…………… 288
- 第十一章 会长神父派一名使者去澳门，他致函给主教和一名教士，请求给予施舍以帮助他们离开。大首领得知这事，不许他们帮助救援西班牙人，及其他有关他们的事…………… 290
- 第十二章 澳门城的一个葡萄牙人发现了大首领的险恶意图，他写一封没有印记的信警告西班牙人，因此他们避免了近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被召去见该

	城的海道,他向他们宣布允许他们 一些人去澳门,另一些人去吕宋 .....	292
第一三章	西班牙人在广州停留了几天,有几个 葡人从澳门到广州;起初西班牙人 害怕葡人,但后来他们成为朋友;梧 州的总督来到广州,遣走西班牙人, 给他们丰富的供应和款待.....	296
第一四章	决定去吕宋的人赴漳州城,途中他们 看见很多河流和城镇,还有其他特 殊的东西.....	299
第一五章	西班牙人离开中国赴吕宋,在海上遇 到风暴;水手用符签召唤妖魔,教 士谴责他们。最后教士到达他们要 去的港口,受到愉快的接待 .....	303

### 第三卷 环行世界纪

提 要.....	308
第 一 章 新世界行纪.....	309
第 二 章 他们离加那利群岛赴桑托·多明哥岛, 又称作小西班牙,并述及途中的一些 见闻.....	314
第 三 章 记小西班牙,又名桑托·多明哥岛,及 其特色.....	316
第 四 章 在桑托·多明哥岛和墨西哥帝国之间的 航路和岛屿.....	319

第五章	墨西哥国的辽阔,及其中一些特殊的和著名的东西……………	322
第六章	本章续谈墨西哥国的事……………	326
第七章	新墨西哥及其发现,和他们所知道的情况……………	329
第八章	这里他们继续发现新墨西哥……………	332
第九章	他们继续探索新墨西哥,并公布在那里看见的情况……………	336
第一〇章	他们继续去发现新墨西哥……………	340
第一一章	他们离开墨西哥城,前往南海的阿卡普尔科,从那里登船赴菲律宾群岛;他们经过强盗岛,并记述该地人民的风俗和情况……………	344
第一二章	他们离开了强盗岛,到达吕宋岛,即别称菲律宾群岛,并记述那些岛上的特殊事……………	348
第一三章	本章记在这些菲律宾岛屿上见到的,及存在的一些著名东西……………	351
第一四章	赤足修士从吕宋岛到中国,并记述在那里的见闻……………	355
第一五章	本章续谈上述神父第二次进入中国的见闻,及他们经受的苦难……………	360
第一六章	西班牙人被送往梧州府,并记述他们在那里遇到的事……………	364
第一七章	本章记中华帝国的强大、特色、财富和	

	辽阔·····	366
第一八章	本章谈一些礼节仪式,及发现表示已具有圣福音律知识的其他迹象和标记·····	373
第一九章	本章谈日本岛及该国的其他事物·····	376
第二〇章	他们记录了日本岛的几个邻国,并根据那些地区传来的真实情报,又记述交趾支那国发生的一些奇迹·····	382
第二一章	本章谈交趾支那国邻近的国家,及其中一些著名的事,还有居民的风俗习惯·····	389
第二二章	记这个新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其名称和特点,但特别记著名的马六甲城·····	393
第二三章	记新世界的几个国家,及其中所见的特殊事物;并述及恒河及其城市·····	396
第二四章	记科罗曼德尔国及邻近其他国家,撒拉米纳城,光荣使徒圣多默在那里去世;并记该国国王的权势和财富,其丧葬方式及其他极奇特的事·····	399
第二五章	本章谈那个新世界的许多国家,居民的风俗习惯,及一些奇异的事·····	402
第二六章	本章记新世界的许多国家,及其特殊和奇异的事物·····	407
第二七章	在到达西班牙之前的其他国家和著名东西,最后是环行世界·····	409

# 第一部 中华大帝国史

## 第一卷

### 第一章 有关中国及其领域的叙述

我们要在本史书中叙述的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国,是在这十年内,由居住在距该帝国三百里格(西班牙里程单位,一里格约 5572 米——中译者)远的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以清楚和真实的报道予以揭示的。尽管在很久前,那些居住在澳门并且到同一个中国的广州城去作贸易的人,已通过葡萄牙的印度作出了报道。但这只是使人不能满意的报道,因为在所谓的事实上有分歧,迄至 1577 年。最早发现上述菲律宾群岛,并首先在那里施圣洗礼的奥古斯丁会修士,他们的大主教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Gerrada)<sup>①</sup>修士,和他的同伴哲罗尼莫·马丁(Hieronimo Martin)<sup>②</sup>修士,及上述群岛马尼拉(Manila)<sup>③</sup>城的两名大军官伯多禄·萨尔密安托(Pedro Sarmiento)、米古额·德·洛阿卡(Myguell de loarcha),奉该地总督基多·德·拉维扎列斯(Guido de Labasares)<sup>④</sup>的命令和指示,在中国皇帝的一名将官叫做王望高(Omoncon)<sup>⑤</sup>的指引和安排下,进入上述中华帝国。

有关这个王望高来到菲律宾群岛,有关他大胆地把上述的人送到大陆,因为他奉命不得这样做,违则处以死刑,以及

他怎样受到接待和盛大的欢迎,还有其他极稀奇的事,你将在本史书第二部读到,那是呈献给西班牙国王的全部报道和内容。

你将知道的是,这个大帝国是在全部亚洲的极东部分<sup>⑥</sup>,它西面的紧邻是交趾支那(Quachinchina)<sup>⑦</sup>国,当地人全都遵守中国风俗习惯。这个帝国大部与大东洋海(Great Orientall Ocean sea)<sup>⑧</sup>相接,始自邻近交趾支那的海南岛(Island Aynan)<sup>⑨</sup>,它在北纬 19 度,并向南伸延,其路线是东北方向<sup>⑩</sup>。而在交趾支那另一边的北面,有缅甸(Bragmanes)<sup>⑪</sup>接境,该国有很多人,盛产金银和宝石,而特别产红玉:原产无穷多。他们是骄傲自大的人,有勇气,样子好看,但是褐色。他们曾(仅几次)跟中国人打仗,因为两国之间有崇山峻岭妨碍他们。和该国相邻的是巴坦人(Patanes)<sup>⑫</sup>和莫卧儿(Mogores)<sup>⑬</sup>,那是一个大国,而且是好战的民族,其首镇<sup>⑭</sup>是大撒马尔罕(Grart Samarzan)<sup>⑮</sup>。他们是真正的西徐亚人(Seythas)或马撒格塔人(Massagetas),据说他们从未被别的任何民族征服过。他们是一支体态匀称和白色的民族,因为他们居住在寒冷地区<sup>⑯</sup>。在西南方面是担罗跋纳(Trapobana)<sup>⑰</sup>,即苏门答腊(Sumatra),一个盛产金子、宝石和珍珠的小王国;再向南是大小两爪哇(Iauas)<sup>⑱</sup>及琉球(Lechios)国<sup>⑲</sup>,而相等距离是日本(Japones),仍然对这个帝国更无情的是鞑靼人(Tartarians),他们也在同一陆地即大陆上,仅被一道墙分开来,本书第九章<sup>⑳</sup>将对此加以叙述。这些鞑靼人曾多次跟中国人打仗,但有一次(你将读到)他们征服了中国,并且统治中国达 93 年之久,直到中国人造反把他们再驱逐出去<sup>㉑</sup>。今天他们说他们彼



此是朋友,而这是真的,因为他们都是异教徒,遵奉同样的风俗礼仪<sup>②</sup>。他们在清洁和戒律方面有所不同,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比他们强得多。鞑靼人很黄,不那么白,他们从束腰以上是裸的,而且他们吃生肉,用生肉血涂身,好使他们更结实和低贱,因此他们发恶臭,如果风从他们所在之地吹来,你老远就会闻到他们的怪味<sup>③</sup>。他们肯定有灵魂不死的信仰(尽管这是错的),因为他们说灵魂会进入别的肉体,而在第一个肉体内生活圣洁的灵魂,要由贫变富,或者由老到少得到改善,而如他作恶,那相反地要变坏。鞑靼人的儿子十分遵守、保持孝敬父母的训诫,他们要完全听父母的话,不得稍有违背父母的意思,否则要受到严厉和公开的处罚<sup>④</sup>。他们相信一个神,对他礼拜,并在他们屋内刻上或画上神像,每天向神献香或其他某种香料,称他为天神,向他祈求智慧和健康。他们还有另一个神,称他是前者之子;他们叫他纳蒂该(Natigay):这是他们地上万物之神。他们也把他供在家里,每次进食,他们都用他们吃的油脂涂他的脸,涂完才吃饭,这是因为先要奉献一份给他们的神。他们是一种很少编造谎话的人,哪怕他们在生活中需要说谎。同时他们完全服从他们的王,特别在战争中,每人都按分配的任务去做;他们随鼓声或号角去打仗,而他们的将官很容易指挥他们,因为他们自小就受到这种训练。他们当中许多别的事都和中国人相似,如他们(中国人)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据信鞑靼人也会这样做,因他们被认为是很温驯的人,要大大模仿中国人<sup>⑤</sup>。

## 注释

① 在本书中,Gerrada 又写作 Herrada 及 Rada。他的福建行纪和有关中国报道,已由博克舍(C. R. Boxer)译为英文,收入《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1953)中。中译本中华书局,1990年。其中这位主教的名字是 Martin de Rada。(中译者注)

② 本书中他的名字也写作 Marin,和博克舍的写法 Jeronimo Marin 相同。此处 Martin 译作马丁,但作 Marin 时译为马任,实为一人。(中译者注)

③ 原作 Marrila,应为 Manilla。(原注)

④ Labasares,博克舍作 Lavezares。他是继列格兹比(Legazpi)后西班牙派驻菲律宾的总督。(中译者注)

⑤ 写作 Omoncon,拉达行纪把这位将官的名字写作 Aumon,即 Omoncon 之缩写。关于西班牙史籍中 Omoncon 究为何人,曾有过不同意见,参看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 页,但可以断定此是王望高的对音。他是把总,曾奉命追击海盗林凤。(中译者注)

⑥ 这句话完全抄录自葡萄牙大史家巴洛斯《亚洲志》(又名《十卷书》)第三卷(里斯本,马德里,1552—1615)中有关中国的记述。下面尚有完全引自这位葡萄牙史家的地方。从这里往下谈中国的邻居,基本上是从巴洛斯和达·克路士的记载,及其他材料编写而成,这里不一一注明。(中译者注)

⑦ 原作 Quachinchina,即 Cochinchina。(原注)

在这部《中华大帝国史》中,门多萨完全没有提到东方的中国为甚么被称作 China,而在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作家的著述中,已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伯来拉和达·克路士试图解释称 China 之名来源于 Cochinchina,因古时人们去那带地方作生意,先经过 Cochinchina,所以把该国以北的地区省称为 China。但如博克舍指出(《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65 页注①),这个说法得不到较晚作家的支持,他们大多执相反意见,认为 Cochinchina 源出 China。例如,耶稣会士波利(Borri)推论这个词出自中国—安南语 Giaochi(中文的交趾)的中—日语发音(Kōchi),——“但在安南作生意的葡人,正是他们把日本词 Coci 和 China 复合成这个 Cochinchina,犹言中国的交趾,以别于他们常去的印度城市 Cochin(明代史料中的柯枝)。”(中译者注)

⑧ 巴洛斯仅称中国大部分与大洋(Grande Oceano)相接,“东洋”似为门多

萨所加。(中译者注)

⑨ 原作 Aynan, 即 Hainan(海南)。(原注)

16 世纪欧人航海到中国, 先经中国南海, 因此在记述中国时总先要提及海南岛, 葡人把海南拼写作 Ainão。(中译者注)

⑩ 以上的记述和巴洛斯的很相近, 巴洛斯写道:“我们称为中国的这个国家, 始自它极西的海南岛, 邻近它的属邑, 我们称作交趾支那的交趾国, 海洋环绕南部, 并继续伸延直达它极东的一个海角, 那里有宁波(Nimpó)即我们误称 Liampó 的城市。从那里再转向东北和北方……。”(中译者注)

⑪ 原作 Bragmanes, 即 Birman Empire(缅甸国)。(原注)

按 Bragmanes 的写法系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⑫ 伯尼尔(Bernier)在他致科勒伯特(Colbert)的信中谈印度斯坦的幅员时把巴坦人(Patanes)说成是“在恒河岸到孟加拉之间的回教民族, 当莫卧儿人侵入印度前, 他们在很多地方, 特别在德里, 本身是强大的, 并使邻近许多侯王成为他们的藩属。这些巴坦人恨死了莫卧儿人, 常常忆及莫卧儿人把他们从所在的广大领土驱逐走, 逼使他们从此远离德里和阿格拉(Agra)退到所居住山区以前的日子。(原注)

Patanes 之名系采自达·克路士, 即 Pathāns, 统治西孟加拉的阿富汗王朝, 1576 年为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尔所破灭。见博克舍, 第 81 页注①。(中译者注)

⑬ 原作 Mogores, 即 Moguls(蒙兀)。(原注)

Mogores 之名也采自达·克路士, 见博克舍, 第 81 页。(中译者注)

⑭ 首都。(原注)

⑮ 原写作 Samarzam, 即 Samarcand。(原注)

⑯ 以上从谈缅甸起, 至此的叙述均采自达·克路士的《中国志》。(中译者注)

⑰ 担罗跋纳, 原作 Trapobana, 显系古希腊地志中 Taprobana 之误, 由梵文 Tamraparni 演变而来, 托勒密用以指锡兰, 今斯里兰卡。但到 16 世纪, 欧洲探险家远航东方, 又有认为 Taprobana 为苏门答腊, 本书中拼作 Samatra。例如, 曾随麦哲伦环行世界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皮格菲塔(Antonio Pigafetta)在他的《环游世界日记》中说:“我们的船长有一个出生于苏门答腊(Sumatra)即古时称

作担罗跋纳(Taprobana)的奴隶……。”此外,亦有旧说的,如,16世纪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Luis de Camões),在游历了印度、东南亚和澳门后,写有史诗《露西亚达》(Os Lusíadas,指葡萄牙后代),其中提到“……担罗跋纳(Taprobana)(那现在是锡兰(Ceilão)……。”门多萨采取了前一说。(中译者注)

⑮ 写作 Iauas,即 Javas,大小两爪哇之名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16世纪欧人也常提及两爪哇。葡人写作 Javã,荷兰著名航海家林索滕(Jan Huyghen van Linshoten)根据葡人的材料,于1595年刊布的一份东南亚地图,绘有大小两爪哇,小爪哇在大爪哇之东,约相当于今之巴厘(Bali)。前引皮格菲塔《日记》称:“距大爪哇半里格远有巴厘(Bali)诸岛,即小爪哇和马都拉(Madura),二者面积相同。”(中译者注)

⑯ 原作 Lechios,即 Lee Chovs。(原注)

最早记录琉球的欧人是葡萄牙首次遣使中国的使臣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他于1517年出使中国之前,在马六甲居留期间,编写了一部记东方各国的书,题名为《东方概述》(A Suma Oriental),其中他把琉球写作 Lequeos。达·克路士写作 Liquos。这多半就是门多萨 Lechios 的根据。(中译者注)

⑰ 即第一部第一卷第九章。(中译者注)

⑱ 见第一部第三卷第一章。(中译者注)

⑳ 这句话包含了门多萨的议论。(中译者注)

㉑ 以上谈鞑靼人和中国人的不同处,仅词句略有改变地抄录自达·克路士《中国志》。例如,达·克路士写道:“……一个中国老人向我肯定说,有时当他们(鞑靼人)来到中国时,如果风从他们所在之地传来,从他们的味道就分辨得出他们。”(中译者注)

㉒ 灵魂不死和子女孝敬父母,这两件事都是录自马可波罗行纪,肯定门多萨研读过它。但马可波罗在这里记所谓的鞑靼人的宗教和风俗,是他到达契丹和汗八里(北京)后所作的记录,所述的事并非专指鞑靼人即蒙古人而言。灵魂不死是佛家的轮回说,子女孝敬父母则是中国的传统,遵循的是儒家教导。因此二者都说的是中国人(汉族)的事。(中译者注)

㉓ 上述鞑靼人的信仰,除个别词句外,全抄自马可波罗,最后是门多萨的议论。纳蒂该是蒙古人信仰的地上之神,柏朗嘉宾的亦托哈(Itoga),但马可波罗

没有说这个神是天神之子,仅说它是地上万物之神。(中译者注)

## 第二章 中国的气候

这个大帝国气候各异,因为它非常广袤,从南到北是那样大,靠近这个大陆的海南岛是在 19 度,而有消息说有的省是在 50 多度,人们得知,在那边有更多的省跟鞑靼地接境<sup>①</sup>。有一件已知的怪事是,这个帝国居民的肤色奇特而且差别极大。在广州,一座大城,葡萄牙人通常去那里跟中国人交易,因为它接近澳门。他们已在澳门居住了很久,并且从那里得到所有输进欧洲的商品。如上述葡人所证实,去那里进行贸易的人,肤色有很大的差别。

在广州城和那一带海岸出生的人,是褐色,像非斯<sup>②</sup>(Fez)城或巴巴利(Barbarye)的人,因为整个该地区处在已知的巴巴利的纬线上。内地多数省份的人是白色人,一些比另一些更白,因为更接近寒冷地区。有的像西班牙人,另一些更黄,像德国人,黄红色。

最后,在整个这个大帝国,一般说,谈不到很冷和很热,因为地理学家得出结论说它是温和的,处在温带,如意大利或其他温带国家,因此可知该国的富饶,(无疑)它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可以跟最肥沃而知名的两个国家秘鲁和新西班牙<sup>③</sup>相比,有关的证明可在下一章中读到,那是叙述它生产的东西及其数量。然而首要的是(据总主教拉达修士的说法——我将在本史书中大部分引用他和他的同伴的报道,作为目击者,我们可以对他们一概给予某种信任),他们说该国满是青年,好像妇

女每月都在分娩,而他们的孩子在小时候是很漂亮的<sup>④</sup>;同时该国那样富庶肥沃,以致一年三熟或四熟<sup>⑤</sup>,这是所有东西都很便宜的原因,看来他们几乎在白白卖东西。

### 注释

① 巴洛斯提到海南岛在 19 度,而据所得消息说中国在北方止于五十度,但还延续了一个距离。依拉达的估计,顺天(北京)在纬度五十度,并且他提到,中国人把鞑靼逐走后,在长城外还占领了一些地盘。这些大约都是门多萨谈中国幅员的依据。(中译者注)

② 非斯在非洲北部,摩洛哥境内;巴巴利(Barbarie,即 Barbary)系对北非伊斯兰教国家的总称(埃及除外)。(中译者注)

③ 指墨西哥。(中译者注)

④ 据博克舍,拉达确实说中国人多,但没有说该国妇女每月都在分娩。拉达又说,当他们是孩子时他们很好看,但长大就变丑了。(中译者注)

⑤ 这说的自然是南方。(中译者注)

## 第三章 这个帝国的富饶,它生产的果实及其他东西

据信这个国家的居民,确实地,其最初发现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是挪亚的孙子们(他们来自亚美尼亚,那是方舟所在之地,上帝曾使他们的祖父在舟内免遭洪水之灾)。他们去寻找一个满意的地方,但没有发现有比这里更富饶更温和的地方了,这儿有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简直没有匹敌;他们因它的富饶,不得不在这里定居,如果他们找遍全世界,也再找不到类似这里的了<sup>①</sup>。根据现在已知道的,及本章中所述

及的,有关土地生产的果实,我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尽管这里陈述的将满足本书所需,但仍然会遗漏大量的东西,如他们的财物,及花草和动物,要详谈他们,可以写一大本书,我相信到时候将有一本出版。

该国居民大量的劳动和不断的工作,对它的收获和富庶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于他们连山谷和河流都不放过和剩下,而是按其收成,种植他们认为当地所能生产的种种东西:果园、小麦、大麦、稻米、亚麻及大麻的大片土地,还有很多其他的。所有这些劳动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享有他们财产的极大自由,而且他们人数众多和穷,以及具有耕种土地的人工技术。在整个这个大国,人们不容忍流氓和懒汉,而所有这些(除他们要受到严惩外)被认为是丑恶的。也不允许和同意当地出生的人离开本国到外国去。眼下也没有战争,在过去,战争有时给他们的百姓带来巨大损失。国王仅满足于拥有他自己的国家(这在全世界被认为是一种上策)。此外,他们天生好吃喝,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得它可以正当地被称作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sup>②</sup>。

这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产各种草木,而且有更多的品种。也像西班牙一样产各种水果,有还不知道名字的其他水果,因为它们和我们的大不相同;但如人们所说,这种或那种都极其味美。他们有三种橙,一种很甜,甜中带过量的糖分,另一种不像头一种那样甜,第三种微酸,但味道甘美<sup>③</sup>。他们还有一种叫做荔枝<sup>④</sup>的果子,十分好吃,尽管大量地吃,却从不伤身体。也盛产大瓜,香和味都很佳,而且很大。再有一种赤褐色苹果,

非常大，味美。这里我不再谈其他的果子，不提它们的名字，因为我不愿使读者生厌，或在这里浪费时间，而将谈别的更重要的事物。

在这个国家的各地有大量的糖<sup>⑤</sup>，这是糖价奇贱的原因，当它最贵的时候，你只需付 6 个里亚尔钱币<sup>⑥</sup>就能买到 1 京塔<sup>⑦</sup>的上等白糖。有丰富的蜜，因为他们喜欢养蜂，所以不仅蜂蜜，连蜡都十分便宜；产量大到你可以装船，甚至船队<sup>⑧</sup>。他们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拉纳达(Granada)的丝，是该国的一项最大宗的贸易<sup>⑨</sup>。

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他们在那里不是按尺码出售丝绸及其他任何织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重量，因此没有欺诈。他们有大量亚麻，老百姓用来做衣服穿，也有大麻用来填塞他们的船缝，同时制作绳索和麻醉药。在干燥坚硬的土地上，即使是多石的，他们仍收获大量的棉花。他们种小麦、大麦、裸麦、燕麦及其他种种谷物；而这种和那种都能增产。在沼泽地(那里有很多)，因为该国有许多河流，人们种植稻米，这是全国人的普通食物和粮食，也是邻近各国人的主食；他们收获如此之多，以致在米价最贵的时候你用 1 个里亚尔钱币可购买 1 法涅格<sup>⑩</sup>。稻米及上述其他谷物，该国都盛产，并且一年四收<sup>⑪</sup>。

在不宜耕种的山地，有大量的松树，比你通常在西班牙发现的更大更味美的坚果。在这些树之间他们种玉米<sup>⑫</sup>，这是墨西哥和秘鲁印地安人一般的食物，还大量种稗草<sup>⑬</sup>，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确实，因该国的自然优点，也因施



肥和耕作,你几乎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 注释

① 这个故事自然不见于《圣经》。《创世纪》第九章说到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各地”。我们不知道门多萨的故事依据是什么,或者得自传闻,或者据《创世纪》编造。但是,中世纪著名的孟德维尔(Mandeville)游记,保留了一段类似的记述,译出如下:“挪亚的三个儿子,在洪水之后,分据了各地。闪(Sem)因系长兄,选择了东方最好和最大的地方,而它叫做亚洲。含(Cham)取了非洲,雅弗(Japhet)取了欧洲。(以上是 Egerton 本的文字,而 Cotton 本的文字略有不同:“这个含,因他的凶残,取了东方较大的和最好的土地,它叫做亚洲,而闪取了非洲,雅弗取了欧洲”——译者注)含是兄弟中最强大和最富有的,他产生的后裔比他的其他兄弟的要多许多。从他的一个儿子叫做古实(Chus)的,产生了巨人宁录(Nimrod),他是自古以来第一位国王;并且他开始 bigg〔修造〕巴比伦塔。……又因他,这个含,强大到没有人能抗拒他,他自称是神之子 and 全世的君王。因此有人说,鞑靼帝王称他是含,因他被认为是世上最优秀的帝王并占据他管辖的同一国土。据他们说。从闪产生撒拉逊(Saracens);从雅弗产生以色列族和居住在欧洲的我们。这是撒拉逊人和撒马利亚人(Samaritans)的说法。而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迄至我来到印度;同时从〔当〕我到达那里,我充分了解到情况不是那样。仍然看来鞑靼族源出含的亲属,还有那些居住在远亚洲的人。”含在《圣经》中写作 Ham,和突厥、蒙古的 Khan(汗、罕)读音接近,同时 13 世纪欧洲游历家柏朗嘉宾把 Khan 写作 Chan,鲁布鲁克写作 Cham,可能因此产生鞑靼(蒙古)人系含的后裔之说。在前面第一章,门多萨已把鞑靼人说成是中国人的邻居,并有相似之处,是否由此衍出中国人也是含的后裔的故事?(中译者注)

② 以上谈中国的一大段,是据达·克路士和拉达的记载编写而成。(中译者注)

③ 三种橙的记述,是据达·克路士改写。达·克路士的文字如下:“甜橙有三种,最好的皮薄,味似葡萄;另一种皮厚而皱,味道似美味的石榴,他们是连皮一起吃。再一种,比其余的大,皮一般,不厚不薄,因太甜而列为次等。”中译本(第 93 页)记第三种橙“因不甜……”,其中“不”系“太”之误。(中译者注)

④ *Dimocarpus leechee*。(原注)

写作 *lechias*, 这个写法及有关的记述均采自达·克路士。达·克路士是第一个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南方产的这种珍奇水果的作家。但克路士说吃得再多也不伤身子, 却不正确, 《食疗本草》载:“(荔枝)多食则发热”, 《海药本草》:“食之多则发热疮。”(中译者注)

## ⑤ 拉达说“他们(中国人)有大量的糖”, 但没有说糖的价钱。(中译者注)

⑥ 写作 *ryals of plate*。ryal 在博克舍编译的拉达记中国中, 又写作 *rial*, 或即 *real*, 西班牙和其领地使用的一种小银币。(中译者注)

⑦ 京塔(*quintal*)相当于 100 公斤。(中译者注)

⑧ 此说有所夸大, 达·克路士和拉达都没有提到中国有大量的蜜。(中译者注)

⑨ 门多萨到过墨西哥, 这里可能是把运往上述地区的中国丝和格拉纳达(*Granada*)的丝相比较后作出的论断。(中译者注)

⑩ 写作 *haneg*, 来自西班牙的 *fanega*,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同的地方, 容量有差异的一种谷物量器。它平均相当于一个英国蒲式耳(*bushel*)的一又五分之三。(原注)

⑪ 以上整段的叙述, 虽然有的可追溯到达·克路士, 但仍然文字不同或者不见于达·克路士或现存的拉达的记述, 例如丝绸等织品是按重量销售, 等等。达·克路士写道:“在干燥和坚硬的土地上, 他们种植小麦和豆类。在泛滥的低地, 那很多而且很广泛, 他们种植大米; 这些低地有的一年两收或三收”(见博克舍, 第 120 页), 明显地和门多萨所述有差异, 如没有说在干地种棉花, 更没有说稻米一年四收。出现这些歧异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门多萨对原文有所误解或在编写中的任意增删, 另一是门多萨还加进了根据他在墨西哥采集到的情报, 如修士哲罗尼莫·马丁(马任)的口头叙述。(中译者注)

⑫ 达·克路士说, “在不宜耕种谷物的高地, 有很好的松树林, 也在其间种某类豆子”, 和门多萨说间种玉米不同。(中译者注)

⑬ 写作 *panizo*, 即 *panic-grass*(稗草)。(原注)

#### 第四章 续谈这个国家的富饶及其产品

除上述这个国家的富饶外, 所有的田地都景色美丽, 并且

散发异香,因为有许多各种香花,它也点缀着种植在江河溪流畔的绿村,那里有很多河流<sup>①</sup>。那儿种植果园和园林,有很欢快的宴乐厅室,他们常去休息和逃避心情的烦恼<sup>②</sup>。老爷们<sup>③</sup>,也就是绅士们,常种植大片林木和密林,里面养有野猪、羊、野兔、兔子及其他各种野兽,用它们的皮制成上佳的皮毛,特别是黑貂<sup>④</sup>很多<sup>⑤</sup>。盛产麝香,这是一种体形较小的“香猫”所产,它吃一种发异味的叫做卡麻鲁(Camaru)<sup>⑥</sup>的根,粗若人指。他们把它取来,捣成碎片,然后把它放到一处地方让它很快腐烂;随后,当他们认为它已经腐烂,便把它连皮切割成小块,像球囊一样给绑扎起来,葡萄牙人(他们谈到它)称之为肚袋<sup>⑦</sup>,而这是经所有印度群岛运来的上品(如果其中没有掺假的话),因为他们多次在里面掺铅和其他有份量的东西<sup>⑧</sup>。还有大量的牛,价钱便宜到你可以用8里亚尔钱币买一头很好的;并且可半价买到牛肉;一整只鹿卖2里亚尔;大量的猪,猪肉跟我们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和有益健康。再有极多的羊及其他供食用的动物,这是它们不值钱的原因。养在湖畔河岸的飞禽是那样多,以致该国一个小村子每天都要消耗几千只,而最多的是鸭。他们培养飞禽的方法将有专门一章叙述<sup>⑨</sup>;因为所述的情况看来是不可能的。它们是按重量出售,阉鸡和鸡也一样,价钱便宜,两磅拔毛的肉,通常值2分<sup>⑩</sup>,那是一种相当于西班牙夸特<sup>⑪</sup>的钱币;猪肉两磅值1分,半磅是6马拉瓦德。其他所有食物都按同样的比例出售,如修士们的叙述中所阐明。

还有很多草药,如上等大黄,数量极大。有一种叫做中国木<sup>⑫</sup>的;还有大量的肉豆蔻,他们可拿它装船队,价钱贱到你可用1里亚尔钱买400;丁香,6磅值半个里亚尔;胡椒相同。

肉桂 1 罗斛(row)相当于 25 磅,值 4 个里亚尔,相当便宜。我不再记其他许多有益于人的草药,因为如我写下每一种的特点,那需要一大本书。至于他们有的鱼,无论是水里游的还是带甲壳的各种鱼,令人惊异,不仅在沿海一带,而且也在该国遥远的地区,因为有大河可通航到那些地方。除这些之外,它有丰盛的金矿、银矿,及别的金属,(除金银之外)都卖得相当便宜,1 京塔的铜、铁或钢售 8 里亚尔。金子比在欧洲便宜,但银子更贵。在全国有大量的珍珠,但多半不圆<sup>①</sup>。由此你可以知道该国的丰盛和富饶了。而最早发现和居住在该国的人没有受骗,因为他们发现这里有一切人生所必需的东西,所以有正当理由说,这里的居民可以认为他们占有全世界最好最肥沃的国土。

## 注释

① 这诗情画意的描写,表示门多萨把中国看成是乌托邦式的地方。(中译者注)

② 这大概是根据达·克路士和拉达的一些记载推衍而来。克路士《中国志》第六章专记广州,其中叙及广州城墙上有一座塔,面临江河田野,供官员们作休憩之用,在别的城市也有建筑华丽奇特的楼阁供游乐。拉达在记中国的建筑等事物时,特别提到他在同安看见一所很值得一观的房屋,有铺石板的漂亮池塘,水上有亭子和道路,还有石制的精美桌子。(中译者注)

③ 写作 Loytias,即老爷或老爹的对音,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④ martas ceuellias,即 martas zibellinas ——黑貂(sables)。(原注)

⑤ 按达·克路士《中国志》第八章的记载,大城市官员的馆舍和皇亲的邸宅是不同的,后者是王府,比前者华丽得多也大得多,其中有园林花木,养育有鹿、野猪及其他动物。达·克路士的记述又是采自他的前辈伯来拉的《中国报道》(见博克舍编译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据伯来拉写道,他去过广西省城

(指桂林),了解到那里有一位皇亲,住在一座大王府内,其中有各种树木,养着鹿、羊、牛等野兽。门多萨在这里误用了达·克路士的记述。同时,门多萨突然提到黑貂,显然非出自达·克路士。马可波罗游记谈到产于北方寒冷地区的黑貂,以及鞑靼人对貂皮的珍贵,门多萨可能系据此加进了有关貂皮的记述。(中译者注)

⑥ 写作 *camarus*。按皮格菲塔《环游世界日记》中有一段记麝香,称“麝香产自中国,产它的是一种狸,以一种粗若指头的甜枝为食,叫做 *chamaru*”。这里, *chamaru* 显即 *camaru*,但不知是什么草木。(中译者注)

⑦ *Papos*, 葡文,袋鼠等的肚袋。(中译者注)

⑧ 以上据葡人的报道记麝香的生产与销售,可能是门多萨在欧洲或墨西哥听到的。但葡人说麝香的生产方式,最早可追溯到马可波罗。后者在记唐兀的一章中说,在满月的时候这种动物(麝)的脐带部分形成一个凝血的袋或泡,取麝的人就连膜割下来,在太阳下把它和其中的东西晒干,由此采到上等麝香。葡人的记述似更不科学更野蛮。迄至门多萨时候,欧人仍是按葡人的记述,如1590年在澳门以拉丁文出版的一份记录,用三个人对话的方式谈中国,译为英文,收在哈克鲁特著名的《英民族航海记》(*R. Hakluyt, The Principall Nau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u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1589*),其中谈到“麝香来自同名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像海狸),从它那捣碎和腐烂的部分发出极受葡人珍视的芬香,一般(因它们像鸟的嗉囊)称上述动物的这些部分为肚袋(*Papos*),并且大量运到印度,还运给在日本的我们”。麝香实际是雄麝腺囊的分泌物,干燥后呈颗粒状或块状,有特殊香味。(中译者注)

⑨ 见第一部第三卷第二十二章。(中译者注)

⑩ *Foy*, 伯来拉写作 *foi*, 汉语的“分”。伯来拉写道:“鸡是按重量出售,别的东西也一样。两磅鸡、鹅、鸭肉值他们钱的两分(*foi*),那就是1个英国辨士。猪肉卖1磅1个辨士。”(中译者注)

⑪ *quartes*, 西班牙语 *Cuarto* 相当于4马拉瓦德(*maravadis*),价值约当1法国苏(*sou*),或略少于半个英国辨士。(原注)

马拉瓦德也是西班牙钱币。(中译者注)

⑫ *Palo*, 西班牙语“棍”、“木”等。门多萨没有解释中国木指什么,但可能是

利玛窦提到的葡人所说的中国木,能治病。参看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中译者注)

⑬ 以上系据达·克路士、拉达等记录编写,但最后称“珍珠不圆”不知何据,但参看多默·皮列士《东方概述》(葡文版第366页),其中亦提到中国珍珠大多不整齐。(中译者注)

## 第五章 古代的中国

诚如上述,这个国家是很古老的,据认为最早居住在该国的是挪亚的孙子。但已知中国史上的启蒙时代,则始自黄帝(Vitey)<sup>①</sup>,他是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帝国,并且一直传到现在统治的国王,这些你将在谈该国诸王的地方读到。那里你将知道,按正确的计算,迄至今天,合法和僭位的共有243位国王。国内是子继父为王,没有儿子则由近亲继承,因此他们(按土耳其皇帝的方式)随自己之意娶很多妻子,所以极少缺子嗣。诸妻中生的第一个儿子就继承国土,其余的儿子他把他们送到指定给他们各自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供给他们所有必需品,按照他们的等级,明令以死刑禁止他们离开,也不得返回朝廷,除非国王命他们去。因此按这条规定,皇亲居留在一座叫做广西(Causi)<sup>②</sup>的人口稠密的大城中。国王及其阁僚发现其中具有才能或尚武的人,就禁止他们离开他们的邸第,以避免产生叛逆国王的嫌疑。这些省份的馆宅,雄伟而且广大,因为在其范围内有各种他们所需的东西:花园、果园、各种鱼塘、猎场和丛林,中有各类飞禽、鱼和走兽,山上和河里均可看到。四周围以石墙,所以每个馆宅看似一座城。他们十分喜爱音乐,以此消磨时光。因为他们寻欢作乐,

他们一般都肥肥胖胖,养尊处优,对外国人慷慨。这些王公,无论他们在哪儿,城市的长官都有责任在所有节日去拜访他们。同样如果长官骑马经过他们的门口,必须下马步行走过。而如果是乘坐小轿,也得下轿,安静地步行过去。为了不致受到忽视,这些王公的家门都涂成红色。因此他们从小就在这种规矩、封闭和散闲的生活中长大,他们不感到乏味,而是乐在其中。

### 注释

① Vitey,按拉达在记大明的古代时已提到这个名字,他写道,在有巢之后,有个叫 Tayhou 的女人,生子叫做 Hoquiu Yntey,这后一人生子叫做 Vitey,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统治了一百年。博克舍在注释中把 Vitey 考为大禹,夏朝的创建者(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279 页)。作出这个考证,可能是博克舍把 Vitey 读成禹帝,但却不能对 Tayhou 和 Hoquiu Yntey 两个名字解说明白。在这部《中华大帝国史》中,还曾提到这个 Vitey 是 Ezoulom(神农)之子(第一部第二卷第五章),和拉达记录的系谱不同;同时又提到他是衣物、船只、房屋的发明人(第三卷第一章)。因此,Vitey 倒可能是指的黄帝。拉达是第一个向欧洲系统介绍中国神话和历史的人,但他不识中文,所得的资料是经人翻译而得,出现的错误不少,而且人名又是按福建方言拼写,更增添了混乱。门多萨有关的记述,基本上采自拉达,但比现存拉达的记录要详尽,且有所歧异。据博克舍的研究,拉达曾写了不止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其手稿在门多萨时尚存在,可断定门多萨参看的资料更多,自然还有拉达同伴的报道。(中译者注)

② Causi,即 Cansi 之误拼。可能这里指的是陕西(Chen-sy)省的都城西安府(Sin-gan-fu)。(原注)

以上英译本的注释,除指出 Causi 为 Cansi 之误外,完全错误。按,门多萨的整个这一章,基本上采自达·克路士,其中提及的 Cansi 大城,见于克路士《中国志》第八章,文字如下:“在我们所说的作为 Cansi(广西)省省会的 Cansi 城,有国王亲属居住的千所房屋。”如我们在前面(第四章注⑤)已指出,克路士的描述又

是采自伯来拉的《中国报道》，广西省城指的是桂林。早期到中国的欧人，特别是葡人，仅到过广东、福建和南部几省，因语言不通，常把省名和省城名混同，例如用 Canton 的拼写，既指广东省，又指广州城。作为俘囚的伯来拉，被流放到广西省，也误以广西的省城就叫做广西城，其本名反被忽略。（中译者注）

## 第六章 这个中华帝国的辽阔，及他们旅行中使用的度量

我们一般叫做中国的这个大国，不知道我们这样称呼它是何原因或根据，邻近的国家称它为常来<sup>①</sup>，而他们自己的话则叫它做大明国<sup>②</sup>，这仅仅是个帝国的意思，并且据说是全世界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在本史书的叙述中，及在下一章将谈到的奇事中所将阐明。这些都引自所谓中国人的书籍和史书，其中他们提到该国的强大，及国内的十五个省。有关的书籍和史书是被携进马尼拉城，原在中国印刷刊行，并且由该国的译员译为西班牙语。因他已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留在这些岛上作为居民跟我们一起，遵奉洗礼的戒律，并且逃避为此而受到刑罚惩处。因为他们不得国王和朝廷的许可就成为基督徒，信了教，要处以死刑，严厉执行，绝不宽恕。这个大国方圆和范围约 69 516 里<sup>③</sup>。里是他们使用的一种度量，转换成西班牙的度量差不多是 3 000 里格，长 1 800 里格，这指的是整个 15 省，省内除许多村子外，还有很多城镇，这些你将在下一章中清楚读到。根据所说的书籍，可看到中国人自己只有三种度量，用他们的话说叫做里、铺和站，实际犹言一飞朗<sup>④</sup>、里格，或程。所谓里的度量，相当于在一个安静的日子，平地上一个人使尽气力呼叫所能听到的距离，16 个这样的里是一铺，



那是一个大西班牙里格,而 10 个铺是一天的路程,那叫做站,相当于 12 个长里格<sup>⑤</sup>。按这种计算,发现该国有上述的里格数。但是,据其他书籍的计算,他们发现它还要大,有更多的里格。菲律宾群岛奥古斯丁修士的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他是一名优秀的几何学家和地志学家,按他们自己的记述,极用心地核算,发现它相当于上述的数字,即 1 800 里格长,3 000 里格广袤,从最南面并最接近马六甲的云南省起<sup>⑥</sup>,因此沿该国到东北是 600 里格的距离。

## 注释

① 写作 Sangley。它可能是“常来”的对音,即东南亚人对中国人的亲热称呼,表示中国人“常来”作生意,但也可能就是“商人”的对音。这个名字系采自拉达的《记本名大明的中国事物》,参看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译者注)

② 原作 Taybiner,即 Taybinco 的误拼,意思是大明国(Tabing-kwo),大明(Bing, Ming)朝治下的国家。(原注)

按拉达把大明拼写作 Taybin 伯来拉写作 Tamen,但把大明人写作 Tamen-jin,因此门多萨可能把大明和大明人弄混了。(中译者注)

③ die,疑为 li(里)。(原注)

下面提到中国长度的单位是 lii,这里的 die 确为 li 之误拼。(中译者注)

④ forlong,应即 furlong,英国长度名,相当于 220 码。(中译者注)

⑤ 这里提到的里(li)、铺(pu)和站(cham),其度量法和巴洛斯在《亚洲志》中的记述十分接近,巴洛斯写到:“他们(中国人)的第一个和最短的度量是里(li),它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在平地上,一个平静日子喊叫所能听到的,十个这样的里是一个铺(pu),相当于一个多西班牙里格,由此十个铺是一个人的日程,他们称之为站(chan)。”现存拉达的手稿并没有这段记述,我们有理由怀疑,门多萨在这里其实是依据巴洛斯,但巴洛斯自己说,他得到一些中国史,叫一个中国人

译出,据此编写《亚洲志》中有关中国的叙述,所以也可能拉达从福建携回菲律宾的书,其中有和巴洛斯得到的书相同的。(中译者注)

⑥ Malacia,即 Malaccs(马六甲)之误拼。这句话表示 Olam 为云南(Yunnan)。(原注)

Olam 之名系采自拉达,他说 Olam 为中国最南之省份。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译者注)

## 第七章 这个帝国的十五省

这个大帝国分为十五个省,其中每个都比全欧洲我们所知的最大国家要大。有的被当作省城的城市,其中驻有长官、守令,即总督,用他们本来的话叫做 Cochín<sup>①</sup>。诸省中有两个省,叫做大南京(Tolanchia)<sup>②</sup>和北京(Pagua)<sup>③</sup>,由国王及其朝廷亲自管辖。国王总是驻驿这两个最大和人口最多的省之一,原因并不在于它们最合他的意,或因他在其中得到的享受超过别的省,而是仅仅因为它们跟鞑靼国接近。在过去他们常有持久的战争,国王要更方便地弥补所受的损失,有更好的机会防备他的敌人入侵,所以他把他的宫室和朝廷安设在这两省<sup>④</sup>。因为有多年的历史,又有气候优良、各种必须品充足的优点,它保留到今天,而且仍将是该国诸王的驻地。

十五个省的名字如下:—— Pagua<sup>⑤</sup>, Foquiem<sup>⑥</sup>, Olam<sup>⑦</sup>, Sinsay<sup>⑧</sup>, Sisuan<sup>⑨</sup>, Tolanchia<sup>⑩</sup>, Cansay<sup>⑪</sup>, Oquiam<sup>⑫</sup>, Aucheo<sup>⑬</sup>, Honan<sup>⑭</sup>, Xanton<sup>⑮</sup>, Quicheu<sup>⑯</sup>, Chequeam<sup>⑰</sup>, Susuan<sup>⑱</sup>,及 Saxij<sup>⑲</sup>,几乎所有这些省,而特别是沿海的十省,都布满甜水大河,可航行,很多城镇座落在大河的支流上,你不仅知道它们的数目,还知道它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中国人是

奇特的人,以致在他们的书里除城镇外还列举了贵人去游乐的亭台楼榭。再多谈这件事只有添麻烦而无好处,因此我将在下一章中提到,那里我要记下每省的城镇,而把其他不需谈的省略;因为我们的意见是要表明这个帝国的辽阔。

## 注释

① Cochin,这个奇怪的名字不见于达·克路士和拉达。据门多萨在下面谈各省官员时,没有再提到这个称呼,其中只提及每省的总督叫做 Comon(军门),因此 Cochin 或为 Comon 之讹,或者是另一名字之误。

② Tolanchia,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不见于达·克路士和拉达。在门多萨原西班牙文本(1585)所绘的中国地图中也有这个名字,从门多萨所述,它和另一省 Pagua(北京或北直隶)均为皇帝驻蹕地来看,可断定它指南京即南直隶。但早期葡人的著述都没有这个写法,如伯来拉用 Chelim 表示直隶,用 Nanquim 表示南京。作为门多萨主要依据的拉达,在记大明国省份的划分时,提到十五个省中有两个省受朝廷管辖,即北直隶(Pacquia)和南直隶(Lamquia)前者为北京,后者为南京,因读音的关系,L和N常混用。所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Tolanchia 的 lanchia 是南直隶即南京的对音,而 To 则可能是汉语“大”的拼写,即大南直隶即南京。(中译者注)

③ Pagua,北直隶,但也可以径直读作北京。(中译者注)

④ 门多萨在这里对他的史源有所误解。国王驻蹕的北京,跟鞑靼接近,但南京却离得很远。拉达明确地说:“北直隶即北京,那是皇帝的驻地,由它的朝廷管治,而南直隶即南京,那是过去皇室的所在地,因此保留了它的朝廷。北京的意思是“北方的宫廷”,南京是“南方的宫廷”,因为(顺天和应天)两省的首府在正北和正南,彼此相距 340 里格。门多萨自然不知道明成祖把京城从南京迁往北京的事,但达·克路士已提到迁都。(中译者注)

⑤ 在把下面列举中国诸省的误拼和含糊处,和塞默多(Semedo)、亨宁格(Heningius)、赫林(Heylyn)列举的,见于一份早期中国地图中的省名,及本书中一些解说段落,在作认真校订后,以下将说明其各自的意义。这里的 Pagua 明显

地是北直隶。(原注)

⑥ Foquiem, 福建(Fo-kien)。(原注)

⑦ Olam, 云南(Yun-nan)。(原注)

⑧ Sinsay, 广西(Quang-see)。(原注)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Sinsay 可能是陕西的对音,拉达在记中国十五省的划分时提到 Siansay 省,当即陕西。(中译者注)

⑨ Sisuum, 山西(Chen-sy)。(原注)

这个写法,和下面的 Susuum,都可以读作四川,门多萨在这里记录混乱,难以说明它究竟指哪一省。从排列看,可把 Sisuum 看作是江西。(中译者注)

⑩ Tolanchia, 陕西(Chan-si)。(原注)

这当然是错误的,见前注②。(中译者注)

⑪ Cansay, 江西(Kiang-see)。(原注)

Cansay,拉达在一处把它说成是广西(又写作 Cuansij),另一处又把它说成是大明国中部三省之一:江西;但此处当指广西。这也是伯来拉的拼法。(中译者注)

⑫ Oquiam, 湖广(Heu-quang)。(原注)

⑬ Aucheo,这个在第二卷中用以指福州(Fo-cheu)的拼法,看来可能指江南(Kiang-nan)省,因为此省并未出现在表中。(原注)

出现在门多萨书中的 Aucheo(下一章中误作 Ancheo),已由博克舍予以讨论(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附录“Aucheo”)。博克舍指出,出现在早期奥古斯丁会和圣方济各会修士行纪和报道中的 Aucheo,有时指梧州,或误指肇庆,而门多萨则以它为福州。这里又误以它当一个省。(中译者注)

⑭ Honan, 河南(Ho-nan)。(原注)

⑮ Xanton, 山东(Chan-toug)。(原注)

⑯ Quicheu, 贵州(Keoi-tcheu)。(原注)

⑰ Chequeam, 浙江(Che-kiang)。(原注)

⑱ Susuum, 四川(Se-tchuen)。(原注)

⑲ Saxij,按下一章中的排列看,它显然指广东。(原注)

以 Saxij 当广东,相差太远,它可能是山西的对音,如果前一 Sinsay 可当陕西

的话。上述表中显然缺广东,和下一章开列的省名有明显的出入。下章中多了一个广东(Canton)却省去了个 Saxij。13世纪来华的欧人,虽然记述了他们旅行中国的地方,仍没有人开列中国行政划分,如省名、城名等。与此不同,16世纪的欧人却尽力去描述中国的省份,以表明中国之大。巴洛斯记录中国的十五省,说其中六省沿海,其余在内地,除个别省名拼写有误外,总的说是准确的,堪称是最早完整报道中国省份的欧洲作家。伯来拉和达·克路士都有类似的报道。拉达更描绘了十五省的地理位置,相当准确。但门多萨并没有完全抄录他前辈的记载,而是按己见有所取舍,由此反出现矛盾和混乱。(中译者注)

## 第八章 每个省的城镇

这十五个省,按它们的幅员,确实可叫做王国,从每省所有的城镇数你将看到这一点,且不计村子,如果我把村子数也加进去,那会是一个无穷尽的数字。

每省有的城镇数如下。首先,国王和他的阁僚常驻的北京省,有 47 城,150 镇。

广东	有 37 城和 190 镇。
福建	有 33 城和 99 镇。
云南	有 90 城和 130 镇。
陕西	有 38 城和 124 镇。
山西	有 44 城和 150 镇。
大南京	有 51 城和 123 镇。
广西	有 24 城和 112 镇。
湖广	有 19 城和 74 镇。
Ancheo <sup>①</sup>	有 25 城和 29 镇。
山东	有 37 城和 78 镇。

河南	有 20 城和 102 镇。
贵州	有 45 城和 113 镇。
浙江	有 42 城和 95 镇。
四川	有 42 城和 105 镇。

据此共有 591 城和 1593 镇<sup>②</sup>，此外有无数的村庄和游乐的建筑，因此你可以认为这个国家应被叫做大国，堪与全世界已知的最佳和最大的国家相匹敌。中国人在他们的发音中用 Fu 这个音节来称呼他们的城市，犹言城，如 Taybinfu<sup>③</sup>，Cantonfu<sup>④</sup>，并用 cheu 这个音节称呼他们的州<sup>⑤</sup>。他们有一些村子大到只缺一个州的名字。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周有濠堑，使城市变得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是用砖，但质地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sup>⑥</sup>。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四人和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有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去消遣，饱览山川及芬芳的田野。他们的城墙和濠堑之间有很宽的距离，六骑可同时驰驱，城内，在城墙和屋舍之间也有同样的距离，他们可以通行无阻。因为妥善照顾，他们的城墙保存完好，看来像是新修的，而据记载说有的城池自最初修筑以来已有两千年之久。每座城市国王都派有一个官员，给他大笔薪俸只管缮治城池，修复需要的地方，费用由国王支付，因为一切所需，除他的薪俸外，都交给这些城镇。在全国，大道都认真尽力地修筑和保持平坦，城镇的入口很讲究，极其雄伟，有 3 座或 4 座门，用铁坚固地包复。他们的街道铺得很好，宽到 15 骑可以并行，而且很直，以致它们尽管很长，你仍可望到尽头。两侧是门廊，下面是他

们的店铺,摆满各种奇特的商品,也有你指望的所有行业。在街道上,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筑有很多极漂亮的牌坊;那是用石修筑,按古罗马的式样奇妙地装饰。他们的房屋一般有三道门,中间是大门,其余的要小些,但极其协调。国王常驻顺天城<sup>⑦</sup>。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城。中国人谈到这座城的许多情况,看来是真的,因为如你在各个时候和地点跟他们很多人交谈,他们的话仍没有分歧,而据他们的报道,眼下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些作最低估计的人肯定说,不谈郊区,仅从一门到一门,就需要一个夏季的白昼和一匹好马才办得到<sup>⑧</sup>。它也叫做行在(Quinsay),马可波罗是这样称呼它的<sup>⑨</sup>。

## 注释

① Ancheo,即 Ancheo 之误,见前章注⑬。(中译者注)

② 以上记各省拥有城镇的数字,和拉达的记录不同。拉达称中国 15 省,390 座城,尚有 1155 个县,村子不计其数。(中译者注)

③ Taybinfu,大明府,未必指河北的大名府,门多萨不会知道它。这里指北京城本身,因为在下面门多萨把大明城说成是首都顺天。(中译者注)

④ Cantonfu,Canton 显然指广州,而非广东。(中译者注)

⑤ cheu,门多萨之前已有不少欧洲人提到中国行政划分,省以下有州、府。巴洛斯说,据他得到的地图所载,省所属有 244 座大城,都以“府”(fu)称呼,府以下的城叫州(cheu),与门多萨的拼写法完全相同。拉达把府写成 he, fu, 州写作 chuy,此外还提到县(coan)。(中译者注)

⑥ 按达·克路士在《中国志》第六章专记广州城中,说广州城墙的砖是用一种类似瓷盘的泥土制成,很结实。他在马六甲盖教堂时得到从中国运去的相似的砖,用一把好锄头都很难打破。门多萨的描写本于此。本章记中国城市,大体上都是杂采达·克路士和拉达的有关记载。(中译者注)

⑦ Suntien,北京。(原注)

⑧ 这里谈北京之大,骑马从一门到另一门要走一整天,最早是得自伯来拉的报道,伯来拉也仅是得自传闻。(中译者注)

⑨ Quinsay 即京师(King-sze),意为“首都”。(原注)

这句话采自拉达,他说马可波罗叫它(北京)为 Quinsay, Quiansay(那意思是“大宫廷”),尽管他把 Quinsay 的名字译为“天城”,它并不如顺天的本名有这层意义。Quinsay 可读作“行在”,或“京师”,马可波罗指的是杭州。(中译者注)

## 第九章 该国的奇异建筑和长 500 里格的长城 即围墙

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有长于建筑的人,而且他们使用的必需材料是世上最好的。因为如前章所记,他们使用一种白色泥土制砖,极其坚固结实,如要打碎它,你必须用锄头,而且花很大的气力,这就是为什么全国有高大建筑并且妙不可言。且不谈国王驻大明(Tabin)<sup>①</sup>的宫室(将有一章专谈它),在各省的省会城市,都驻有一位总督即长官,居住在(每座省城)国王用自己的钱修盖的馆宅里,总之,馆舍都华丽堂皇,建造精美,大如一座大村子,因为其中有大花园,水池和围绕的树林(如第四章中所述)。林里有大量的飞禽走兽。他们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按罗马式样修建,通常在户门外整齐地植树,显得美观,给街道生辉。屋舍内部都白如奶汁,看来像是光滑的纸。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铺成,天花板用一种优质木料制作,结构良好并且涂色,看去像是锦缎,色彩金黄,显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个庭院和种满供观赏花草的园子。他们无人不备有鱼塘,尽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得很华丽,像是帐房,里面有很多雕刻的偶像,用各种金属制成;庭院



的其他三方或角绘有各种奇特的东西<sup>②</sup>。但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须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布置很好,因此忙于公务的人不会把街道弄脏,并且从那里得到供给,类似的法子通行于全国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弗兰德尔斯的布鲁塞尔,印地安人的墨西哥,及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是他们供应良好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舟船满载各种粮食几乎可开到他们的家门口。

全国的大道是已知的修筑得最好最佳的,它们十分平坦,哪怕在山上,并且是靠劳力和锄头开出来,用砖头和石块维护,据目击者的报告,那在全领土内是最有价值的事物之一。有很多大桥,建造奇特,有的建在舟上,如在塞维尔,但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在福州城,正对着国王大税收官的馆宅,有一座塔,据那些看见它的人肯定,超过了罗马的任何建筑;它竖立在40根柱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sup>③</sup>。说来稀奇,使读者难以置信,因此我认为最好不要详谈它,一如我对待那些我发现难使人相信和缺乏证人的事物。

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Ochyoy)<sup>④</sup>城,从西向东伸延<sup>⑤</sup>。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Tzintzon)<sup>⑥</sup>,是为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他跟鞑靼人在打仗,因此城墙封锁了整个鞑靼边境。但你须知道的是,这道墙有400里格本身是天然的,因为那是高大的岩石,彼此很接近,但另100里格则是穿插在岩石间的空隙或距离,他下令用人工将巨大的石块筑成底7寻宽,高7寻的墙。它始于Canton<sup>⑦</sup>省的海岸地区,经过Paguia<sup>⑧</sup>和Cansay<sup>⑨</sup>,止于

Susuan<sup>⑩</sup>省。这位国王为完成这个伟大的工程,在全国内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们为此在劳动中跋涉很远的路程,并且到不同的地方去(尽管从靠近的那些省去了大量的人),而他们差不多在做那桩工程时死掉了。

建筑这道壮丽雄伟的工程,引起全国起兵反抗这位国王,并且把他杀了。他统治了40年;也杀了他的儿子叫做Aquitzi<sup>⑪</sup>的。据认为有关这道墙的报道是十分真实的,因为到菲律宾群岛和到广东、澳门作生意的中国人都给予肯定,而且他们声称可作为证人去证实,因他们曾看到它。这个帝国的最远地区,迄今我们还没有人去过。

## 注释

① Tabin, Tay-ping-fu(太平府)。(原注)

Tabin 当即大明,这里指北京。(中译者注)

② 以上记中国的房屋,基本上是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③ 这里谈福州的立在40根柱上的塔,系据达·克路士,但后者又是根据伯来拉。伯来拉称亲自见过它。(中译者注)

④ Ochyoy, 陕西(Shen-si)省的 Ho-chow(?)。(原注)

按 Ochyoy 之名并不见于达·克路士或拉达有关中国长城的记载。二者均未提到长城西始于 Ochyoy 城。英文本注释把它说成是陕西省的 Ho-chow, 或即肃州,今在甘肃省。巴洛斯《亚洲志》中对长城有一段精彩的记述,现择要译出。在谈中国的一大奇迹时,巴洛斯说:“……在四十三度和四十五度有一道墙,它始自西方一座位于两条极高山岭之间的城池,名叫 Ochioi,几乎是当作该地区的关隘和门户,并且像线带一样向东伸延,其长度看来超过二百里格……。”可以断定这里的 Ochioi 指的是嘉峪关,两条极高之山岭为祁连山和黑山。Ochioi 的读音可能是肃州,关隘和城市有所混淆。门多萨的 Ochyoy 显然就是 Ochioi,有关的记述也和巴洛斯的相近,可能是据巴洛斯加以改写。(中译者注)

⑤ 原文其下有“至 Levante”，按 Levante 一般指地中海东部，此处泛指东部。（中译者注）

⑥ Tzintzon。有关秦始皇修长城的记述，基本上采自拉达。但拉达把秦始皇写作 Ciucion，并且说长城有 600 里格长。门多萨的 500 里格长，及其间有 400 里格是天然的，仅 100 里格是人工修筑的，系根据方济各会士的记载。见本书第二册，“新世界评述”，第十七章，那里说人工修筑的地方仅 80 里格。（中译者注）

⑦ 写作 Canton。长城开始的鞑靼省份辽东 (Leao-tung)，也叫做关东 (Quantonz)，见古兹拉夫 (Gutzlaff) 的中国地图及比奥契 (Biot) 的《中华帝国古今都市等名字词典》，第 86 页。从这个说法显见我们的作者把长城的走向看成是从东到西，非如本节开始时把它说成是从西到东。（原注）

以上英文本的注释不妥。没有理由认为门多萨知道长城东端叫做关东。从门多萨开列长城所经的省份看，他并不清楚长城的情况，而且按推测在记述它。Canton 自然是广东，但门多萨原西班牙文本所附之中国地图，把 Canton 置于西南角，不能是东面的开端。这里可能把 Canton 和山东 (Santon, Xanton) 弄混了，其地图上把它置于东端临海。（中译者注）

⑧ Paguia，这可读作北京或北直隶。（中译者注）

⑨ Cansay，前面（第七章注⑪）已讨论过这个名字，它或为广西、江西的对音。从长城的实际走向说，Cansay 似为山西，但门多萨不知道这个省。（中译者注）

⑩ Susuan，这明显地是前面（第七章注⑬）说的四川 (Se-tchuen)，因为，尽管说长城止于四川不很正确，仍然该省和古陕西省是紧邻，足以得出这里的结论，早期作家所得到的地理情报，必然都是含糊的和不确定的。（原注）

⑪ Aqnitzi，可能为二世的对音，即秦始皇之子胡亥。这里称他死于叛乱，系采自拉达。但拉达所述有误，因为秦始皇和秦二世都不是被农民起义军杀死的。（中译者注）

## 第一〇章 该国百姓的体质、品貌、服饰和其他情况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

人，略高；他们大都脸宽，小眼睛，扁鼻子，除下巴尖外，没有胡须。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的，脸孔很均匀，这类人（跟其他人相比）是很少的，据说这种人是外国人的后裔，过去跟该国贸易是合法的时候，他们相互婚配<sup>①</sup>。

广东省（那是个热地方）的人像摩尔人一样是褐色，但内地的人像阿鲁茫人<sup>②</sup>、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白而红，黑黝黝的。他们都把左手指甲留得老长，但剪掉右手指甲<sup>③</sup>。他们留长头发，很重视它，视它为珍异，对这二者他们有个迷信，据说他们可以由此升天<sup>④</sup>。他们把头发在头顶打成髻，用很奇特的金网罩住，并用金针<sup>⑤</sup>。

达官贵人的服装是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制成，他们有上等的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哗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而因为该国气候大多暖和，他们可以穿这类服装，那是他们穿的最厚的<sup>⑥</sup>；在全国都没有毛织品，他们也不生产它，尽管他们有大量的羊毛，而且极其便宜。他们穿的外衣像我们古代的样式，有长裙和布满褶子，胸上有一道边用来系在左侧，袖子又大又宽，在外衣上他们按各自的需要穿袈裟<sup>⑦</sup>或长袍，形式像我们穿的，只是袖子更大。皇室血统和被授以官职的人，服装跟其他绅士不一样，首先他们服装上织的金银一直下到腰间，而别的人只点缀在边沿上；他们穿编织得很好的袜子，奇异的鞋和绒靴。在冬天（尽管并不冷）他们穿兽皮毛衣，特别是黑貂皮（如前述）他们有大量的黑貂，他们一般总把貂皮围在脖子上<sup>⑧</sup>。未婚的和已婚的不同，他们把前额的头发盘绕，并且戴较高帽子<sup>⑨</sup>。他们的妇女穿着很奇特，很像西班牙的样式，她们戴许多金首饰和宝石，

衣服有宽袖,穿的是金银和各种丝绸料子,如前所述,他们有大量的丝绸,质地极佳,而且十分便宜;穷人则穿绒料,未修剪过的绒料和哗叽。她们留得一头好发,仔细勤快地梳理它,像热那亚妇女,用宽丝带把它系在头上,缀满珍珠和宝石,并且她们说这使她们显得漂亮;她们涂脂抹粉,某些部位特多<sup>①</sup>。

她们当中把一双小脚视为优美漂亮,因此从小时起她们就紧紧包裹脚,耐心地忍受,因为谁脚小,谁就被当作最美的女人。他们说男人劝诱女人这样做,因为把脚缠到几乎变形,成了半瘸,那她们的行动困难,十分费劲,这就是为甚么她们很少外出,极少停止她们干的工作的原因;这仅仅是为同样目的发明出来的。这个习惯已经行了很多年,还将继续下去很多年,因为它有法律保障:凡破坏它和不行之于女儿的女人将被判有罪,还将因此受刑<sup>②</sup>。她们很保守和老实,以致任何时候你在窗门前都看不见一个女人,而如果她的丈夫请人吃饭,她从不露面或在桌上进食,除非客人是亲属好友。当她们出去看她们的父母或亲戚时,她们坐一顶四人抬的小轿,封闭严密,四周的窗格用金丝银线制成,有丝帘子;因此尽管她们看得见街上的人,她们仍不让人看见。她们有很多仆役侍候。所以当你在街上遇到一位贵妇人时,那简直是大奇事,确实你会认为城里没有一个女人,她们闭门不出是由她们脚残废所造成的<sup>③</sup>。男人和女人都是机巧的,他们作刺绣和雕刻工作,是花草鸟兽的优秀画师,这可从那里运来的床具和铺板上看到。我亲自看见一具,是1582年马尼拉大军曹利伯拉船长<sup>④</sup>送到里斯本来的,其漂亮值得称羨,它引起国王陛下的惊叹,而他是个很少对事物感到惊奇的人。所有的人都称羨它,连著名的

装饰工匠对它的奇妙都啧啧赞颂。他们是大发明家，在他们那里有很多靠帆行驶的车辆，制作得那样精巧灵动，很容易驾驶，据很多看见的人所说，这是可信的；此外，许多在印度群岛和葡萄牙的人，看见他们绘制在从那里运来出售的衣物上，因此这说明他们的绘画有一定的基础。他们精于买卖，哪怕毫发都分辨得清。开店的商人（每座城都有大量的店商）有一块板或招牌挂在门前，上面写着内里出售甚么货物。

他们店里一般出售金银料子、纱料、各个品种和色彩艳丽的丝绸；差些的则售卖哔叽、棉料、各种色彩的麻布和粗布，但不管是这种或那种都很便宜，因为产量丰富，而且有很多工人在制作。药房出卖草药，有类似的招牌，也有商店摆满各种陶器，红的、绿的、黄的和镀金的，便宜到4个里亚尔钱币可买50件；他们把坚硬的泥土粉碎，碾磨它，放进用石灰和石头制成的水池中，在水里充分搅拌后，上层的浆他们用来制作精细的陶器，越往下的则是越粗的质料。他们制作陶器的样式和形状，和在这儿制的一样<sup>⑭</sup>，然后他们把它涂色，着上他们喜欢的颜色，那永远不褪色，接着把它放进窑里烧<sup>⑮</sup>。这是有人看到，是真实的，而杜阿多·班波萨<sup>⑯</sup>（Duardo Banbosa）在一本用意大利文出版的书中说，他们用海螺壳制作陶器，把它磨碎，放在地里提炼，一放就是100年；他还照这个意思谈到其他很多事物。但如那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不能制造在该国生产的那样大量的陶器，而且还运到葡萄牙，输往秘鲁和新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这充分证明上述的话。中国人也同意这是真的。最精制的从不输到国外，因为它是供国王和他的官员使用，并且是那样精美和昂贵，看来像是精致完美的水晶球：

在江西省生产的是最好最细的<sup>①</sup>。手艺人 and 工匠住在指定的街道上,除了同职业和行当,别人不得跟他们住在一起,乃至如你来到街头,看到那里的行业,就可以知道整条街都是同一工种。有法令和律文规定说,子要继承父业,不得未经法律允许而干别的工作;如果其中某人很富有,不愿工作,那他在他店里雇用的人也只能是干他这一行的<sup>②</sup>。因此干某行的人,从小就干它,就成为他那一行的名师巧匠。这些陶器可明显地从那里输往马尼拉,运进印度群岛和到达葡萄牙的货物上看出。该国通用的货币是用金银制成,没有记印或符号,而是按重量使用,所以人人都随身带一把秤,和零散金银,好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称重东西在家里有大秤及码子,那是盖印的,交给每个所有者,因为法官对此十分注意<sup>③</sup>。在泉州(Chincheo)辖区,他们用一种铜钱,但在该省外不通用<sup>④</sup>。

## 注释

① 以上谈中国人的相貌,系采自达·克路士,但达·克路士说中国人一般都不好看,和门多萨说中国人是漂亮的人有所不同。拉达也说中国人长大后就变丑了。他们都没有说中国人“略高”。(中译者注)

② Almaines' 德国人。(原注)

③ 拉达和达·克路士都提到中国人留长指甲,但没有明确说留哪只手的。(中译者注)

④ 采自达·克路士,他说中国人留长发,可靠它升天。(中译者注)

⑤ 这句话说得含糊,按拉达说他们把头发在头顶打个髻,罩一个发网,但只有官员的发网才用金丝,而且有用针穿过去使头发固定。达·克路士则说用一根细长银针穿过顶髻。(中译者注)

⑥ 按达·克路士记载说中国人在冬天有的穿填毛絮的外套,但门多萨没有引用这一句,因此不能说穿上述丝绸等就是最厚的了。(中译者注)

⑦ Cassocks, 袈裟、法衣, 大概指中国的长袍像法衣。这里谈外衣和长袍, 似即一回事, 拉达和达·克路士都没有说在外衣上加着长袍。(中译者注)

⑧ 此句稍加改变地引自达·克路士, 后者说:“他们(中国人)在冬天也穿貂皮镶的服饰, 主要是用来围脖子。”(中译者注)

⑨ 达·克路士说:“没有结婚的年轻单身汉, 把头发在前额梳成分缝形式, 帽子戴在分缝上让它看得见。”和门多萨所述不同。(中译者注)

⑩ 以上谈妇女服饰, 除了说像西班牙样式及梳理头发像热那亚(Genouay = Genova)妇女外, 基本上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⑪ 最早记录中国妇女缠脚的欧人是 13 世纪的意大利游历家鄂多立克。拉达和达·克路士均提到中国妇女把脚缠小, 但没有说法律规定。达·克路士称“这个作法是有教养人家的习惯, 贱民则并不如此”。(中译者注)

⑫ 中国女人的保守和封闭, 给欧人留下深刻印象。以上所记主要仍根据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⑬ Captaine Ribera。(中译者注)

⑭ 意思是:和运到欧洲的陶器(即瓷器)形式相同?(中译者注)

⑮ 这里说的陶器(即瓷器)的制作, 基本上是根据达·克路士。克路士说, 未到过中国的葡人, 不知瓷器的制作法和使用的材料, 有的说用蚝壳, 有的说用腐坏很久的粪便, 因此他根据目睹者的记述加以介绍。尽管达·克路士和门多萨已介绍了瓷器的制法, 欧人仍不能生产瓷器, 直到 1709 年欧洲才成功地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中译者注)

⑯ Duardo Banbosa 为 Barbosa 之误印。杜阿特·巴波萨(Duarte Barbosa, 即 Barbessa), 里斯本人, 用葡文写了一份他旅行南亚的报告; 但根据安东尼奥(Antonio), 这份报告只以意大利文译本的形式出现。拉木学(Ramusio), 第一卷, 第 288 页, 收录了他行纪的一个节本。后来巴波萨随麦哲伦作环游世界航行, 并且 1521 年在色布(Zebu)岛分享那位大航海家的悲惨命运。(原注)

按, 杜阿特·巴波萨的行纪英译本已由哈特鲁克学会刊印, 色布即中文史料中的宿务。(中译者注)

⑰ Saxii, 这里只能指江西, 尽管 Saxii 也可读作山西、陕西等等。(中译者注)



⑮ 以上系据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⑯ 以上系据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⑰ 这句话系据拉达。他说他们只在 Chincheo 县城及其属区看见过一种货币,那是一种盖戳的铜钱,中间穿一孔,312 和 320 个这种钱,抵四个里亚尔。至于 Chincheo 指甚么地方,说法有分歧,博克舍曾予以讨论(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附录一, Chincheo ),其中他指出,拉达一行人到达的 Chincheo 应为泉州。(中译者注)

## 第二卷

### 第一章 他们礼拜的神的数目，及在他们那里发现的反映我们基督教秘旨的证据和绘画

在北京和大南京两省，如我们所指出，即是该国国王常驻之地，因为它们与鞑靼接境，他们跟鞑靼不断在进行战争；而且在那两省的高官大员也比其他地方要多。

中国人说在他们的偶像中，有一尊奇特神异的偶像，很受他们崇敬，他们把它画成一个身子三颗头，相互不断望着。并且他们说这意思是，三个头都有一颗良心和本质，凡使一个头高兴的，也使其他头高兴，反之，凡冒犯和触怒一个头，也冒犯和触怒另两个头。用基督教义去解释，这可以理解为圣三位一体的神秘，那是我们基督徒礼拜的，而且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件事，连带别的事，看来多少符合我们圣洁、神圣和基督的宗教，因此我们可以确实认为使徒圣多默<sup>①</sup>在这个国家布道<sup>②</sup>，据他生时的日课所记，他曾接受圣灵，在巴特(Parthes)<sup>③</sup>、米底(Medes)<sup>④</sup>、波斯(Persars)<sup>⑤</sup>和婆罗门(Brachmanes)<sup>⑥</sup>及其他民族宣讲圣福音，然后他来到印度，在卡拉米纳(Calamina)<sup>⑦</sup>城为他宣讲的教义和圣福音而殉难。

经过证实，当这位光荣的使徒到印度去时，他旅经中国，

看来他在那里宣传圣福音和圣三位一体的秘旨,上述形式的绘画就保存到今天,尽管那些人在他们的罪过和偶像崇拜中极端愚盲,并不充分懂得那幅三头图像表示或意味甚么。上述之可信,或者至少可这样看,是因为它是诸亚美尼亚人的著作,该著作在他们之间负有盛名,具有权威性;据称,这位光荣的使徒在到他殉教的印度去时,途经这个中国,在那里宣传福音。尽管收效甚微,因为该百姓缺乏秩序,忙于战争,故此这位使徒就赴印度,把几个受洗和归化的弟子留在中国(尽管很少),好在上帝喜欢的时候,他们可以有把学到的东西坚持下去。

(据说)他们还在有一幅按 12 使徒的形象和标记绘成的画,这有助于证实上面所说的;但如你向中国人问道他们是谁,回答说他们是有德行的人和大哲学家,所以他们成了天上的神仙。他们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的图像,她手臂抱着个婴儿,他们说她生了孩子,但仍是处女,而且她是一个强大国王的女儿;他们很崇敬她,向她祈祷。此外,他们不能谈这个奥妙,只说她过着圣洁的生活,而从没有犯过错<sup>⑧</sup>。

圣多明我会葡萄牙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曾到过广州城,在那里记录了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而且很仔细,我在本史书中引用了他记的很多事<sup>⑨</sup>。他说他到过一条大河中的一个 小岛,那里有一座像是该国教士庙宇的房屋,在里面他看见一些很古老的稀奇事物,其中他看见一间教堂,好像礼拜堂或祈祷处,建筑得很好,装饰奇异,有些阶级可登上它,四周围以涂金的栏干,封闭起来。他往铺着华丽布单的祭坛上看,发现其中有一尊极完美的妇女像,有一个孩子把手臂抱着她的脖

子<sup>④</sup>，前面点着一盏灯。他对这幅景像感到惊异，要求解释其意思，但没有人能比上面谈到的更解说清楚。根据所说的这点，容易相信使徒圣多默曾在这个国家布道。因此可见那些百姓把这种风俗保持了许多年，并且还要保持下去，这是他们对真实上帝有所认识的迹象。他们描画出上帝的形象。他们当中有很多谬误，毫无任何根据，要到他们通过信仰，了解真确上帝的时候，才会发现和觉察这些，这将在以下篇章中看到，那里我们将谈这些事。

## 注释

① 圣多默(Saint Thomas, 葡人写作 São Tomé) 曾到中国传教的故事, 在 16 世纪广为流传, 达·克路士有较详的描述。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这个故事又被重复。中文方面的介绍, 可参看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122 页。但此说仅为传说, 并无真实性可言, 已为一些作家否定。(中译者注)

② 这里和以下有关佛教仪式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惊人相似的情节, 已有后来的旅行家和居留的传教士所证实, 但从历史上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前者的这些特征系来源于后者。(原注)

③ Parthes, 或即 Parthyaea, 古波斯语安息国名。(中译者注)

④ Medes, 或即 Media, 伊朗西北古王国。(中译者注)

⑤ Persars, 似即波斯。(中译者注)

⑥ Brachmanes, 按前面第一卷第一章谈中国邻居时把缅甸写作 Bragmanes, 与这里的写法相似, 但很难说这指的是缅甸。这里或为婆罗门之对音, 实指印度。(中译者注)

⑦ Calamina, 这个名字在本书第二部(下册)“新世界评述”第十八章中写作 Salamina, 并说它即是当地语言中的 Malipur。达·克路士把它写作 Moleapor, 圣多默殉教之地, 在印度东海岸, 其地又称做圣多默城。13 世纪马可波罗对

圣多默已有记述,也未提及他曾去中国布道。16世纪初欧人航海到印度,又重述该城有一座教堂,其中安放圣多默之身,由此显示了许多奇迹。(中译者注)

⑧ 指观音菩萨,也就是下章所介绍的 Quanina。(中译者注)

⑨ 这里提到的著作是1569年在恩渥拉(Evora)用黑体字刊行,4卷,题名为《中国志》(Trac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stenso as cousas da China, con suas particularidades, y assi do regno dorninz)。(原注)

英文本由博克舍收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并有附录中的“记忽鲁模斯”(Dormuz 或 Rormuz 之误)英译。(中译者注)

⑩ 这当然是观音,即民间的送子观音。但达·克路士误以为是圣母。(中译者注)

## 第二章 我续谈他们的宗教及他们崇拜的偶像

除上面谈到的之外,这些偶像崇拜者和盲目的人,虽然在公共福利的管理方面精明聪慧,在各种技艺方面灵敏机巧,他们仍然对很多别的事物极端盲愚和无知,以致使得他们不明白那确实重要的东西。但这不足奇,因为他们缺乏基督教真理的明光,没有它就会丧失敏锐的智力。他们当中一般认为“天”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万物创造者,因此他们用第一个横排的字或文字去表示它<sup>①</sup>,同时“天”有一个统治者治理天上所有的万物,他们把它叫做 Laocon Izautey<sup>②</sup>,用他们的语言理解是:伟大和有力的神的统治者,他们把这当作主神崇拜,仅次于太阳。他们说这个统治者不是生出来的,而是永生的,没有身子,只有神灵。同样他们说跟他一起还有另一个本质相同的神,叫做 Causay<sup>③</sup>,也是神灵,被授与管辖低一层天的权力,人的生死都他决定。这个 Causay 有三名归他指挥的下属,而

他们也被说成是同样的神灵,协助他治理事物。他们叫做天皇(Tauquam)、地皇(Teyquam)、人皇(Tzuiquam)<sup>④</sup>,各自有权一个管一个;他们说天皇管雨,把水施降给大地,地皇管产生人类的人性,管战争、土地耕种,及果木。人皇管海和一切航海的人。人们向他们献祭,祈求在他们管辖和治理范围内的事,因此向他们献奉粮食、甜品和祭坛上的帷幕和地毯。人们还同样许很多愿,在他们的偶像前演戏和喜剧,做得很自然。

除这之外,他们把具有超人的智力、勇力、勤奋,或过孤身刻苦生活的人当作圣人,或者是那些不伤害他人的人。而在他们的语言中称这些人为菩萨(Pausaos)<sup>⑤</sup>,相当于我们称作的圣人。

他们还向鬼献祭,并不是他们不知道它是邪恶的,或该诅咒的,而是让它不害他们,既不害他们的身子也不害财物。他们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神,数量多到单记它们的名字就要一大本书,非本书之简略所能包容。因此我将仅提他们最崇拜的主要的神(除我已提到的那些之外)。

其中最主要的他们叫做释迦(Sichia)<sup>⑥</sup>,来自西边的天竺国(Trautheyco)<sup>⑦</sup>,他是该国内这类有男有女神职人员的头一个创造者,而且总的说他过着没有婚配的生活,长久与世隔绝,所有追随这种信仰的人都剃光头发,人数很多,下面你将看到;他们紧紧奉行留给他们的教义。

下一个叫观音(Quanina)<sup>⑧</sup>,庄王(Tzonton)的女儿<sup>⑨</sup>;庄王有三女,两个已婚,第三个即观音,他也要她嫁人,但她绝不同意,说她已向天起誓要过圣洁生活,因此她的父亲国王十分生气,把她关进一处像寺院的地方,要她在那里搬运柴、水,进

行劳作并打扫那儿的一座果园。中国人讲了许多有关这个女孩的故事,简直可笑,如说猿猴下山来帮助她,神仙怎样把水送给她,天上的鸟儿用嘴清理她的果园,而且巨兽出山给她送柴。她的父亲发现这些,认为她是用妖术或某种魔法(这是很可能的)行事,就命令放火烧她住的房子,这时她看到因她之故房子要给焚毁,她想用别在她头发上的一根银针自戕。但这当儿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把火扑灭,于是她离开那里,藏到山里,修炼苦行,过着圣洁生活。而她的父亲因对她犯下了大罪和恶行,遭到报应,变成麻疯病人,满身蛆虫,以致无医可治,因此他被迫去找他的女儿来治病(这是神灵显示他的);然后她父亲得到救治,求她宽恕,十分忏悔以前之所为,对她礼拜。她看到这个,拒绝她父亲的礼拜,而把一尊菩萨放在他面前,让他拜菩萨不拜她,然后她迳直返回山里,虔诚修行而死。他们把她当作一位大圣人,向她祷告,求她宽恕他们在天之罪,因为他们相信她在天上。

此外,他们有另一个叫做娘妈(Neoma)<sup>⑩</sup>的圣人,生在福建省(Ochiam)的Cuchi<sup>⑪</sup>城。他们说她是该城一位贵人之女,不愿结婚,而是离开她自己乡土,到兴化(Ingua)<sup>⑫</sup>对面的一个小岛上去<sup>⑬</sup>,过着贞节的生活,表现了很多虚伪的奇迹。他们把她尊为圣人的原因如下。中国皇帝的一名将官,叫做康波(Compo)<sup>⑭</sup>,被派去跟那儿不远的一位国王打仗。刚好他乘船来到莆田(Buym)<sup>⑮</sup>下锚,在准备离开时,他要起锚,但怎么都不能移动它;他十分惊异,往前望去,只见这位娘妈坐在锚上。于是这员将官向她走去,很卑顺地对她说,他是奉皇帝的命令去打仗,而假若她是仙,她会告诫他怎样做最好。她回答他说,

如果他要取得对他征伐的百姓的胜利,那他应把她带去。他按照她说的做了,把她带到那个国家,那里的居民是大巫师,把油扔到海上,使得船只像着火的样子。这个娘妈施展同样的法术,破了那些人的妖法巫术,终于,他们的魔法一无作用,更不能伤害中国人。该国的百姓发觉这点,他们便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那位将官认为这是奇迹,可他仍然求她(作一件好事),因为事情可能不是那样,为证实一下他的看法,他好向皇帝报告,他说道:“仙女,我手头这根枯枝,如果你能够把它变得青葱茂盛,我要把你当菩萨来拜。”就在当时她不仅把它变绿,还让它散发异香。那根树枝他插在他的船尾作为纪念,因为他一路顺风,他归功于她。所以直到今天,他们把她尊为圣人,在船尾带上她的像,入海航行者向她献祭。

上述的这些人被他们奉为大圣人,而这些之外他们还有无数的雕刻偶像,立在他们庙内的祭坛上,其数量是那样多(这是修士哲罗尼莫·马任当面告诉我的,他曾进入中国,而且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以致在很多其他事情中他在福州(Ucheo)<sup>⑥</sup>城的一座庙里数到一百十二尊偶像。另外他们在大路和街道上,以及在城门前都有很多偶像,但他们不给予崇敬,这点你将在下一章中读到。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因缺乏基督正教的真理,他们是怎样屈从于邪说异端。

## 注释

① 意思不明,大概是指“天”字的汉字写法。(中译者注)

② Laocon Izautey。以下的情节明显地表明这不是儒教即中国的国教,而是指道士(Tao-see)的教派。格罗塞(Grosier)告诉我们说,“道教是由一个叫老



子(Lao-kium 即 Lao-Tse)的哲人创造,他生于基督纪元前 603 年”。见格罗塞《中国》,卷 ii,第 203 页。要把中国迷信传说中的名字都考证出来,这是不可能的。Pausaos(见下页)可能是菩萨(Poosak),一般用以称呼中国的偶像。所说来自西方 Trautheyco〔Thibet〕(西藏)的 Sichia〔见下页〕,可能为佛教弟子,格罗塞也述说道:“这个教派,在全中国比前一教派更有害,普及更广,原出自印度。”一卷 ii,第 215 页。这里叙述的不结婚不留发的教士,和今天佛教的和尚即教士的作法完全符合。(原注)

以上英文本注释对 Laocon Izautey 的解说,还需再加阐明。按门多萨在这里记中国的宗教,系采自拉达。拉达说中国人把天当作神,创造万物,天上最大的人物叫做 Yohen,或 Yohon Santey,像天一样永生,但比天低而且没有身子。显而易见,门多萨的 Laocon Izautey 为 Yohon Santey 之误,即玉皇上帝的对音,道家的神灵。参看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304 页注②。(中译者注)

③ Causay,这个名字同样为拉达著录的 Sancay 之误。拉达说:“这个人物(玉皇)有一个叫做 Sancay 的仆人,他是从天那里做成的,也没有身子。他们说他们掌管天底下的一切事物,包括生死。”博克舍考释说,“这个名字看来是上帝(Shang Ti)的另一误写”(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304 页注③)。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下面提到他手下有三皇,这位 Sancay 应先于后者而生,那么 Sancay 是 Pancay 之误,即盘古的对音,拉达在另一处拼写为 Pancou。不过按中国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本身是有身子的。这里,拉达和门多萨的记述是错乱的。(中译者注)

④ 分别写作 Tauquam, Teyquam, Tzuiquam。把这里的有关描述和拉达相应的段落相比较,是有意义的。拉达说:“他(Sancay)有三个仆人,奉他的命令管治这个世界, Tianquam 管水, Ciucquam 管海和航行者, Teyquam 管地上的人和果实。门多萨的描述,除较拉达的详细外,在三位神祇的排列和拼写上也有所不同。Tauquam = Tiauquan, 或即天皇的对音, Teyquam = Teyquan, 地皇, 余下 Tzuiquam = Cuicquam, 应为人皇, 门多萨常以 Tz 以代替拉达的 C。博克舍认为, Cuicuan 可能是水皇(Shui-kuan), 三皇中的第三皇(《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304 页注⑤)。但中国神话中的三皇,或为天、地、人,或为燧人、伏羲、神农等,未知其中有水皇。(中译者注)

⑤ Pausaos,拉达写作 Pousat。(中译者注)

⑥ Sichia,拉达写作 Siquiag。(中译者注)

⑦ Trautheyco。这看来指西藏(Thibet)(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的中国字与这个词相当);同时西藏是传来该教那些观点的地方。(原注)

按拉达说,佛教的创始人叫做释迦佛,他是外国人,据说来自 Tiantey;门多萨的 Trauthey 显为 Tiantey 的讹误,即天竺(印度)的对音。(中译者注)

⑧ Quantina,拉达写作 Quanyin。拉达仅简略地提到观音,而门多萨的故事要详尽许多。(中译者注)

⑨ 写作 Tzonton,拉达作 Toncon,博克舍说他是周朝庄王(Chuang wang)(696—81B. C.),观音是他的第三女(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305 页注④)。这个故事明显地因元代一本佛教文学《观音得道》而广泛流传,其中说观音下凡投胎为兴林国妙庄王的第三女妙善公主。门多萨所记的故事很有趣,比现存拉达的记录要完整。(中译者注)

⑩ Neoma,拉达写作 Nemoa,即妈祖、天后、天妃,航海女神,福建人又称之为娘妈,据说为五代时闽王统军兵马使林愿第六女,叫林默娘。门多萨著录她的神话传说,比拉达的要详细。(中译者注)

⑪ 据传说,林默娘出生地为福建莆田,因此,前一省名 Ochiam 当为福建,但后一 Cuchi 却难以说是莆田,此名或许有误。拉达说娘妈生在福建省兴化(Hinhua)附近的村子,叫做 Puhuy;博克舍考作莆田县(P'u-t'ien-hsien),对面即默娘升仙的湄州(拉达写作 Uichiu)岛(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305 页注⑥)。(中译者注)

⑫ Ingoa,当为兴化,但拼写法和拉达的 Hinhua 完全不同,下面的故事也不见于拉达现存的著述。(中译者注)

⑬ 即湄州岛。(中译者注)

⑭ Compo,此处“康波”仅译其音。(中译者注)

⑮ Buym,不详所指,或即拉达的 Puhuy,指莆田?(中译者注)

⑯ Ucheo,按哲罗尼莫·马任和拉达一起出使,到过福州,此处之 Ucheo 当为福州。(中译者注)

### 第三章 他们怎样不尊敬所拜的偶像

这些可怜的偶像教徒是那样不尊敬他们的偶像,以致有很大希望和信心:任何时候只要福音一进入该国,他们马上就会抛弃他们的迷信,特别是算卦,那是盛行于全国的事。这也是对那里的巨大帮助,因为一般说他们是有良知的人,倾听和服从道理(如上述多明我会修士所说)。他在广州一座庙里看到他们向偶像献祭,为礼敬上帝的热情所激动,便把一尊偶像抛到地上。当这些偶像教徒发现他胆大妄为,他们认为毫无理由,就凶暴地抓住他,决定把他杀死。这时他请求他们,在处死之前听听他要讲的话。在场的官长觉得他的请求是正当的,叫所有人退下,听他要讲甚么。于是他因上帝给予他勇气,表示说,他们应抬高自己,因为上帝我主和天地的创造者,已赐给他们良知,使他们相等于全世界最机智的民族,那他们不应把它用于邪恶,更不应屈从于礼拜石头木块。除了制作它们的工人叫它们怎样外,它们没有理智说话,而且更有理由叫偶像礼拜和崇敬人类,因为它们模样像人。人们听了这番话及其他这类有效的話,都安静下来,不仅赞同他的说法是对的,还向他表示感谢,致以歉意,说迄至当时从未有人让他们懂得那么多道理,知道他们献祭是邪恶,为表示感激(把偶像推倒地上,有的给打得粉碎),他们送他到他的寓所<sup>①</sup>。由此你可以那样容易地知道,靠全能上帝的帮助,他们可归化我们的天主教(用福音之光),打开妖魔用欺幻长期关闭的大门,尽管皇帝连同他的官吏大员,极力禁止不得该皇帝及其朝廷的允许引入新

异的东西,也不接纳外国人和新教义,违者死刑,严惩不贷。他们是十分容易受到教诲的百姓,也是易于背离他们的偶像崇拜、迷信和伪神的,如上所述他们对这些是不予礼敬的。他们接受和赞同改正他们的缺点,并且明白福音对他们权益的好处,衷心愿意接受福音。很多中国人在菲律宾岛马尼拉城受洗礼可证实这一点,他们离开乡土到马尼拉,以便享受他们认为的灵魂拯救。因此那些受洗的人成为很好的基督徒。

### 注释

① 即达·克路士的叙述,他的《中国志》已收入博克舍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这里谈到的故事见《中国志》第二十七章“中国人的礼拜和信仰”,但门多萨绘声绘色地予以重述,并非采录原文。(中译者注)

## 第四章 他们干重要事情前的算卦,及他们怎样祈求神灵

这个国家的百姓不止是迷信,他们还是大占卜者和算命者。他们把占卜术当作非常确实和必然的事,特别相信一种算卦,在各个时候都使用,如要出游、干任何大事,或娶媳嫁女、借债买地、生意买卖,乃至其他结果不明或疑虑的事。他们在干所有这些事时都要算卦,使用两根棍子,一面平,另一面是圆的,拿一根细线系住,扔在他们的偶像面前。但在掷卦之前,他们隆重祈祷,说些亲热动听的话,希望给他们好卦。因为他们要从卦上知道他们出门的吉凶,或他们马上要做的事。他们还向偶像许愿,如果给他们好卦,那就献上食物、帷幕或其他

值钱的东西。这之后他们掷卦,如果掷出的是平的一面朝上,或者一根平面,另一根圆面,他们认为是凶兆。这时他们转向他们的偶像,用许多坏话去骂它,叫它做狗、坏蛋、恶棍,及其他这类的名字。在他们任性骂够之后,他们又开始讨好偶像,用甜言蜜语求它,请原谅过去的事,许给比以前更多的礼物,如果卦好的话。这时,他们像上次那样做,在偶像前掷卦,但如掷出的卦又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再口出脏话恶言;而如符合他们的意,就赞颂和许愿。可是当在紧要的事情上,他们的卦要是久久掷不好,他们就抓住偶像,扔到地上,拿脚踩它,或把它投进海里,或扔进火里,让火烧它一阵;有时他们鞭打偶像直到掷的卦满他们的意为止,那是圆面朝上,表示他们掷的卦是吉兆。这时如卦使他们满意,他们向偶像举行大祭,有颂扬的音乐歌唱,献上鹅、鸭和熟米饭。而如他们算卦的事情关系重大,他们便向偶像献上煮猪头,配以花草,这被认为是最大的事件,同时还献上一大壶酒。在献物当中,他们割掉鸡禽的嘴和爪,猪的鼻子,在上面放些米粒,洒些酒,用盘子盛着放到祭坛上,他们在那儿吃喝,当着偶像欢宴喜庆<sup>①</sup>。

他们使用的另一种占卦,是把许多小签放进一个壶里,每根签上写有一个字,他们把签在壶里一起摇晃后,叫个童子把手伸进去抽一只出来,看上面写的字,再查他们为此而保存的一本书,以那个字为首的一页,看看上面写些甚么。按照他们问卦的事去进行解释<sup>②</sup>。

在这个国家,当他们通常遇到困难时,就拜求鬼神,跟鬼神一般进行交谈(很像我们在需要时求上帝),请指点使他们如何得到解脱的道路和方法。如在公元1580年,当圣方济各

会修士伯多禄·德·奥法罗 (P'edro de Alfaro) 离开中国时,他们当着他的面所作的,这可见于他的记述。他们求神的方法有如下述:他们叫一个人面朝下躺在地上,这时另一个人开始对着一本书念唱,在场的部分人响应他,其余的人摇着小铃打着小鼓;不久后躺在地上那个人有了表情和动作,这是鬼神进入他体内的确实信号。于是他们向他提出他们要知道的事,这时鬼神附体的人作回答,但他说的话都是假话;尽管他保守着秘密,他仍然对他的回答作不同的说明,为此要么用话,要么总是用字去回答,后者是鬼神不愿用话回答的补救法。当要用字作答时,他们在地面铺上一张红布单或被子,把相当数量的米放上去,在被单上铺匀,叫一个不会写字的人,手执一根棍子站在那儿;在场的人这时像开始求神那样念唱和演奏。不一会儿鬼神就进入那个手拿棍子的人身让他在米上写字,他们再把棍子写出的字抄译出,连在一起后,他们得到他们询问的答案。然后其结果如上所述都是假的,有似人们跟撒谎师祖交谈,所以他们的答案也是虚假的和充满欺罔。如果有时他们对他们讲了真话,那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或意愿,而是以某个事实为掩饰去引诱他们坚持的谬误。他们就相信这些上千的谎言;因此他们求神,在全国它是那样流行,以致再没有比它更多或更闻名的了<sup>③</sup>。

## 注释

① 以上问卦法系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② 这种迷信作法由格罗塞作了同样的描述:“最普通的作法是在偶像前焚香,并且前额几次叩地。供这尊偶像的坛上,总有一个角状物,装满小平棒,上面

有各种难懂的字。每根小棒都含有一个回答。求签的人任意让从中掉出一根棒，由陪他的和尚解释其含义。当没有和尚在场时，他们就依赖贴在庙墙上的一张表，以解开谜一样的词义。这种求问的方式在中国十分普遍。”——格罗塞，卷 ii，第 235 页。（原注）

③ 以上对求签和扶乩的生动描述，均不见达·克路士和拉达的著述。拉达仅谈到求签，但方式和门多萨所述不尽相同。（中译者注）

## 第五章 他们对世界起源和人类诞生的传说

尽管一般说中国人很聪慧，有理智，他们却自我尊崇地说世上其他所有的民族都是愚盲的，唯西班牙人除外。他们是仅在近时才认识西班牙人的<sup>①</sup>。他们之中既有自然哲学也有道德哲学，在他们那里这是公开讲授的，也有占星学。

但现在涉及到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创造，他们有很多谬论，本章中将披露一部分，采自他们自己的典籍，特别是一本题名为世界起源的书<sup>②</sup>。

他们说太初时，天、地和水是混在一起的块团。天上住着个名叫太一(Tayn)<sup>③</sup>的，以他的大法力把天地相互分开，因此天上升成现在的状态，而地因浊重自然倾降，像现在这样。他们说这个太一创造了一个人，叫做盘古(Panzon)<sup>④</sup>，又创造了一个女人，叫 Pansona<sup>⑤</sup>。这个盘古，因太一赐给他力量，又创造了另一个人，叫做天皇(Tanhom)，有十三个兄弟。这个天皇是个有大法力的人，他给所有造物取名字，并且因太一的传授和教义得知万物的本性，用之于治疗疾病。这个天皇有长子，叫做地皇(Teyencom)，他有 12 个(兄弟)；他的头一个所出，叫做人皇(Tuhuncom)，有 9 个(兄弟)，其余的都有很

多<sup>⑥</sup>。他们认为这些的世系和子孙延续了 90 000 多年,所有人类到了他们的末代便终结了,因为那是最初从无到创造男女的太一的意思,为的是他们伤害他而进行报复;也为的是他把甚么都教导他们,而他们懂得的差不多跟他一般多,不愿承认甚么主宰,——这是他们在他把一切法力的秘密告知他们时,向他表示要承认的<sup>⑦</sup>。当时天倾堕,太一再把它扶起<sup>⑧</sup>,并在地上创造了另一个叫 Lotzitzam<sup>⑨</sup>的人,他有两支角,从角里散发异香,这种香味又产生男男女女。Lotzitzam 死后,留在世界上很多男女,由此产生今天世上所有的民族。Lotzitzam 头一个产生的叫 Alazan,活了 900 年;然后又创造了另一个叫 Atzion 的人<sup>⑩</sup>,他的母亲叫 Lutin,仅看见天上的一个狮头才怀了他。他生在山东省(Santon)的 Truchin,活了 800 年。这时世界上已布满了人,只以野草生果为食,接着一个叫有巢(Usao)的人诞生于世,他教导他们做很多事,如利用树作防御,免遭野兽的侵害,并且把兽杀死,用兽皮制衣。他之后是燧人(Huntzui),他发明了使用火,教他们怎样做,如何烧煮食物,如何交易,把东西卖给别人<sup>⑪</sup>。他们在遇到问题时结绳记事以便相互理解,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文字,或者提到它。然后,他们说有个叫 Hautzibon 的女人,生了个叫 Ocheutey<sup>⑫</sup>的儿子,他是很多事物的发明者,制定婚姻关系,吹奏很多各种乐器。他们称那是神迹把他自天遣降以造福大地,因为他的母亲在路上看见一个人的足印,在把她的足踏上去时,雷电马上包围了她,她因此怀孕,生下这个孩子<sup>⑬</sup>。这个 Ocheutey 有个叫神农(Ezoulom)<sup>⑭</sup>的儿子,他是医学、占星学,特别是有关法律和司法的发明者。他教他们耕种土地,发明犁和锄;关于这个



人他们讲了很多奇异的事,其中他们说他们尝了 700 种有毒的各类草药,没有受害,他活了四百岁。他的儿子叫 Vitey<sup>①</sup>,他们当中的第一个(王),他统一天下,并且传下了去,这将在我谈现在这个大国的帝王一章中述及。从他们谈到世界起源的这些及其他很多异闻趣说,可以明白,如果没有上帝的恩赐,和天主教的光辉,人类是什么也干不了的,确实,哪怕他们是所能想象到的最聪慧机智的人。

### 注释

① 此说夸大。按拉达在其《福建行纪》中提到他在福州会见总督,总督向他们打听有关他们国家的情况,对他们的回答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中国人是那样骄傲,以致他们认为在整个世界上数第一”,后来总督看到教士们携带的一些印刷物,才相信欧洲也有印刷术,态度有所改变,门多萨大概由此推论说中国人并不认为西班牙人愚盲。事实上,西班牙对拉达的遣使很重视,但中国方面则当作是蛮夷进贡,丝毫没有予以记载。(中译者注)

② 何书?拉达称他得到中国的编年史,其中讲了许多神话,并据此编写“大明国的古代及其中的演变”这一章,其中把神话和史实一并叙述。门多萨则将神话部分和历史部分分为两章叙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划分。门多萨这两章基本都取材拉达的报告,但内容更丰富,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错误和混乱。拉达得到的中国书,不像是《史记》、《通鉴》等类的大部头,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般著作和读物,乃至是儿童的启蒙读物,因为一般的帝王纪,都会从盘古开天辟地谈起。拉达和门多萨仅凭翻译来叙述中国的历史,错误自然难免,但他们在欧洲却是最早介绍中国历史的,其功劳应当肯定。(中译者注)

③ 太一(太乙, Tayn),即太极,拉达写作 Tayhu,在中国神话中是先天地而生的自然物,莫可名状,由太极演变出阴阳天地等。但太极生两仪,两仪未分,其气混沌如鸡子,盘古氏出,则天地之道,达阴阳之理,于是伏者为天,仰者为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里是说盘古开天辟地,而非太一。拉达和门多萨都不能理解这个太一,而是按《圣经》中创世纪的说法去看待中国的神话传说,故此把太一说

成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耶和华,尤其是门多萨,更把太一说成是住在天上。

(中译者注)

④ Panzon,即盘古(Pwan-koo),中国的亚当。(原注)

⑤ 按拉达的叙述,与门多萨不同:“他们说天、地和水自太初以来就结合在一起,一个叫太一的把天地分开来,随后又诞生了一个叫盘古(Pancou)的人,既不结婚又无子女……”门多萨的Pazon显即Pancou之误,但盘古系独身,非门多萨所说太一还创造了一个叫Pansona的女人。对门多萨所说有一男一女的合理解释是,受创世纪的影响,门多萨自行加进了一个Pansona,即Panzon的阴性(西班牙语以-a结尾一般表示阴性),以符合上帝创造一男一女的传说。至于中国吴楚间传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见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盘古氏夫妻”条),和门多萨说并无关系,属于偶合。(中译者注)

⑥ 以上记三皇,即天皇(Tanhom)、地皇(Teyencom)和人皇(Tuhuncom),较符合中国古史的传说。天皇有13头(一说12头)兄弟12人,合18000岁;地皇11头,兄弟11人,亦合18000岁;人皇9头,兄弟9人,合45600岁。但中国神话中的三皇,似无父子之类的衍生关系,非如门多萨此处所说。参看拉达的叙述就明白这一点:“……天皇(Tionho)及其13个兄弟,占据了18000多年天地,然后是地皇(Teyoncom)有11个兄弟,生存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再就是人皇(Sinhon),有9个兄弟,他们也活了很久。”(中译者注)

⑦ 此处意思是说太一在90000年后绝灭了人类。明显地门多萨对他的史源有所篡改,因为拉达仅说到:“从天地分开时起,迄至出现今天人类的部族,一共过了90000多年,同时所有这些人被他们尊为圣人”,没有提人类的终结。大概也是依照《圣经》故事,人类有了知识,反抗上帝,并且作恶,所以上帝施降洪水以绝灭人类。但奇怪的是,无论拉达还是门多萨,都丝毫没有提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他们的译员太糟,连这样有名的故事都没有译出来。(中译者注)

⑧ 这里暗示女娲补天。(中译者注)

⑨ 以上Lotitzam的写法,不见于拉达。拉达相应的一段文字是:“继这些之后,一个叫Ochisalan的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天上降到山东(Santon)省,他们受天的养育,从这两人传下来世上所有的人类。”博克舍(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79页注②)解释说:“洛阿卡(《实录》)补充道,他写作的‘Otzimtzalam’,有

两支角。这像是指伏羲(Fu-hsi)的神话传说,但我不能解释山东怎么进到其中。”显然,门多萨的 Lotzitzam 及其有两角的传说,系采自洛阿卡。从对音说, Otzi-mtzalam 可当 Ochisalam,亦有可能是伏羲。按中国古代的传说,最初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由他们交配传下来人类。伏羲降生之地在陈州,今河南睢阳,并不在山东,但另有传说称山东曲阜一带的几支部族,残留到春秋时代的几个夷人小国,却把伏羲奉为他们的祖先。拉达的说法可能由此误解而来。另外,中国神话中的伏羲是蛇身人首,未闻生有两角,而神农倒是人身牛首,可能有两角。洛阿卡和门多萨的记录在这里有错乱。(中译者注)

⑩ 以上提及的两位人物, Alazan 和 Atzion, 均不见于拉达。按门多萨往下的叙述,提到有巢氏和燧人氏,这些是远古中的人物,在他们之后才有帝王圣人,因此可断定,门多萨把 Alazan 和 Atzion 误植于有巢氏等之前。这两人究竟是谁,难以确实考证。中国神话人物,除三皇外,没有一个能活到 900 年的,太昊伏羲、炎帝神农,最多也就一百多年,最长寿的彭祖,寿止 800。据此,门多萨的 Alazan,很可能根本不是人名,而是朝代名,误被门多萨当作神人去描写。但朝代一般也到不了 900 年,所以, Alazan 可能是夏商的译音,实指夏商两代的统治,大约 900 到 1 000 年。后一名字, Atzion, 门多萨提供了些线索,说他母亲叫 Lutin, 因看见一颗狮头才怀了他,又是生在山东。中国不产狮子,古代也没有关于狮子的神话,可断定门多萨这里对他的史源有误解或篡改。但神话中的圣贤帝王,其出生多被神化,以示他们不同凡响。归纳起来,大约有三类情况,一类是他们的母亲因看见或梦见甚么神物才怀孕,一类是吞食甚么异果异物,另一类是足踩人迹或感受到甚么。门多萨说的情况属第一类。其中的故事,如少昊母女节,因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而生少昊,颛顼母女枢,因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生颛顼;神农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以上参看袁珂《中国神话传说典词》有关诸条)。以故事本身说,看见狮头和感神龙首,所述十分接近, Lutin 亦可为女登的译音,但 Atzion 很难是神农的对音,其所在地是姜水,在陕西,非如门多萨所述之山东 Truchin。而颛顼高阳氏的所在地是卫,今河南濮阳。唯一生在山东的就是少昊(皞)了。据《左传》定公四年纪,少皞之虚在山东曲阜,是否 Truchin 即曲阜之译音呢? Lutin 亦可为女节之对音。至于 Atzion, 疑为太昊名“摯”之音译或为“周”之音译。据传说,周人祖先后稷的系谱可追溯到少

昊,是否门多萨所说 Atzion 活了 800 年,也由周朝统治 800 多年而来?(中译者注)

⑪ 拉达仅提到神农和有巢,门多萨在这里补充了燧人,还补充了结绳记事。(中译者注)

⑫ 也叫做伏羲帝(Fuh-he-te)。(原注)

⑬ 以上谈 Ocheutey 的神奇出生,亦不为拉达所载录。门多萨再次向欧洲介绍了一个有趣的中国神话故事。但这个 Ocheutey 又是谁呢?踩着一个人的足印而怀孕,使人想起周朝祖先姜嫄履大人迹而怀后稷的故事,但没有电光的传说。另一个是伏羲之母华胥:“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见《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伏羲”条)伏羲是雷神之子,和雷电有关了。但感雷电而生子的,则是黄帝的母亲附宝:“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极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丘。”(同上书,“黄帝”条)门多萨著录 Ocheutey 的母名 Hautzibon,和附宝的对音也相近。看来 Ocheutey 又像是黄帝了。此外,门多萨说这个 Ocheutey 是很多事物的发明者,制定婚姻关系,吹奏各种乐器,那他更像是伏羲。总结说,门多萨的 Ocheutey 指伏羲,但又混杂了其他传说。(中译者注)

⑭ 也叫做神农(Shin-Nung)。(原注)

从尝草药说,可断定 Ezoulom 是神农,据说神农尝百草,一天就遇到 70 毒,这大概是门多萨说他尝了 700 种有毒草药的所本。(中译者注)

⑮ 如上述,这个 Vitey 应指黄帝。按拉达明确地把 Vitey 置于传说的人物中,不作为真实信史,而门多萨却把 Vitey 放到谈中国国王的一章中去叙述。(中译者注)

## 第六章 他们怎样确实相信灵魂不死,人将再生,并且按照在世时的行为将受惩或受奖,以及他们怎样为死者祈祷

如前所述,使徒圣多默在中国布道之事看来是真的,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東西,因他的教导已印刻在他们(中

国人)的心上,和真理有类似的地方,符合我们天主教的事。现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内叙述他们相信的灵魂不死,及按照肉体的所作所为在来世受奖或受惩,这是他们在世时尽量不作恶的原因,因为缺乏有关真正信仰的知识。

我深信靠上帝的力量,可以轻易地使他们得到有关福音的真实知识。他们认为并且确信其为真:灵魂最初来自上天,将永不死,因为天已赐给它永生的本性。当神注定它留在肉体内的时候,如果它遵守他们的法律,不行恶事,不欺骗邻人,那么它将升天,在天上快活地永生,并且变成仙人。而如果相反地,它为非作歹,将随恶鬼下阴间地狱,受到永无尽头的折磨。他们确实表明,将成仙的灵魂要在一处地方洗涤在体内沾染的罪恶,为尽快地洗涤,其父母和亲友的善行会有很大的助益。因此在全国盛行为死者念咒和祈祷<sup>①</sup>,为此在八月份专定有一个日子。他们不是在庙里,而是在家里献祭,其作法如下:规定的那一天,那些要陪同他们去献祭的人就为死者被召集起来,这些人类似我们这里叫做宗教人士的,每人都有他的同伴并且在街上走着,通报他们要在哪些天到哪些家去,那不能一下子都做的。于是当他们来到他们要做法事的家,他们进去,按照那家祭死者的方式准备每人作祈祷和奉献,据信靠他们的帮助死者的罪恶将被涤尽,这是妨碍他们成仙,也妨碍为他们安排在天上享福的。其中一个像是教士的人,随身携带一面小鼓,另一个携带二小块板,再一个带一个小铃。这时他们立一座祭坛,上面摆着死者生时尊为菩萨的偶像;然后向偶像上沉香、橡皮树脂香及其他香料;接着摆开五、六张桌子,盛满向死者和菩萨献祭的食物;紧接着随鼓声、小板声和铃声(据

听见的人说那是很适于舞蹈的),他们开始唱些为此目的而准备的歌;教士们随即走上祭坛,献上书写的祷词,随着那些乐器的演奏把它唱出来。然后,他们坐下并再开始像以前那样唱。他们祷告歌唱完毕,主持这场法事的人唱祈祷,唱完(用他手里一块作法事的小板)敲一下桌子,这时其他人按同样节拍响应,弯下他们的头,取出几张有画的纸和镀金的纸,在祭坛前烧掉。他们整夜都这样,晚上一般是他们献祭的时候,完事后,教士和在屋里的人吃桌上的食物,度过余夜直到天亮。他们认为这样做他们就使灵魂纯净,灵魂可去成仙。老百姓确实相信行为不端的灵魂,在入地狱前(按他们谬误的看法那不是在世界末日前),为惩罚其恶行,上天让它进入牛和别的动物体内;行为良好的则进入帝王君主体内,在那里受用和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些和类似的成千的怪论,说甚么灵魂从一处移往另一处,古代某些哲学家已断言这是愚蠢的和远离真理的。

### 注释

① 中国人为死者祈祷,但祈祷者为死者行的仪式,及上述的天(Tien)从无到创造人类的信条,不见于其他作者;因此如我们的作者是正确的,那可能是早期基督徒的遗迹。(原注)

以下所述为死者祈祷的仪式,均不见于达·克路士和拉达。从所述情况看,可能是道士或和尚为死者作法事。(中译者注)

## 第七章 他们的庙宇,及男女宗教人士的某些习惯,和他们的上司

在这个国家有很多宗教方面的事物,很像我们的宗教,这

使我们知道他们是具有大智的人民,特别在自然事物方面。由此应当确信,我们提到的圣徒真以他的布道给他们留下学习很多有关德行的机会。其中一件是,在他们的城镇和农村里有许多寺院,其中有很多男女,按照别的宗教寺院的方式,过着与世隔绝的修行生活。他们当中(据已知的)仅有四个教会<sup>①</sup>,每个都有一名总管,住在皇帝及其朝廷的驻地顺天即大明城。这些总管,他们的语言叫做僧纲(tricon)<sup>②</sup>,他们给各省派一名大主教,协助并访问各寺院,按照制度和生活规则去纠正所发现的错误。这名大主教给各寺院指派一名类似院长或监督的人,其余的人都要尊敬和服从他。这个总管是终身制,除非他们在他身上发现应剥夺他职务的过失。他们还没有像我们那样选举大主教,而是由皇帝和他的朝廷指定,始终是从有德行和声名的人选择,以致不乏声望。这名总管全身穿丝绸,用他职务所需的颜色,或黑色、黄色、白色、褐色,这是那四个教会使用的少数几种颜色。他外出只乘坐一装饰着象牙或金的小轿,由他住所的四人或六人抬着。寺院的人要跪着跟他谈话。他们当中也有寺院的印玺,用来处理有关他们宗教的事务。这些人有皇帝赐给的大笔捐助金以维持他们自己和仆役的生活。所有寺院都有总的捐助金,部分是皇帝颁赐,部分靠施舍,得自他们有屋舍的那些城镇,屋舍多而大。他们在街上求施舍,伴随两块小板及其他的乐器声念唱。当他们行乞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写有祷词的器物,据他们说那是为百姓的罪行而准备的,他们把得到的施舍放进上面说的器物内,借此他们认为(按他们愚盲的观念)可以把灵魂的罪恶洗涤净。他们一般都把头发剃光,而且他们按照本教的颜色,无变化地只

穿一件法衣。他们一起吃饭,但照我们修士的方式有他们的小室,他们的法衣即衣服通常是上述四种颜色的哗叽制成。他们有祈祷的念珠,像天主教徒使用的。他们帮人送葬以得到施舍。他们在白昼前两个小时起来祈祷,像我们的天主教徒的晨祷<sup>③</sup>,并且一直做到天亮。他们同声祈祷,极有秩序地和认真地念唱,祈祷时摇着铃。该国的铃在全世界上声音最美最动听,因为它差不多全用钢制。他们向天祈祷,把天当作是他们的神,并且向释迦(Sinquian)<sup>④</sup>祈祷,他们说他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创造者,而成了圣人。他们可以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离开他们的教派,把这通知他们的总管。

但当他们还在该教会的时候,他们不能结婚,也不能跟女人交往,违者要受到严惩。在某人要进入教会时,入教者的父亲或近亲就邀请寺院所有的人,给他们举行隆重的宴会;不过你必须知道,任何人的长子不得入教,而受到国法的禁止,因为长子要供养老年的父亲。当这些宗教人士有某人死去时,他们给他洗身、剃净,再埋葬他,都为他穿上丧服。男女宗教人士一旦因过受罚后,任何时候都不能返回和接受住室。他们得到一种标志以表明他们的过错,那是一块挂在脖子上的牌子,让所有人看得见。每早晚他们向偶像献上乳香、安息香、沉香(wood of aguila)<sup>⑤</sup>、花梨木(cayolaque)<sup>⑥</sup>——它香得出奇,及其他味道香甜芬芳的树脂<sup>⑦</sup>。当他们把造好的船投入水中时,这些宗教人士都披上华丽的丝袍,到船尾去献祭,那里有他们的祭坛,并在那里献上有各种图像的彩色纸,在偶像前把纸切成一片片的,伴有某件仪式和歌唱,摇着小铃,他们向魔鬼表示敬意。同时他们在船楼里绘上魔鬼像,好让它不危害船只;



这做完后,他们尽量吃喝到不能再吃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将足以使船只一帆风顺,那他们当作是必然无疑的,而若他们不按这套法子祝福船只,一切都将是另一个样子<sup>⑧</sup>。

## 注释

① 这里四个教会,不像是指中国的几个教派,如佛教、道教等。以下的叙述很含糊,大约都指佛教的和尚。除个别地方可追溯到拉达和达·克路士外,大部分的叙述尚不能找出其来源或出处。(中译者注)

② *tricon*,这个词可肯定采自拉达,拉达说朝中有一位官员,给每省任命一位大主教,叫做 *Toncon*,即僧纲,*tricon* 显为 *Toncon* 之错讹。(中译者注)

③ 这句话是英译者加入。(原注)

按拉达说他们在泉州一所寺庙停留过,那里的和尚经常天亮前两个小时起来念晨祷,和此处所说相接近。(中译者注)

④ *Sinquian*,显即拉达的 *Siquiag*,释迦佛。(中译者注)

⑤ *wood of aguila*,这就是著名的商用 *lignum aloes*(沉香)。已故的罗克斯布格博士(Dr. Roxburgh)在林奈学会上最近宣读的一篇论文中,有已故的科勒布鲁克先生(H. T. Colebrooks, Esq)的一些论述,其中有如下的考察:“葡文的 *pao de aguila* 肯定是阿拉伯语 *aghaluji* 或拉丁语 *agallochum* 的讹误;而由一个可笑的错误,从这个错讹产生出 *lignum aquilae* 之名,所以这种植物的种类现在得到它的植物名称, *aquilaria agallocho*。”罗克斯布(Roxb)(原注)

⑥ *cayolaque* 在斯提文(Steven)的西班牙语词典中也是这样拼写的。疑为 *cayolizan*,一种墨西哥灌木,发出像香料一样的香味。(原注)

⑦ 以上这句话,和达·克路士的记述相接近。达·克路士说:“他们一般把这些神叫做阿弥陀佛,奉献香、安息香、鹰木(*eaglewood*)及另一种他们叫做 *cayo*, *Laque* 的香木,还有其他香的东西。”按,葡语的 *aguila*,义为沉香,或者译音为伽罗木,即英语的 *Aloe*,但 *aguila* 和葡语的 *aguia*(鹰、鹫)很相似,而 *aguia* 又来自拉丁语的 *aquila*,也就是西班牙语的 *aguila*,意思都是鹰。因此,达·克路士的英译者迳直把 *Aguila* 译成了 *eaglewood*“鹰木”,而未得到解说,其实即沉香。另一个

Cayolaque, 如博克舍说即 cayolaque 之误写, 在马来亚一葡语词汇中是芬香的 rosewood(花梨木)。参看博克舍, 第 214 页。(中译者注)

⑧ 以上谈向出港的船献祭, 系采自达·克路士, 但叙述上有出入。例如, 达·克路士说:“入港的船, 他们马上在船尾找个地方作祭坛, 在那里放上他们的偶像”, 但“每当他们要放新船出海, 他们就把他们的教士召到船上, 穿着丝绸长拖袍去献祭”。显然, 门多萨是把为入港的船和为出海的船所举行的仪式混为一谈。(中译者注)

## 第八章 他们埋葬死者的方式, 及他们穿的丧服

在我看来, 在这里谈谈他们怎样在国内埋葬死者, 并不离开我们的题目, 它肯定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其方式如下。当有人死去时, 就在他升天的时刻, 他们把他从头到脚全身洗净, 再给他穿上他的最好的衣服, 用香料给薰香。给他穿戴后, 他们把他放在他的一把最好的椅子上, 这时他的父母、兄妹和子女到他跟前, 对他下跪, 向他告别, 个个都痛哭流涕, 放声哀嚎。继他们之后按顺序来的是他的所有亲友; 最后是他的奴仆(如果他有的话), 他们也如前一样做。做完后, 他们把他装进一口棺材即箱子, 那是用香木(该国有很多)制成。他们把棺材封严, 避免异味出来。然后他们把他放在一张有两条凳的桌上, 摆在一间陈设华丽、挂着所能得到最好料子的屋内, 用一幅白布盖住直到地上, 布上绘有已死的男女, 尽量画得自然。但首先在安放尸体的屋里, 或在门口。他们设一张桌, 上面有烛, 摆满各种面包和水果。他们把他这样地摆了十五天, 这期间每晚都有他们的教士和宗教人士到来, 在那里作祈祷和献祭, 及举行其他仪式。他们随身带来很多有图画的纸, 在死者

尸体前烧掉，还有上千种迷信作法和巫术；他们把同样的纸挂在他面前的绳子上（这是他们用来作同一用途的），多次摇动绳子发出巨大的声响，他们说用这个法子可以使灵魂径直升天<sup>①</sup>。

十五天结束，在这期间桌上一直摆着食物和酒，供教士及来访的亲友享用。这些仪式作完，他们把盛尸体的棺材搬出运到地里，由他的所有亲友、教士和宗教人士手举着蜡烛护送。通常他们把死者葬在山上的墓里，那是死者生时为此目的用石头和石结构筑成的。葬完后他们立即在墓旁种上一棵松树，在那地方有很多松树，而他们从不砍伐，除非因气候树被推倒，倒后就让它躺到自己腐烂，为的是使树成为圣物。给他送葬的人，像一支队伍那样秩序井然，并且携带很多乐器，不停演奏到把死者埋进坟墓之时。有很多教士和音乐的那种葬礼，最为奢侈，他们为此习惯花费大笔财富。他们随乐器的声音向他们的偶像唱很多祷词，最后他们在坟上烧许多纸，上面绘有奴仆、马、金、银、丝绸和别的很多东西，据他们说这些是给死者到阴间去居所享有的<sup>②</sup>。在他们给他送葬期间，举行盛大的宴会和游乐，认为看见他们当时所作的情形，天上的神仙和菩萨也会对埋在那儿的死者灵魂同样做。他们的父母、家属，及奴仆在这整个时期都穿上丧服，十分粗陋，因为丧服是用很粗的羊毛制成，贴着皮肤穿，用绳系在腰上，头戴用同样材料做的帽子，有宽边像是帽子下垂到眼睛上<sup>③</sup>。他们给父母服孝，穿一年丧服，有的两年，如果孝子是（皇帝任命的）官员，他要退隐很多时间，离开他的官职<sup>④</sup>，他们把当官视为尊荣，很珍贵它；疏亲则只穿几个月的染色亚麻衣。他们的父母和朋友

也这样,尽管这些人只在送丧期间服它。

### 注释

① 以上一段的记述系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② 以上记埋葬死者,不见于达·克路士。达·克路士仅说把尸体在家摆设8天到15天后,再送往埋葬的地里。(中译者注)

③ 以上谈丧服,系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④ 以上记服丧的时间,和达·克路士的记述不同。达·克路士说:“他们给父母居丧三年,如果某人是老爷,那么当他得到丧讯时,他马上离开官职,回家居丧三年,丧期完毕他再赴朝求职。”(中译者注)

## 第九章 他们举行婚礼的仪式

这个国家的百姓适时地关心子女的教育,免得他们沉溺于恶习或淫行。这种关心使得这样一个大国比其他小国的罪行要少。人们的极度关心使他们让子女早婚,甚至在子女出生前就用形式和表示给他们订婚,在公开场合以文字和婚约去实现。在全国——乃至在菲律宾群岛,习惯的作法是,丈夫要给他娶的妻子财礼;而在成婚时,新娘的父亲在自己家里举行隆重宴会,邀请他女婿的父母、亲友参加。下一天,新郎之父或近亲也宴请新娘的亲属。这些宴会结束,丈夫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财礼给他的妻子,她又把它给她的父母(如果她有父母的话)作为他们养育她的酬报。由此可知,在这个国家,也在它的邻国,谁的女儿最多谁就最富有。于是靠女儿给的财礼,他们可以很好维持所需的生活。当他们死去时,他们把钱财交给那个送它的女儿,留给他们的子女,否则他们任意花掉。一个人

可以尽其所能供养,娶很多妻子,但不能娶他姐妹或兄弟的女儿,如果有人在这两层内通婚,那要受到极严厉的惩处。诸妻中长妻是合法的妻子,其余的仅被当作是情妇或妾。已婚男人和他的长妻在一处生活,其余的他则处之于侧室;若他是个商人,那他把妾分置在他有生意的村镇,和长妻相较她们像是他的仆人<sup>①</sup>。当父亲去世时,长妻所生的长子继承他的大部分遗产,剩余的在其他子女中均分,不管是否为他长妻和别的妻妾所出。长妻没有儿子,其他妻子所生的长子继承大部分遗产;所以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死时无继承人,无论是由他长妻或其他妻子所生的。而如果发生妻子与人通奸的事(这类事很少发生,因为她们闭户不出,而且十分贞节,也因为干这种事对男人是极大的耻辱),那丈夫把他们捉住,就杀死他们<sup>②</sup>。但也有把奸夫淫妇送交官府,尽管通奸属实,除残酷地打他们的屁股外仍不再给处罚,这是该国的律法,当在专章中向你讲述。然后丈夫可以把他的通奸妻子卖作奴婢,把卖她的钱充作财礼。仍然,他们当中有人为利益掩饰事态,甚至寻找机会。但如这类事被侦知或发现,他们要受正当的惩处。他们说在接近鞑靼地的省份,以及在鞑靼本土,人们有一种奇特的婚姻方式,那就是:总督或长官限定时间让所有男女聚会,有的婚配,有的则入教<sup>③</sup>。时候到了,那些要结婚的人在该省指定的一座城里相聚,他们到那里时,去见由皇帝为此派定的十二名年老和主要的人,后者记下他们的姓名,男的女的,并记下他们的身份地位,及他们为娶妻财礼所拥有的财力。然后他们计算到场男女的人数,若发现男多于女,或者相反,女多于男,那他们就抽签,把多余的人登录以待来年,到时这些人将先婚配。接着六

位老人把男人分为三组，富人不分门第品貌为一组，中产另一组，穷人为第三组。当这六位老人忙着给男人分组时，另六位老人则把女人分为三组，即这样分法：最貌美的为一组，次些的为第二组，最差的第三组。划分完毕，按如下方式分配：最富的人被分给最美的，但他们要为她们交付官员所定的价钱，不那么富的人娶不那么美的，不给任何钱，最穷的则分给最丑的，还分给富人为美女所付的钱，按份子均分。倘若这是真的，那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事办完，他们在同一天成婚，并得到帮助（尽管或许不都满意）。婚礼后举行盛大宴会，地点在皇帝所指定的各城为此而准备的屋舍里，那里设有床铺及其他必需品，供新婚夫妇在婚期之所需。他们说婚期延续五十天，仪式完后，这些新婚夫妇返回自己的家。你须知道的是，这种婚俗只为平民百姓而定，不适用于贵人和士绅，他们不必遵守这个规定，而是按他们的意思结婚，各人去找匹配的人婚配，或者按皇帝下给总督和长官的诏令去办。中国皇帝成婚，是从全国挑三十名最美的人为嫔妃，他在宫里把她们养到他去世。但在他死后，丧礼结束，按照习惯，国家的继承人或继位人把这三十个女人用很多珠玉盛装打扮；然后在三座大殿中的一座（在第三卷的第二章将予以叙述），让她们站在陈设华丽的台上，或华贵的地板上，面孔遮起来，不让看出或认出她们，这样安排好，然后叫三十名国内的大贵人（由皇帝在遗嘱中留下姓名），他们按年龄或者按皇帝安排的顺序进入；每个都拉住一名妃子的手，看看能不能认出她，这样他们把蒙面的妃子带回到他们家，与她们成婚，终身供养她们。对于养她们的费用，皇帝在他的遗嘱里留下大笔款项，国家的继位者极慎重认真

地予以执行和实现<sup>④</sup>。

在古时,中国皇帝要为他的子女或亲人成婚,他就在宫里举行隆盛宴会,邀请朝廷的达官贵人参加,叫他们把儿女带来;他们按吩咐做,极力把他们的子女打扮得漂漂亮亮。宴会结束,年轻王子到年轻女子那里去,她们是按年龄排列,于是他按他自己的意愿,挑选他最喜爱的为妻<sup>⑤</sup>。但在眼下,这个风俗已经不行,因为王子和贵人跟他们的亲属为婚,不过不是第一层或第二层血亲,但他们多次不遵守第二层血缘关系。

### 注释

① 比较达·克路士的叙述:“男人一般只有一妻,那是他们根据条件或多或少用钱从她们父母那里买来的。然而有的人因有能力供养他娶许多妻子,但有一个是与他一起的长妻,别的妻妾则被安置在各个住所里。如果他在不同的地区有生意,那他在各地都有一妻和应酬的房屋。”(中译者注)

② 按,达·克路士说“如果妻子和人通奸,那丈夫控告她和奸夫,两者都是死罪”,和门多萨的“杀死他们”不同。(中译者注)

③ 以下所说的奇异婚配法,不见于拉达和达·克路士的记载,也非中国的实情,纯属传闻。(中译者注)

④ 这段谈皇帝死后出嫁嫔妃,也是传闻。(中译者注)

⑤ 16世纪欧人对中国的宫廷和皇室有不少奇怪的传说,例如,多默·皮列士在《东方概述》中说中国国王不是由父子或父侄继承,而是由居住在汗八里城的整个国家的阁僚选举;贾梅士也重复了这个选举的说法。皮格菲塔根据一个回教徒的说法,甚至称中国皇帝只和他的姊妹结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达·克路士和门多萨没有记录这些,但比较说,门多萨仍录下一些不可信的传闻,而达·克路士的则较为可信。(中译者注)

## 第一〇章 在这个大国怎样没有穷人在街上或庙里行乞，及皇帝为无力工作者的供养所颁发的诏令

有关大政府的许多事，值得一谈的，已经和将要在本史书中叙述；但按我的意思，这丝毫没有包含在本章内，本章记的是皇帝及其朝廷颁发的诏令，禁止穷人在街道上，并在祭拜偶像的庙宇里行乞。为避免这类事，皇帝下令称，如果所谓的穷人在街上乞讨，将施以重刑严惩，而若市民和居民向行乞者施舍，将加重惩罚。他们须立即把行乞者交付给一名管穷人的官员，职掌是惩处违法的人，城镇的主管官之一，只管这种事。因为城镇大而多，充满了人，村落无数，不可避免地有很多生来残废的及有其他不幸的人，所以他并不清闲，而始终忙着命令照管穷人所需以免破坏法律。这位官员，第一天任职，就叫父母把所有天生肢体有残的孩子，或病残的，或有其他病害的，交给官员审视，他好按皇帝及其朝廷的命令和意思，供给所有必须的事物。这就是，有缺陷的男孩或女孩被领到他面前看过，如果还不影响从事某种职业，就给父母一个期限，教会官员给规定的那种工作。这样虽然有残疾，却不妨碍他们谋生；这照办无误，但如果伤残严重到不能学习或从事任何职业，这名管穷人的官员就命令其父亲在家里供养他一辈子，如果父亲有资财的话；如果父亲没有资财，或者没有父亲，那么另一个富有的近亲必须供养他；如果他没有这些，那么他的所有亲属都捐助一份，或者资助他们家里有的东西。但如没有亲属，



或者他们穷到不能捐助任何份子,那么皇帝就用自己的费用在医院里充分供养他。医院很气派,皇帝在全国每座城市都设有这样的医院。这些医院里还供养那些在战争中度过青春、无力自谋生路的老人和穷人;所以这个那个都得到所需的供应,而且认真周到。为了办好这件事,官员安排妥当,任命城镇的一名首脑为管理人,无他的许可,医院内的人不能走出界限,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得到这种许可。他们也不要求它,原因是,只要他们活着,就供给一切所需的东西,诸如衣物和粮食。此外,医院内的老人穷人养母鸡小鸡和猪,作为自己的保养利益,以此自娱。官员常访问他任命的管理人。同样,官员也受到来自宫廷,由皇帝和庙廷为此任命的另一人的访问;他要访问所有在他权限内各省的医院,如果发现有人没有秉公执法,就把他撤换,给予严惩。因此所有官员都极尽职责,生活廉正,摆在访问者眼前的是必定马上给予的奖掖,否则是严酷的惩处<sup>①</sup>。

这个国家的瞎子不算在需要靠亲属或皇帝供养的人内,因为他们被强制工作,如推磨(querne)<sup>②</sup>碾米麦,拉铁匠的风箱,或这类的劳动,而不需要视力。如果是盲女人,当她成年时,她就被送到妓院去。——在公众场合有很多这类的妓院,这将在专章中叙述<sup>③</sup>,有女人照看她,给她涂脂打扮。她们仅仅是因为年龄才离开妓院。在全国内采取这些法子,尽管它很大,人口无数,仍然没有穷人在街头死亡和行乞,这是奥古斯丁赤足修士及跟他们一起进入该国的人所眼见的。

## 注释

- 
- ① 以上系根据达·克路士的文字加以编写。(中译者注)
  - ② *querne*，“磨”。威克利夫(Wickliffe)译《圣经》，马太福音，*xxiv* 记道：两个女人推磨(*querne*)，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原注)
  - ③ 第三卷第二十章。(中译者注)

## 第三卷

### 第一章 这个国家有多少国王,及其名字

在第一卷第五章,我特别答应叙述这个国家有多少国王,及他们的名字。现在为实现这一点,我将从黄帝(Vitey)(他是第一位统一全国的国王)开始一直谈到今天统治的国王,补充上述一章所缺的,那里记有国王的数目,这个国家从开始以来延续了多少年,及继位的方式<sup>①</sup>。

这个黄帝是中国的第一位国王(如他们的史书所记,那里他们作了专述)。但在他们记诸王的事情中,他们说身高7丈,那在中国是常有的;每丈是三分之二西班牙瓦拉(Vare)<sup>②</sup>,按计算足有四瓦拉又三分之二高<sup>③</sup>;他肩宽6掌,功业彪炳一如他身材之魁伟。他有个叫做 Lincheon<sup>④</sup>的将官,不仅勇武而且足智多谋,靠他的勇力使现在拥有的整个国土都臣服于黄帝,使百姓都敬畏他。他们认为这个黄帝首先发明使用穿的衣服,染各种颜色,制造船只;他还发明锯木头的锯子;但他最主要的是一位大建筑师,屋舍的发明人,他修盖很多华丽的房屋,一直留到今天作为他名字的纪念。他也发明缫丝的轮子,全国至今仍在使用。他是第一个把金子、珍珠和宝石用作装饰的人,并且以金银和丝作服饰。他把全国百姓分配到城、镇和村,规定了行业,禁止每人不得他的特许或他国家官

员的许可,离开父业干别的行当。而如无重大的原因将不允许转业<sup>⑤</sup>。

他们把同一种行业安置在街上,直到今天全国仍然是按这种安排。因此如果你想知道某条街是甚么行业,只须看头一家店,尽管街道很长;因为十分肯定的是,店铺都是同一行业,没有混杂别的。在种种事情中他规定一件事极其重要,那就是,妇女不能偷懒,而必须工作,或在他丈夫的店里,或从事耕作或纺织。这在他们当中是一条总的法律,皇后本人也得遵守它。

他们说 he 是一位大占星家,并且在他的宫廷里种植一种草,当有人经过它旁边时,它就作出一种表示,由此可知是否有人企图危害国王<sup>⑥</sup>。他们谈到许多其他事,我予以省略,因为我不愿使读者感到厌烦,把这些偶像崇拜者的嗜好和幻想让你去作裁决;对有识之士说,每件事浅尝一下就够了。他有4个妻子,给他生了25个儿子,他统治了100年。在这位国王和修筑长城的国王(在第一卷第九章中已提到)之间有116位国王,都是黄帝的子孙。据他们史书所载,共统治了2 257年。我不在这里提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不愿罗嗦,尽管在他们的史书中都记有名字;但这里我将记录那些我认为必须提到的,延至今天统治者的名字。

这位伟大黄帝所传最后一个国王,叫做秦始皇(Tzintzon),他修筑了上述的雄伟长城。他发现鞑鞑王对他国土很多地方发起战争,受到很大骚扰,就下令修建长城。为进行这项工程,他从全国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工作,因此很多人在这冗长的劳作中死去,原因是他们远离自己的家园,气候又

与他们生长的地方完全不同。所有百姓对国王的憎恨日增,以致他们阴谋要他的命,终于在他统治了40年后真把他杀死,也杀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叫做(Aquizi)<sup>⑦</sup>。这个秦始皇及其子死后,他们立一个叫汉高祖(Anchosan)的人当他们的国王,他是一个有大智大勇的人,统治了12年,他的一子继他为王,叫做惠帝(Futey),统治了7年。这位国王死时尚年轻,他的妻子进行统治,也是他的系统,她难以置信地统治了该国达18年之久,因为她没有所出,她丈夫的另一妻所生的儿子就继承王位,统治了23年。他的一子叫做文帝(Cuntey)继承他,统治了16年又8个月。他的儿子叫景帝(Guntey),统治了54年。他的一子叫武帝(Guntey)继他统治了13年。他的儿子昭帝(Ochantey)继他统治了25年又3个月。他的儿子叫宣帝(Coantey)继他统治了13年又2个月。在他之后是成帝(Tzuntzey),26年又4个月;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哀帝(Anthrey),仅统治了6年。他的儿子平帝(Pintatey)继位并统治了5年。这个平帝死时没有结婚,因此他的一个兄弟继承他,名叫孺子婴(Tzintzuny),仅统治3年又7个月;他之后继位的是一个弟弟,叫王莽(Huy Hannon)<sup>⑧</sup>,统治了6年。他的儿子叫光武(Cubun)继他统治了32年。其子明帝(Bemthey)继他统治18年;接着是他的儿子章帝(Vnthey),统治13年。和帝(Othey)继他统治17年。其子叫殇帝(Yanthey)仅统治8个月,遗下一子叫安帝(Anthey),统治19年。他的长子叫少帝(Tautey),继其父后很快死去,只统治3个月。他的兄弟叫质帝(Chyley),统治1年。其子灵帝(Linthey)统治22年。他的儿子叫献帝(Yanthey),继他统治了31年。这个献帝(据史

书所说)是个懦弱的人,因此遭到他国内人民的憎恨,他的一个侄子,叫做刘备(Laupy)起来反抗他<sup>⑨</sup>;刘备得到两个同伴的协助,他们是朝廷的贵人,两兄弟而且十分英勇,一个叫关羽(Quathy),另一个叫张飞(Tzuntthey);这两人设法立刘备当国王。他的叔叔国王知道这件事,但因软弱无能,既不能又不敢挽救,这造成百姓的骚乱和普遍谣言。而特别有4个霸主同时联合起来,他们叫做孙权(Cincoan)、曹操(Sosoc)、袁绍(Guansian)和袁术(Guanser)。刘备以援助其叔为名跟这些人打仗,但不久后,战争持续下去,他跟孙权缔和,跟他的一女成亲<sup>⑩</sup>,并且在其丈人的帮助下立即攻打另三位霸主。

这时候这个大国分为三部分,开始你将知道的专制统治:主要的一部分在刘备之叔死后落入刘备之手,另一部分归曹操,另一部分归刘备的丈人孙权。国家暂时分裂到刘备之子后主(Cuthey)继位之时。然后出了一个霸主叫做晋武帝(Chimbutey)反对他,并且把他杀死,以其武力使国家如前一样归于一统,至此国家已分裂了41年。他的儿子叫惠帝(Fontey)继他统治17年。简略说这个王朝有15位国王,统治176年,其中最后一位叫做恭帝(Quioutey),有个宋(Tzobu)猛烈地把他推翻。宋传了8位国王,统治62年,又有高帝(Cotey)起兵把最后一位叫做顺帝(Sutey)的推翻,传了5位国王,统治24年,最后一位叫和帝(Otey),被梁(Dian)所杀。梁传了4位国王,统治56年,后被陈(Tym)推翻;陈传了5王,统治31年;最后一王被隋(Tzuyn)推翻。隋传3王,统治37年,又被唐(Tonco)推翻。唐及其后人治国有方,因此传了较长的时间。共是21位国王,统治294年;其最后一位叫高宗(Troncon)。

和他父亲的一个妻子叫做武壘(Bausa)的结婚,她当了尼姑,只为跟她成婚,他把她从寺院接出来;她用手腕把他杀死,独身治理国家 41 年。史书说她不老实,而且用非常手段迫害国家的精英和首脑;她不以此为满足,还跟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结婚,此人系供她的需求,因为她很淫邪。他们说在她成婚前,她要把她跟前夫生的儿子杀死,因为她想让她自己的一个侄子继她统治国家。这时国人觉察她的意图,厌恶她的恶行,找到一个逃亡的她前夫庶出之子,一致立他为王。他叫做中宗(Tantzou);他下令严酷处决他的后母,因为她犯有罪恶,同时也给国人作一个榜样,他们因她的错误统治,开始迷途。他传了 7 位国王,统治 130 年;最后一王叫昭宗(Conchan),被梁(Dian)推翻。梁仅传两王,统治 18 年。后唐(Outon)推翻其第二个和最后一个,传了 3 王,只统治了 15 年;又有后晋(Outzim)推翻其最后一王,这一支仅传两王,统治 9 年又 3 个月;最后一王被太祖(Tozo)<sup>①</sup>推翻,太祖及其子统治 4 年。有后周(Auchin)起兵反其子并在战斗中把他杀死,继他为王;他和他的另两个后人统治 10 年。有一个从第一位国王黄帝传下来的后人,起兵把其最后一王杀死,他叫做赵匡胤(Zaytzou)。这一支传了 17 王,和平安宁地统治了 320 年,最后一个叫帝曷(Tepyna)。有大鞑靼王叫做元(Vzon)的跟他打仗,率大军进入中国,占领全国,传了 9 位鞑靼王,统治 93 年,专制严厉地对待居民。最后一个叫至正(Tzintzoum),对中国人最残酷,因此全国团结起来,推选一王,叫做洪武(Gombu),一个有智勇的人,出身于古帝王世系,他以他的能力联合很多百姓,终于把鞑靼人都赶出中国,死了几千人,鞑靼人曾顽固地和暴虐

地用种种专制手段统治该国。洪武一支传了 12 王,直到今天统治的国王。前 11 王统治了 200 年,当今的国王叫万历(Boneg)<sup>⑫</sup>,因他的兄长坠马而死得以继位。他年纪(据说)是 21 岁,母亲尚存,迄今尚无关于他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作出专述,但他们说他是一位高尚的贵人,深受臣民爱戴,赞助正义。他跟他的表妹结婚,有一子。

他的另一支在鞑靼人被逐出中国以后夺得了鞑靼人的很多地方,那是在长城以外。愿上帝以其慈悯使他们归信他的圣律,并实现他们当中流传的一个预言,据此他们被告之,他们将被大眼睛和长胡须的人——一支来自远方的民族所征服和统治,他们将听命于该民族<sup>⑬</sup>,这意指基督徒。中国的国王是那样受到他臣民的尊敬,以致在他并不驻蹕的诸省。总督或长官所在的省城,有一块金牌,绘有当今统治的国王像,盖着华丽的金布幕,每天都有贵人、法官和官员等前去表示致敬,好像国王亲莅<sup>⑭</sup>。在他们庆祝的节日的头一天,即在每月的新月时,这面牌和像被展示,百姓都在这天前去向像致敬,犹如他在场那样礼敬。他们把国王叫做天王和天子。

## 注释

① 有关中国历史的这个概述并不都正确,但基本上符合杜·哈德(Du Halde)的记述。国王的名字奇怪地错拼,但其顺序,还有各自统治的年代,使得考证他们并不困难。Vitey 看来不像是通常称作中国王朝创建者的伏羲,而要么是他的伟大继承人黄帝,他有 25 子,要么是统治 100 年,始于公元前 2357 年的帝尧。Tzintzon 显即杜·哈德的始皇帝,他修筑了长城,统治期为公元前 237 年。他的儿子 Aguizi,杜·哈德称之为二世。我们著者所称的 Anchosan 明显就是汉朝的创始者,杜·哈德叫做汉高祖。以下统治年代很符合汉代几个皇帝的年代,但



名字都拼写不同。(原注)

② vare, 西班牙语, vare ——一码。(原注)

③ two terses, 三分之一。(原注)

④ Lincheon, 这员将官, 难以确定是谁。黄帝手下的大将, 一是力牧, 另一是应龙, 此处或指后者。(中译者注)

⑤ 以上记 Vitey 的功绩, 不见拉达的记述。但可能系据拉达的另一份原始手稿编写。最后提到把百姓分配到城镇, 且规定了各行业, 可能是门多萨据达·克路士对广州专业街的记载而加入。(中译者注)

⑥ 此说不知所据。(中译者注)

⑦ Aquizi。上面第一卷第九章写作 Aquitzi, 似为秦二世的对音, 他不是被杀的。以下记中国帝王的系谱, 年代及史实亦有不少错误, 拼写也颇混乱, 与拉达的记述不尽相同。我们不一一予以指明, 因为与中国史相对照, 其错误易于看出。(中译者注)

⑧ Huy Hannon, 王莽或新莽的对音。此处记他的系谱及和光武的关系, 明显有误。(中译者注)

⑨ 此处记刘备和献帝的关系, 亦有误。(中译者注)

⑩ 刘备不是孙权的女婿, 此处所记有误。(中译者注)

⑪ 按拉达把他的名字写作 Cotzo, 即后晋高祖石敬瑭, 门多萨写作 Tozo (太祖), 有误。(中译者注)

⑫ Boneg, 拉达写作 Bandic, 并说他大约十三岁, 统治了三年, 和门多萨说二十一岁有所不同。门多萨的记述较详, 也许是根据传闻予以补充。(中译者注)

⑬ 这个预言亦见于本书第二册附录一方济各修士奥法罗的行纪。(中译者注)

⑭ 以上的记述系据达·克路士, 但更早可追溯到伯来拉, 主要说是南京城内的金牌。(中译者注)

## 第二章 国王的宫廷, 他驻蹕的城市, 及全国 没有一人拥有财物的事

这位国王和他所有的先人, 过去和现在都住在大明即顺

天城中<sup>①</sup>。(据他们说)原因在于它接近鞑靼人,他们不断在跟鞑靼人打仗,那他们可以更好地应付所需,另外或许该地的气候水土比别的省更有益健康,也许馆宅有更多的游乐,如顺天一词所表明,那在他们语言中意思是天城。它大到从一门到另一门要走一整天,而且要有一匹好马,十分专心,否则要走岔道,到了外面占地更广的郊区。中国人在谈到这座大城及其中的巨大财富时没有分歧,因他们众口同声,可证实其为真。其中人口众多,有市民和朝臣,据说在紧急时可以召集 20 万人,一半是骑兵。城门内东侧是皇帝常住的宏伟皇宫,但他还有另两座,一座在城中心,另一座在西面。据他们证实说这第一座宫很大,有很多珍奇,要游览一遍至少要四天。首先它有 7 道大墙围绕,一墙和另一墙之间可容 10 000 士兵,每天守卫皇帝的宫室。这座宫内有 79 个殿,构造富丽奇特,有许多女人充作仆役侍从为皇帝服务。但这座宫内最显眼的是 4 座堂皇的大殿,皇帝在那里接见其他国家或地区去朝觐他的使臣,或者当他们召集朝议(那是很少有的)时接见他自己的人。偶而他不在自己的宫室,让他的百姓看见,而他们大多是从一扇玻璃窗看到他。这些大殿的头一座是用金属建筑,奇妙地饰有很多图像;第二座殿的天花板和地板全用昂贵的银,按石工方式筑成;第三座用纯金,构造奇特并且上釉。第四座的豪华大大超过前三座,因为该大国的财富和权力都体现在里面;所以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叫做皇帝的财宝殿;而且他们肯定说它值得使用这个名字——因为里面有世上任何国王所拥有的最大宝藏。尚有很多无价的珠宝,一把(他坐的)用象牙制成的漂亮的椅子,镶有价值连城的宝石和红玉,以致在夜晚黑暗时大殿

充满光亮,好像那里有很多火炬和灯光。墙上全镶有各种宝石,富丽值钱,制作奇妙。用一两句话说:它是全国所见到的最富丽最好的东西,因为其中有最好的物品<sup>②</sup>。

听说来自其他国家的使臣,按照他们国王和地区的状况,受尊敬的程度,在这四座殿中的一座受到接见。若来自小国国王,使者在第一殿受接见;如来自大些的国家,在第二座殿,以此类推。在这个大宫廷内,国王拥有人类所能指望的(有关这种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供他本人及他的皇后消遣游乐。因为他们从不(或者极偶然的)离开宫廷,这是该国国王习惯的作法,系继承从不外出的传统。他们说,国王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到外面去,原因是要保持国王身份的威仪,也避免遭受阴谋暗杀(这已多次发生)。故此你就看到这样的国王,只除了在宣誓和登基的日子外,整个统治时期都不离开他们的宫廷。而且不仅把自己关闭起来,还有一万人不断(如上述所说)昼夜保卫宫廷,在庭院、梯级、殿室及别的地方尚有另外的人。在这座大宫廷的门墙内有花园、果园、树木、丛林,其中有各种猎物和野禽,还有大池塘养满了鱼。总之,他们有各种在任何田园餐馆所能烹制的奇珍异物。在整个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像在土耳其那样)拥有臣属,也没有私人审判权,而他世袭的东西和动产,或者国王因他们有政绩所赏赐的,或其他某个方面的东西,随他之死而了结,再归还国王;除非国王把它赐给死者之子,作为世袭遗产而非尽义务,据说这是避免骚动和叛逆事件。如果有主子变得富有和拥有权力,那骚动和叛逆会增加,而并不是因贪心或别有意图。国王任命的官员,不管是总督、长官或将官,或其他任何官员,都给予大笔薪俸,足以维持他

们的工作,丰富到超过他们所需;因为这样做他们不致因需求去接受礼物或受贿。——这种事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能公正执法,而任何受贿的人(哪怕贿赂很少),都要受到严惩<sup>③</sup>。

### 注释

① 指北京。(中译者注)

② 以上记顺天城(北京城),大部分系采自传闻,因为类似的记载还见于皮格菲塔的《日记》:“他的宫殿有七座大墙环绕,每一座每天有一万人守卫,每十二时轮换。每层都有一道门,每门又有它的守卫。……宫廷有七十九座殿,始终用火炬照明,并且都是妇女执役。至少要一天才能绕行皇宫。其尽头有四座供官员和皇帝商议的殿。在第一座,自上到下的墙都用铜饰;第二座用银,第三座用金,第四座则用珍珠宝石。其中藏有所有进献给皇帝的金银财宝。”不难看出,除了门多萨所述的象牙宝座外,有关宫廷的记述基本相同。皮格菲塔自称他并未到过中国,有关的情况他是得自一个穆斯林。在利玛窦进入北京前,自称曾到过北京(Pequim)的葡萄牙人品脱,其中的记载可参看。(中译者注)

③ 以上记述大多已散见本书其他章节。(中译者注)

## 第三章 十五省向国王纳税的人数

了解到这个中国之大及其人口之多,那就容易相信官员们的税收簿上所登录的每省纳税的数目;而且据说那些免税和不纳税的人数还更多。闲荡汉和官吏、水陆的各类士兵(其数无穷)都不纳税。纳税的数字如下<sup>①</sup>:

北京省有两百七十万四千人向皇帝纳税。

山东省,三百七十万税户。

福建省, 两百四十七万税户。

云南省, 两百二十万四千税户。

陕西省, 三百三十八万。

四川省, 两百又五万。

大南京省, 那里是皇帝的驻地, 最大的一省, 六百零九万。

江西省, 两百三十万五千。

湖广省, 三百八十万。

梧州省<sup>②</sup>, 两百八十万四千。

河南省<sup>③</sup>, 一百二十万。

广东省<sup>④</sup>, 一百九十四万四千。

贵州省, 两百零三万四千。

浙江省, 两百二十四万四千。

山西省, 那是最小的一个省, 有一百六十七万二千税户。

由上述可知税户是很多的, 而本史书在多处谈中国之大时, 可证实它是全世界已知的最强大的国家。愿上帝以他的慈悯使他们归信主的律法, 使他们从恶魔的蒙蔽下解脱出来。

## 注释

① 按拉达所记, 大明是按户纳税的, 户内又按若干人, 因此拉达开列出纳税的户数及人数, 而门多萨只列出人数, 其数字和拉达的全然不合, 各省的顺序亦不相同。(中译者注)

② Ancheo, 显为 Aucheo 之误, 见第一部第一卷第七章注<sup>⑬</sup>。(中译者注)

③ Gonan, 应为 Honan。(中译者注)

④ Xanton, 或为 Canton 之误, (中译者注)

#### 第四章 据可信记载而得知的皇帝在十五个省 征收的赋税

尽管这个帝国又大又富,但我们所知,一般说无论是基督徒、摩尔人或异教徒,都没有人比他们向皇帝交纳更少的税。额外的个人劳役很多,我们可以说某些方面他们是奴隶而不是自由人,因为他们并不拥有一尺之地;而他们交纳有关的税,及他们备受官吏虐待之事,将造成很大机会使他们接受福音的诫律,极容易地让他们享受到福音的自由。

每个有家室的人,每年交的常税是两马斯(mase)<sup>①</sup>,相当于两个西班牙里亚尔币。这笔税很少,而闲汉(在全国占大部分)不纳税,官员和大臣、将官和士兵也不交税;因人口众多,国家很大,仅仅他们交付给皇帝及其朝廷的费用已是惊人的,尚有关税、常税、搬运费及别的税,且不计付给国家戍军和军士的费用,也不计用以修缮各城池和支付水师和陆军,长官和官员的钱,这不算在上数内。

交给皇帝的赋税通常如下述,系慎重地采自他国库的典册。而中国人说那比他们现在交的税要少得多,因为那是古时赋税少时的数字。赋税如下<sup>②</sup>:

纯金,从十七到二十二克拉(Kilates)<sup>③</sup>,他们交给他四百二十五万六千九百塔额(Taes)<sup>④</sup>,每个值十个里亚尔和二十四个马拉瓦迪(marauadies)西班牙钱。

纯银,三百十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塔额。

珍珠,在这个国家有很多(尽管不太圆),通常交纳给他的

值两百六十三万塔额。

各种宝石,采自矿藏的,一百四十七万塔额。

麝香和琥珀,一百零三万五千塔额。

陶器盘碟和器皿,八万塔额。此外,皇帝还把大量土地分给他的臣属,所以他们把收获的部分庄稼交给他,或者交纳在同一土地上养育的畜牲。

交纳的数量有如下述。净米(这是全国和邻近各国普通的粮食),他们交给他六千零十七万一千八百三十二哈涅格(hanegges)。

大麦,二千九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八十二哈涅格。

类似西班牙产的小麦,三千三百十二万又二百哈涅格。

盐,二千五百三十四万又四百哈涅格,那是在他自己的盐井里生产的,而且赋税很大。

叫做 Mayz 的麦子,二千又二十五万哈涅格。

粟(millio)<sup>⑤</sup>,二千四百万哈涅格。

稗(Panizo)<sup>⑥</sup>,四千又二十万哈涅格。

其他不同的谷种,四千万又二千哈涅格。

他们按匹交税丝绸,每匹长十四瓦拉,计二十万五千五百九十四匹。

成捆的生丝,五十四万磅。棉花,三十万磅。

各种颜色的斗篷,八十万又四百件。用生丝制成的 Chimantas<sup>⑦</sup>,每件重十二磅,计三十万六百八十件。用棉制成的四十瓦拉长的斗篷,六十万八千八百七十件。棉 Chimantas,三十万四千六百四十八。上述的东西都是供宫廷巨大的消费。到菲律宾来的中国人都这样说,报道中没有区别,这表明那是

真实的；他们同样从他的库藏接受东西，有好几百万，而且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庞大的赋税。

## 注释

① mase,更正确作“mace”“全中国通用的唯一货币是le(?)即现金。它实值可能约一个英国辨士的十二分之一。那些票面上的名字是分(fun)、钱(tsien),和两(leang),外国人称之为 Candareen, mace, 及 tael,彼此是十进制。”——穆列(Murry)的《中国》,第 iii 卷,第 93 页。(原注)

mace 一般值大约 8d(8 辨士,d=denarin=1 辨士),tael 值 6s. 10d. sterling(6 英磅 10 辨士)。(原注)

按,达·克路士已提及中国通行的货币是金银的重量,一个中国的两是 tael,一 tael 是六 mace,最小的是 Conderin,可当十分之一 mace,而一个 conderin 值十个铜钱。博克舍解释称,tael 一词来源于马来语 tahlil,而一 mace 相当于十分之一中国的银 tael。conderin 来源于马来语 kandūri,约百分之一的 Tael。(中译者注)

② 以下记纳税项目,较拉达开列的要多。其中相同的有以下几项:净米、大麦,十四瓦拉的绸缎——拉达开列的数字为 205,598,仅尾数与门多萨的略有不同。(中译者注)

③ Kilates,西班牙语 Quilates — carats(克拉)。(原注)

④ 更正确拼作“tael”。(原注)

⑤ millio,西班牙语 Millo 或 mijo — millet(玉米)。(原注)

⑥ Panizo,西班牙语 Panizo — panic — grass(稗)。(原注)

⑦ 这个词在原文中拼写相同。或即毯,来自葡语 Chim — Chinese 和 mantas — blankets(毯,被)。(原注)

意即中国毯被。(中译者注)

## 第五章 十五省的军士,步卒和骑兵,及他们守卫国土的重职

看看这位大国王如何认真努力地公正执法,那就知道他



同样地(或者更有过之)关心到防止由邻近侯王或其他任何人挑起的战争。而特别是跟他们不断打了多年的鞑靼人。(尽管在今天)鞑靼人很怕他,以至认为最好跟他交朋友,向他称臣。虽然在现时,而且长时以来,他没有遇到任何突然发生的战事,他仍然有很多大敌要防备,或者抵御他们,如你将在下述中得知。除了每省有他的军事首脑和参谋、将官,及其他普通士兵保卫百姓,并且规定他们陆海的营地和舰队,以应付各种情况所需;同样他还在每座城市派有特别守卫的将官和士兵,让他们日夜巡防,好像敌人就在门前。他们使用和保持的这种军事体系,还没有已知的国家能与之匹敌。尽管,一般说(据一些到过那里并见到他们的西班牙军人所述)别的国家在勇敢、士气和斗志方面超过他们。

他们在所有城门布置守卫,禁止任何人进出,除非持有该城镇长官发给的文字许可证。城门按每天派往的将官命令和证明开闭,写在白色板上,有他们的头衔在上面。这些城门是全市的堡垒,安置有他们全部的炮;靠近城门一般是他们构筑的房屋。在晚上,当他们关闭城门的时候,他们在门缝上贴上封条,然后在封条上加盖该城长官或法官戴在指上的印,这是由他亲自作的,或者由他极其信任的人作。而他们在早晨不能把门打开,除非到查清从夜晚加上封条以来没有被移动。因此若有人要一大清早出外旅行,那他必须在头晚城门关闭前出城,而且留在郊区,因为不可能等到城门开启才出城;那要到通常太阳升起时<sup>①</sup>。

他们不用城堡或炮台,而使用巨大的防御工事和炮堤,不断防守,而且像我们一样改换驻地。军官带领大队士兵在全城

和防御工事巡逻；将官通常是本省人，乡土之情使他们誓死保卫它，所以他们被委以职责。为了使城市保持安宁，禁止任何人佩戴防御性或进攻性的武器，只有领皇上饷银的军士除外，但也不许他们在家里收藏武器，或在作海陆旅行时使用。此外，皇帝在大明和顺天城（那是他的驻地），及邻近的城市，派驻有大量的骑兵和步卒，一直准备随他到任何地方去，在必要时保护他的安全。

这个国家的兵士有两类。一类是他们驻守城市的土著，用他们的语言说叫做“军”（Cum）<sup>②</sup>，在当地是子承父业，若缺乏子嗣，皇帝提供一人代替死者的位置。他们每人的名字都写在自己的门柱上，及写在指定给他去防守的地方（当敌人进攻该城镇时）。另一类士兵是外地人，服役若干年或月。这些人一般都自行驻守、集合，有将官管辖，用他们的话说叫做“兵”（Pon）<sup>③</sup>。这些兵奉调从一地到另一地。一名将官和一面旌旗统辖一千人，小些的将官及其旌旗统率一百人，要服从前者。因此若要知道一座大营盘的兵员数，点点千人的旗子就行了，那是容易知道的。这些将官或校尉，每人都在城墙上房屋，把名字写在上面，在那居住到战争结束。这些将官每月操练他们的兵士，排练阵式，有时快、有时慢，按鼓声的指示进退。他们在和平时期不断操练，一如在战时，也使用他们的武器，一般是火绳钩枪、矛子、盾牌、偃月刀（faunchers）<sup>④</sup>、钩刀（brushebilles）<sup>⑤</sup>、戟（holbard）<sup>⑥</sup>、剑和盔甲。骑兵打仗时带四把刀，挂在鞍首，同时挥舞两把，看去十分纯熟和勇武。这些骑兵习惯由很多随从及亲密的步兵战友陪同去打仗，都尽可能披挂整齐。这些步卒在战斗或军事行动中出奇地机智灵巧，而

尽管他们具有一定的勇力进攻和抗击敌人,他们仍然采用计谋策略,及火器和火具。因此他们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打仗,都使用很多装满旧铁的火弹<sup>⑦</sup>,和用火药制成的箭,用来杀伤和摧毁敌人。骑兵用弓箭、矛及(我上面提到的)两把刀去打仗,有的用火绳钩枪。他们不能很好地驾驭他们的马,因为他们只有一条铁片横在马嘴上充作笼头,而要停马,他们仅拉一根缰绳,在马前拍手发出一种声音。他们的马鞍很差,所以他们都是很坏的骑手。皇帝给海上也提供装备,有大舰队,将官和士兵极留意和警惕地巡视和防守国家的海岸。海陆士兵发给巨大的军饷,那些表现英勇的则大受尊敬,奖酬优厚。中国人抓到战俘,并不杀死,也不施加刑罚,而是把他送到离本土老远的地方去充军,皇帝也发给他军饷,像发给其他士兵一样。为了区别这些人,他们戴上红帽,但在其他服装方面跟中国人没有两样。因犯罪被判刑的人也送往边疆充军(这在他们那里是常事),他们也戴红冠帽;因此在判决时罚他们戴红帽子<sup>⑧</sup>。

## 注释

① 以上谈城门的防守,基本上采自达·克路士,但克路士仅据他在广州的见闻作出报道。在谈给城门加封条时,克路士也谈到城守要亲自给封条加印,不过没有门多萨所说印是戴在指上。(中译者注)

② Cum,拉达写作 Cun,按拉达所说这类军是土著,不得佩戴武器,只是被派去管理城池。(中译者注)

③ 中国的军士和百姓一般被区别为“兵”(Ping)和“民”(Ming),Pon 看来指“兵”即常规军士,而 Cum 指“民”即百姓,那仅是一种当地的军人。(原注)

原作的 Pon 可当“兵”的译音。拉达也提到有另一类来自外地的军士,但未提

名字。以下谈武器和作战情况，有的可追溯到拉达或达·克路士，但不尽相同。我们知道，与拉达一同出使福建的还有一名叫洛阿卡的军人，也写有一份报告，作为军人来说，其报告当在军事方面较详，但他的报告迄今仅存有手稿，未曾刊布。所以我们还不能加以利用和参考。（中译者注）

④ Faunchers, Falchions? (原注)

这个词原意不明，falchions 的意思是中世纪的刀剑。这里疑指中国式带杆的大刀。（中译者注）

⑤ brushebilles, billhooks? (钩刀)(原注)

按 bill 有钩状戟之意，brush 义为毛刷，其意或指中国式带缨的戟。此处姑从英文本注释。（中译者注）

⑥ 原写作 holbard, 或即 halberd, 指一般的戟。（中译者注）

⑦ bomes, 即 bombs (炸弹)。(原注)

⑧ 达·克路士在转录中国皇帝对总督等的判决中，提到罚几名违禁与葡人交易的中国商人戴红帽子，并予以放逐。（中译者注）

## 第六章 续谈十五省的军士，及每省马步兵的人数

前一章中你知道了这些中国人怎样在和平时候和战争期间都认真地防御他们的城市，以及他们在全国作的总准备。现在就让你知道每省本身各自的兵员数，由此可更好地认识它的伟大。他们在每省的首镇或省会都有一个军事机构，有一个头目和四个助理；他们都是从青年时经过战争锻炼，熟习武器甲兵的使用，因此由他们守卫所在的省份。

这些军官向其他将官提供军事必需品，派他们到他们认为有必须的城镇去。司库官奉命把所需物资立即送给他们，因之在完成任时没有缺匱。

1577年，修士马丁·德·拉达及其同伴进入中国时（没有战事，而是和平安宁）每省的兵员数如下<sup>①</sup>：

北京省，那是皇帝常驻之地，有二百十五万步卒，四十万骑兵。

山东省有十二万步卒，四万骑兵。

福建省有五万八千九百步卒，二万二千四百骑兵。

云南省有七万六千步卒，二万二千五百骑兵。

陕西<sup>②</sup>省有八万三千步卒，但只有很少或者没有骑兵；因为这个省及下面其他省都是山区，布满岩石。

湖广省有两万六千步卒，无骑兵，原因如上述。

四川省八万六千步卒，三万四千五百骑兵。

大南京省，与鞑靼接境，如（上述）中国皇帝跟鞑靼有战争，有二百八十万步卒，二十九万骑兵，在全国是最知名的精兵，因为他们从小练武，在过去有过多次数征战，跟邻近的鞑靼人常打仗。

广西省有五万步卒，两万零二百五十骑兵。

梧州省（修士们所去之处）<sup>③</sup>有八万六千步卒，四万八千骑兵。

河南省，四万四千步卒，一万四千五百骑兵。

广东省<sup>④</sup>有两万二千步卒，一万八千九百骑兵。

贵州省，有四万八千七百步卒，一万五千三百骑兵。

浙江省，三万四千步卒，及一万三千骑兵。

山西省，最小的一个省，有四万步卒，六千骑兵。

上述的士兵，每省（奉朝廷颁发的命令）都应作好准备，这是件容易办到的事；一个原因是皇帝大方地给他们军饷，另一

个是他们住在本土本乡,那里有他们自己的世袭财物和家产,留给他们的子孙。在战时,他们要开赴最需要之地。因此这些省(或者不如叫做王国,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显然有五百八十四万六千五百步卒,九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骑兵<sup>⑤</sup>。这些人,如果论英勇可以跟我们欧洲的民族相匹敌,他们足以征服全世界。但尽管他们人数多而且同样有智谋,他们的勇气和士气方面仍远远落后。他们的马匹多半是小的,不过极耐劳,而他们称,在国内有很多和优良的马。我在这里不谈用甚么努力(靠上帝之助)去征服和战胜这支民族,因为这不是谈它的地方;但我已对它作了应有的大量报道。再者,我的职业更是作为和平的媒介,而不是去招惹任何战争;而若我的愿望可以实现,那就是靠上帝的命令,那就是深入人心的利剑,我希望上帝去照顾它。

## 注释

① 以下开列的步骑兵数,及省份的顺序,和现存拉达的记录不同,可能另有所据。(中译者注)

② Cinsay,应即 Sinsay 之误,或即陕西。(中译者注)

③ 前已指出门多萨在此有误,这里把梧州和福建弄混了。(中译者注)

④ Xanton,应为 Canton。(中译者注)

⑤ 拉达开列的总数是四百一十七万八千五百步卒,七十八万骑兵。(中译者注)

## 第七章 记中国的一条法律：禁止人到本土外 去打仗或离开本土，也禁止外国人不得 得皇帝许可进入中国

尽管中国人的机警老练，及他们常表现出的智慧和精明，已在该国的许多事物上得到说明，本章中（按我的看法）仍然对此再作阐述。他们肯定看来超过希腊人、迦太基人及罗马人，即古史向我们揭示的那些人；还有后来的人；这些人为征服异邦，远离本乡，以致丧失了自己的老家。但中国人有预警（如谚语所说）*Felix quem faciunt aliena pericula cantum*<sup>①</sup>。他们从经验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们忙于新的征服时，他们的敌人鞑靼人和邻近其他侯王就骚扰和侵犯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再者，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一个最大最好的国土，既富足又肥沃，由此，以及由该国的产品丰富，很多异邦从他们那里获利，而他们又不需要别国的东西，因他们有足够供给生活的各种物品。考虑到这些，他们召集了一次大朝会，所有的大臣和官员及十五省的其他首脑人物都参加了；他们共同商议如何尽可能地补救这极不利的形势。然后他们仔细认真地斟酌这件事，听取每人各自的意见，得到一致同意，他们认为需要为安宁和利益，造福百姓，放弃他们在国外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国家。从此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因为由此造成已知的损失，收获莫测。一到商定后，他

们请求皇帝立即把派往邻近属国的人都召回来,使他相信,这样做他将仍然是一位大国王,更富有,更宁静和安全。于是皇帝看到他国家和臣属的请求和上奏,对这意见十分满意,要付诸实施。他马上将它公布,颁发重刑律,命令所有到异邦去的中国子民在限期内返回本乡土;同样命令在异邦的长官,以他的名义放弃并离开他拥有的领土和属地,除开那些自愿表示臣服,而他进贡和保持友好的之外,如迄至今日琉球(Lechios)及其他国家之所为<sup>②</sup>。这条法律当时制定,至今仍然遵守;其中首次指令,任何人如不得他的许可,不得对外进行战争和打仗,违者死刑。同一刑律也规定,如无特许,他的子民不得从海道到国外去。也规定,任何人在本国内从一省到另一省去作生意买卖,要保证在限期内返回,违者被剥夺公民资格。同样禁止任何外国人从海陆进入,除非有他的特许,或者所到达港口或地方的长官同意。给予这种许可极其慎重,要通报皇帝<sup>③</sup>。所有这些法律使得这个大国只在最近几年才为人所知晓和认识。上述一切看来是真的,因为明白地见于他们古代有关航海史书的记载,那里清楚写道,他们航行到印度群岛,征服了从中国到印度尽头的所有地方。他们很平静地占领那些地方直到他们出自好意制定放弃的法律,有如上述。因此在今天,菲律宾群岛和科罗曼德(Coromande)海岸,即纳辛迦(Norsinga)<sup>④</sup>国到孟加拉(Cengala)<sup>⑤</sup>海的海岸,仍留下有关他们的重要纪念;那里有一座城镇至今叫做中国人的土地,因为他们兴建了它。在卡里古特(Calicut)国留有类似的遗迹和纪念物,那儿有很多树木和果子,据当地人说,那是中国人管治该国时运往的。今天在马六甲、暹罗、占婆(Chapaa)<sup>⑥</sup>及其邻



近的别国,还有类似的遗迹。据信在日本岛上也有,因为至今有很多关于中国人的纪念物,当地人喜欢仿效中国人的样子,及我们知道的许多特殊事物,还有一些在中国实施的法律。但现在,港口的官员不执行禁止去国外的法令,接受商人送的一些礼物,秘密允许他们到邻近各岛去进行贸易,如去菲律宾,每年都有很多装满大宗财货的船只前往,多次又输进西班牙。他们也旅行到他们认为可以获利的其他地区和地方。不过要他们作出一年内返回的保证才给予这种许可。

获利的欲望使他们旅行到墨西哥,1585年有三名中国商人来到墨西哥,携有珍异的货物,没有停留便到了西班牙和更远的其他国家<sup>①</sup>。前面所述的官员和长官也(按上述手续)允许外国人进入他们的港口买卖,但首先盘问审查,小心不要请求除此目的外的任何许可。然后外国人取得限期的许可证,条件是不得企图游览中国的城市,或探刺机密。而这是写在一块白色的板上,安置在船首,当在某个港口下锚时,守卫和戍军可以看得见,那他们不会把船击沉,而且让它安全进入作买卖交易,交纳常税给皇帝。

在每个港口,长官派有一名书记或公证人,记下船只进入的日期和时刻,以便外国人或本地人按那些港口的旧规装卸货物,这法子一直遵守;因此他们安静地很快装卸,好像那里只有一条船,尽管你时常在一个港口看见两千艘大小船只。就这样葡萄牙人用买来的许可证从印度群岛到中国的一省广东及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如葡人自己所说,也如中国人所记述。

## 注释

① 意思是,不去外面冒险的人是幸福的。(中译者注)

② 明代施行海禁,在葡人和西班牙人的记述中都有提及,但门多萨在这里谈的朝臣开会决定,皇帝批准的事,则不见诸记载,疑为门多萨据有关材料或传闻加以编造。自汉使出使黄支国以来,历唐宋元明诸朝,中国船确实已远航印度洋,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已达东非,但除了商船外,由朝廷派出的船队,主要意图在于向海外宣扬国威,寻求上贡珍异,并非实地的征服,门多萨在此所述不符实情。(中译者注)

③ 以上谈的这些规定,大多是据达·克路士及本书附录几个行纪加以编写。(中译者注)

④ Narsinga,为 Narsinga 之误拼。(原注)

按,以上之 Coromande 应为 Coromandel 之误,印度东南海岸之称,Narsinga 系王朝名。在 1487 年,Vijayanagar 朝被 Narasinha 王推翻,后者统治到 1508 年。当葡人首次到达印度时,遂把这带地方称之为 Narsinga 国。(中译者注)

⑤ Cengala, Bengala(孟加拉)之误拼。(原注)

⑥ Chapaa,或即 Java(爪哇)。(原注)

按 Chapaa,应为中国史料中常称的占城,指越南中部。(中译者注)

⑦ 这是个有意义的报道。三名商人大概是最早经墨西哥赴欧洲的中国人,可惜没有留下姓名。(中译者注)

## 第八章 皇帝的朝廷,及皇帝如何得知每月在全国发生的事

皇帝在他驻蹕的大明城<sup>①</sup>,有 12 位阁员的朝廷,及一位首脑,从全国挑选出来的人,有多年治国的经验<sup>②</sup>。

作为一位阁员,那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职位;因为(如上所述)在整个这个国家,无论王公、大公、侯爵、伯爵,或领主都没有臣属,只有皇帝和太子才拥有。这些阁

员,及他们任命的各省长官,在他们担任同一职位期间一直受到尊崇,有如过去那些曾担任这些职位的人。

作为这个内阁的一员,仅通晓和熟悉该国的法律,道德和自然哲学,及怎样实施,这是不够的,还必须精通占星学和预言术。因为他们说,那将成为这最高内阁的一员的人,15省要由他治理,必须懂得上述所有的东西,好预言要发生的事,做好应变的一切准备。这12位阁员一般在皇宫内会商,为此准备了一座装饰华丽的大殿,内有13把椅子,6把是金的,6把是银的,这种那种都很值钱,制作精致,但第13把更华贵,因为它用金制成而且镶满昂贵的宝石,它放在它们的中间,一座华盖,即用金织品制成的高尚的篷之下。华盖绣有皇帝的武器,而且据说绣有一些蛇,用金线织成。当皇帝缺席时,那位首脑坐这把椅子,但若皇帝出席(他很少出席),那么首脑就坐在右手第一把和最上面的金椅上;他们是按照年龄在金椅和银椅上入座的,因此,若首脑死了,那么最年长的一个就接替他的位子,金椅一侧的第五位则升坐他的位子,同样第四位升坐第五位的;银椅一侧的也按此顺序上升,转到金椅上。首脑愿意这样安排,让每人都按顺序(若有人死了),不必皇帝批准。而如有椅子空着,那内阁有票选另一个,这是公正的选举,得票最多的入选;但这种选择主要看品德和才能。如果被选的人不在政府内,那就派人把他找来;但如果他就在本城,那他们带他去见皇帝,让他知道他们的选择,由他决定是接受或拒绝,后者从未发生过。然后皇帝按他们的习惯亲手让他隆重发誓说:他将依照国法公正执政,也将秉公选择总督和官员及其他职官,不得放纵于冶游纵欲,不自己受贿或别人送与他的礼

物；尚有许多这类情况和内容的事。特别是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参加和支持反皇帝的阴谋，而若他知道这种事，他要直接或间接地把所知道的立即通报皇帝或他的朝廷，始终以他的勤勉和努力去确保皇帝的安全和生命。

誓忠后，他们带他到大殿左侧的椅子那里，隆重地让他入座；随后几天，阁员及市民臣属为此在城内举行盛大节宴，这期间商人停止交易买卖，手艺人停止工作。

如果有事要跟皇帝谈话，那只有首脑才能跟他谈，而如果碰巧首脑生病，那在需要的任何时候坐在最上金椅的最年老可跟他谈话；但跟皇帝谈话要跪着，眼睛朝地，哪怕谈两个小时也不得动一动。他得到的薪金跟国内总督、长官、官员及将官的一样；他们跟首脑谈话也遵守同样的礼仪。

在朝廷内，每月他们都知道全国发生的值得上报的事，从无耽误；因为管治各省的人有命令叫把各省发生的诸如战争、政情、皇帝的赋税及其他事，都报告朝廷。此事很认真去做，尽管某个省离朝廷有五百里格远，驿骑仍不误所定的日子。最早到达的，要等到最后一个即最远的到达，然后在指定的日子共同上报。最远地区的为了跟近的同时同刻到达朝廷，每天都派遣驿骑，使一骑可以接上另一骑。他们和意大利、西班牙一样用号角催驿骑，但常有一串铃，更好听到，因此当驿卒听到角声或铃声，他们马上准备好马的笼头。同样，如果他们走的是水路（这是常有的），那舟子就备好船只<sup>③</sup>。

于是朝廷得到驿骑递送的情报，那个首脑即刻直接向皇帝报告，然后皇帝或（如有此需要的话）奉他之名的朝廷，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需要派遣法官，那当时就任命，极秘密

地火速出发,这个法官暗中进行调查,而且不在出事的城市。

因为有关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谈到,现我将以下述内容作结束:这位皇帝统治他的帝国和臣属,尽管大到有很多省和城镇,仍然没有一个总督、长官或法官能把任何人处死,除非首先得到皇帝和朝廷对死刑的批准。例外的是在实地战争时期,因为任何拖延将会产生危险;故此允许大将军或其将官把任何抗命或犯过失的兵士斩首或绞杀;这样做无需得到皇帝或朝廷的同意,只要皇帝的司库官,或战地将官批准即可。他们两者都是要员,但他们必须在审询中取得一致,否则不能执行死刑<sup>④</sup>。

## 注释

① Tabin,北京(Pekin)。(原注)

② 十二位阁员之说,最早见于马可波罗,尔后明成祖时《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提及朝廷有十二部阁员。以下记中国选择阁员,十三把金银椅及升迁方式,多半是得自回教徒,并非实情。(中译者注)

③ 这一段记中国皇帝每月得到全国的情报,系据达·克路士编写,而达·克路士又是依据伯来拉。但达·克路士仅提到驿骑使用号角,未提用铃。据拉达的记述:“递送急件的驿骑,除有一身特殊的制服外,在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沉重的鹰铃”,门多萨可能据此加以补充。(中译者注)

④ 以上一段是据拉达的记载编写。但拉达记述较简单,未提对犯过失士兵的处决。(中译者注)

## 第九章 皇帝派往每省的首脑和官员,及他们治理的方式

你已知道有两个省,北京和大南京,是由皇帝的最高内阁

和派往的大臣管治。余下的十三个省，各有一名总督或长官，老百姓叫做 Insuanto<sup>①</sup>；他一直居住在省城，一般说省的名字和省城名字相同。而尽管无论何种职位的皇家官员和法官总的叫做老爷(Loytia)，每一位仍然按他执行的职务，各有另一特殊的和专有的名字；我将告诉你有关这些及他们的专名，因为那跟我们的意义不同。代表皇帝驻每省的首要官员，总督，叫做军门(Comon)<sup>②</sup>。诸省政府的第二位官员，叫做 Insuanto，他比总督的权势少一点；再就是驻在各城的守令即长官，叫做都堂(Tutuan)<sup>③</sup>，都是这一等级，这类城市并非总督或首长所在之地。无论何等重要之事，无论在哪座城市，他们都向上级长官，叫做 Insuanto 的报告，同样这位 Insuanto 向总督即军门报告。军门的职责是，用我们前面谈到驿骑把有关的事上报给皇帝或他的内阁知道。第三位官员叫做布政使(Ponchasi)<sup>④</sup>，这是皇帝的税务官或顾问，他手下有一个机构和很多官员及军官，如校尉及其他，他们负责各省的税收。这位官员在支付诸省皇家官吏各种普通和特殊的薪俸费用后，要把他的工作向都堂报告。

第四位叫做都督(Totoc)<sup>⑤</sup>，这是统率马步兵的大将军。第五位叫做按察使(Anchasi)<sup>⑥</sup>，他是负责刑事和民事诉讼的首脑和长官，和他的机构处理下属法官向他提出的有歧异的案件。第六位叫海道(Aytao)<sup>⑦</sup>，这是军事部门的总监督和首脑，他的职掌是在有所需求时调遣士兵，供应出海舰队及陆地所需的粮食、武器及船只，还补充城市和海岸的戍军。此外还负责审查到各省的外国人，了解他们来自何处，到何处去，及其他事项，同时在查清后，把情况及有关注意事项向总督报

告。

这六位官员或官职具有很大的权威,担任职位的人极受尊敬,每位都有一个十人组成的班子或机构,他们是经过精选富有经验和勤勉的人,协助他办理处置有关该职务的事。当他们在总督官府(每位官员都有分配的布置整齐的地方)的机构工作时,他们的班子分为两组,五个坐在首脑的右边,另五个在左边;坐在右侧的年长,更有权势,和只坐在左侧的不同,因此他们佩戴饰金腰带和黄帽,而在左手的则腰围银带,头戴青帽;除这些吏员外,金银带和青黄帽都不许别人佩戴。这些人和首脑还穿胸背绣金的有皇帝徽号的服饰,不穿这身衣服,他们不能到任何他们必须露脸的地方去,也不能坐堂审问任何案子。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他们不仅得不到服从,还要在他们巡视时受到严惩<sup>⑧</sup>。

若这些吏员的首脑死了,那么吏员中最年长者继任他的职位,保持座位的顺序,如我在上章谈朝廷内阁时所述<sup>⑨</sup>。这些官吏都有高尚的德行,而这就是,他们在聆听诉讼时十分耐心,哪怕是听到愤怒和狂傲的话。他们在学校首先学到的事是:他们谈吐要彬彬有礼,即使他们在宣布法律判决。如果有必要到省里某个地区去取得重要情报,那就指派其中一人,他单身前往,但他拥有他们的一切权威。

除了上述这六名官员即法官外,还有其他小官吏(尽管如这个国家所有的官员一样受到极大尊敬),他们的名称如下: Cautoc<sup>⑩</sup>,这是大旗手; Pochim<sup>⑪</sup>,第二位司库官; Pochinsi,皇家印玺的掌管者; Antztzi<sup>⑫</sup>,他是城镇的市长或守令。还有另三名官吏叫做 Guytay<sup>⑬</sup>、Tzia<sup>⑭</sup>、Toutay<sup>⑮</sup>,这些官吏每周一次

在他们的府衙开庭和接见。而当他们开门时，要鸣放四炮，向所有人通报他们坐堂，准备听审和执行法律。如果他们发现某人有罪或犯过，那他们马上派一名军曹，用一张拘票或通知把他送给城市普通法官，叫做 Zompau<sup>⑩</sup>，写明他该当何种惩罚。

每个普通法官手下管辖一千名士兵。他不能超越他的权限，别的人也不能代行他的职权。他们每夜要巡视，使人人可以安静地呆在家里，并且按时熄灭烛火和灯光，以避免火灾；因他们的房屋彼此靠近，上部都是按巴斯克<sup>⑪</sup> (Byskaye) 式样用木建筑，所以火灾严重，凡被发现在限制时间外有灯火的，一律受到严惩。要上诉不能找这些人，而只能找宫廷派来的法官，除此外只能找通常来的巡访使，他们为那些受到别人诬害遭难者开脱和雪冤。这些人用他们的话说叫 Gomdim<sup>⑫</sup>，那意思是说，冤情的昭雪者。这位官员比其余的更受尊敬。

除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官员，有叫做 Tompo<sup>⑬</sup> 的，他们的职掌是监视粮草供应，并且估算粮价；另一个叫做 Tibuco<sup>⑭</sup>，他逮捕和处罚游民无赖。Quinche<sup>⑮</sup> 是大军曹，Chomcan<sup>⑯</sup> 是监狱看守，此人很受礼敬，因为他比其余的更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在他开始进入，跪下行礼后，他可以站着报告他的事，而其余的人则只能跪着。

当这些长官或法官奉朝廷的差遣，新到这些省或城，他们在抵达前两三天就送去证书和法令，所有老爷和军官看到证书并且听命，带着士兵和旌旗，偕同其他官吏，前去迎接，举行盛大宴乐。

市民这时也用华丽的丝绸和其他东西挂在街道上，摆好鲜花，吹乐打鼓把他们送到寓所。



在这些官员和官吏之上,有一位叫做钦差(Quinchay)<sup>②</sup>的,用他们的话说,意思是“金印”。非有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才从朝廷差遣他。他们选派这些官员和官吏的方法,及有关善政的其他事,下一章中将向你披露。

## 注释

① Insuanto,按,门多萨在这里追随他的前辈拉达,对这个职官名产生误解。博克舍把 Insuanto 读作兴泉道,即管辖泉州和兴化的官,分巡兴泉道,并非对省的总督之称,系专有名词。拉达的原话是:“该省(福建省)的其他城镇,有其自己的长官,尽管根据各自官阶名称不同。有位叫做 Insuanto,另一位叫 Hayto……。”显然,拉达并没有把这位官长说成是省的首脑。本章谈中国的职官,均系采自达·克路士和拉达。(中译者注)

② 这个词(Comon)可能跟阁老(Colao)或部长中堂(Chung-tang)弄混了。(原注)

③ Tutuan,应作 Totung。(原注)

按达·克路士介绍各省官员时称都堂是五位首脑中最高,全省巨细事件都归他处理。(中译者注)

④ Ponchasi,应作 Po-ching-sz,或如杜·哈德的拼写 Pou-ching-ssee。(原注)

拉达记录有司库官 Panchin 和副司库官 Pouchinsi,显然是对布政使的误解。达·克路士提到赋税监督官 Ponchassi,看来门多萨的写法更接近克路士的。(中译者注)

⑤ Totoc,应作 Too-tuh,高级副将。(原注)

拉达写作 Tontoc,并说他是所有军士的大将军。(中译者注)

⑥ Anchasi,应作 Ngan-tcha-see。(原注)

拉达称作 Ansasi,达·克路士称他是大法官。(中译者注)

⑦ Aytao,应作 Hai-tao。有关这些官吏,见杜·哈德,卷 ii,页 32,33。(原注)

Aytao 应系根据达·克路士的 Aitāo 拼写,这是葡人的写法。拉达写作 Hayto。(中译者注)

⑧ 以上一段均据达·克路士编写。(中译者注)

⑨ 达·克路士谈到十位官员的排列,是否属实,有待考查,但这里可肯定明代朝廷中没有门多萨说的十三位大官的排列和升迁。(中译者注)

⑩ Cautoc,旗手。(原注)

拉达写作 Cancunto,原对音不明。(中译者注)

⑪ Pochim,应作 Paou-yin(?)。(原注)

此名对音不明,可能也是布政(使)之误。(中译者注)

⑫ 此名及上一名看来是前面已有的类似的拼法。(原注)

按 Pochinsi 为布政使, Antzti 为按察使。(中译者注)

⑬ Guytay,或即 Koo-ta-sze,司库官。(原注)

这个名字及以下两名,均不见于拉达和达·克路士,肯定有错讹,英文本注释亦无根据。(中译者注)

⑭ 或即 Che-tze,即秘书。(原注)

⑮ Taou-tae,巡行官。(原注)

⑯ Zompau,不详对音。(原注)

⑰ 巴斯克,西班牙的少数民族,在该国西北部,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俗。

(中译者注)

⑱ Gomdim,不详对音。疑为 Chae 即察院之误。(原注)

⑲ Tompo,应作 Kwan-paou(关保?),海关监督官。见莫理逊(Monison)的《中国一览》,第94页。(原注)

按拉达提及监管粮草的官员叫 Tanpoa,应为门多萨 Tompo 之所本,此名未能考证出来,拉达的记录本身也是错乱的。(中译者注)

⑳ Tibuco,或即 Te-paou(?),巡捕。(原注)

按拉达提到惩治无赖的官员叫做 Choyqua,和门多萨著录的名字不同,此处肯定有误。(中译者注)

㉑ Quinche,应作 Yuen-chae(巡查?),警官。(原注)

此名亦不见达·克路士和拉达。(中译者注)

② Chomcan,或即 Ching-tang(?),监狱助理官。(原注)

按达·克路士提到一位大狱吏,叫做 Taissu,有一种特权,那就是:“所有这些下级官员在见到五位大官(即都堂等)时都是跪着,一直要跪到离开,只有 Taissu,下跪后马上就起来站着。”和门多萨所述相似,但官名拼写各异。有关的记载均不足信。(中译者注)

③ Quinchay,此名系据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 第一〇章 本章谈他们选择官员和法官的方式,及他们怎样去做

我在前一章向你介绍的所有这些官员,是皇帝在得到他内阁的同意时任命的,内阁特别慎重地推荐入选者的品德和行为。他们自己标榜的首要事情是,总督、长官或官吏都不是出自本乡,而这是为避免在执法中发生不便,如对亲友徇情,或对仇敌泄恨,这些事多次有过。所有任职的人,在受命离开朝廷,直到他们来到上任的省、城或镇,都不用花费自己的车骑,因为他们旅经之地,皇帝都指定有馆舍,他们在那里得到接待和住宿,供应一切必须用品,如提供马匹,跟他们来时用的马匹一样。如果走水路也供给舟船,全部免费;按他本人的地位和担任的官职,他们的用餐都有规定。当他们来到皇帝为接待安顿他们而设的馆宅时,馆宅的负责人就问他们,是要现钱还是要粮食作为津贴或份饭,当地有亲友邀请的官员这时要钱,据为己有。这些馆宅充分供给床铺及其他需用之物。因为皇帝的赋税官布政使(Ponchas),奉皇帝和朝廷的命令,要特别督查这些器物是否得到很好的供应。当他们来到任职的城镇,在受到宴乐的款待后,如上章所述,这时就让他们居住

在皇帝的府邸中,供给奴仆及各种属于他们的各种必需物品,还有住在同一府邸内的执法所需的吏员,及律师、书手,其他低级役吏。皇帝给他们足够的薪俸,因为严刑禁止收受任何客人的贿赂或礼物。官员也直接得到朝廷给予他们的指令,其中一条主要条款是,在府宅中不得接待任何诉讼者,宣布判决只能在公堂上,当着所有的吏员,而且必须让所有出庭的人都听得见。其方式有如下述:法官坐上审判席,这时门房站在大堂的入口处,用宏亮的嗓音叫打官司的人入内,并且通报他的要求。然后原告跪在离法官有些距离的地上,大声诉说他的冤屈和请求,或者带有诉状。如果用诉状,那么书手或公证人就接过状子念,法官听明后,马上依法审理,用朱笔亲自批准诉状,并且命令应如何去做。这些法官奉圣旨的严厉指令,在进入大堂或法庭前必须素食,不得饮酒,而且不得带酒审判;这在他们那里是一条禁令,违犯者要受严惩。在他们开庭前,他们可以吃些糖剂或这类东西作为镇定的药物。但绝对戒酒,哪怕他们害有病痛,喝酒对他们有害。因为他们认为,吃喝后开庭,坏处大过不审听案件。这些事当众实行(很好地保持下来),任何官吏都不能接受贿赂,而受贿必定给人发现;又因他们住宅严加管制,人人都怕他的同伴,(在这方面)彼此都是大敌。巡尉和书手及别的吏员办事极精细,如果有人不克尽职守,那就拘留他,让他手执一面旗,跪着直到庭审结束。然后法官命役吏鞭打他若干下,作为玩忽职守的惩罚。这类事他们并不在意,因为在他们当中是寻常的事。当这些官员中有人要出外入城(他们很少这样做,为的是保持他们的威严),他们由司法的吏员和部属陪同,而且秩序井然,头两人拿着银白的权牌,像在

罗马红衣主教前举着的权牌一样。他们把权牌挂在长竿上,表示他们是以皇帝之名担任这些职务的;后面是另两个人,他们各自手执一根长杖,笔直的,它表示该出行官员应执法公允,而且已这样做了;再后是另两个人,他们各自在地上拖曳着一条板子,有长红带,头上有穗子,那表明是他们用来鞭杖罪犯的工具;其后是另两个人拿着牌子,像白靶子,上面写着官员的名字,及他的官衔职称。其余众多的人陪同他,向他顶礼膜拜。前面提及的两个执权牌的人,吆喝叫百姓走开,给官员让道。这马上做到,因为百姓从经验知道,谁要不听吆喝,就要毫不宽恕地当街受惩。他们对官员的敬畏达到这样的程度,没有任何人,不管其身份地位,在官员通过的时刻,胆敢挪动,或者过街(除非是上级官员,下级要向他表示同样的礼敬)。若有人违犯,要当场受刑。对于民事和刑事案件,法官只能书写,而且要当着其余吏员的面宣布判决,公开审问证人,因为在审查和文字中都不得录下有违真实的假话伪证。官员亲自询问证人,如说法有出入,那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一个个查问,直到经努力更好地得知真相。但当他们用这些法子都不能把案件查明,这时他们便用刑使犯人招供,认为非用刑不能使那些有经验和知识的人讲真话。

有关重大案件及要犯,法官不信赖书手或公证人去抄录情报,而是亲手记录证人的供词,并且十分重视供词。因这种慎重,很少有人抱怨执法不公,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大优点,所有好法官都应仿效,以避免不照此办理而产生的很多麻烦。这些异教徒已认真去这样做了,他们除执法公允外,还采取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措施,对任何人均一视同仁而无例外<sup>①</sup>。

首先这些官员在他们管辖的城镇清点户口,把人户编成十户在一起,在第十户挂一块牌或标记,写上这十户人的名字及一道戒律。其中总的通令每个人如知晓这十户内有人侵害其他人,或侵害自己,造成其邻居或公众的损伤,应马上去向官员报告,以惩处罪行,使犯者得以改正,其余人得到教训。至于知情不报的人,和犯者受同样的惩罚,这使得邻居彼此监视,在畏惧中<sup>②</sup>生活,唯恐造机会被人投诉。再者,不让敌人趁此得到好处。当这十邻中有人要移居另一条街道,或移居别的城镇,或将作远游,那他在离开前十天必须在左邻右舍中摇铃或敲打铜锅,向所有人通报他将离开,那他欠人的东西,或借人的物品,都可在他走前去索还,因为这样做不会使人损失自己的财物。那些借钱借债又不偿还者(如证实有借贷则以财物为抵),若没有财物,则置之于狱,限期偿付。但若时限已过,不能还债,令债主满意,那就头次适度鞭打他,再给他一个偿还的限期。若到时仍不能偿付,那就狠狠打他,给他另一个期限,如此下去直到他死于刑罚。因此人人都必定偿还债务,或者求亲友偿还,要么投身债主为奴,以逃避牢狱的灾难和鞭打的苦痛,那是不堪忍受的事<sup>③</sup>。

这些法官有两种刑罚逼犯人招供,如果用正当手段或方法作不到的话。首次使用十分慎重:一种施加于脚上,另一种加于手上,而且厉害到忍受不住,被迫交待法官所认为知道的东西。但法官先要得到充分的情报,或者至少一半消息,要么有很多迹象提供足够情报,否则不使用这两种刑罚。施加于手上的刑罚是,用两根粗如两指,长有一拃的棍子,可以转动并且到处是孔,穿上绳子收放,套在两手的手指上,一点点收紧,

直到碎裂关节,受刑者感到奇痛;这使他们发出令人同情的嚎叫和呻吟。而若碰巧用这种酷刑不能使犯人招供,法官又有证人和证据确知他犯有罪行,那法官命令对他施以脚刑,比手刑更酷烈得多。其法如下:用两块木板,长四拃宽一拃的方形,以橡皮连接,穿有孔洞,系上绳索,把整只脚夹在板中,拉紧绳索,拿木槌打索,这样把骨头弄碎,使犯人比受手刑的苦痛更大。大法官始终督视这些刑罚的执行,但很少施用;因为犯人很快招供而不愿受这些刑罚,宁愿少受罪而死,不愿受这种刑的苦楚<sup>④</sup>。

他们的监狱同样残酷和严格,你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到。

## 注释

① 以上所述基本是根据达·克路士。但个别地方有改动和增添,如提到法官在进入法庭前要素食,不得饮酒,等等。(中译者注)

② 以上谈把十户编在一起,不见于达·克路士。元代鄂多立克曾记录他在杭州的见闻,特别提及中国的管理方式是“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和门多萨所记类似,大概都指的是保甲制,但门多萨的记录更具体生动。马可波罗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每户的门上都要开录本户内的人丁,而门多萨仅说在第十户才写出这十户人的名字。(中译者注)

③ 上記偿债的过程,均采自达·克路士,但达·克路士说当有人要迁居时,就遍街敲锣通报,没有提摇铃敲打铜锅,可能铜锅为铜锣之误。(中译者注)

④ 手刑和脚刑都是据达·克路士编写。拉达也提到一种主要施加于妇女的手刑:“还有一些小棒,加在手指间,用绳子紧拉,因此勒夹手指使可怜的犯人痛得呼叫,直到法官命令松刑。”(中译者注)

## 第一章 皇帝每年派往各省查访下级官员的 巡阅使,及他们对违法者的处罚

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异教国王十分留意他的官员和法官,

及总督、长官、首脑，连同其他官吏，都应克尽职守，这是他们应做的；因为在他们任职的三年末，他们自己要在任所直接向叫做察院(Chaenes)的法官述职<sup>①</sup>。国王也每年秘密地向各省派出其他法官和巡阅史，叫做御史(Leachis)<sup>②</sup>，这些人是值得信任的，长期经验证明生活廉洁，作风端正，执法刚正不阿。出巡的这些官员在他们到达的每个城镇(极秘密地不让人知道)调查该省发生的冤案和疾苦，因此人人都(如谚语所说)无从隐形。他们在职权上得到皇帝授与的绝对权力，以致他们如发现任何违法行为，不用返回朝廷，就可以逮捕并处罚他们，可以停刑、缓刑，或按己意行使他们的职权，这样不致滥杀人。(据说)如无皇帝批准则不能杀人。

又因他们要在巡访中履行职责，公正无偏，所以让他们起誓表示忠心，要真诚和保密。这种盟誓按如下方式举行：把他们使用的一种酒给发誓者喝三次，而那就坚定了他们的盟誓。为使他们出访更加保密，内阁命令他们的书记给他们准备文书，在将发给本人的文书上，不写下他的名字及他要去省份的名字，只按常规申明(所遣的)老爷或法官，不管是谁，抵达时，都要向他表示服从，当他是皇帝本人一样。但当秘密决定派谁去，这时内阁首脑就叫把文件盖上封印，亲自填上名字及所去省名。因此巡访者极秘密地离开朝廷，任何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去甚么地方，为甚么去。

于是当他到达所去省份、城镇，他仍然秘密地查访总督或长官的行为，及其他官吏的政绩，不让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将去何处，或他干些甚么。这样在他走遍全省，达到他的愿望后，他进入省城或省会，那里是他查访的官员们的驻地，并且一直



停留到都堂即总督召开一次大会的时候。大会至少每月开一次；当他们都会聚在会议所的时候（而且万万没有想到有任何法官到来），这位巡访使便来到门口，对门房说：“去告诉开会的人，有位巡访使一定要进去，向他们宣读圣旨。”这时总督（从这番话已知道他是谁）吩咐开门，亲自和其余的人一起离开座位，前去把他当作上级接待。他进到里面，手上铺开诏书（这引起所有人，特别是问心有愧的人怀着恐惧），他当众宣读诏书，念完的时候，总督起身向他表示致敬和问候，其余的也一样，表示礼敬。

然后这位巡访使坐上会议的首席，像他们通常的作法一样讲一番话，其中他告诉他们说他为甚么而来，又如何仔细地查访事情真相，然后，他用斟酌过的字句颂扬那些有德政的官员，并且因此马上叫他们坐在议会的上席，向他们许愿说要向皇帝和朝廷充分报告他们的治绩，那他们可以按功劳得奖。他还猛烈训斥那些玩忽职守的人。接着当场宣读对他们的判决，列举他调查到他们的罪行，作为判决的依据，这尽管从不那么严厉，仍马上执行，不容许答辩或上诉，因为不能向这些巡访使上诉。

那些要受惩罚或斥责的人，首先被解除他们官徽，如我已告诉你，这就是腰带、帽子，即窄边帽；有这些东西便不能处罚和伤害他，如有人硬要这样做，同样要被剥夺官职和掉脑袋。于是在除去这些东西后，对违法者的判决得以严格执行。但如对判决存有疑问，那他立刻（对同一疑问）命九位法官去审理，告诫他们（把好处摆在他们眼前）要善用职权，他这是用皇帝的名义责成他们的。这些巡访使多次以权去酬奖那些有善政

的，授与他们更体面的位子和官职，因此把好处和已知的酬奖给予善政者，同时严惩为恶者，这使得这个大帝国成为当今全世界已知管理最佳的一个国家。如果估量一下这方面的政治（本史书已多次阐明），拿它跟另一面我们有的长期丰富经验相比较，那你将说我说的话。这些巡访史多次访问书院和学校，这些院校是皇帝用自己的钱在每省创办的（你将在本书的叙述中看到），并且考核院校的学生，奖掖那些学习有收获的，但鞭打那些学习差的，把他们投入监狱，或逐出校门。有关这些事，以及授与他们认为够资格者的学位和奖酬，将在专章中向你详述。

## 注释

① Chaenes, 达·克路士写作 Chāe, 并对他的职权作了详细的报道, 但和门多萨本章中的记述很不相同, 看来门多萨另有所据。(中译者注)

② Leachis, 这个名字可断定是御史, 但不见于拉达和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 第一二章 他们使用的监狱, 及他们对罪犯行使律法的情况

正如法官和官员在处罚时的严酷和残忍, 他们在把人投入牢狱时也相同; 施用严刑和重罚, 以维持这个大帝国的和平及法治; 而因人口众多, 他们没有很多大监狱。所有这些省的每座省城, 都有 13 座监牢, 封闭而且围以高墙, 里面很大, 除看守和狱吏的住所, 及长驻那里士兵的驻地外, 有鱼塘、花园、

庭院,犯人整天可以在那里散步休歇,这是关押轻犯的。也有食堂和商店,售卖囚犯为维持生活而生产的物品。如他们不生产,他们的费用就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很长,哪怕犯的小罪;其原因在于法官慎于用刑,而且城市大而有其他的事。他们在行刑时同样缓慢,以致时时发生这样的事: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判决后长时留在监狱,死于纯粹年老,或其他病灾,或死于监狱的严酷。上述的这 13 座监狱,总有四座关满被判死刑的人,其中每座都有一名队长带领 100 名配备的士兵,日夜防守监视。每个被判刑的囚犯脖子上戴着一块达到膝盖处的板,三分之一码宽,用一种白粉涂白,上面写着他被判死刑的原因,以便让法官或总督要人在任何时候作出说明。犯人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进院内相应的牢房,狱吏让他们面朝下躺在为此而修盖的木地板上,头上有一条铁链穿过安在囚犯和囚犯之间的大铁环,因此他们紧挤得不能动弹也不能翻身。他们也给犯人戴上一种木枷,其孔穴仅容得下身子。这就是他们用来对付判死刑者的法子。这种监狱是那样令人痛苦和悲惨,以致很多人不堪忍受而失望和自杀。白天他们把犯人放出,去掉镣铐,让他们工作养活自己,那些不能维持自己生活,或者无人相助的,则由皇帝给予一份口粮养活。他们还干可以改善生活的工作<sup>①</sup>。

只有在巡访使或驻地法官,叫做察院(Chenes)和御史(Leuchis)<sup>②</sup>的来到时,才能处决被判死刑的人,他们是秘密地进行访问(在我谈他们的一章中已告诉你)。这些官员查访囚犯并索取所有被判死刑的名单及原因说明;尽管有的判决已由皇帝和朝廷批准,他们仍然再当着那些判决法官的面,或他

们不在时当着代理者的面,了解每名罪犯的罪行;由此可弄明判处死刑是否公正。这步慎重措施做完后,他们从中挑出50名罪行最可憎的死囚,并且命令狱吏准备行刑事宜;这做完后,他们再次审查囚犯,研究案情和罪行,看看可否找到免死的理由。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某个有一丁点开脱的线索,那就把他和别的人分开,同时命令鸣三声炮,那是通知把死囚提出。当把死囚提出后,他们再一次会商,看看能否开脱其中某些人;如果不能,他们命令再鸣三炮,叫把死囚押入刑场,但就在他们中断会议前,他们返过来又一次研究死囚的罪行,看看有无任何可能的办法开脱他们。如果他们找到了,或者有疑问迹象,他们把该犯从刑场取出,送他再回监狱。有的犯人悲惨地返回,因为他们在监狱受关押和酷刑不如当时就死了。就在他们研究案情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他们让那些死囚坐在灰堆上,给他们吃。于是在采取这些慎重作法,依法再找不到办法开脱其中任何人后,这时他们命令再放三声炮,按判决执行死刑。

他们执行的死刑是绞刑、桩刑、肢解和火刑;只有反叛皇帝的人才被烧死,当最后三声炮响过,钟声鸣响,城内骚动,但这种死刑很少执行。执行死刑的这天,商店都关门,到日落都无人工作,那已是在被处死的人给埋葬之后,有大群人跟着送葬。第二天做完这些之后,巡访使作第二次查访,对象是盗窃犯(在他们那里是很受憎恶的事)。他们查明有罪的人,在大街上被耻辱地鞭杖,脖子上套着一块木板(如前所述),写明他的罪行;同时因此游街三、四天。他们用一根又宽又厚的竹板,宽四指,厚一指,打人的腿股。竹板先浸在水里,打人更厉害;他

们把犯人两手反缚，趴在地上；两个行刑者执行这种鞭杖，各打一条腿，而且打得那样凶残，4下就使犯人立不起来，常常50下就使犯人毙命。这些偷窃犯多半死于酷刑，经常一次鞭杖两百个窃贼。因此每年在一座大省城，牢里这样那样受刑的人，死亡超过6000。处刑时法官始终在场，他们不因此动怜悯之情，刑罚完毕的同时，他们摆设酒宴或从事别的游乐。通奸处以死刑，那些赞同通奸的（这只见于最低层的人）则依法受到惩戒性处罚<sup>③</sup>。

### 注释

① 以上谈中国的监狱，系根据达·克路士编写，个别有出入的地方，如门多萨说13座监狱中有4座关押死囚，而达·克路士则说有6座，防守监狱的士兵数亦有不同，门多萨作100名，克路士作120，等等，原因在于门多萨编写中的错误。（中译者注）

② 察院，写作Chenes，御史写作Leuchis，和上一章的拼写略有不同。达·克路士只提到察院审理死囚的案子，未提御史，此处本段中所述慎用死刑，也系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③ 以上谈死刑的执行和鞭杖（打板子）均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 第一三章 中国人使用的文字，及这个帝国的 书院、学校和其他奇事

（现在我们把这个大帝国的政治告诉你之后）让你知道那里有著名大哲学家，自然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及其他十分稀奇古怪的事，这并不背离我们的题目。现先告诉你有关他们的文字及书写的方式，再谈学校和书院。先说头一项。你将发现这个国家既能写又能读的人很少，而他们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字

母,只有用图形书写,同时他们要长时间,很困难地学会它,因为几乎每个词都有一个字。他们只用一个字表示天,他们叫做穹(Guant),写作穷<sup>①</sup>;国王,他们叫做皇帝(Bontay)<sup>②</sup>,写作皇,继之如地、海及其他词莫不如此。他们一共有六千多彼此不同的字,但他们写得很快(在菲律宾,很多在那里和每天到那里去的中国人常常看见);它是一种书面比口语更容易理解的语言(如希伯来语),因为每个不同的字表示的含义肯定不同,这在口语中不那么容易区别。他们书写的顺序和我们的截然不同,因为他们是从上往下写,但很整齐;他们同样从右边开始朝左边写,跟我们的相反。他们的印刷保持同样的顺序,这点你将看到,同时今天可在罗马圣殿图书馆中发现;同样可见于遵国王菲利普命令修建的王族圣劳伦斯修道院的图书馆及其他地方。我说的这种方式,及我提到的他们的文字,令人惊奇地看到,该国人们说着各不相同的语言,可是总的说他们通过文字相互理解,用口语则不成。原因在于,一个图形或字,对他们说都表示一件事物,尽管读音不同。表示城的这个字,在他们的语言中有的做 Leombi,另一些做 Fu,但二者都意思是城<sup>③</sup>。其他名字通统如此。日本人、琉球人,苏门答腊(Samatra)人、交趾支那国的人及邻近中国的人都用这种方式跟他们交谈;而他们的谈话和语言中,并不比希腊人跟塔斯康人(Tuskanes)之间更能理解。

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或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国家律法,或其他奇特的科学。在这些学校教书的人都是学有专长的,特别在读写方面更无匹敌;为此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

的人,因为不能读写的人在当中被当作是不体面的。有很多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尽可能学而有成,因为要取得老爷或绅士之名,或其他显职,它是最好的途径和最可靠的方法;这将在下一章中更清楚地向你说明,那里将谈到他们授与老爷称号的方式,而且有似我们授与博士学位的情况。

皇帝每年向大小学校派出巡访使,了解学生的学习收益,教师的情况,及有关他们良好治理方面的事。在巡查中他们用言语褒扬他们发现有才能的学子,鼓励他们坚持学习;同时把那些他们认为有才能,但不肯努力向学的人投入监狱惩罚。那些没有才能,或不愿学习的,他们则开除出校,让另外可学得好的代替他们的位子<sup>④</sup>。他们有大量的纸,用树茎皮方便地制成,它很便宜。他们印刷的书也用它制作,都只能在一面写,因为它太薄<sup>⑤</sup>。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用毛笔写字,而是用竹子制的笔,尖端像细毛刷,类似画笔<sup>⑥</sup>;尽管他们的方式是这样,他们当中仍有优秀的书手,由此发了大财。当他们给大人物写信时,他们把纸张的四周涂金,修剪整齐,把信放进用同样涂金和有图画的纸袋中,封闭和加印,因此信只能留在里面。

他们经常是这样做的,即使某人亲自去拜访人,他也在袖内带上一封写好的信,可能同样的十封信都是相同的,用不着写,而这表示他们是来拜访的。这类信帖在各种书匠那里都有出售,既有给达官贵人的,也有给低层百姓的,内容是表示要求、谴责或辞退;总之,表示他们所希望或需要的事,乃至是蔑视人的,因此买者只需把它封起来,盖上印,按自己的意思把它送出<sup>⑦</sup>。他们做的这些事和其他很多奇事,你在这本小史书的叙述中已经读到和将要读到,或者至少涉及到,因为我行文

简略并将继续简略,使我到目前为止不能予以详述,只有叙述从简了。

## 注释

① 这个字含糊到难以辨认。中国表示天的本字是“天”。这里的词或即是 tsang (穹?), 青天,那是有时抽象用来指天的。同时现代中国字 Keen,也读作 Kan,同样是指天的古词,看来更像是本文中的词形。(原注)

从词形和读音 Guant 看,这个词可断定是穹。在门多萨之前,欧人已谈到中国的字,都是用拉丁拼音,因此门多萨是第一个写出原中国字的欧人。(中译者注)

② Bontay,显然就是皇帝(Kwang te),现代中国字是 Hwang 皇。(原注)

③ 这个字看来指 ching(城)——带墙的城市,其正确词形是“城”。(原注)  
按,门多萨所说的 Leombi,可能是“城”的读音的讹误,而 Fu 显然是“府”,门多萨把“城”误作“府”,可能是因为府的驻地在大城市。(中译者注)

④ 以上谈巡访使对学子的惩奖,系据达·克路士编写。(中译者注)

⑤ 这里谈中国纸,系采录自拉达。拉达还提到中国的墨,但门多萨却没有转录。(中译者注)

⑥ 拉达说“他们(中国人)用很小的毛刷当笔使用”,门多萨则有所补充。(中译者注)

⑦ 这类中国的信帖,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述及,但不见于达·克路士等的记述。(中译者注)

### 第一四章 要取得老爷等级的人进行的考试; 老爷等级相当于我们的博士学位; 及他们怎样授与学位,如何庆贺

我们谈到的那些巡访使,是皇帝和朝廷派去视察各省的,



在委付给他们的要事中,有一件是访查皇帝在各大城的书院和学校,这已予以叙述;巡访使有特别的权力把学位授与那些完成学业并有才能求学的学生。如果学生有能力做司法和政治的工作,还使他们成为士绅。因为他们典礼的方式是值得知道的事,我在这里将谈谈修士马丁·德·拉达及其同伴在福州(Auqueo)<sup>①</sup>城眼见他们授与学位的情况。

当巡阅使结束他对省里的访问,并且惩恶扬善,这时他在省城立即出告示叫所有学生和士子,有自信和有勇气的,都去考老爷等级,尽管在他们那里意思是当一名士绅,在我们这里却是考博士。

预定的一天到来,他们都出现在巡访使面前,他把他们的名字都登记在簿上,并且指定另一天给他们考试。这天,作为节日,巡访使邀请城里所有的有学问的老爷,跟他一起进行严格的考试,总是推举和挑选那些通晓国家律法的学生,他们是以律法去统辖其他无论甚么学科的,而且他们因此具有品德。同时被发现有这些优点的学生,他们就把名字登录在另一个簿上,定出授与学位的日子,典礼隆重,参加的人很多,巡访使当场以皇帝的名义把作为老爷等级和头衔的标记授与他们。这就是,饰有金或银的腰带,一顶上面有些东西的帽子,下一章中将向你描述。这是跟平民相区别的标志和记号,没有它便不能公开露面。

而尽管都叫老爷,但有的是靠文字或学识得到的,有的是靠武功,还有一些是靠皇帝赐与,在尊贵上仍彼此有差别。因为那些朝臣、总督、长官及巡访使是以学识考取老爷、大将军、校尉、法警及检察官是由皇帝赐与,作为他们某项功劳的报

酬。这些人没有更多的权势，只享有他们的权利，及职位的尊荣，但他们从不像其他老爷那样要更大的名誉，这些人在每个城市都有很多。

还有另一类人很受尊敬的，属于第二级，是由将军们挑选出来，皇帝批准的，这是些有战功的人，在战争中作出了某种业绩，靠武艺或这类本领，有信得过的人亲眼证实。除了授与他们头衔和尊称外，还让他们过好生活，因为只有武功或战绩才受尊敬，被赐与很大的自由，所以下级士兵都受鼓励去仿效那些带头的和最勇敢的。按我的约定，我将在这里尽可能简明地向你叙述他们授衔的方式，以及他们怎样在当上老爷后受到拥戴，因为这是值得听闻的事。

当预定的授衔或授学位的日子到来，所有的老爷，连同巡访使，都穿戴整齐地进入他们进行考试的皇家大厅，并且会聚在一起，接着，那些将接受学位的人，衣着华贵，不披上任何外套，进入厅内。同时他们每个人之前走着一位教师(Padrines)<sup>②</sup>，他手中拿着赐给学位的人“徽号”，而学子则谦恭地双膝跪着向巡访使请求赐给。他首先向着它起誓，在他担任的所有职位上，他都要认真和用心地对一切人执法公允，不接受任何贿赂或礼物；他将 对皇帝忠贞不贰，不阴谋勾结叛变皇帝，及其他许多事。他要花长时间进行这种仪式。

这种盟誓完毕，代表皇帝的巡访使把上述的徽号加在他身上，还有有关的特许。接着他和所有老爷马上拥抱他。这做完后，他们井然有序地离开大厅，同时城内钟声齐鸣，鸣放大量枪炮，持续一个相当的时间。然后他们领着这些新老爷在城内游行，由大批群众按下述方式簇拥着。

在他们前面有很多士兵开道,排列整齐前进,吹打着鼓、喇叭及其他动听的乐器,后面的人拿着很多权标,然后是所有老爷,有的骑马,有的坐轿,极其神气,再后是教师们。这时新受衔的老爷,如前所述不穿任何上外套,都骑在披着华丽金料的白马上,每人肩头披上一条绸巾,头戴一顶帽子,有两条挂在后面的小巾,很像挂在主教法冠上的形状;这只允许上述那种等级的人披戴。他们的帽子上有两条金的或银的并且有光彩的枝,做得像一枝羽毛。他们每人前面有六副框架,盖着缎子,每副由四人抬。在这些框架上用金字写着他们的答辩、学业,及授与他们的衔头,还有他们的徽号。尚有其他很多事,我为简短之故予以略去,因为这种游行共持续八个钟头。那里的市民把这天当做节日,并举行歌舞游乐。接着尽情庆祝三、四天,宴请新成为的老爷,祝贺他新受衔,人人都求他的好意和亲善。从这天起,他具有担任无论甚么职务和官职的能力;并且因此马上赴朝廷去取得官职,随身携带着他受衔的标记,穿戴得让人认识,所以在途中人们对他很尊敬,招待他住在皇帝在各城设置的那类馆宅中。当他到达朝廷时,他去参见皇家内阁的首脑及其余的人,他们每人都祝贺他新受衔,并且用许多恭维和称赞的词句向他约定,一有条件就让他担任一个官职,因为他们经过考核知道他的能力。而且,如他们发现他在授与他的官职上办事谨慎认真,他们将许给他更高的职位和头衔。于是第二天他们把他登录在他们的备忘录上,这本册子一直保存在内阁的室内。他就在那里等候并为他们服务,直到他们授给他官职,这不需太长的时间,因为国家很大,有很多省和城,你将由本史书得知。

## 注释

① Aucho,即 Fuchceu(福州),福建的首府。(原注)

据博克舍编译的拉达记大明的事物(见《十六世纪的中国南部行纪》),拉达谈到他在福州看见授与一位青年学位的情况,但所述极简单,门多萨的报道要详尽得多。(中译者注)

② Padrines,西班牙语,直译是教父。(原注)

意义不明,或指教师?(中译者注)

## 第一五章 中国人使用炮远早于我们 这些欧洲国家

在我已谈到和将要谈到的很多值得考虑的事当中,以及其他很多因我不愿让读者感到罗嗦而有省略的事当中,没有比在中国发明炮一事更令那些最早到广州做生意的葡萄牙人惊讶,也最使我们晚后到菲律宾去的西班牙人觉得惊讶。而我们从他们史书摘录的可靠记载发现,他们使用炮要远早于我们欧洲。据说它最初是由一个阿鲁茫尼(Almane)<sup>①</sup>人制造,在1330年使用的,不过没有史书提到他叫做甚么名字<sup>②</sup>。但中国人说,而且显而易见,这个阿鲁茫尼不应得到首创之名,而只是发现者,因为中国人是首创者,从他们那里再把用法传到其他国家,现在尚在使用。中国人说他们的第一位国王,叫做黄帝(Vitey),首先发明了炮,一个来自地里的精灵教他怎样制造炮的事,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抵御对他进行战争骚扰的鞑靼人<sup>③</sup>。因为,根据授与他的标记(这见于他们的史书)及他的才干,看来那是一种只为毁灭他们的精灵,人类的敌人。这一切似乎是真的,因为这个国王是一个大巫师和术士,你已

经很好地了解到，他曾在他的宫廷内种植草药，如我在前面所告诉你的。而如果这不足信，因为这位国王统治后已过了许多年，那么可信的是，当这些中国人到达白古(Pergu)<sup>④</sup>国，并且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征服东印度的时候，他们携带着类似的战具，帮助他们征服。这次征服后，他们留下几门炮，后来被葡萄牙人发现，上面刻有中国的标记，及制造的日期，正与征服的时期一致。

修士拉达及其同伴在那里时看见的炮，据他们说是古老的，制作极低劣，大多是发射石头的器械<sup>⑤</sup>，能杀人的；但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拉达(Captain Artrada)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菲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sup>⑥</sup>。

他们在每座城都有一些工厂，不断制造武器和炮；他们不把炮安置在碉堡上(因该国不知用碉堡)，而是设在城门上，那里有高大和宽厚的墙，及深濠堑，在形势有所需要的一切时候就从邻近河流引水把它灌满，他们把城门当作是全国最坚固的地方。每座城门有一名队长和很多士兵，日夜警戒守卫，禁止没有城镇长官所发特许证的外人进入。我认为，从我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可明显地表明中国炮的古老，以及他们怎样最早发明炮。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印刷术的最早发明，一件跟其他事一样奇特的事，它在该国的古老历史将在下一章中披露。

## 注释

① Almane, 德国人。(原注)

② 这里似指《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襄阳围城战中日耳曼工程师所制之炮。但日期不同。(中译者注)

③ 这个故事不知据何史料编写。(中译者注)

④ Pergu, Pegu 之误拼。(原注)

⑤ 按,拉达提到他在福州曾参观过军械库,发现那里的炮极为低劣,并提到炮及兵力集中在城门,但没有说他们得知中国其他地方有制作优良的炮。(中译者注)

⑥ 谈得含糊,大概指门多萨在墨西哥见到的中国船?还是中国炮运到墨西哥?(中译者注)

## 第一十六章 这个国家印刷书籍的方式及历史, 远早于我们欧洲的印刷术

印刷术令人惊叹的发明及其巧妙,其意义在于,若无印刷术,那么在古代幸福岁月中很多优秀人物的业绩及其行为就会被遗忘;同时,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如果名声不保存在著作中,那么他们就不会那样努力地求学取得荣誉和晋升,或取得战功了。且不谈这个巧妙发明的惊人影响,免得多谈过于乏味,我在这里只去证实本章题目所要求的,并举些例子,其中不少见于他们的史书,也见于我们的史书。一般的意见显然是,欧洲印刷术的发明是在1458年,发明人是叫做约翰·谷腾堡(John Cutembergo),他是脱斯坎人(Toscan)<sup>①</sup>。而据可靠的说法,最早用来印刷的模子是在马根昔亚(Maguncia)制造,从那里一个叫做康拉多(Conrado)<sup>②</sup>的德国人把这份发明

传入意大利。第一部印刷的书是圣奥斯丁(Sanit Austine)写的,书名是《上帝之城》(La ciudad de Dios),很多作家对此意见一致。但中国人称,最早是他们国家发明,发明者是一个他们把他的名字尊为圣人的人<sup>③</sup>。由此明显的是,在他们使用后很多年,印刷术经罗斯(Ruscia)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a)传入德国。可肯定的是,人们是从那里走的陆路,同时有些从那里进入这个国家的商人,经红海,从阿拉伯·菲利克斯(Arabia Felix)携带了几本书,这个约翰·谷腾堡,史书称为发明者的人,以此作为他最早的根据。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们<sup>④</sup>有同样的记载,显而易见这项发明是他们传给我们的;而更可信的是,现在他们那里还有很多书,印刷日期早于德国开始发明之前五百年,我有一本中文书,同时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在印度群岛看见其他一些。修士拉达和他的同伴,当他们从中国回到菲律宾时,携带了很多谈各种事物的印刷书籍,他们是在福州(Ancheo)<sup>⑤</sup>购买的,书籍是在中国各地印刷<sup>⑥</sup>。然而其中大多数印于湖广(Ochian)<sup>⑦</sup>,那里印制最精;据他们报告说,如果不是总督干扰,他们会购买更多的书,因为中国有大图书馆,价钱便宜。但总督怀疑这些书可能使他们了解到中国的秘密,这是中国人极力不让外国人得知的。总督使用了一个计策,传话给他们说,他知道他们要去购买书籍携回他们的国家,但他们不要花钱买书,因为他会送给他们很多所需的书,不用分文。后来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上述的原因,或者他忘了他的诺言。

当这番话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已买了很多书,我们从其中摘取很多事物,已编写进这本小史书,为的是简略地介绍中

国人和中国,以待有很多经验能确实地提供更可靠的消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我们不能那么有根据地使叙述可信到我们希望今后所能做到的。这促使我,甚至限制我不去谈很多属于可信的、甚至极真实的事;因此我遭到那些拥有可信资料的人的责难和见怪。

现在因我不愿离开我的题目,将让你在下章中得知他们携回的这些书籍内容是甚么,让你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奇特和政策,这些我已在多处予以描述,下面还将再谈及。

## 注释

① Toscan,西班牙语“Tudesco”,德国人的误拼。读者将容易认识明茨(Mentz)的Johann Gutemberg即Ganzfleisch之名,他和哈阿林(Haarlem)的劳伦斯·科斯特(Laureus Koster)争夺发明和首先使用活字印刷之荣。(原注)

② 康拉多·斯维因海姆(Conrado Sweynheim)与阿诺德·潘纳兹(Arnold Pannartz)合作,在罗马附近的苏比亚科(Subiaco)修道院于1465年刊布了Lactantii Opera,4卷,第一部刊于意大利的著作。圣奥古斯丁的De Ciuitate Dei于两年后由同一出版者在苏比亚科印刷。现在已知第一部在欧洲印行的金属版书籍是谷腾堡和弗斯特(Fust)于1455年在明茨印刊的深蓝色《圣经》(Mazarine Bible)。(原注)

③ 中国早已有印刷术,但活字印刷则始于元代毕昇,门多萨在此记载含糊。(中译者注)

④ 这里的“他们”当指中国人,但中国并无这方面的记载。(中译者注)

⑤ Ancheo,应即Aucheo,福州之误。见前。(中译者注)

⑥ 非活字印刷,即使在中国,也不早于我们纪元十世纪初。据克拉普罗斯(Klaproth),第一部孔夫子的四书系890和925年之间在四川省印行,而有关中国印刷的技术操作,西方国家早在1310年可从拉施德丁记契丹(Khatai)统治者的波斯史中读到。然而,据斯坦尼斯拉·朱连(Stanislas Julien)最近重要研究的



结果,公元 1041 和 1048 年间,即谷腾堡之前几乎四百年,中国本土一个铁匠,已使用烧泥制成的活字印刷。这就是毕昇的发明,但没有应用。见奥特(Otte)译洪波特(Humboldt)《宇宙》(Kosmos),页 623。活字印刷现在不再使用,因为据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s)所说,第 ii 卷,第 222 页:“现在中国用木板印刷的方式特别适用于中国字,并且对于廉价和操作的效果说是完善的。”中国人在印刷过程中使用的一整套材料,可见于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馆。温德·琼斯先生(J. Winter Jones, Esq.)为哈克鲁特学会编辑的哈克鲁特《各种行纪》(Divers Vo-yages),在 121 页的注释中,对 1348 年刊印的一本书有如下的叙述:“我们所能得到消息的最早一本书,据一个有机会亲自考查它的人说,其日期是顺帝(Shun Te)末代统治的第八年,即公元 1348 年。(指元顺帝至正第八年——中译者)我们的通报者普列渥斯特(Prevost)先生,现正在大英博物馆为庞大的中国藏书编目,告诉我们有关该书的如下信息。书名叫做《千字经文》(Chin Tsaou Tseèn Wan)即《千字文》。它是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并且刚好是一千个不同的字,没有一个重复的。用八音节诗句撰写,对句押韵,每句诗教给学生一桩有意义的中国事物,或者有关德行或者是普通知识。这部书的作用是教写字,既教半草书也教速写体,叫做 Tsaou,即草书,因此文字是双行印刷,相互有 Chin 即正体和 Tsaou 即草体。作者生于 6 世纪上半叶。当普列渥斯特先生看见这本书时,它是属于丁特上校(Colonel Tynte)的。”本编者也有一张 14 世纪中国印行或不如说盖印的纸钞。(原注)

以上英文本注释提到的千字经文,按拼写说 Chin 为“千”,Tsaou 为“字”的对音,但下面 Chin 又似为正,Tsaou 为草的对音。(中译者注)

⑦ Ochian,湖广(Hou-Quang)。(原注)

## 第一十七章 修士拉达及其同伴从中国携回的那些书籍的内容和情况

他们携来大量的书,如我们所说,那是谈不同事物的,你将在下面看到<sup>①</sup>。

有关整个中国、十五省的位置、每省的长宽及邻近其他国

家的说明。

属于国王的贡赋和税收,他的朝廷的等级,他赐给的一般薪俸,他宫室中所有官员的名字,及每个职位的权限多大。

每省有多少赋税,免税者的数目,顺序和时间,何时和怎样征收。

各种船的制造,航行的情况,及每个港口的深度,特别是每个港口的大小。

这个中国的古代,世界的起源,何时始于何人。

统治这个国家的国王,他们的世系和政府的情况,及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向偶像(他们奉之为神)献祭的仪式,偶像的名字,其起源,何时应献祭。

他们对灵魂不死、天堂、地狱的看法,丧葬的形式,及他们每人视其与死者的关系而穿的丧服。

国家的法律,何时由何人制订;违法者处罚,及其他许多有关他们有效统治及政策的事。

医师的草木志,即本草书,说明他们怎样用来治疗疾病。

其他许多医书和药书,由该国作者撰写,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其中包括如何诊视病人,如何治疗他们的疾病,如何预防各种病害。

宝石和金属的财富,及本身有价值的自然产品;尚有珍珠、金、银和别的金属,可为人类利用,相互比较每件东西的利用。

数字及天体的运行;行星和星体,它们的周转和特殊影响。

他们记录的国家 and 民族, 及其中的特别事物。

他们尊为圣人的那些人的生活 and 行为, 他们在哪里生活, 在哪里死 and 葬。

在桌上, 及在箱上玩耍的方式, 怎样作戏法和木偶的玩乐。

音乐 and 歌唱, 及其发明人。

数学科学, 算术, 及运算规则。

孩子在母胎内的影响, 他们每月的保养, 及诞生的好坏时刻。

建筑, 各类房屋, 每座房子按比例应有的长和宽。

好的土地 and 坏的土地的特点, 识别的标志, 每年收甚么果实。

自然 and 裁判星象学, 研究星象学及掷数字作推算的规则。

手相术 and 面相术, 及其他符号 and 标志, 各种的含义。

怎样写信, 怎样按每人的身份给予称呼。

怎样养马, 怎样训练马奔跑 and 旅行。

怎样圆梦, 怎样在旅行前, 或做任何结局不可知的事之前进行占卦。

全国穿的衣着, 从国王谈起, 及那些官吏的徽记 or 带标记的袍服。

怎样打造武器 and 战具, 怎样排阵。

这些书, 及其他很多由修士们携回的书(如前所说), 本史书曾从中引录并将再引述有关的所有事, 是由在中国土生, 但长于菲律宾, 跟当地西班牙人一起的人所翻译, 他们断言他们在所居住的城市, 而特别在福州(Auqueo) and 泉州

(Chincheo), 见过大图书馆。

## 注释

- ① 以下这些书都无法确定原名。(中译者注)

## 第十八章 这些中国人举行宴会和 庆祝节日的方式

在本史书的某些部分,我们已谈及中国人举行的宴会,所以这里叙述他们举行宴会的方式,不算离题,因为那是奇特的,宴会中的方式和作法跟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可以从他们进食及别的很多事上看出<sup>①</sup>。

这些中国人中举行宴会和节宴,超过世上其他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富有的而且无忧无虑,也没有天主之光,虽然他们承认和相信灵魂不死,同时(如我们所说)按他们在今生的作为在来世受奖或受罚。尽他们所能,他们使自己获得肉体的满足,纵情于游乐,他们由此过着美好的生活,并且很有安排。哪怕他们有一百位客人,他们仍然习惯让每位就坐并就自己的一张桌子进餐。他们的桌子很精致,涂金并绘有鸟兽及其他悦目的各种东西。他们不习惯在桌上铺桌布,而只有一匹缎子,或其他丝绸,铺在每个桌头,下垂到地;四个角上他们放着很多用金银线奇妙编制的小竹篮,装满花朵和糖制玩意儿,制作得十分奇特,有象、犬、兔,及其他种类的飞禽走兽,涂金和绘彩。桌子中央整齐地摆着食物,有各种肉食,鸡和鱼,他们用这些做出烧煮得很好的肉汤,盛在奇特的精美的陶盘中,也用银

盘(尽管除了给总督外很少使用)。他们不需要用桌布和餐巾,因为他们很雅致地进食,以致不能用手接触食物,而是用金或银制的小叉子<sup>②</sup>,很清洁地吃,哪怕他们吃的东西再小,也不让它掉下。他们常饮酒,但一次饮一点,因此他们用很小的杯子。

在这些酒席和宴会上,一直有女演员,又演又唱,作出很多使客人愉快高兴的漂亮动作;此外还有各种男人表演其他乐器,及翻跟斗的和演戏的,他们完美地和自然地演出他们的喜剧。他们在这些宴会上消耗大半天时光,因为他们要享用多种食品。按被邀请者或设宴者身份的要求,他们时常摆上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盘碟。这可见于本史书第二部开始时奥古斯丁修士的叙述:其中一人谈到泉州省长官兴泉道(Insuanto)及福州总督为他设的宴席,并谈到在宴会持续期间他们不得不消磨时间的妙策。他们在每位客人面前摆一张桌子,一张接着另一张,按客人的身份在桌上用数字标出区别;在第一张桌上(那里是被邀请的人入坐的)他们摆上烧煮好的食物、甜食即杏仁糖<sup>③</sup>,那是最后一道上的;在其余的桌子上,哪怕有二十张,他们也摆上大量各种食物,全是生的,如阉鸡、鸭、野鸭、母鸡、咸肉、martlemas biefe<sup>④</sup>、腊腿,及很多别的东西。这些都摆在桌上直到宴会结束和客人离开;这时设宴主人的奴仆收拾好这些生食物,赶在客人前把它送到客人的馆舍或住所,隆重地放在那里。当他们宴请总督或使臣时,铺张浪费到要花费大量物资。这些宴会一般要延续总共二十天,直到最后一天都跟头一天一样奢华和充足。

他们总是在晚上庆祝他们的节日,那通常是他们的新月;

而他们是用很多音乐和新奇发明去庆祝。但他们特别庆祝新年的头一天,按他们的记述,那是三月一日<sup>⑤</sup>。这天他们男男女女都穿上华贵的衣裳,用珠宝和新首饰打扮起来,在房屋和门口挂上绸布和金料的帘子和布匹,整齐地饰以蔷薇和其他的花,因为那时候该国有大量的花;他们还布置他们门口的所有大树,给挂上很多灯,街上的所有牌楼(我们已提到,牌楼很多)在这天都装上门拱,其中放进很多灯,布满金料的篷、缎子,和其他各样的丝绸。

在这些节日中他们的教士衣着华丽地协助他们,在祭坛上向天献祭,并且祭他们的偶像,同时唱很多歌<sup>⑥</sup>。

这天所有的人通常都作娱乐,有很多歌唱并演奏乐器,这方面他们是很灵巧的。奥古斯丁修士看见的乐器有琵琶、六弦琴、中提琴、三弦琴、打击乐、键乐、竖琴、笛子,还有别的我们使用的乐器,尽管形状上有所不同,仍容易认出。他们美妙地随乐器唱歌,他们一般都有好嗓子。在这些节日中他们按性质进行娱乐表演,穿上他们为此准备的服装。这些节宴进行一整天,他们桌上都摆满各种食物,有鱼有肉,有各种水果,优质酒,他们是用棕榈树制酒<sup>⑦</sup>,掺合别的,使酒味道极美。整整一天,他们和他们的教士又吃又喝,直到再吃喝不下去了。他们有一件他们认为肯定的事,那就是把他们在当天的倾向看作是一年要遇到的吉兆或凶兆。我略而不谈他们举行婚礼和任何喜庆的宴会,尽管那是很多的而且很铺张的,因为我不愿罗嗦;在所有事上那都是可悲地令人厌恶。

## 注释

① 拉达在记大明国事物中专有一章记中国人的宴会,可和本章所述参看,但有的地方明显有改动。(中译者注)

② 这里对拉达的原文有改动,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人是用筷子吃饭。最早记录中国人使用筷子的欧人是葡萄牙首次遣使中国的使臣皮列士,他在《东方概述》中据他在马六甲的见闻介绍了筷子。拉达的记述也很生动,他说:“他们(中国人)坐着吃饭,但他们不用桌布或餐巾,因为他们不用手指接触他们吃的任何东西,而是用两根细长的棍子把东西夹起来。他们用这个很熟练,可以夹起不管多小的东西,把它送进嘴里,哪怕是圆的,像李子和其他这类水果,也夹得起。”门多萨把筷子改成叉子,大概是不相信拉达的记载所致。此外,门多萨也没有提到茶,而拉达和达·克路士都饶有兴味地介绍了中国的这种特殊热饮。(中译者注)

③ march-panes,一种用杏仁和糖等制成的甜食。(原注)

④ martlemas biefe,可肯定指牛肉,但 martlemas 一词不明。拉达提到有新鲜小牛肉和牛肉。(中译者注)

⑤ 按拉达说“他们的大节是在二月份的新年”,和此处所说三月一日不同。(中译者注)

⑥ 这里谈教士协助过节,系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⑦ 用棕榈制酒?拉达明确提到中国人“用大米酿酒,可以跟相当好的葡萄酒相比,乃至于会被误认为是葡萄酒”,但门多萨却没有采用。(中译者注)

## 第十九章 在这个国家人们是怎样相互致敬的,还有他们的部分礼节

迄今为止已知全世界的国家,只要不是野蛮的,都有一套礼节,或者在相会和访问中有某种问候的仪式,或者在特殊事情上人们聚会的时候;这些,我们在古代史书中已有大量记载,而且从我们在已发现的那些国家和省份所见所闻,有充分

的体验。然而在这里(如我充分相信那样)中国人却超过世上所有的国家(这是按有经验的人所肯定的),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繁文缛节,以致要单出一本书去教导他们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我将在本章中记述那些便于阐明的礼节,按本史书的要求尽量简明<sup>①</sup>。

他们认为当人们相遇时,哪怕交往很浅,如不相互致敬,这是失礼的。

老百姓相遇时使用的礼仪是,握起左手,用右手包住它,一同贴近胸口,深深鞠躬,表示他们之间的友爱坚若两手紧握,而且友情不仅表现在礼节上,也留在心里;同时时候也用言词表达这种意思。但在朝臣和士绅中用的是另一套礼仪,那更要奇特,这就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略站一下,然后伸出双臂,扣紧指头,留在近处,多次弯腰,彼此争着分开赶路,地位越高的,争得越厉害<sup>②</sup>。当任何低贱的人遇到一位大人物,自认在地位或其他方面不如,马上就安静地站立,低垂着头,直到对方过去。但大多数人这样做,不是出自礼貌,而是害怕,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如不这样做,当时就要受到残酷的处罚和鞭打。

当有人要去跟老爷谈话时,在老爷大堂的门口就跪下来,低头望着地,这样用膝盖走到大堂中央,在那里口述他的请求,低声下气,或者呈递诉状,得到答复后,他原样用膝盖走回去,不背向老爷,直到他完全出了大堂。而如相遇或相访的人地位相等,双方都很尽礼貌,比赛谁更殷勤更有词令,在这方面他们是很讲究的。当有人访问别人,被访者在访问结束后,要把客人送到街上。在地位相等或差别不大的百姓中,这个习



惯是一直保持的。他们还有一件很奇怪而且在别的国家从未听闻的事,这就是:如果有人从乡下到城镇去访问人(尽管是近亲,而且相识很久),如果在敲门时或与被访者街头相遇(被访者没有穿戴整齐),那尽管跟他讲话,他仍不作回答,浑若罔不相识;他就马上尽快回家室,穿上最好衣袍,然后再去接待他的客人和朋友,装出在先他没有遇到或见到对方。

在他们当中这个礼节必定要遵守,因为它是他们古老的传统,并且是以他们的宗教为根据。他们盛情招待客人,即刻摆上饮料(bever)<sup>③</sup>或茶点及很多种蜜饯和果品,好酒,还有另一种在全国都饮用、用各种草药制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饮用时要加热<sup>④</sup>。

这些礼节是他们在邻居互访时使用的。但当一个城里人遇到他认识的,并在城内呆了几天的外地人,尚未碰面,这时城里人就问对方有没有吃过东西;如果回答说没有,他很快便邀对方上附近的饭馆,请他美餐一顿。在每个城镇吃饭机会都很多,因为在市场和街道,也在郊区,有许多饭馆,桌椅布置整齐,花不了几个钱;这是由于(如我们所说)各种食物都极便宜。但如外地人说他已吃过了,那市民即城里人就带他上另一类馆子,有各种果脯和奶制品、水果和杏仁糖,极亲善地请他吃一顿。他们很尊敬妇女,一如尊敬外地人和城里人,不管甚么等级,但特别尊敬已婚妇女,若有人对她们出言不逊,他就被认为是无耻,如他不礼敬她们,在她们过街时给她们让路,情况也相同。妇女很少上街。但当她们上街时,她们举止慎重,不给人们说她们闲话的机会。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而特别是要人,你将在本史书第二部的叙述中读到,这是据经验予以阐

述的。

### 注释

① 这一章基本上采自达·克路士《中国志》第十三章。(中译者注)

② 此处记述不清,参看达·克路士的原文:“有点教养而且又有些日子没见面的人,他们之间特殊的礼节是手臂弯曲手指相互紧扣,他们弯腰说些很殷勤的话,各自极力伸手要对方起来;越是显贵,行这种礼的时间越长。”(中译者注)

③ *bever*,可能来自意大利语 *bevere*,喝酒,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的一种小吃。(原注)

④ 这里指茶,但记述不清。(中译者注)

## 第二〇章 中国妇女与外界隔绝,及他们容许私娼存在的条件

从他们的法律得知,中国皇帝及其官员致力于保护公益不受邪恶之害,为此他定下严刑,执行不贷;并且他们严加注意以免有人违犯,认为妇女的自由和不贞为害最大,是公益受到破坏的原因。公益管理得再好不过的了。所以他们通过律法,制定很多予以防止的法子和补救办法。(尽管自创立以来这个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如你所知它是那样大。)这是唯一的因素使它在这点上比那些历史较短、人口较少的国家所受的麻烦和危害要小。哪怕在大城市不贞妇女是少见的和稀罕的事。他们最好的防止措施是,有女儿的人奉明文规定,(在讲明道理后)要把女儿关在家里抚养,不让人看见,但一直要做活以免懒惰,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不能使她们染此痼疾。这条法令也把已婚妇女包括在内,而且奉行到连总督和长

官的妻子都要遵守,甚至他们说皇后本人也要遵守。要纺绩金缎、丝绸,或麻布,或者做其他的手工,应憎恶和蔑视一切懒汉;因此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以他们母亲为好榜样,使这一值得仿效的美德成为日常的和永久的风俗,乃至他们认为,要他们偷懒倒是受不尽的苦痛。中国妇女要做到这些平常的和自愿的工作,所以在城镇街道上遇到女人是新鲜的事,在窗口也看不见她们,这说明她们是贞节的。如果碰巧她们有事必需出门,如给父母亲友送葬,或看望病人,或任何类似的事,那她们是坐轿子去,别人看不见,这个我们在先已向你介绍过了;但没有其他不必要的访问或闲谈的聚会。尽管要保持妇女的贞洁,避免社会上出现祸害。他们仍然容许娼妓存在,认为必需,不过,不让她们的坏榜样损害贞节的妇女朴实的形象。因此他们给娼妓在城镇的郊区建造屋舍,严令她们居留在这些馆舍中,不得外出游荡。当她们住在那里时,禁止她们入城门或到城市任何地方去,违者处死。

操这种职业的女人不受人们的尊敬,因为她们大多是最低贱的等级,如外地人、奴隶,或者自小被她们母亲卖掉的,这是一种永身的奴役。甚至在她们当中采取一种残酷作法,仍为她们所容忍。你将知道的是,那些贫穷的寡妇和为生活所迫的人,不能维持生活,为满足他们的需要,可以出卖孩子,使他们沦于终身的奴役,这是允许的,以致他们有的富商专干这件事。他们把买来的女孩精心培养,教她们弹唱及有关的其他技艺。然后,当她们成年时,就送她们到上述的妓院。在他们让女孩子干这种贱业的那天,在她入妓院前,他们带她去见一位官员,皇帝派到各城镇管理妓院的,了解其中没有恶规。于是

这位官员亲自把她收留在妓院里，从那天起就跟她的主子再无关系了。但他每月要去向官员交他的税钱，那是由官员按他们之间的商议定下的数字，此外官员还规定为她及教养她而付钱的日期。

这些妓女很受到光顾，而且因演唱过着快乐的生活，她们是善于歌舞的。据中国人的报道说，她们穿着很奇特，涂脂抹粉。其中有很多盲女人，她们是自由的，不受奴役；这些盲女人由别的有视力的人梳装打扮和涂抹。同时在这类妓院度过整个青春的女人，一辈子不得离开，法律作这样的公开规定，以免她们的贱行造成危害，成为他人的坏榜样。当她们交钱给主子后，这些女人剩余的利润便交给她们的监管官员，他妥善地保管，每年向嫖客把有关情况说明。然后当这些女人老了的时候，上述官员把钱再还给她们。但给钱是让她们不缺甚么，或者不缺急需。而若最后她们有所缺匮，那就给她们一笔薪金维持生活，只为盲女人梳装打扮，或者送她们去皇帝的医院，一个安顿那些不能自谋生计者的地方。

如上所说，妇女是为生活所迫而出卖的。男孩被收买后，他们要学一门手艺，学成之后，在同一行业中跟一个时期师傅；期限完结，师傅不仅给徒弟自由，还为他们娶妻成家，也供给他们房屋和用品让他们可以生活。如果师傅不愿这样做，那法官就强迫他们，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徒弟为表示感恩，在新年的头一天必须去看望师傅，或者约定其他日子，并且送些礼物。徒弟的儿子都是自由的，不因他们父亲受养育之恩而被奴役<sup>①</sup>。

## 注释

- ① 这一章也是取材于达·克路士的《中国志》。(中译者注)

### 第二一章 他们船只的型式,有出海的船也有 行驶江河的船,很多很大;他们怎 样整年供应鱼

这个国家有大量的舟船,用来航行于沿海,驶往邻近岛屿,并且进入江河。各省都遍布河流,很多人住在河流的舟船上,看来是一座大城。他们估计住在水上的人跟住在陆地上的  
人一般多。

他们造船容易,花费不多,因为他们在全国都有大量的木材、铁和其他造船所需的材料;而特别有一种胶,用以涂抹船只,比我们用的沥青更坚韧和更有力,涂上之后粘牢,使他们的船坚若石头;这种胶出产丰富。又有许多造船匠,再者他们人口众多,陆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使他们建造大量的舟船。他们制造很多式样的舟船,各有名字。他们用作长途旅行的船叫做舟(Juncos)<sup>①</sup>,但他们为打仗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有高船楼,分设在船首和船尾,很像来自列潘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船,和葡萄牙人驶入东印度的船。他们的船很多,以致一个将官可以在四天内召集一支六百多人的军队。他们通常用来装运货物的船,样式和大小相同,区别很小,但船头和船尾要矮些。有另一种小些的船,很像舰载艇,两侧各有四大桨,每桨六人划,至少四人划。这类船很便于进出港口时靠岸,或进入任何浅水的地方,他们称之为板舟(Bancoens)<sup>②</sup>。还有另一

种比这些要宽的船，他们叫做兰艇(Lanteas)<sup>③</sup>，两侧各有八支桨，每支六人划。海盗和海寇常用这最后两种船(在那些海域，海盗很多)，因为在情况需要时进攻或逃脱都十分轻捷。他们再有一种长的船，像桨帆船(Galley)，但要方些，很宽而且无需深水；他们也用这种船把货物从一地输往另一地，它行驶迅速，在河上行驶不用大手力。除上述的之外，他们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船，有些有绘画和涂金的廊子和窗户，而首先是总督和官员为游乐而建造的船。前面提到的那种叫做舟楫的船，皇帝在各省都准备了许多，并且派有将官率士兵驾船保卫海岸，因此他们本国的船只，及那些来自别处跟他们贸易的船，都可以平安来往，免遭附近海盗的劫掠。在江河内也有为此而武装的艇。皇帝用他的赋入支付这些普通士兵，而且给得很多。

(如我们已指出)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Iapez)<sup>④</sup>，是由石灰、鱼油及他们称为油麻(Vname)<sup>⑤</sup>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耐用两倍，但却大大妨碍行动。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由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

(如上所说)很多人生长在这些舟船上，一辈子没有上过陆地，不知道其他谋生的行业，只是继承父业，这就是，驾驶舟船的一艘从一地到另一地往返运送货物，或者摆渡客人过河。他们在船上有妻小，在河上有邻居，像在城镇一样，但他们对城镇没有甚么需求，因为他们在船上养着所有生活必需的东西，如鸡、鸭、鸽及其他供食用的禽兽。如他们缺甚么，他们就

在饭店和商店购买。在河上他们有大量的饭店和商店，还可买到城镇其他奢侈品，如各种丝绸、琥珀、麝香及非必需的珍贵东西，供应充分。他们在船上也有种小橘树及别的果树的花盆，有供消遣的花园，种上花草，并且在宽阔的船上水池，他们养了大量的活鱼，仍每天用网捕更多的鱼作补充。中国对鱼的供应，是已知任何国家中最好的。因为有很多这类的船，也因海上和河内有很多渔民，不断用网和渔具捕鱼，而且把（无数）捕来的活鱼输往沿河五百里格陆地内的池塘，他们每天很方便地换水，同时用宜于鱼吃食的东西喂鱼。

这个国家养鱼的主要时间有三个月，即二月、三月和四月。时值春汛，把鱼从大海送进河道，在那里产卵育子；这时候靠养鱼为生的渔民捕鱼并放到池塘里，在船上喂养大再售卖。

很多船从全国各地来向这些渔人购买鱼苗，把鱼放柳条篮内，篮子用一种厚纸衬里，抹上油，不致漏水。他们把鱼放在里面，每天换水，如前述那样喂养。尽管鱼很细小，人们仍都买它，把它养在家家都有的池塘里（在中国一般都有池塘），不久鱼就长大，可以食用。他们用乳牛粪、牛粪和猪粪制成的糊喂鱼。

他们也把这种小鱼放进城濠，所以里面满是鱼。但城濠里养的鱼属于城的守令或长官，不得他们的特别命令没有人敢于到那儿去钓鱼。这些官员常在河上游乐，为此建造了封闭的船，其中有结构奇特的房间，及挂着华丽帘子的窗户和廊子，还有其他供消遣玩乐的东西<sup>⑥</sup>。

## 注释

① Juncos,显然就是达·克路士的 Juncos,博克舍收录的英译文《中国志》写作 Junk,在现代英语词典中译作中国民船,其语源为汉语或马来语,尚不确定。中世纪旅行家伊本·拔都塔和鄂多立克都曾提到所乘之船为 Junk,其语源可能为舟、船的译音。(中译者注)

② Bancoens,达·克路士写作 Bancões,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113 页注⑤)解释这个词系来自马来语 Vankan,复数是 Bancão, Vancão, Wankan 等。(中译者注)

③ Lanteas,达·克路士的写法相同,博克舍称其语源不明。门多萨本章中记中国船,均采自达·克路士,但在记使用的桨和人数方面略有不同。达·克路士说 Bancões 两侧各三支桨,而小些的 Lanteas 各六、七支,两人划一支, Junk 是四、五、六人划一支。又,门多萨前面记中国漆船用的胶,不见于达·克路士的记述。(中译者注)

④ Iapez,对音不明,可能是漆的译音?这里记涂船的沥青,不见于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⑤ Vname,可能是 Yewma(? 油麻)——沥青,即柏油。在莫里逊的字典中,“tar”译成 Pa ma yew(? 柏麻油),但本编者找不到类似 Japez 的字,它可能现在已废。(原注)

⑥ 以上记置民、养鱼法及官员们的船,均采自达·克路士。(中译者注)

## 第二二章 中国人采用的奇异养鸭法,养的鸭 数量大而且省钱;还有他们使用的 有趣又巧妙的捕鱼法

中国人口众多,又不允许有懒汉存在,所以使穷人(为生活所迫,成为很多事物的发明者)动脑子寻求新法子谋生,解决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全国各地都有人居住和开垦,无一尺地无主人,他们也转向河流(河流很多),(如前所述)住在舟船上;他们在那里和全家人靠船舱抵御日晒雨淋及天灾。他们



干他们懂的行业,即他们继承父辈的行业,还有其他很多极奇特的谋生秘法,其中最怪的是在他们的一些船上养大量的鸭子,供应全国大部地区。养法有如下述<sup>①</sup>。

他们有大如上层船舱的竹笼,可以同时养四千只鸭。他们在笼里某处安设了窝,让鸭子每天都去下蛋,他们把蛋取出,如果在夏天,他们把蛋放在很温暖的牛粪或那些鸭粪中,按经验放很多天让蛋孵化。然后把蛋从粪里取出,一个一个打破,得到小鸭,他们手法灵巧,几乎没有一只鸭死掉,使前去观看的人赞叹不止。但干这行的人不多,因为那是该国长期存在的一门古老行业。为了全年都享有这种收获,他们在冬季必须用人力帮助,给孵蛋的粪加温,使用了另一种跟前述一样巧妙的方法,这便是:他们把大量竹子一根根缚在一起,放上粪,再把蛋放在粪上,用粪盖严;做妥后,他们在竹子下面安放稻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点上火,但不让火烧起来,只一直保持自然的温度,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取出为止。然后他们如前一样取出蛋并且打破,因此他们的鸭子增多到犹如蚂蚁。接着他们把小鸭放进另一个鸭笼,其中养着老鸭,只用来翼护小鸭,给小鸭温暖;他们每天喂鸭,养到小鸭可以自己寻食,随老鸭到田地活动。常常可养到两万多只鸭,但花费很少,法子是这样:每早给鸭喂一点米饭,再打开朝着河流的笼门,放上一道通往水里的竹桥,这时鸭子争先恐后出来,值得一观。鸭子整天在水里和陆上稻田里度过,在那里觅食,稻田的主人给鸭主一些东西,让鸭子到田里去,因为鸭子除掉田里的杂草野稗,却不损害稻子。

到傍晚,船上的人敲响一面鼓或这类的东西,鸭子听见,

很快入水，径直向自己的船游去，那里已放下桥等它们。每群鸭听声音知道自己的船，从不失误，哪怕很多群鸭混在一起。因为每艘船用的声音各不相同，鸭子已经习惯，耳朵充满那种音调，所以从来不迷失自己的船。

在全国使用这种谋生方式的很多，非常生效，因为鸭肉是他们最常吃的肉食，被视为是重要的食物而且价钱便宜，原因在于各个季节都可喂养而且花费很小。

在这个国家还有一种捕鱼法，跟养这些鸭一样巧妙，值得观赏。在每座建在河岸的城市，皇帝都设有些房屋，每年养上很多鹭鸶即鱼鹰，用来在鱼产卵的季节捕鱼。方法如下：他们从笼子取出鹭鸶，带到河边，那里准备了很多捕鱼船，装满半船水。然后他们抓住鹭鸶，用一根绳子套住喙囊，叫吞不下鱼，再把鹭鸶放到河里去捕鱼。鹭鸶那样情愿和贪婪地捕鱼，蔚为奇观。它们飞快投入水，下潜，喉咙塞满鱼。这时它们出水，同样快速地回到盛着半船水的船上，把捕来的鱼放到水里，这水本来是准备作这种用途的，免得鱼死掉。做完后，它们再如前一样去捕鱼。

用这种法子他们要捕四个钟头的鱼，彼此不相干扰；当船上装满鱼时，他们放开鹭鸶，让它们再到水里去捕鱼吃，因为鹭鸶饿了；在捕鱼的头一天，他们不给鹭鸶的日常粮食，即一点粟，叫它们更好地工作。鹭鸶填饱肚子，略为休息后，他们把鹭鸶从水里取出来，带回原来喂养的地方。在捕鱼季节，他们每隔三天就带鹭鸶去捕一次鱼，这对他们是一种玩乐，他们惟愿全年都这样。

在这三个月捕到的鱼那样多，足够供给全国吃一年；这在

前面的一章已经告诉你,这是鱼的供应和其他东西一样充足的原因;故此,如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天天吃鲜鱼,哪怕离海老远。

### 注释

① 本章中记养鸭及鹭鸶捕鱼,均采自达·克路士。达·克路士记鹭鸶捕鱼,又是采自伯来拉《中国报导》。(中译者注)

## 第二十三章 这个大帝国的皇帝接待其他国王、王公或民众所遣使者的礼节

我们将在下一章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以他信仰基督教的热忱,遣使中国皇帝的使节,他因某些原因和理由,将遣使延至一个较好的时机,而我们相信不久将提出遣使。因此现在本章内谈谈中国皇帝接待国王、王公或其他地区遣使的礼仪,并不违背我们的目的。因为礼仪很奇特,有必要按它的作法予以描述<sup>①</sup>。

以使者之名进入中国的,不论是友好国王或敌对国王所派遣,都得到认真、殷勤的礼遇、款待和照顾,好像派遣者亲临。除了遵守世界诸王都遵守的国法,特别是他们的人不得遭遇任何危险,尽管他们带来的信件给皇帝带来不满或伤害,在这之外,他们还得到很大的特权。当不管甚么地区的使者进入中国,第一个城市的官员或长官就亲自前去迎接,向他表示欢迎,用言词和礼貌致敬。所有的老爷、将官、士兵和城市居民都陪同官员或长官前去迎接使者。但在他下船登岸时,他们不让

他步行(尽管路不远他可以走去),而是在岸边准备了八个人和一把用象牙或其他贵重材料制成的椅子,有天鹅绒、锦缎或金料的帘子,这是皇帝命令在每城或大镇为类似情况设备的,用来把使者送往寓所。他们也在全国每个城市和大镇准备了大馆舍,足以供这类人物留宿。它也给奉皇帝之命办事的官员途经这类城镇时之用。这类馆宅都有一名将尉,在馆宅里安置有华丽优质的家庭用具,如帷帐、床、奴仆,及其他必需的东西,不仅供一位使者居留,也可供多人使用,相互不干扰。因此如前所述,他们把使者护送(或者骑马,或者用椅子,那是他们普通的运输工具)到他的馆舍,在那里礼貌周全地留下他,仅有侍候他的人。同时还有一名将官和一两千士兵一直守护他,陪他到离开中国。

接着第二天,接待他的官员或长官前去看望他。当他们向他询问了这类拜访中所要知道的一般情况后,他们打听他的身分和派他来的侯王,总之,有关他出使的事。然后他们当时就派驿骑去见一直住在首镇或省城的省长或总督,他同时派另一驿骑把这消息上报皇帝和朝廷。同时他送命令给使者,要他停留,或者给他一份通行证到总督所在之地。他还通知官员说他 will 接待那名使者,这是按他得到的报告作出的决定,他从报告中知道派遣使者的国王和王公情况。旅途中还要一队士兵护送使者,为他准备好各种需用的东西。这一切安排妥当,而特别要为使者每个人及奴仆准备好膳食,在甚么城镇留宿,怎样居留。通行证交给使者,那是写在一块白色的牌上(按我们在前面多处告诉你的方式),用大字写,其中有使者系哪个国王所遣。无论使者走到哪儿,这块牌子始终举在他前面。但

尔后由朝廷给他通行证, 特许他赴朝, 这是另一种类型: 那是写在羊皮纸上, 字迹严整, 盖有皇帝的金印, 除了这类情况或授与一位总督作法令外, 它从不颁发。

这位使者沿途的费用, 及护送他的人的需用, 都算在皇帝的帐上, 由使者们所经之地的皇帝的司库官支付。一般说在所有地区, 他们都以盛宴款待使者, 有歌舞和馈赠, 直到使者进入皇帝所在的大明城即北京城。

朝廷所有的贵人及朝臣和首脑, 都出城去迎接使者, 据中国人说, 首脑的仪仗和扈从不亚于皇帝。如果使者是一位大国王所遣, 那他们就给他右手, 如果不是, 就给他左手; 他们这样走着, 或者与使者本人交谈, 或者通过译员, 问他的安康, 旅途的劳累, 和别的事情, 直到他抵达供他留宿的宫室。他们在那里跟他告别, 留下一些人陪同他, 同时他和上述这些人回到他的寓所。但当他们离开他时, 他们以皇帝的名义授与他权力, 可以封一定数目的老爷, 释放一定数量被判死刑的犯人, 及做其他特殊的善事。以使者名义进入中国的人, 不管他干了甚么寻乐的事或坏事, 都不能伤害他, 尽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为说明这是真的, 将以事实向你证明。有一个叫巴脱罗姆·皮列士(Bartholomew Perez)<sup>②</sup>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伴, 奉印度总督之命, 以葡萄牙国王唐·曼内奥(Don Manuel)使节之名, 被遣使中国皇帝, 他们在广东省总督面前被马六甲国王的使者们所控告, 后者当时在那里, 准备赴朝廷谈他们国王的事; 他们证实说, 葡萄牙使节是假的, 这些人是印度总督所派的间谍, 意图窥视城堡, 以便日后前来攻占, 就像他们在印度很多地方之所为一样。他们一直坚持这个歹毒的意思, 要总督

逮捕这些人,给他们以间谍应有的惩罚,表示要提供有关的充足情报。

总督在了解清楚情况后,跟城里的老爷及他的幕僚商议,便下令把葡萄牙使者逮捕,投入狭窄的牢房,用严刑、欺骗和策略取得他们的口供。同时因在口供中发现矛盾:有的因畏惧而供出比要求更多的东西,有的则说这是真的,所以按照国法,因他们的口供判处他们死刑,并派人把判决送往朝廷要求批准,抱着执行它的极大愿望和意图。朝廷看到判决,认为他们是有使者衔进入中国,不但取消了判决,不愿批准它,而且命令总督释放他们,让他们自由返回原印度,还要充足供应他们一切必须品,直到他们进入印度,尽管这时候马六甲国王的使者在朝廷仍坚持他们恶毒的说法。

尽管上述使者都招认事实,因怕死而认罪,但朝廷的命令中仍然认为他们是以使者头衔进入中国,因此足以不受任何损害。但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于是当这位使者在消除了旅途的劳累后,接受朝廷贵人的很多宴会和赞颂,预定一天由朝廷的贵人和内阁首脑陪同去跟皇帝谈话,在他事务所需的任何时候,皇帝在三座豪华宫殿中的一座接见他。当他的事办完,受到很多馈赠,这时他要返回他的本土;按照他来时的礼节,他们在他回去时也同样待他。

但如果使者是来自某国的民间,他们就不给他以上所述的待遇,而是全然相反,因为他仅由负责安排他住进皇帝所设馆舍的官员陪同入城,供给他所需的东西,了解他前来的意思和目的;同时官员向内阁首相报告有关情况,首相再禀告皇帝。然后他们定一个接见的日子,条件是,他去见的时候必须步行

去,要么骑一匹没有笼头、只在马首有缰绳的马前去,表示谦顺,承认臣服。接见那天,他遵照上述的命令和条件前去,由官员陪同。当他来到正对皇宫的一个大地方时,他要在那里停留到皇帝的一名官员(司礼的执掌者)去找他,并且叫他前进,指给他首次必须下跪之处,要他二手合拢,作礼敬或崇拜的表示。在行这种仪式的整个期间,他的眼睛必须朝着他们表示皇帝所在的方向。这样他再往前走,前进中再像头次一样作一次礼拜,直到他进入在石阶尽头的第一座大殿,首相极威严地坐在里面,代表皇帝本人;在听取了他出使的情况后,首相把他打发走,当时不回答一个词。但在首相向皇帝报告之后,通过那名安排他住宿,并且在他停留在宫中时提供他所需物品的官员,把回答告诉他。

## 注释

① 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拉达《出使福建记》加以编写,也可能加入门多萨得到的传闻。达·克路士对遣使中国的使臣,也有简略的记载,但看来门多萨并没有予以引用,例如,达·克路士说使者的货物是免税的,以及使者享有很大特权等,都没有转录。此外,拉达一行人仅到过福建,有关北京接待使者的情况,他们不知道,也未报道,门多萨下面称“据中国人说”在京城接待使臣的盛礼,不知这“中国人”是谁?很难说门多萨在墨西哥能直接得到中国人的情报。(中译者注)

② 巴托罗姆·皮列士(Bartholomew Perez)为多默·皮列士之误,这位葡萄牙首次遣使中国的使臣,结局如何不能得出定论。他从广州到达北京,又被遣回,有说他死于广州监牢,也有说他被流放在中国,乃至娶妻生子,品脱游记中称见到过他。门多萨此处所述不同。(中译者注)

## 第二十四章 西班牙国王遣使中国皇帝的使节， 及促使他遣使的因素，还有公布它 的原因

现将结束这本小史书，其中我概括地记述了我所知道有关这个中国的事，我的意思是说那些我可以很好表达的关于它的事，留下大量的我有特别记录的事不谈；有的因为不清楚，有的则因为没有看到会引起惊羨；而且按照智者的意见，这些事不应叙述，以待有经验使它们更可信的时候。再者，我认为，因简略受到责怪（有的已受到责备了），比叙述中冗长罗嗦，害处要小，尽管这对本书有损失，我已从书里取出了很多我该放进去的东西。现在让这些过去吧，我将在这最后一章内记述西班牙国王在耶稣纪元一千五百八十年交给我的使命和使信，据此我应由我会的教士陪同，从他的墨西哥大国前往中国，以他的名义把使信呈给中国皇帝。关于这件事，我将就我所了解和知道的予以叙述，不逾越忠顺的界线，因为出使的事没有结束，有关的措施也没有结论，但愿神恩护佑，靠西班牙国王对这事关切认真，那些将赍送信函及其他东西的人，他们的愿望不久会有结果。

（居住在菲律宾群岛，又名波涅特即西方群岛的）西班牙人看到从中国港口运来贵重物品和财货，如金子和丝绸及别的东西，并看到那些运它来的人因珍视它而少量出售；同时所说的中国人证实称在大陆上有很多别的产品，其中一些已在本史书中提及。因此，马尼拉城的长官和首脑，考虑到转化这



些人,及跟中国人进行贸易所能获得的利益,作出了决定,并得到圣奥古斯丁会大主教和其他许多既重要又贤慧的教士的赞助,后者跟前者一样在那些地区宣讲福音,给那里大量的居民施洗礼,还做了其他很多事。如果我有意,而且我的任务不在那里,我可以予以大量报道。所以我说他们决定向天主教国王派遣完全值得信赖的人,报告有关他们知道的中国的事,也提出(属于他的那些岛屿)显然有必要跟中国人保持邻居的友谊,由此可给他们带来好处和利益。还请求他(如果他乐意的话)向中国皇帝派出一名使臣,以加强他们的友情,携带他国内的一些礼品,可以受到中国人珍视,作为一条宣讲福音的途径,开始增进基督徒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上述的好处将及于其他国家,因为从中国将运来大量货物,还有财宝及其他珍品。他们谨慎地认真考虑他们应派谁去作这样长途的旅行,向上述的国王陛下请求,然后他们一致同意挑选奥古斯丁修士的大主教,叫做修士第略·德·埃列拉(Fray Diego de Herrera)的,一个很有学识并且十分熟悉那些岛屿情况的人。因为他是它们的最早发现者之一;他们请求他,为上帝之爱并为国王陛下尽劳,也为这些岛屿可能由此得到的利益和好处,他将愿意携带这份申请前去,因为他们深信,因他曾经历那些岛上很多地方,也因他的职务和使命,他是能够实现他们愿望的最佳人选,同时最能使国王陛下相信出使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他很多有关治理那些岛屿的事。这个决定得到他们一致的拥护,他们已经很好地选择派遣这位大主教,于是他马上乘一艘船离开该岛前往新西班牙,时间是在公元1573年。在他上船时,该城的长官和所有人都去欢送,他因他的圣洁和德行而

得到他们的热爱。都希望他尽快地努力成功返回那些岛屿，因他们是那样爱他，需要他在场。

他答应他们尽快行事，同时请他们向上帝祈求赐给顺风，使旅行平安顺利。他们答允这样做，极认真地祈祷。然后船长命令启锚张帆，这是在同年十一月；在良好天气中他们抵达新西班牙，进入墨西哥城，后又有北海(North Seas)之行，一路顺风，在下一年8月13日到达西班牙的圣鲁卡尔·德巴拉梅达(Sanlúcar de Barameda)<sup>①</sup>，并且携我同行。下一天我们离开塞维尔(Syuel)<sup>②</sup>，从那里进向马德里，国王陛下当时在那里。我们在1574年9月15日到达，同一周得到哥列塔(Goleta)陷失的消息<sup>③</sup>。我们立即去亲吻国王的手，带去他的官员和城市交给我们的信函；他以他一贯的仁慈接待我们和信札，极满意地听取有关的请求，因为那个愿望是神圣的和有益的，并且告诉我们说，他会命令他的内阁特别认真了解这件事，按事情的需要尽快处理；还感谢我们长途跋涉为他服务，使他知道这个大帝国的发现及其他有关菲律宾群岛的事。他立即吩咐为我们在那里停留期间准备生活所需用品，要我们把有关事项向负责印度群岛事务的官员唐·儒安·德·奥班多(Don Juan de Obando)报告(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国王陛下让他进行认真处理和商讨。在跟这个负责印度群岛事务的皇家官员就有关所需和便宜事项进行磋商后，事情看来有效地解决，因为几天内给与我们特权处理上述群岛所要求的一切事。例外的是有关遣使中国皇帝的事，因事关重大，需要更多时间考虑，所以将它推迟到有一个较好的时机。于是带着这个结论和四十名教士，还有国王陛下颁发的许多有关善治该新国家的

命令，一行人在下一年，1575年1月，从塞维尔出发，我则奉他之命及因某些原因留下来。上述的大主教和四十名教士登上船，在六月离开，旅途顺风平安，直抵新西班牙，再从那里进入南海，到他们望得见该群岛。但气候变化，他们被风暴驱迫到一个居住着异教徒的岛上，所有人都遭到杀害，无人逃脱，只除了一个我们从那里带到西班牙的群岛土生的印地安人。他后来到达马尼拉，报告他们怎样被杀害，异教徒怎样把文件和命令撕得粉碎，及所有他们遭遇到的事。

长官和居住在群岛的其他人得知这些情况（在他们按这类事件正当的要求举行了哀悼仪式后），他们发现，因失掉了上述的大主教及其同伴，还失掉了国王陛下颁发的信札和命令，他们仍有过去一样的需要，于是他立即作出决定再写新的信函，要求国王已允许的事（尽管他们不知道是些什么）；他们也在信里提到他们要求遣使中国皇帝的事，增加了新的理由，以打动对方大力支持他们遣出所要求的使臣，这是一件对整个那些岛屿都关系重大的事。当这些跟以前送去的内容一致的信函送达的时候，国王任命了一位叫做唐·贡萨罗·德·梅尔卡多·依·洪契罗（Don Gonsalo de Mercado y Ronquillo）的绅士为那些岛屿的总督，他是一个有胆识和持重的人，曾经忠心耿耿地为国王在秘鲁和墨西哥工作；（作为一个当时被选任为那些岛屿总督的人，及一件与他极有关系的事）他了解到岛上那些人要求遣使的迫切愿望，而且这事又是有何等的意义，就向国王及其阁僚提出这件事。他们在结论中回答说，他应马上带领派驻那些地区的士兵出发，因为上述群岛亟需士兵，这样做是合宜的；至于遣使，因为不那么需要和紧迫，

应有更多余暇去处理,以待阁僚自行考虑有关该事的合宜时机。他们愿与国王陛下商讨,那他可以作为他们的真正主子,命令怎样去为上帝及其利益服务。因此上述总督带着这个回答离开。

刚好在下一年8月,在这位总督抵达群岛前,从那里又送来新的请求信函,更迫切地提出他们以前几次的请求,随这份请求送去奥古斯丁修士的大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及其同伴进入中国和他们在哪里见闻事物的完整报告(这可见于本书第二部分收录的所说报告全文)。国王陛下读到这个报告,他决定派遣他们多次要求的使节;恰好当时他开始去葡萄牙,一个艰难的时刻,但上帝的意愿仍有明显征兆,(如智者所说)帝王的心是在上帝手里。因为要指派一人去作这次出使,国王把这事交给他的负责印度群岛事务的皇家部门,其首脑是唐·安东尼奥·德·帕第拉·依·梅涅斯(Don Antonio de Padilla y Meneses),他曾跟我交谈若干次,涉及到该帝国和墨西哥的事,我自十七岁起就一直住在墨西哥,而因该地的事委托给我办理,使我常去拜访他。长期的谈话,及他对我的好意,使他相信我能担任国王陛下的使节,因为他希望有几名教士去作这件事;同时他们都深信我有善心和愿望去拯救那些灵魂,并在各方面愿意为国王陛下服务。所有这些情况,连同我具有那种大航海的知识<sup>④</sup>,及该国家和百姓的品质,对于实现国王陛下的意愿,实现住在菲律宾的诸人的愿望,都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在准备把这副担子交给我,同时国王陛下如前述准备他的葡萄牙之行后,他把派遣我的事提交给皇室内阁的首

脑们,当时他们是加斯卡·德·萨拉彻尔硕士(Licenciado Gasca de Salacar)、戈默思·德·桑蒂斯特文博士(Doctor Gomez de Santisteuan)、埃斯帕德诺硕士(Licenciado Espadro)、唐·第埃哥·德·祖尼加硕士(Licenciado Don Diego de Zuniga)、瓦依罗博士(Doctor Vaillo)、埃瓦硕士(Licenciado Eua)、格德昂·德·希隆索沙硕士(Licenciado Gedeon de Hinonsosa)。奉他们之命我离朝赴塞维尔,已有命令叫那里准备我将赍送给皇帝的一切东西。因此我停留一些日子以取得这些东西,但因我要带的东西很多,不能够有任何法子在船队启航前准备好。因此前面提到的加斯卡·德·萨拉彻尔硕士,当时他正驻在塞维尔的议政厅,通知国王陛下这件事;国王如前述在巴达约斯(Badajos),忙于有关葡萄牙的事情;他请求国王按他的意思命令怎样做。国王命令船队出发,叫我留下来等到把我应赍送给中国皇帝的东西准备妥当的时候,这是国王已吩咐充分准备的。同时在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他们将吩咐准备一艘船或大帆船(galeon),让我乘船到新西班牙去,追上或相遇每年从纳维达德港驶往菲律宾群岛的船只;这道命令拖迟到四旬斋开始,原因是准备的物很多,不能按时办妥,也因为在西班牙发生了流感<sup>⑤</sup>。然后当一切就绪,加斯卡硕士命令把国王的信札及其他所有东西交给我。因东西很多,再者我在本章叙述已长,所以我没有谈这些。精明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想像,如果他估量一下送赠礼物的天主教国王是如何豪爽,而接受礼物者又是如何强大和富有,对此,本小史书已作过充分叙述。我希望我能向你作特别的介绍,也介绍国王陛下致那位异教或异端国王的信札副本,这是

本作者应做的事。但因此事没有成效，我也没有获得唯一可允许做的国王的批准。再者，我处在不能要求这样做的位置上，所以我不敢做，否则我将超出我向我的君王效忠的界线。不过，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国王陛下送给该国皇帝的信札和礼物，没有其他用意，仅在于使他和他的臣民都承认真实的上帝，鼓励他们接受我们的天主教，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谬误，他们又是如何昧于有关真实上帝的知识，那是天地及世上可见和不可见的万物的创造者，所有因真实认识而信仰他和服从他圣律的人的救星和赎罪者，这圣律由他的言词所公布，有他的圣迹及其他实际的事物所证实。

于是在出发后，我继续我的旅途和行程，直到我抵达墨西哥，在那里我发现一些涉及到那次旅行所需事物的麻烦处，而国王陛下在他授与我的委任书中希望我充分了解，同时，若有需要的话，在我再往前行一步之前，把有关情况向他报告。

该地的总督，即科鲁麻(Coruma)<sup>⑥</sup>伯爵，认为最好我返回当时国王所在的里斯本去，把所发现的困难告诉他，这是在总督召集该国要人讨论实现出使之事的会上表示的。

我带着这个决定离开该地，返回西班牙，把礼物留在墨西哥，交给国王的官员保管，以待得到命令该如何处理的时候。

我得知国王陛下在里斯本，便写了有关出使的信，送交给他，向他表示我对上述会议的看法。国王立即负责寻找时机以实现他最大的基督的意图和愿望；我相信他已有这种愿望并想尽可能实现它；而且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中国栽培天主教的信仰，驱逐他们虚伪的偶像崇拜。同时我希望上帝保佑尽快实现，因为在该国内已有圣奥古斯丁会的教士，圣方济各

的赤足修士，及耶稣会教士，即耶稣会士，他们在中国被称作圣保罗的神父；总督驻地肇庆(Xanquin)<sup>⑦</sup>城有五、六名耶稣会士，并且自1583年以来在该城建有一座道院及一座教堂，作日常的弥撒。确实可以说，他们已得到上述总督的允许，可以自由地在全中国旅行。而如果是这样，你就必须认为，他是在跟皇帝商量，得到皇帝批准后才允许的，否则我相信他不敢给予这种特许。

现在奉国王陛下和他的皇家印度群岛事务部的诏旨命令，圣多明尼克会的一班教士离开西班牙，前去协助那里的教士完成这桩事业，他们定会取得伟大的成果，因为他们有热情和学说，如果他们作为唯一上帝和主宰的仆人，并都只去做一件工作，在仁爱中团结，那会更好。用这种手段，靠全能上帝的恩惠和帮助，尽他们的辛勤努力，他们将轻易地征服中国人的心和良知，并将把魔鬼从他长期盘据在该帝国的土地上驱逐走，使中国人通过再生和赎罪归信他们的真正上帝。中国人所作的普渡愿望，其许多明显迹象也将是不小的帮助。因为据说在他们的书中读到，西方将传来真正和完美的法则指导他们升天，他们要在天上成为仙人。所以当他们在看到，进入他们国土的教士系来自西方，他们就对向他们宣示的法则深信不疑；由此将给与他们巨大的好处。他们十分热爱天主教的诫律，和宗教教义，那已译成中文，在中国很多地方流传<sup>⑧</sup>；因而使（据肇庆城的教团神父们写的信中说）很多要人归信天主教，同时另一些人在上天的帮助下，受到他们榜样的鼓励，也要求施圣洗礼，但因不愿在该国引起任何骚乱，这没有去做。再者，当他们对教义有更好认识时，

他们可以更坚定地去信仰和接受它。

上帝以他的仁慈，靠他的神恩，推动这桩善事前进，为他的荣耀，也为推崇他的圣教，并使那些多不胜数的灵魂，因他圣血而赎罪，可以得救；使基督教国王心里继续去做已开始的事，使他思想中对于完成这桩事的念头一直增大，而且使魔鬼极力要使他抛弃它的劝诱，离开他的身子。但没有任何力量和智谋能对抗上帝及其神意。

### 注释

① San Lucar de Barameda，西班牙著名港口。（中译者注）

② Syuel，又写作 Sevilha，Sevilla 等，西班牙著名海港城市。（中译者注）

③ 突尼斯的哥列塔（Goleta）在 1574 年 8 月 23 日被塞列姆二世（Selim II）的海军大将西伦·帕恰斯（Sinan Pachs）从西班牙人手中攻克占领。（原注）

④ 为“我具有航海的广泛知识”之误解。（原注）

⑤ Cattarre，或即 Catarro、Catarrh，鼻粘膜病，俗称感冒。murre 不详，可能为 Cattarre 的另一名称。（中译者注）

⑥ Coruma 为 Corunna 之误拼。（原注）

Corunna，Coruña 为西班牙一地名。（中译者注）

⑦ Xanquin 肇庆，此处当指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之进入肇庆。（中译者注）

⑧ 当指罗明坚和利玛窦等最早用中文写成的传教教义《天主十诫》。（中译者注）



## 第 二 部

第一卷包括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及其同伴哲罗尼莫·马丁修士等神父,和同行军人在中国的见闻。

第二卷包括圣方济各会伯多禄·德·奥法罗修士及其同伴在上述帝国作的奇迹般的旅行。

第三卷包括本修士(指门多萨——中译者)所记马丁·依纳爵修士的简短报道:他从西班牙到中国,环行世界后经东印度再返回西班牙,其中记他在旅行中见闻的许多特殊的事。

## 第一卷提要

本卷记拉达和马丁及随行的军人为甚么在1577年从菲律宾群岛去中国,及他们进入该国,在停留的四个月十六天期间的见闻;还有他们得知的和他们遇到的事,直到他们返回原来的群岛,这些事都奇特新鲜。

## 第一卷 福建行纪

### 第一章 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到菲律宾群岛，他们在那里得到有关中华大帝国的消息

天主教国王，西班牙的唐·菲列普王，派驻管治墨西哥国的总督和代州长唐·路易士·德·维拉斯科(Don Luys de Velasw)，奉国王陛下之命，在南海准备一支大军，并为此征集必需的士兵，派他们去寻求著名船长麦哲伦在乘坐维多利亚号船只环行世界时所报道的那些西方群岛。

总督极认真努力地完成国王的命令。这支舰队和军队准备好后(那不是没有巨大花费的)，他使命他们在1564年圣诞节期间离开港口；同时派高尚的米古额·罗柏兹·列格兹比为这支舰队的司令及他们要寻求的国土的总督，后来在修士马丁·德·拉达和修士哲罗尼莫·马丁神父及其同伴进入中国后一年，列格兹比以远征舰队司令的头衔死于上述岛屿。

后来我们的西班牙人找到上述群岛，其中几个且为国王陛下殖民地，但特别是周围有五百里格的马尼拉岛，岛上有吕宋城，也叫做马尼拉，作为全岛的首府，自从首次发现以来总督们把那里当作居留地。他们还在该城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并设立主教区。

同时国王陛下任命宣教会修士唐·多明哥·德·萨拉查

(Don Domingo de Salazan)师为该地主教,他具有为该区所需要和必需的神圣性、圣洁的生活和学识;1579年在马德里被委任。

这当儿在该岛上有三座教士的修道院,一座是圣奥古斯丁会<sup>①</sup>的,其修士是国王陛下命令率先进入这个岛,宣讲福音律,这对那些灵魂极有好处,他们仍然十分劳苦,很多人为了宣教而捐弃了他们的生命。另一座修道院是圣约瑟省圣方济各会赤足修士的,他们是巨大的榜样,对那些港口的人们极有帮助。第三座是圣多明尼克会即宣教会士的,他们在所有事上都跟其他修士一样尽职。这三个会的人单独在那些岛上呆了若干年,迄至晚后耶稣会士到达那里,对他们的宣教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当这些西班牙人到达这些岛屿时,他们立即获得有关中华大帝国的消息,既有岛民的报告(他们向西班牙人谈到它的奇事),也有几天后他们从驶入那些港口的船只所看到和了解到的,商人们用船运来该帝国的商品和其他珍异,并且特别提它的强盛和富庶;这一切都已在本史书的前三卷中向你作了叙述。这为当时单独在那些岛上的圣奥古斯丁教士所知悉,而特别是主教修士马丁·德·拉达,一个有大勇气和精通各种科学的人,他发现中国人在所有事上都比群岛的人更有才能或天赋,而特别表现在他们的英勇、聪明和智慧上,因此他马上产生极大的愿望和他的同伴前去,向那些有良好资质接受福音的人宣讲;抱着实现它的愿望,他开始极认真地学习其语言,不久,他已学会了这种语言,并写了一部有关汉语的书。然后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商人殷勤款待和馈赠,以求商人把

他们带去,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这表现出他们的高尚热忱;确实,他们把自己奉献给商人当奴隶,认为可用这种方法前去布道;但这些努力仍未生效,迨至上帝找到一条更好的途径,这将在下一章中向你叙述。

### 注释

- ① S. Austen, 即 Augustine, 前译作奥古斯丁。(中译者注)

## 第二章 这个中国的海盗名叫林凤,在海上强大起来,打败了中国的另一个海盗叫做林道乾

西班牙人很安宁地享受他们的马尼拉新居,毫不担心可能打扰他们的事故,或者受到其他敌意的攻击。因为那些岛屿十分安静,服从基督教国王唐·菲列普,并且不断和中国人进行贸易,这看来对他们享有的长期安宁是足够的保证。再者,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当中有一条律令(这已在本史书中告诉过你),那就是禁止在他们本土外去进行战争。但就在这种和平安宁中,却没有料到他们会遭到海盗林凤<sup>①</sup>的一支庞大舰队或船队的骚扰;在那海岸上不断有他的行踪,一个原因是该国满是人,必然产生很多闲汉;另一主要原因是,官员们对百姓极端残暴。林凤前来企图伤害他们,这你将得知。这个海盗生于广东(Cuytan),即葡人称之为 Catin 的潮州(Trucho)城。他出身卑微,自小就在放任和邪恶中长成。他天生好战,本性凶恶。他不愿学行业,而在道路上抢劫,因此变得十分有经验,很多人前去跟他干那种勾当。他自己成为 2 000 多人的

头目,强大到使他们所在省份都恐惧。皇帝及其朝廷得知这事,马上下令给海盗所在省份的总督,尽快征调边境的士兵去抓获他,如果可能就解押到大明城<sup>②</sup>,如不可能就把他的头送去。总督即刻调集必需的人马,火速追捕他。

海盗林凤得到消息,他知道靠他的人马不能抵抗那样一支大军,在发觉其中的危险后,便召集他的同伙,从那里进到距该地几里格远的一个海港;而行动如此迅速,如此机密,以致在该地居民能够进行任何抗拒前(因为居民不习惯这类袭击,而是极安宁地生活),他们已占据了港口及那里的所有船只;立即登上船,启锚出海,他们认为海上比陆地安全(这是真的)。然后他发现自己控制了那些海域,就开始劫掠他能夺取的船只,既有外国人的,也有本地人的;在短时期内他用这个法子,补充了他原先所缺乏,为新的冒险所需求的船员和其他东西。他袭击、抢劫和破坏沿岸各城镇,造成很大伤害。于是他觉得自己很强大,拥有四十艘他从港口夺来和在海面上抢到的装备良好的船,还有许多不知耻的人,手上沾满抢劫和杀人的血,便企图干更大的勾当,并付之实现。他攻击大城,犯下上千暴行,这样,在那一带海岸他变得知名,令人畏惧,乃至在其他遥远的地方,他的名声也广为传播。于是他继续干这种行当和职业,碰巧遇上一个跟他一样的海盗,叫做林道乾(Vintiquian)<sup>③</sup>,也是中国土生,在一个毫无戒备或防范的港口,林凤看到机会,以很大的勇气向林道乾的船只开战;尽管对方的船大大小小共有60艘,而且其中有足够的士兵,但他仍把他们打败,俘获了他们的55艘船。林道乾带着5艘船逃走。这样林凤因自己有了95艘武装良好的船队,还有很多强健的人在船

上。他知道如果他们被捕获,都将被处死,所以他们不顾一切,进行新的罪恶活动,不仅劫掠大城,还把它们摧毁。

### 注释

① 据《潮州府志》卷三八载,他是广东潮州饶平县人,出于巨盗林显之门。(中译者注)

② Taybin 应指北京。(中译者注)

③ Vintoquian 或为 Lintaquian 之误拼,即林道乾,另一著名海盗。(中译者注)

## 第三章 中国皇帝装备一支舰队进剿海盗林凤,海盗退到大山官港,在那里得到有关菲律宾的情报

这个海盗林凤对中国人犯的暴行,有关控告每天越来越多地上报给皇帝及其朝廷。因此立即命令下达给(他经常肆虐的)省份的总督<sup>①</sup>,进行大清剿(以消除这个祸害),几天内总督就派遣 130 艘装备精良的大船,及四万水师出海,并派遣一个叫王望高(Omoncon)的贵人为统领,前去追捕这个海盗,命令叫抓捕或杀死他,尽管为实现这件事,使船和人都陷于危险。

有关这次讨伐,林凤已得到几个秘密朋友的通报,他发现敌人很多,无论船只或人马他都不能抗拒,就决定不迎战,而是撤离海岸。这样他偷偷地来到大山官港(Touzanco-tican)<sup>②</sup>,距大陆 40 里格,处在驶往菲律宾群岛的航道上。

林凤和他的部下退到这个岛后,不敢返回大陆,因为他知

道皇帝的舰队沿海防范他。而尽管他派出几只船去抢劫,但他们干不出什么大事,反在皇帝强大兵力面前逃窜。从这个岛他们派出些船打劫他们所遇到的从一岛到另一岛及从岛到大陆的运载货物和别的东西的船只。在开出的船只中,他们捕获了两艘来自马尼拉开往大陆的中国船。将船控制后,他们搜索船舱,发现其中有金属贵重物品,及用商品在群岛交换来的西班牙里亚尔。他们得以详尽了解到该地的情况及物产,而特别了解到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城的人数,当时尚不足七十,因为其他的人都到新发现的岛屿去开发和殖民。当了解到这少数人毫无戒备之意,也没有堡垒和防御物,而且他们的炮(尽管很精良)并未准备用来防守或进攻敌人,他决定率领他的舰队和人马前去,消灭和杀死他们,自立为上述马尼拉岛及邻近各岛之王。他认为在那里可以逃脱追捕他的王师。这样,他下了决心,尽快实现征伐。

### 注释

① 此处当指福建巡抚刘尧诲。(中译者注)

② Touzancaotican, 伯纳尔(H. Bernard)已将此名考为澎湖,按澎湖古名又称大山屿,其澳则称为妈宫澳,妈宫又称官庙,均为妈祖宫之名,据此,Touzancaotican 可为“大山官港”之译音。(中译者注)

## 第四章 海盗林凤前往菲律宾群岛,并到达 马尼拉城

海盗林凤决定去攻占菲律宾群岛,自立为整个群岛的君



王,但首先要杀死西班牙人,他认为这容易做到,因为他们人数很少。他觉得在那里是安全的,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皇帝的庞大舰队,因它远在大陆。因此他下定这个决心,离开所在的岛屿,驶向海洋。在航向菲律宾群岛时他们驶近伊罗戈群岛(Is. of the Illocos)<sup>①</sup>,其上有一城镇叫做费尔南丁纳(Fernandina),是由当时管治该岛的队长约翰·德·萨尔西多(John de Salzedo)新修建的。离该岛四里格,他们遇上一只上述约翰·德·萨尔西多派去运粮食的小艇。艇上除船员外只有二十五名士兵,因此总之说人数很少;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很安全的地方航行,完全没想到会遇上敌人。一当林凤发现了那只船,他马上向它袭击,轻易地把它捕获,烧杀船上的人,只饶了其中一个。

干完这事,他按自己的意思继续旅程,行进中并不保密,以致被费尔南丁纳城的居民发现,他们将这事报告上述长官,称过去该群岛从未如此令人惊奇地看到那么多船在一起。这同样使长官惊异,使他认真推测和猜想那是怎么回事;他发现船只驶向马尼拉城,于是自己断定,喏大的一支舰队驶向其目的地,不可能对当地居民有好处,而如上所说,居民完全没有防备,人数也很少。所以他们自行决定,尽快召集当地共54个西班牙人,动身(尽管使自己处在困难中)去抢在敌人之前,向马尼拉人通报,以援助他们火炮及其他必须防御的工作。

队长很快实现这个决定,这使该城及其中的百姓免遭毁灭和屠杀;他们仍然不能避免种种困难,运送他们的船不大,只有几个不熟练的水手,因为他们突然动身而别无选择,同时他们还要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找粮食;这些因素使他们不能

如愿及时赶到。

这个林凤装备充分并有各种其他必须物品,并且遇上顺风,他一直走在前头,在1574年圣安德罗斯·爱娃(Saint Andrus Eue)日驶抵马尼拉,当晚全舰队下锚。他的意图是要在不被市民觉察,或在海滩上不被他们发现就进行攻击。当时夜晚很黑,这对他们很有利,他选择了四百名完全信任的具有勇力和坚强信心的士兵,命他们登上小舟,委派了指挥他们的队长,要他们在天亮前进达该城,首先要他们火烧城镇,不留下其中一个活人,答应他们在破晓时他会赶来援助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遵命行事,但是,没有上帝的意愿和同意,事情是干不成的。林凤及其四百战士没有如他估计那样成功,因为海滩整晚刮风,夜越深风越大,和他们的期望相反,他们在晚上不能登岸,尽管他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和努力去做。肯定无疑的是,如果不是这样,那(很轻易地)他们已实现了他们的邪恶打算,破坏和消灭该城及其中的居民:因为按他下达给他队长们的命令,清楚的是,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它摧毁和夷为平地。

### 注释

- ① Illocos,《海录》作伊禄古。(中译者注)

## 第五章 林凤原先派出的四百名士兵焚烧马尼拉城,他们遭到其他人的抵抗

尽管这一夜逆风,400中国人仍在圣安德烈(S. An-

drewes)日清晨 8 时推进到距城一里格之内,在那里离舟登陆,开始迅速将军队分成两部向前进:前面是 200 名火枪手,紧接着是另 200 名精兵。因为他们人数很多,该地又是平野,一些市民立刻发现了他们,并且大喊大叫入内:“武器、武器、武器,敌人来了!”这个警告没有发生作用,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反认为那是当地人为嘲弄他们而开的玩笑。但敌人终于抵达战地长官马丁·德·哥依蒂(Martin de Goyti)的房屋,即敌人入城途中的第一所房屋。就在城内西班牙人和士兵完全相信谣言为真之前,敌人纵火焚烧他们房屋,把他和屋内的人都杀死,除屋内的主妇外无一人逃脱,他们剥光了她的衣服,使她受到重伤,以为她已经死了,但后来她恢复过来。正当他们开始他们的暴行时,城市的人完全知道了实情,尽管他们对这一未料到的事变惊恐失措,但他们毕竟还是披带战具,准备救自己。有些士兵出发到沙滩,但因时间关系队形混乱。同时把他们遇到的中国人都杀死,无一逃脱。其他人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列阵对敌人作一些抵抗,敌人已狂暴地入城,把遇到的东西都烧光和摧毁,呼喊胜利。

这是西班牙人在遇到类似危机时独特的抵抗方式,而这是以巨大勇气去做的,它足以制止当时已取得胜利的敌人的暴行并使他们撤退,尽管二者之间人数差距甚大。

中国人撤退时丧失了一些士兵,但西班牙人没有大损失,其中他们的防守取得显著成效。中国人考虑到这一点,同时因时间不容许他们把船驶得更近,它们离得老远。中国人决定放弃攻击,自己隐蔽起来,以消除过去的疲劳,然后再回去跟他们的大首领林凤,继续他们的行动,他们认为这很容易实现。

于是当他们来到他们的船时,为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登艇驶回他们原来的舰队。他们刚离开不久,人们可看见他们十分愤怒地驶向他们的舰队。当他们见到他们的首领林凤时,他们详尽地向他报告所发生的事,怎样因逆风他们不能按他的命令,如他们期望那样及时到达那里,因此他们没有实现计划。又因他不在场,他们将这事留待更好时机去做。他们的首领抚慰他们,对他们的作为表示很感谢,答应他们将很快实现他们的邪恶图谋;并命令立即启锚,进入距马尼拉城仅两里格的叫做甲米地(Cabile)<sup>①</sup>的港口。那里的市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进入。

### 注释

① Cabile 显即下面提及的 Cabite 之误,即 Cavite, 中国史料中的交逸、加逸。(中译者注)

## 第六章 马尼拉的长官准备抗拒中国人的进攻,将他们击退; 然后林凤撤退,在班丝兰河附近平原上扎寨

这时,在米古额·罗柏斯·德·列格兹比死后,奉国王陛下之命,基多·德·拉维扎列斯被任为这些菲律宾群岛的总督,他发现海盗林凤舰队和兵力强大,而马尼拉城的防守和抵抗微弱,就尽快召集城内所有的居民和军士,他们一致同意坚决尽他们的能力构筑工事拒敌(当时敌人留在上述的港口);相反的如放弃和离开该城,西班牙人要丧失一切业迹,只有活

一天算一天。因为在四周所有的岛上,他们没有其他安全之地。他们以这样的决心进行这项工程,而不管是甚么地位和等级的人,都尽力亲手协助,这进行了两天两夜,因为至此时海盗仍停驻他的船只,没有出海;这些英勇的兵士知道,保留了性命,他们的劳作会很快得到安慰。

在他们不断劳动期间,他们尽时间所允许,用充塞泥土及其他所有必须之物的筒和板,构筑了一座碉堡;把城内四门优良大炮用车拉进去。一切准备妥当,他们把全城人都集中到那座小堡,你可以相信,那是我们的主,上帝的神意叫修筑的,因为他不愿那些岛上的很多生灵,受过洗的并且接受他圣教启蒙和信仰的,不再回头被魔鬼征服;他以他无边的仁爱使他们摆脱魔鬼的统治,而且他不愿意这些岛屿失去中华大帝国的友谊。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神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该地获救的方式。在敌人向该城进袭前的夜晚,管辖费尔南纳城的长官约翰·德·萨尔西多队长赶到,如上所述,他前来为援助当时在马尼拉城的西班牙人。毫无疑问,他和他同伴的到来,对于该城及其居民都是重要的救助,因为居民人数很少,在进行最后抵抗中经受了痛苦,而且为对付将来的攻击,他们修筑防守的碉堡及其他必需设施而劳作,再加上他们对上次袭击所产生的恐惧,所以他们确实需要这次救援,并且大家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上帝显示的神迹让援兵到来。于是因这位队长及其部属的到来,他们都重振士气,满怀希望地英勇抗敌;他们即刻把一切准备好。第二天早晨,(即海盗首次进攻后的第二天)天破晓前,海盗直抵港口,派出六百士卒登陆,当时进袭城市,任意劫掠、焚烧(因城市如前所述空无一人,奉长官之命令和嘱

咐人们退入碉堡以求安全)。

这样他们焚烧了城市,并十分凶残地袭击碉堡,因上次屠杀,这些人受到激励,认为对方的抵抗微不足道。但事情并非如他们所预料,因为堡内的人那样斗志高昂,任何要大胆进入堡内的敌人,都要丧失性命。中国人发现这点,便撤退下来,战斗几乎持续了一整天,在进袭中丧失了200人,很多人受伤;西班牙人仅两人被杀,一个是老信徒,叫做参奥·奥蒂斯(Sanho Hortiz)<sup>①</sup>,另一个是城市的警官,叫做弗朗西斯科·德·列昂(Francisio de Leon)。机智的海盗林凤考虑到这些,发现按他的打算去攻击英勇的西班牙人,只有损失时间和人,因此他认为最好登船启航,前往原来的甲米地(Cabite)港。但首先他集中死者,然后把他们葬在上述岛屿,为此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天。

这做完后,他马上从那里动身,按来路返回;最后到达距马尼拉城40里格的一条大河,叫做班丝兰<sup>②</sup>,该地方很使他喜欢,他认为在那里可以逃避奉皇帝命令追捕他的人。

他决定在那儿驻留,自立为当地的君王,不费甚么气力就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距河一里格之地修筑了一座城寨,停留几天,接受四周居民的进贡,好像他是他们真正天生的君王;他还不时率船出海,在海岸抢劫破坏所发现的一切。他散布消息说他已经占领了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在岛上的要么被杀,要么逃走,因此他使邻近城镇产生极大的恐慌,又说他已在这条班丝兰(Pangasinan)大河自立,人们都承认他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服从于他,向他纳贡。

## 注释

① Sanho 为 Sancho 之误。(原注)

② 中国史料中的冯嘉施兰,等等。参看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按,据《潮州府志》载,“林凤……航海抵吕宋国,至玳瑁港,筑城修战舰,谋胁番人。复图内逞。闽抚刘尧海谕吕宋国王,破巢焚舟,贼众大挫”,可断定玳瑁港为班丝兰,亦为河名。上引中山大学编《中国古籍中的菲律宾资料汇编》称班丝兰港今名仁牙因港。(中译者注)

### 第七章 战地长官萨尔西多攻击林凤并焚毁他的船舰,围困他的寨子三个月,这个海盗很机智地逃走

总督从岛民和马尼拉城居民那里得知,海盗林凤所到之处都散布消息说,他已经打倒和杀死了西班牙人;所以他们认真考虑,如果他们不及时予以制止,那将成为大祸害,尔后就不如现在那样容易挽救了;同时他们在那些岛上的朋友和属民相信海盗的说法,会起来造他们的反,因为本地人多而他们人少;迄至当时他们仅以无敌之名维持统治。有这个考虑,他们举行会议,决定尽力召集人马,组织起来追击海盗,因他们相信,他出自必须,一定在附近某个地方居留和作准备,他害怕皇帝的舰队,不敢去中国;并且考虑他们应采用他的法子,出其不意地袭击他,像他对别人一样消灭他。他们认为(尽管不能完全消灭他)至少仍可以向他报仇雪恨,由此让人知道,他自己散布的消息是个谎话,那将使他们像过去一样安全,受到当地居民的尊崇礼敬,也促进与中国皇帝的友谊,因这是对付一个反叛他和叛徒。

他们尽时间所允许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其间他们得到消息说海盗在班丝兰河,打算在那里停驻。这消息很使西班牙人高兴。这时总督命令从四周召集人,到他所在的城市。同样当时他通知纹身(Pintados)<sup>①</sup>群岛的君主和长官,叫他们尽可能率领船只和人马(西班牙人和当地的土著)前去。这些都迅速完成;当地百姓,特别是纹身岛人很愿意去。在上述中国人首次进攻马尼拉城时被杀死的马丁·德·哥依蒂死后,总督以国王陛下之名命约翰·德·萨尔西多接任战地指挥官,他和这些人及城内的人出发(只给总督留下足以防守城池及新筑碉堡的兵力,碉堡很坚固),率领 250 西班牙士兵,和 2 500 持友好态度的土著居民。他们都抱着复仇雪恨的极大愿望和勇气前去,要么死于战斗。一行人登上来自附近岛屿的小船和两艘快速艇(Foygattes)<sup>②</sup>,因为时间仓促不允许他们准备大船,他们也不能如愿找到,原因在于当时附近的居民看见海盗袭击城市,就纵火焚毁了在同一港口的一艘小军舰和其他大船,并且起来造西班牙人的反,以为他们不可能逃脱那样强大的一支兵力,尽管自西班牙人首次进入这些岛屿以来他们是很驯服的。战地长官如前述率领人马,在 1575 年 3 月 23 日离开马尼拉,并在下一个圣礼拜三<sup>③</sup>清晨抵达班丝兰河口,没有被人发现,因事关重大,行动谨慎。指挥官当即让他的所有人和四门炮登陆,以船封锁河口,一艘连接另一艘,以致无人能进入或出去向海盗通报他的到来;他命令一些人去寻找敌人的船队,及其立寨的地方,叫他们极机密地进行,不要被发觉,因这关系到他们的全部行动。军官们奉命去做,发现海盗毫不觉察会受到袭击,就像海盗在攻击他们时发现他们在马尼拉



城中毫无觉察一样。

他自认为安全,原因是他得到中国友人的消息说,尽管他们准备进攻他,他们仍不能很快得知他在何处,也找不到他驻留的地方;再者,他知道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没有船只,如你所知它们已被焚毁,而且他们需要恢复去年遭到的损失,不能去报仇。

战地指挥官对于海盗的疏忽和懈怠十分满意;查明了通往海盗寨子的绝密道路后,他命令军官加布列·德·利伯拉(Gabriell de Ribera)立即从陆路出发,突出不意地,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他还命军官伯多禄·德·卡维斯(Pedro de Caves)<sup>④</sup>和劳伦索·夏康(Lorenzo Chacon)各率四十名士兵乘小船轻装溯河而上,计算好时间,以待陆路人马和水路同时进达寨子,两路攻击,彻底完成他们的任务。他本人则和其余的人视需要伺时机给他们援助。他们的这个企图完成得不错,两支队伍都奏效,水路的人纵火焚毁了敌人的所有船队,陆路人马当时攻占并火烧了林凤为保护他和寨子而修筑的木栅栏;他们凶猛地杀死了100多中国人,俘获了在栅栏内发现的70名妇女。但当林凤得到消息时,他立刻进了寨子,那是他为防备皇帝的舰队而修建的,如中国人碰巧发现了他的话;他在那里极力自救,命令一些士兵出寨跟西班牙人交锋。西班牙人因一整天战斗十分疲乏,而且因焚烧船只和栅栏而受灼热之害,炎热难耐。

军官们发现这点,他们的人马散乱,他们自己也不能振作,因为他们同样疲敝,(尽管战地指挥官及时援助他们,给他们很大支持),他们仍命令撤退,并且撤下来损失了5名西班

牙人和 30 名土著友人，但无更多伤亡。接着第二天，战士指挥官把他的士兵排成方阵进向寨子，视条件许可决心袭取它。他把他的营盘扎在距寨子 200 步内，并发现敌人在一整夜里已加强防守，以致进攻是危险的，因为敌人已在寨内安置了三门炮，及很多小炮<sup>⑤</sup>，此外还有火器。因这个缘故，以及因他运去的几门炮太小，不足以进攻，而且弹药缺乏，因为他们在海盗进攻马尼拉时已耗去很多，所以战士指挥官和军官们一致认为，既然敌人无船从水路逃走，又无充足粮食储存，因粮食随船被焚毁，那么最好和最保险之法莫如围困寨子，在那里安静地等到敌人因饥饿被迫投降或妥协，或许敌人宁愿这样而不愿饿死。

他们都同意这个决定，尽管它明显地不符他们的愿望，因为在围城的三个月中，林凤干了很多事，以致在寨内他制造了一些小船，并尽可能修整它们，在一个黑夜里他和他所有的人都乘船逃走了。那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引起西班牙人的震惊。不仅如此，他的逃走既没有被水上的人也没有被陆地上的人发现。我在这里不谈这三个月内发生的事，尽管一些战斗是有名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要说明促使那些教士和同伴进入中华帝国的原因，并说明他们报道的见闻，为此我已谈到林凤的到来，以及你已听到的其余事。

## 注释

- ① 更正确地作纹身人岛。（原注）
- ② Foygattes 为 Frigattes 之误。（原注）
- ③ 圣礼拜三：礼拜三被当作圣日。（原注）

即四旬节第一日，往日有撒灰在忏悔者身上的习惯。（中译者注）

④ Caves，原文作 Chabes。（原注）

⑤ 原西班牙文 versete。一个 base 是制造的最小的炮。（原注）

## 第八章 中国皇帝的将官王望高追击林凤， 并遇上西班牙人

如你所知，就在围攻寨子期间，有一些船从马尼拉运来粮食及其他需用品；前面已告诉你，马尼拉离班丝兰河口仅 40 里格。碰巧有一天一艘米古额·德·洛阿卡的船；上面有奥古斯丁会修士的大主教马丁·德·拉达，到班丝兰河去见战地指挥官，又乘同一条船返马尼拉，以便在上述岛屿和波利瑙 (Buliano)<sup>①</sup> 港主持牧师会，即集会。离开班丝兰河口 7 里格，他们遇上一艘驶向港口的“常来”的船，认为对方是敌人；他们驶向它（因有一艘在后面保护他们的船），但船上除水手外只有上述大主教和五名西班牙人。这艘“常来”的船发现驶近他们，打算逃走，但逆风不让它逃。因此西班牙人的两条船，桨帆并用，很快就达到射程之内。其中一船上有个叫先生的中国人，曾多次到马尼拉作生意，是西班牙人的好友，懂得他们的语言；他知道那艘船是中国的，根据船只的大小，他认为那船不是海盗的，就请求我们的人不要射击，也不要加害于它，以待弄清那条船上的人是谁。

这个先生立即走上船头，询问他们是谁，来自何处；得到足够消息，他明白这是中国皇帝派来追击海盗林凤的一条战船，把其余船舰留在后面，前来那些岛屿侦察，看看能否找到

他,这样通报后,他们驶进波利瑙港,那是他们乘两艘船出发的地方,对方曾认为它们是海盗船,打算逃走。彼此充分相信,他们和平友好地会合,西班牙人马上登艇前往中国人的船,把上述先生带去当翻译,跟中国人交谈。在上述船上有一位大人物叫王望高,他有他们皇帝的命令,并把它给西班牙人和大主教神父看,其中皇帝和他的朝廷宽恕那些追随林凤的士兵,如他们立刻抛弃他并回到皇帝这边来的话;同样还许以重赏给捕获或杀死上述海盗的人。这时先生向他谈到海盗已到这些岛屿,及有关围城的事,有如前述;还有他们怎样把他困在班丝兰河,不可能逃走。

王望高队长对这些消息十分高兴,再三表示满意,几次拥抱西班牙人,还作出他感到非常喜欢的姿态,要马上去找其余的船舰。又因他们每天都指望看到海盗或死或俘,为获得情报,他决定(因路途不远)去拜见在班丝兰的战地长官,并把先生带去。先生是认识双方的人,他们可以通过他讨论有关实现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和平友好的事,也讨论林凤的死或俘。作出这个决定,一方前往班丝兰,在同一天抵达,而另一方赴马尼拉去运粮食。

## 注释

- ① Buliano, (Boliano)当即《东西洋考》中的麻里荖。(中译者注)

## 第九章 王望高得到战地指挥官的款待,并和 总督在马尼拉居留,他们在那里协定 让圣奥古斯丁神父去中国

战地指挥官得知王望高来的目的,就殷勤招待他。他告诉他说,他已使海盗陷入绝境(那是插翅也难飞逃的),然后他劝他,在解决问题(不会太久)前,他可到不远的马尼拉去,和驻在该地的总督及其他西班牙人休歇游乐,因为仅他本人已足以实现计划,无需皇帝的舰队到来,乃至无需它离开安全的港湾。至于到马尼拉去,应使用一艘他的运送粮食及其他物品的桨船;而且可跟要去马尼拉的军官伯多禄·德·卡维斯斯同行;又担保说不出几天就把死的或活的海盗交给他,这最后的审判日不会太久。

王望高觉得这个请求可以办到,就马上动身,和那个军官登船,并且遣他单独乘坐的那艘船从海上走,因为它大而重;由于风暴和气候,它被迫返回它原来的地方,但对另一艘桨船却无妨碍,它沿海岸而行,靠陆地抵御风力,所以他们几天便到达马尼拉城的港口,受到总督的善待和宴请。王望高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他因围困时间已久,同时他的停留可能使人怀疑他已死去,再者,整个舰队在等待他去通报海盗的消息,所以在充分确信海盗不能逃脱西班牙人之手,他们已把他困死,而且他们肯定会把他死活都送给皇帝(如他们所保证),这时便决定带着他所知的好消息返回中国,确信可再回来押送被俘的海盗。作出这个决定,几天后,他去见总督,表示他的意

思,让总督同意这样做。总督赞同他的意见,向他作出战地指挥官作的同样的保证,这就是,一当海盗被俘或被杀,便把他送给皇帝,或者把海盗放在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通知中国人去取,要么他自己去。又向他提出,为航行之便,可马上供应他各种所需物品,不缺任何东西,王望高再三向他致谢,为报偿起见,向总督保证说,鉴于他知道圣奥古斯丁会神父的事,总督阁下及原先的远征军首领米固额·罗柏斯·德·列格兹比多次希望派一些教士去中国传播福音,以及观看中国的奇事,但他们的这个愿望终未实现,原因是,尽管他们向前来的中国人奉赠所求的任何东西,他们仍畏惧给予惩处的国法。他向总督保证他愿带一些总督阁下派遣的教士去中国,及一些随行的士兵,希望他携回的好消息不致冒触犯法律之危,福州(Au-cho)的总督也不致以此为忤;为更加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亏待,他愿留下使他们满意的誓约。

总督对他的这个请求十分高兴,因为这件事是他和岛上的人长期以来最期望的,并立即接受他的请求;表示说完全不要他的誓约,因为充分信任他的人品和德行,不愿作那种不宜于他人身和地位的事。对这些消息感到高兴的总督随即派人把几天前刚当选的奥古斯丁修士的大主教请来,他的名字是修士阿隆索·德·阿伐阿多(Alonso de Alvarado),一个生活圣洁的人,国王在发现新几内亚时派出的人员之一。总督把队长王望高提出的请求告诉他,他也对此十分高兴,尽管是个老人,他愿亲自前往。总督考虑到他的年龄及其他原因,不愿同意,而共商谁去最合适,以找到一个合于执行他们要求的人(如我们所说,那就是在该国介绍和传播圣天主教)。他们决定

只派两名教士去,因为当时人不多,再派两名军人作伴。教士应是旁布罗纳的修士马丁·德·拉达,他卸任大主教之职,是一个有高深学识和生活圣洁的人,为此已学习了中国语,并且多次为实现把他带去中国的愿望,把自己献给中国商人当奴隶;跟他同行的是修士哲罗尼莫·马丁,他也很有学问,墨西哥城人。被指派同行的军人,叫做伯多禄·萨尔密安托,马尼拉城的大军曹,维罗拉多(Vilorado)人,及米古额·德·洛阿卡,两人都是要人和忠实基督徒,都宜于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这些神父携他们同行的意图是,若神父们留在皇帝那儿传播福音,那他们就把消息带回来向总督报告他们的见闻及遇到的事;如果情况需要,也向西班牙国王报告。

队长王望高的请求,及总督和大主教的指派,传遍全城;在他们为此举行庆祝集会后,一致认为,选派的是重要人物,有如前述,而且完全肯定,选派他们没有忽略甚么东西,乃至没有略过一个细节,因这是他们所有人的愿望,而特别是为上帝的荣耀和为他服务,也因一国和另一国的友好交往而使他们都得到好处和利益;并同时向国王报告这样的好消息。总督马上召那些被派遣的人去见队长王望高,告诉他们所决定的事,他们很愉快地接受,并表示十分感谢。总督为表谢意,当着众人的面,赠送给队长王望高一条华丽的金链,和一件染成深红色的华袍,那是他十分珍视的,在中国也很受器重,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此外,他们还准备了送给泉州(Chincheo)<sup>①</sup>长官的适当礼物,他奉皇帝之命派遣王望高去追击海盗;还有送给福建(Ochian)省总督的另一份礼物,他当时驻留在福州城。

为不让先生感到不快(他们是他们熟识的一名商人,或者会对他们的计划起到不好和破坏作用),他们也送他另一条金链,既因这个原因,也因他一直是西班牙人忠实可信的朋友。然后立刻奉总督之命,把从上述班丝兰河林凤案子夺来和俘来的中国人都集中,交给王望高自由带走;还下令叫战地长官,及围攻寨子的军官和士兵,把留在那里的一切交给他,他自己去赏付属于士兵的东西,不论价值如何。这些事做完,总督吩咐准备旅行的所需,尽量充分,这很快便完成。

## 注释

① Chincheo, 这里应指泉州。参看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附录一“Chincheo”。(中译者注)

## 第一〇章 王望高获允动身,他在困惑中留下了 了海盗林凤,同时携带圣奥古斯丁 神父同行

公元 1575 年六月十二日,礼拜天晨,上述总督和全城人集合前往圣奥古斯丁道院,向圣灵作虔诚祈祷,同时他们都请求上帝指导这次航行,并以他神位的荣耀,也为该国被魔鬼长期占据的百姓得救;然后王望高和先生向总督和其他人辞行,为受到的款待而表感谢,并向他们担保,作为报答,要始终是他们可靠的朋友,这将见诸他的行动,安全地护送他主动请求派去的人,有若他本身,而且愿在他庇护的人遇到事故前自己先遭难。总督和其他人感激地接受他的新请求,告诉他说他们



完全相信他的言行一致,随后向他们和两名教士及他们的军人同伴告别,双方少不了掉泪。

这时他们都登上一艘为此目的而准备的船,驶出港口,随行的有另一艘在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先生自己带着他们的粮食登上它,以把它驶往波利瑙港,那里有他们将用来航行的王望高的大船,它是因恶劣气候而被迫返回的。他们在下一个礼拜天才到达该港,因为逆风的关系,并失掉送粮的那艘船,但后来发现它已在港内下锚,它是较大的一艘而且航行较好;他们还发现船上有两名战地长官从班丝兰派来的军士,他在所在之地看见这艘船入港,命令带他们去见他。这使教士和士兵怀疑战地长官要阻止他们成行,以待他看到围攻寨子的结束,若他们听命,那每天都得期待,因为他们应把海盗林凤死活带走。几乎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最好不听他的命令就动身,也不向他告别,而是径直去做他们期望的旅行。因为他们认为每停留一刻钟犹如一整年,恐怕件件都会成为破坏他们计划的障碍。但他们自己商讨后,因知道战地长官的有利情况和他信仰基督的虔诚,修士马丁一直把他待若己子,他是上述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督和发现者、远征军司令列格兹比的外甥,还是个孩子时列格兹比就把他从墨西哥带来,所以他们同意去见他,表示他们服从,向他和营地的其他朋友告别。于是他们按这个决定把船驶进班丝兰河,距上述港口仅7里格。他们刚走了3里格便遇上逆风的袭击,被迫返回原来的港口,在那里他们决定派伯多禄·萨尔密安托乘上述两名军人来时所用的船前往。因为它小而使用桨,进入班丝兰河,沿岸划行可以减少危险;而且要他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去见战地长官,向

他和其他朋友辞行,请求他们祈祷时不要忘记他们,求上帝支持和帮助他们的这次旅行,那是大家都渴望的。还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把他们要携以同行的翻译带来,这是一个在马尼拉受洗的中国孩子,能说流利西班牙语,名叫热南多(Gernando)<sup>①</sup>。这个伯多禄·萨尔密安托到达那里,忠实地完成他接受的嘱托;但无论是战地长官还是他属下的军官、士兵,都不以此为满足,因为神父修士极受他们热爱,修士们是值得这份爱的;于是他们决定派人去请修士们,要求他们前往与他们见面,路程不远。修士们得知他们的消息(不是没有上述的怀疑),因没有理由不前去实现他们的命令和好意请求,他们便乘顺风离开波利瑙,风暴这时已止息,尽管海上还有些浪涛;这样他们到达班丝兰,受到战地长官和其他人欢欣鼓舞的接待。和他们的想法正相反,他们的疑虑完全打消,因为战地长官不愿阻留他们,而要尽快遣他们成行,并且当时按总督的命令把所有俘虏交给他们,占有俘虏的军士看到这事的意义深远,很愿把俘虏交出,还有那名翻译,以及为旅行所必须的物品;又写了一封信交给留在波利瑙的王望高,要他善待和抚慰他们而不要作其他想法。同时申明总督对他的许诺:在用某种方式结束围攻后,把海盗死活送去。他还请求马丁·德·拉达把他手下一名士兵尼古拉斯·德·库安卡(Nicholas de Cnenca)带去,给他买些中国东西。马丁乐意地接受,答应把他视作自己的成员,很好照顾他;于是他们启程往原来的波利瑙港,向战地长官和营地的其他人告辞,这不比他们离开马尼拉时少掉泪。他派大军曹送他们到港口,带去致队长王望高的信,及一份粮食和其他东西的礼物;还有另两封信,一封致泉

州长官,另一封致福建省总督,其中他告诉他们说,他已焚毁了林凤的舰队,杀死他的很多同伙,并且已把他困死,以致他不可能逃走,不投降也不能持久;到时不管死活都把他送去,如马尼拉总督在信中所许诺。随这两封信还有两份礼物,包括一个银盆和一个银罐,几件西班牙料子的衣袍,中国人对此十分珍视;及其他在他们国家所没有的值钱的东西,同时因未能送更多的东西而表歉意。原因在于他在那个地方,而他的财物则在马尼拉城。同一天他们顺风抵达波利瑙港,发现王望高在那里等候他们到来,接受大军曹以战地长官之名送给他的东西,又表示十分的谢意,再许诺实现总督的要求。

## 注释

- ① “Fernando”的误写。(原注)

## 第一章 西班牙人和队长王望高离开波利瑙港,到达中国大陆

这位修士马丁·德·拉达神父,如此渴望去中国,既在那里宣讲圣福音,也去观看所报道该国的新奇事物,以致尽管他是 by 总督和战地长官所派遣,他仍然担心他们的旅行会受到阻扰;因此一当他从波利瑙去见到队长王望高时,发现自己无需这种疑虑,他就强烈请求他,让他马上动身,因为风向对航行有利。这时王望高也不想别的事,而把每一刻逗留当作一整年,就立刻命令水手作好动身的准备,起锚扬帆,打算午夜后启航。在一个礼拜天破晓,6月25日,他们接纳一名西班牙士

兵同行,他叫做约翰·德·特里阿纳(John de Triana),给他们服务,因他是一名水手。同一天在他们祈祷上帝指行航向后,他们顺风出发。除中国俘囚及队长王望高的人员外,修士、士兵和服务人员共20人。他们刚离开海岸,风就缓和下来,因此他们几天不能前进,但后来有了强风,使他们前航。中国人是用一种分为12度的罗盘来驾驶他们的船,不使用海图,而有一种名针经(Ruter)的简述<sup>①</sup>,用以航行使帆,一般说他们都不离开海岸。他们十分惊奇地得知,从墨西哥到菲律宾,在海上航行三个月而且根本看不见陆地。这样因上帝的意思,尽管天气平静而只有些风,我们进行缓慢,仍然,在下一个礼拜天,即7月3号,我们看见了中国大陆;因此我们发现,从我们出发的波利瑙港到大陆,全程是140里格;同时当他们看见陆地前20里格,他们测得水深70呎和80呎,这样越来越浅直到他们抵达陆地。在他们旅行期间,队长王望高及他的同伴对我们的人表示款待和友好,好像他们是该船的主人。当他们登上船,他就把船尾的自己舱房让给修士们,又把另一间好房间给伯多禄·萨尔密安托和米古额·德·洛阿卡,并命令他船上的人对他们要比对他本人更尊重。这样以至达到这种程度:有一天,他们刚开始航行,神父们发现他们在拜他们的偶像,便告诉他们说他们干的这种事简直可笑,他们应当拜唯一的上帝;要他们别再那样做。他们仅出自尊重,抛开了偶像,在后来的旅途中不再礼拜它;而在以前他们每天都要拜很多次。

此外,他们愿礼拜修士们携带的像,极表虔诚地屈膝下跪。现在很快看见了大陆,平静地通过一个小海湾,它通常是危险的并充满风暴,他们把这归功于修士及其同伴和军人的

祈祷。船上第二位人物，熟习航海和旅行的先生，也对他们表示友善。这样，当他们接进陆地时，他们从海上发现一座雄伟和高耸的城市，叫做中左所(Tituhul)<sup>②</sup>，皇帝一直派有一万兵士驻守，属于泉州省管辖。

于是下一天我们到达一个守望塔，位于一个海湾入口的岩石上，塔上发现了我们的船，认出旌旗即舰旗是皇帝的，并向该处另一侧的七艘船发出信号，那是奉命防守海岸的一部分船舰，总数超过四百。那七艘船的队长立即前来了解我们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述。

### 注释

① 更通常拼作 Rutter 或 Ruttier，一种导航手册。这个词来源于“Routier”，道里手册。（原注）

② Tituhul，这个名字指中左所，厦门的原名。（中译者注）

## 第一二章 队长王望高到达泉州省，但在他下锚前，他和另一名海军将官发生一些磨擦

这个队长王望高，当他看到有船向他驶来，便使他的船拐弯，经过守望塔，驶向他出身的距该地仅 2 里格的一座城市。已有准备的那个海湾的将官发现了这点，他凭自己的想象以为它是一艘行恶的敌船，毫不迟疑从该地背后率三艘行驶迅速的使用桨的船出发，进行追击，截断对方的行进；同时当他接近时，他向对方射击逼使下帆。王望高不愿这样做，因为他

估计(如他后来所说)来人是无足道的人物,而非海岸的将官。但当接近时,他从来人及其士兵所乘船(Foist)<sup>①</sup>尾部旗帜认出了他,马上命令自己的船下帆<sup>②</sup>,并且等待他。将官也同样做,呆在后面,遣一艘小艇载队长去见他,并说明他是谁。来自何处。王望高立刻毫无抗拒地登上小艇,但有些害怕因逃逸而受惩处。将官看见他,当时认出他(同时神父们通过信号而知道情况),很高兴他到来,并且款待他。

这位将官是个神气的人,穿戴整齐,坐在他船尾的一把椅子上,有篷遮蔽太阳。他命令队长王望高坐在他旁边的舱口,没有椅子或别的东西,王服从他,不过开始时有礼地谢绝了一下,因不值享有那不算小的礼敬。他坐下后,向他报告旅行过程和成就,怎样留下了林凤,也谈到他把修士及其他西班牙人带来,他们是来送消息,和福州总督和谈的。他给总督和泉州长官带来菲律宾群岛总督和战地长官的礼物。当将官听见这番报告后,他命令小艇返回去把他们带来见他,让他看看他们是些甚么样的人和服装式样,也满足王望高谈到他们时使他产生的其他好奇心。神父及其同伴服从命令,登艇(尽管有些害怕)前往船只,将官按他的方式有礼地接待他们,对他们和颜悦色,并表示他很高兴看见他们和他们的穿戴。但不久后他命令把他们送进舱里,这增加了他们应召时产生的疑惧;当他们发现他们是按命令和他们带来的译员给关进一间舱房时,更增添一层惧怕。

这做了后,他们很担心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将官的意思。突然,透过他们所在舱房前一道关闭的门,他们发现船上的人都非常快武装起来,队长王望高在他们当中,这时他们听见小炮和

火枪射击,有人群的喧闹,这使他们惊骇,以致他们每刻都等待有人来砍掉他们的头。正当我们的人处在这种痛苦和惊恐中时,王望高想到他们及他带他们来的责任,因此他遣他的一个仆人去向他们说明所听见和看见的事,他们由此安静下来,消除了他们因突然被送进舱里和那些枪声而产生的恐惧。为让你更清楚了解情况,我将先把起因告诉你(再谈以后的事)。林风驶向群岛前,当时在中华帝国已有福建总督奉朝廷之旨,命沿海城市的长官派船去追击他,宣布谁首先完成这一命令,将得到重赏厚待,因为他们害怕如海盗和卡斯蒂略(Castillas)(该国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并有关于他们的情报)勾结,那会产生大祸害和骚乱,往后就不能补救了,因之他们尽快设法捕获他或者赶在他前往上述群岛前毁坏他的船只。泉州长官在实现这道命令时准备了船舰,派王望高率领,但他当时仍不能得到士兵及其他需用物资,迨至他出发之后,这样他就前来在波利瑙遇到西班牙人(有如上述)。

大约同时,防卫海岸的那位海湾将官,派了另一艘船去追查海盗之所在,取得有关情报,以便马上派全军去袭击他。这艘船是先生的父亲的,先生是卡斯蒂略的朋友,陪同修士从群岛前来(有如上述),他在该船上任领航,尽管他很快出港,仍又赶快返回,缺桅少帆,因为在海湾遇上大风暴袭击,损失了桅帆,他们认为是这样损失的。

当修士们应战地长官之邀从波利瑙到班丝兰去(有如上述),在同一港口有艘到群岛作生意的中国船,得到有关的消息,获悉西班牙人已把海盗困住,还有王望高的到来,及他把上述修士和他们同伴载往大陆。这艘船在王望高启航前 10 天

秘密在一个清晨离开,并在上述 10 天前到达大陆,把所知的情报,听闻的和目睹的,向长官报告;并谈到先生与王望高和西班牙人一起来。他在涉及到林凤的事上是干事的人,如这次事件中一切发展顺利,那他们应向他表示谢意和颂扬,而不是向王望高。船主说这番话是出自他和先生的良好友情,因为他也操同一行业:商人。

海湾的长官渴望得到皇帝的奖赏,找理由说他派去追寻林凤的某人之子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和关键因素。一当他听见十天前到达的船带来的消息(有如前述),他马上派六艘船从海湾出发,指示和命令把来船停泊在上述海湾,不许它到别的地方去。如不能做到这点,至少要把先生带去,因为往后他们会送他去见总督,个别报告所发生的事。这六艘船很接近上述将官乘的那艘船,当时我们的西班牙人跟将官一起,但它们没有发现它,因为海湾里来去船只很多;而当他看见它们时,他就把我们的人关进舱房以免被发觉,并命令船上的人武装起来对抗,如形势需要的话。

就在他们准备在这艘船对抗时,六艘船中的一艘进攻王望高乘的那艘船,打算捕获它,并相信很容易做到。但刚好完全相反,因为船上的士兵勇敢地保卫他们的船。先生很愿意让他父亲所乘的那艘把另一艘带走,如果王望高的士兵同意的话。他们不仅迷失了目标,很多人还在试图上船时负伤;上述的船在那里和队长王望高的船相碰,他当时把我们西班牙人从将官的船召往他的船,这很快进行,以致在其他船到达前已完成,尽管它们在追寻它。然后王望高准备战斗,以保卫他自己、他的船和船上的一切,要么死在那里。修士们和他们的同



伴,部分从他们所见作的推测,及王望高派人告诉他们的话,知道他们矛盾和冲突的起因,就把自身交给他,向他保证,如有需要,跟他一起死,并请求他指示他们该做甚么,他们会心甘情愿去完成。这时所有船都围住王望高的船,他毫不懈怠,而是架炮防御,向西班牙人要火药,因为他所有不多;那员将官从西班牙人见到他时起一直没有离船,也没有离开他的椅子,尽管船上其余的人都武装起来。

这时候漳州<sup>③</sup>六艘船的队长亲自登上一艘艇驶向王望高的船跟他交谈,但他不愿让他接近,而向他射击,要他违愿离开,又在船尾上称他是坏人,大肆谩骂,说他前来盗窃他费了很大气力和冒险得来的荣誉。当时这位将官发现达不到他的目的,才决定离开,因此叫他的船都转弯,返回原来的港口。他的那艘上载有先生的儿子,以便召其父前去,还有先生自己的父亲。他们马上把他和他的妻子、母亲投入监狱,在该国这是寻常的作法,子女要为父母抵罪,反之,父母要为子女抵罪。

先生害怕同样的事,不愿回他自己的家,直到他获得总督的指令,叫把那些无辜的人从牢中释放;总督下达这道命令,还给予其他奖赏,下面将向你叙述。

## 注释

① 一种轻便帆船,来自西班牙语 Fusta。(原注)

② 立即降下帆,来自西班牙语 amainar。(原注)

③ Chincheo,这里当指漳州,如博堯舍所指出,这场风波是因漳州和泉州争功而引起。(中译者注)

### 第一三章 王望高和我们的西班牙人在中左所 港登陆,受到官员的热情欢迎,并且 因该省兴泉道之命备受尊敬

在六艘船的队长去泉州后不久,王望高和他的同伴抵达附近的中左所(Tansuso)港,日期是7月15日礼拜三下午。这个中左所是一个漂亮的新镇,有4000户,一直驻有1000戍军。四周是大而坚固的墙,城门用铁皮加固;所有房屋的屋基使用石灰和石头,石灰和泥土筑墙,有的用砖。房屋内构筑良好,街道平宽,都铺整齐。王望高停泊前,他们看见全城士兵和百姓都集中在和港口连接的岩石上,全副备战武装,其中有一个为首的将官,还有他的另三名同伴,那是用他们语言称作兴泉道的泉州长官派给他的,兴泉道从他在先遣往他们那里的船(有如上述)得知王望高及其同伴的到来,以使用他的名义款待他们,尽可能给予照顾。船只入港时,王望高鸣几响炮向城市致敬,并齐放六次火枪,于是下帆抛锚。这时兴泉道派遣的将官马上登船,他有明确的命令,在他们登陆后以至到达兴泉道所在地前,不得离开他们,而要护送他们,供给他们各种必须物品。他完成了使命。

所有这些将官和官员都配戴一种特殊的徽号以便为老百姓识别,后者不许配戴这些徽号。他们不得不戴徽号在公众前出现,如可能的话他们也不愿不戴,因为无论在街上还是在他们出现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受到百姓的服从和礼敬。他们通称为老爷,犹如我们语言中称(绅士),他们戴的特殊标记是宽腰

围即腰带，镶有各种图案，有的用金银，有的用图尔土加（Turtuga），即龟壳，有的用香木，另一些用象牙；高阶官员的腰带则镶以珍珠和宝石；而他们的帽子上有两个长耳，统靴用缎子和未修剪天鹅绒制作，本书前三卷中我们对这些已作详细记述。

然后，当他们在港内停泊，官员送给他们一份许可他们离船的文字证书，作为必需的东西，因为没有它，岸边的守卫即看守将不让他们登陆。这份许可证明是写在一块白色牌子上，有发给证明的官员签证。这时当他们上岸，有兴泉道派来准备护送他们的士兵，把他们指引到上述城市中皇帝的馆宅，类似的几乎遍及全国各城镇，在那里接待他们。这些馆宅很大，构筑精良漂亮，内有大院子，四围有走廊，其中他们掘有水池（Stanges）<sup>①</sup>或水塘，养有各种鱼。

兴泉道有命令给中左所长官，其中命令他供给他们吃的，及其他当地特殊生产的東西，不得有所缺匱，又指令将官及其士卒不得须臾离开他们，而要始终护送他们去所去之处，等到有新指示后才离开。为实现命令，他们当晚在皇帝馆舍陪同他们。城市的长官在安顿好他们后，亲自到岸边去把他们的东西从船上卸下，并小心谨慎地运到修士们的住处。

此城的百姓拥挤着去看这些异邦人，他们因那种拥塞，也因酷热而大受困苦。官员发现这点，下令不得骚扰他们，并派校尉守门，及卫兵去抗阻人群。不过，尽管人们不再骚扰他们，仍然围在屋外，爬上墙头企图看他们，把他们当成怪物看，因为他们来自那样遥远的国度，衣着完全不同于人们穿的乃至所曾看见的。然后黑夜到来时，城市的官员按该国的方式宴请

他们,过程有如下述。

他们被带到一座建造奇特的大厅,其中有很多火炬和烛光,中央按该国的习俗和方式为每位客人摆上一张专用的桌子(以后将详述),每桌铺上精美的锦缎料,桌子涂漆华丽,没有桌布,他们也不用桌布,因为他们不需用,他们吃饭用两根金银制的小棍,有的用芳香木料制成,长若意大利人使用的小叉子<sup>②</sup>;他们用它干净地进食,哪怕食物再小,他们仍不掉下甚么,也不弄脏他们的手脸。他们按顺序在这些桌前就座,座椅华丽,以致尽管他们每人各有一张桌子,他们仍然可以彼此相视和交谈;他们被供给各种吃食,有烧煮好的肉和鱼,也有腊肉、阉鸡、鹅、整只母鸡及牛肉块,最后上的是很多盛满用糖和杏仁做成甜食的小篮,都制作奇特。他们供应一种色淡无味的酒,用棕榈树制成(因此在全国没有用其他的酒),我们西班牙人把它当作葡萄酒喝。晚餐进行时,厅内有大量各种乐器演奏音乐,演奏十分合拍,有的这时演奏,有的另一时间。他们常用的乐器有号角(Hoybuckes)<sup>③</sup>、短号、喇叭,在西班牙使用的那种笛子,尽管形状有所不同。在这次(延续很久)的宴会上,出席的有奉命保护他们的将官,及队长王望高和先生。晚餐结束,他们被送往漂亮的寝室,其中有良好床具,他们在那里睡觉和休歇。

下一天凌晨,给他们送去普通的饮食,按他们自己的内容及方式烹调的丰富的肉、鱼、水果和酒,不为此收任何费用,因为这是兴泉道所命令的。只要他们在那里,以及他们赴泉州的途中,每天都供应他们这些。同一天该港口一个统率 40 艘船的队长到达,他一登岸就马上去馆宅看外国人;他们得知他到

来,出来在馆门接待他,那里他们之间有一番客套。这个队长威风地到来,前面有卫兵和执权标的,伴随响亮的号角(Hoybucks)、喇叭和鼓的音乐,有两名叫开路的吆喝人(Whifflers)<sup>④</sup>即吏员,把百姓赶开。随来的有两名执刑人,即刑吏,各执一根竹板,用来鞭杖罪人,凶残到用板子打60下,哪怕再健壮和坚强的也得给打死,因为不堪忍受。他们打人的大腿和腿肚子。使罪犯或受刑人胸腹朝下,按住头足。官员、将官和老爷一般都前面有这些吏员,以杖打那些在遇到官员时过街不让路,不下马或者不下轿的人。

当这员将官来到修士神父及其同伴接他的馆门时,他是八个衣着华丽的人抬着,坐在象牙和金镶的轿椅上,不停地一直把他抬进内厅,在那里下轿,径直前往一幅通常为此而设的华丽布幕下,并且在他面前摆一张桌子;他在那儿就坐,马上又起身,立着接见外国客人。后者按他们的方式向他致敬,那是双手合拢,弯腰,头垂到地。他略弯一下头再向他们作答,表情严肃。不久后,他庄重地对他们说话,欢迎他们进入他的国家,高兴他们到来,说他本人是来看望和照应他们,免得他们有不满意之处,往后将证实这一点。这番话说完,送上来几匹各长有十二瓦拉(vares)的黑绸。同时他的吏员在修士们的肩上各披两匹,每肩各一,围绕他们的身体和腰间;按顺序又给西班牙士兵、王望高和先生,及他们的翻译这样做。但给王望高和先生头上各插一支银花束,这是给予那些建立了某种功绩或类似者的习惯荣誉。

这个仪式完毕,随将官的示意,他们演奏上述的乐器。奏乐期间送上来大量的甜食、杏仁糖及其他糖品和优质酒;他站

立请他们进食，然后他本人从他坐的椅上依序给他们每人劝酒，不用起身，这是礼敬和友好的表示和礼仪。

这做完后，他从华丽布幕下的椅子起身，前去坐进有人抬的轿子，略弯一下头离开大厅和馆舍，回他自己的家。于是按王望高和先生的意见，一个钟头后他们应去拜访他。他们去时，他盛情有礼地招待他们，他们对他的威风和权威感到惊奇，因为王望高和先生及其他人，是跪着跟他谈话的；他们后来看到对兴泉道和总督更有过之。

他再次在他家里盛宴款待他们，有各种糖食和水果，优质棕榈酒，友善地跟他们谈话交流，比他头次访问更亲热，详细向他们询问很多事物，观看他们的服装衣袍，表示满意和愉快。

## 注释

① Stanges, 明显来源于法语 Etang, 水塘。(原注)

② 筷子。(中译者注)

③ Hautboy, 双簧管。(原注)

按 Hoybuckes 疑为号角。(中译者注)

④ 即吹笛(Whiffle 即 fife)者。(原注)

按下面提及 Typp stanes (Tipstave), 警官, 吏员, 因此 Whifflers 应指为官员开道的警尉。中国官员出巡不用笛声清道。(中译者注)

## 第一四章 西班牙人离中左所去拜访等待他们的泉州长官，途中他们看到著名的事物

神父及其同伴在中左所呆了两天，按兴泉道的命令，他们

在那里受到盛待和宴请，这你已听闻。然后第三天早晨他们动身赴泉州，并有命令迅速和妥善地送他们前去。

他们离城时，由大批士兵护送，既有执火枪的也有执长矛的，前面有喇叭、鼓和号角的喧闹，直至他们到达河岸的时候，那儿有一艘二桅帆船，全副准备好送他们溯河而行。他们路过的所有街道都有多到不胜数的人追随他们，全是去看他们。这样当他们为避免人群骚扰而迅速登上船时，我们在上章中提到的那位 40 艘船的队长，率三艘船赶来，一艘他自己乘坐，装饰十分整齐，另两艘运载护送他的士兵。一当他赶来，他马上进入教士和三名西班牙人所在的船，携有大量食品，给他们举行盛宴，继续划行两个长里格的时间，他一直与他们一起，其间大家都感到欢快以致觉得仅过了四分之一里格。他在那里离他们返回，但留下很多供他们旅行享用的东西，并作大量的奉献，表露出他对离开他们感到遗憾。

他们所经河流，无论这边还是那边，都坐落有极漂亮和清新的村落。我们的人对其中一些十分满意，问它们叫甚么名字，船员回答他们说，那是些不值得取名字村子；但当你到达皇帝所在之地，你将看见值得知道其名的城市；有三、四千士兵的城镇，跟在欧洲一样被认为是中等的城市。

在两里格末，那位队长从河里离开我们西班牙人的地方，他们进入一个大海湾，停泊有 150 多艘战船，其将官正是我们提到的护送修士及其他人的这位队长。舰队发现他们就开始向他们致敬，既鸣大炮，也放火枪和作其他种类表示，这通常是用于这类情况的，并且这是由他们将官下令做的。

在结束了鸣炮及其他表示时，他如上述向他们行告辞礼，

离开修士的船,进入他自己的船,乘它到主舰去。我们的西班牙人在他走后溯河航行了3里格多,两岸不断有很多大镇,并且充满了人。3里格后,他们在离同安(Tongoa)镇半里格之遙登岸,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在那里立即由人抬着,先他们给运入城,为给他们盛大接待而延缓他们到达。登上岸,他们发现为两名教士准备了人抬的小轿,为军人及其余同伴则备马。神父们拒绝坐轿,愿意步行,因为行程短而轻松,绿树遍地。再者,为客气起见,神父们拒绝坐那样豪华的轿子,不让那些看来是好职业的轿夫给抬着。但王望高和另一队长不答应,说这是兴泉道所下的命令,他们不得有任何违背,而要完全执行,否则将为此受到严惩(我的意见是说那些队长有责任保卫和护送他们),而他们找不到借口。还有,这样做有方便处,因为从这刻起中国人要尊敬他们,知道他们是要人,他们是跟老爷一样给抬着的。

神父们听从他们的道理,进入轿子,按长官下达的命令,神父坐的是8人抬的轿,他们的同伴是4人抬的轿。抬轿的人很愿意这样做,争着先抬他们。这个同安镇有3000士兵,用他们的语言叫做县(Coan);入城处,有很多花园果园和一条街,西班牙人被沿着这条街送到他们的住所,他们肯定说街有半里格长。他们经过的街道都摆满摊铺,有各种奇特的货物,以及吃的东西,如各种鲜鱼和咸鱼,各种大量的鸡禽和肉食,水果和青菜,数量之多足够供应塞维尔城。街上人群十分拥塞,以致尽管有很多吏员和士兵给他们开道,他们仍十分困难地才得通过。这样他们给送到皇帝的馆宅,它十分大,用石头和砖精美构造,有很多厅、室及卧房,但没有上层,都在下面。



当他们下轿时，该城的将官即官员，他们称作知县(Ticoan)，捎来消息说，欢迎他们到来，并送上一份礼物：那是大量的阉鸡、鸡、野鸭、鸭、鹅、四五种肉、鲜鱼、酒、各种水果，数量多到足够两百人吃。他们要把这些放到稍冷的空气里，因为当时气候很热；而且去看他们的大量人更增加了气温。

有两名西班牙军人傍晚在街上走走，两名修士留下在寓所，军人回来后向他们讲述所见到的事，引起很大的惊奇：城墙很宽，用石灰和石头建筑，布满环孔和守望塔。他们经过街道时，从一所房屋出来一个看似老实的人，穿着讲究，把他们止住，因为同一房屋内有几位主妇老远看见他们。这人很有礼地请他们进屋让她们好好看看；他们马上照办，入屋后给领进一个院子，设有椅子让他们坐下，太太们很诚挚和庄重地在不远地方观看他们。接着不久后给他们送上筵席，有杏仁和糖制的甜肉，他们毫不惊奇地进食，照样饮酒。筵席结束，她们向他们表示很满意看见他们，他们可以随意离开；致以敬礼，感谢双方结成友谊后，他们便走了。

离别后他们去看一处靠近的城墙，建在水上的游乐场，有美观的走廊和石头筑的供宴会用的露天厅室，其中有很多色彩精美的桌子，四周是养鱼的水槽，和水槽相连接的是精美的雪花石膏板，都是同一石料，其中最短的有八拏长，周围有潺潺流水，当举行宴会时发出悦耳声音，附近则是很多植满花木的园林。离该地不远他们看见一座石结构的桥，石头修整而且很大；他们量了几块是 22 和 20 呎长，5 呎宽，他们看来这简直不可能用人力把它们放到那儿。当他们前往泉州和福州的途中，他们确实看见这样大的石块，乃至更大的，给放在很多

其他桥上。当夜他们在这个城市居留和休歇，对他们所见十分惊异。第二天早晨，当他们起身和作准备时，他们发现屋内一切东西都为启程准备和安排好，既有他们的小轿和马，也有人力搬运他们的行李和衣物，这使他们惊奇地看到每个人怎样把一种器械(waster)<sup>①</sup>放在肩上，把行李分为二部分，前面6罗斛(roves)，后面一样<sup>②</sup>，轻快地挑着行走，连马都不能相匹敌。他们前去知县的邸宅，因他前夜给他们送去礼物，感谢他的款待，并向他告辞。他们发现他很威风，不过仍盛情善待他们，并请他们手下原谅，如果他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接待和照应的话。他同样给他们每人披两匹绸，如中左所长官之所为，这样他们向他致谢后，他们动身赴兴泉道即长官所在的泉州，你已经得知，奉他之命他们得到种种招待。

### 注释

① waster,可能是一种棍,这里明显地作棒使用。(原注)

这就是用来挑东西的棒,也就是扁担。(中译者注)

② roves 或即 rows,相当于25磅,这里意思是把行李均分在扁担前后,好挑着走。(中译者注)

## 第一十五章 西班牙人继续他们的泉州之行, 沿途看见很多显著的事物

从同安镇到泉州,有13里格,路途平坦使得旅行愉快。路上他们没有看见一抔未开耕和占据的土地。他们得知全国土地莫不如此。它满是人,城镇一个接一个,你几乎不能认为那

是很多城镇,而只是一个;因为一镇距另一镇仅不过四分之一里格;而且他们被告之,全国所有省份,人口都是这样。他们耕种的土地都得到灌溉,因之获得丰收,全年都在耕耘,而我们西班牙人所到之处都看见他们种植稻米,有的新长出,有的结穗,有的成熟。他们用驯服的母牛、水牛、公牛耕种土地,尽管它们不小,它们的角只有一拃长,并且朝向尾巴,所以不能用角造成任何伤害;他们用一根套在牛鼻内的绳索来牵牛,也用同样的方法牵水牛(Bufanos)<sup>①</sup>。他们通常在稻田里喂牛,因为没有其他草地,喂牛期间始终有个小童骑在每头牛上赶它们,牛不伤稻田,只吃长在稻禾中的杂草野草。在这个省以及在该国其余 15 省,收获小麦和很好的大麦、豌豆、黍(Borona)<sup>②</sup>、玉米(Millo)<sup>③</sup>、菜豆(Frysoles)<sup>④</sup>、扁豆(Iantesás)<sup>⑤</sup>、矮豆(Chiches)<sup>⑥</sup>,和其他谷物和种子,都生产丰富而且便宜。但他们主要收获的,而且作为他们及邻近各国主食的是稻米。

美丽的园林荫蔽着大道,把它装点一番,园林种植齐整;其间有出卖各种水果的店,供过路旅客享用,旅客不绝于途,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另一些乘小轿。大道旁的泉水清澈晶莹,尽管当时气候炎热,特别午时为甚,井水泉水仍然冰凉。同一天,当他们已走了一半路程,他们老远看见一队士兵整齐地迎面而来,起初这使他们惊奇和害怕,直到来人走近,他们被告之,这是泉州长官兴泉道的卫队长,奉他之命率 400 执矛子和火枪并且全副披挂的士兵来迎接他们。当队长见到他们时,他骑在一匹和该省大多数马一样矮小的栗色马上,下得马来并与神父及其同伴相会(他们也下了他们的小轿),相互殷勤致

意。同时队长告诉他们，长官派他率那些士兵来接他们并且护送，他很希望见到他们。在城里等他们到来，并命令尽快缩短行程。

队长穿着整齐，颈上系一条金链，是一个相当傲气和聪明的人。他马镫旁有一侍童相随，执一把丝制大遮阳伞(Torasol)，给他遮荫。这位队长戴的帽子像他们在先看见别人戴的；他前面有喇叭和号角(Hoybuckes)的响亮音乐，和谐地吹奏。这位队长及其400士兵一直护送他们到达泉州城，没有片刻离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排场，显示他们的气派，而不是出自需要；因为尽管百姓无穷无尽，他们却并不配戴武器，该国的法律禁止配戴，违者无论其身份地位，处以死刑；但只有士兵可以，如各城防守的士兵，及皇帝一直设置在情况需要时出征的戍军。

这条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及其他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他省的大道也情况相同，这是该国一位皇帝所作的，他为此耗费了他的大部财宝。看来这是真的，因为我们西班牙人在该国越过崇山峻岭，他们发现道路也如前面所告诉你那样平坦。

## 注释

- ① Buffaloes 之误。(原注)
- ② 一种谷物，类似玉蜀黍。(原注)
- ③ Millet。(原注)
- ④ Kidney beans。(原注)

⑤ Lentils。(原注)

⑥ Dwarf peas。(原注)

## 第一十六章 西班牙人抵达泉州城,在那里受到接待和安顿,及他们在该城的见闻

7月11日,礼拜六,夜晚前四个时辰,我们的西班牙人到达泉州城。此城在该国是一般水平,可能有70 000户。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物品,因为它距海仅2里格,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它有吊桥供战时或其他需用时使用;桥长800步,用22呎长,5呎宽的石头构造,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羨的工程。入城处,有很多武装士兵,当他们到达一个火枪射程时,士兵有秩序地向他们敬礼。靠近上述的桥,河里停泊着1 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舟艇那样之多,河面为之复盖,每条船上都满是人,那是上船去看卡斯蒂略的,该国是这样称呼西班牙人的,因为无论郊区还是城内都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他们的街道和我们西班牙城市普通街道一般宽。

这座城市四周是石头建筑的坚固城墙,七呎高,四呎宽,城门处有楼塔,安放他们的炮,这是他们全部的火力,因为他们国家并不像欧洲人那样筑有坚固的城堡。城内的房屋都一个式样,但美观,不高,因该地区常有地震。

所有街道(而特别是他们到达那儿经过的街道),在两侧都有棚,下面是商店,摆满丰富的商品,很有价值也很奇特。他们在一处到另一处相等的距离筑有很多牌坊,给街道增添装

饰,而且全国每条大街都有,下面是很好的市场,可在那里购买你想吃的东西,如鱼和肉、水果、蔬菜、糖果、蜜饯,样样都十分便宜,几乎花不了甚么钱。

他们的食物很好,十分丰盛。他们吃很多的猪肉,跟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一样有营养。我们看见的水果,有的像我们在西班牙所产,另一些我们则未见过,但极香甜味美。而且特别有一种水果,比香瓜大而形状相似,却是令人惊奇的珍贵果品,吃来可口,像味美的李子,哪怕吃得再多也不伤身体,我们西班牙人多次试过。他们所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在他们的当中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而尽管他们是给人抬着走,(我们提到的)队长在前开道,他们仍好久才能走过街道,送往一处大馆舍,那是一座道院,供该国宗教人士住的;他们给送往那儿住宿。拥塞的人群使他们困乏,他们很想得到休歇。

### 第一十七章 泉州长官召西班牙人去见他,并指示他们在谒见时必须的礼节

(如上述)他们入城的那天,离夜晚还很有一阵子,他们想休息一下,消除旅途劳累,又因有大群人在街上去看他们产生的疲乏,所以不想当夜去作拜访;但该城的长官兴泉道派人叫他们立即去他的府宅,因为他很想看到他们,他们出自时间所迫,而非出自愿意,照做了。他们步行前去,要么因官员的府宅很近,要么他们没有充分明白他的吩咐,就照护送他们的队长所说而行。在街上,人群不比他们入城时少,他们遇到一位扈

从鼎盛前来招呼他们的老爷，他前面有很多旗帜，执权标者及吏员和其他身后拖着板子即鞭杖的人，这是刑吏，总在前开道，把老爷前的百姓赶开，这你已听闻。他的排场和扈从那样大，以致他们确实认为他就是兴泉道；但弄清楚后，他们方知道他只是他的一个僚员，他从长官的府宅回自己的家，家在同一条街，在这里遇上他们。这位僚员坐的是象牙轿，涂金并有金色布帘，上有皇帝的纹章，即一种盘结的蛇（这已告诉你）。但当他径直和西班牙人碰面时，没有停留，他用首示一下意，命令他们再返回附近他的邸第；队长马上服从他的命令，和他们一起返回。这位僚员进入他的豪华府第；其中有一个大庭院，院内有漂亮的泉水和花园。西班牙人单独随他入内，其余的人按老爷命令留在外面街上。他用动听的话接待他们，最后说欢迎他们到中国来，还有许多其他客气话。他们用表情和通过他们带的翻译，同样客气地回答他。这位老爷吩咐摆设筵席，并准备酒喝。他先开始吃喝，然后他命令把奉命护送他们的队长带进来，严厉激烈地责备他，因为他让他们步行（他们不明白这样做是出自权宜还出自实情，但从他责备的效果看，像是实情）；他马上命令准备两乘华丽的轿子供神父坐，并给他们的同伴备马；准备好他要他们去会见等候他们的长官，并表示另在有空时去看望他们。

他们沿这条街而行，觉得它比他们入城的那条街更漂亮，有更美的房屋和牌坊，两旁的商店也比别的街装饰华丽，那样的繁荣，他们因此看见大量的人群，惊奇到像是失魂的人，认为那不过是梦境。总之，他们在那条街走了一阵子，愉快地看见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然后他们进入一个很多士兵列队的

大场所，士兵执火枪和矛子，及其他武器作准备，穿丝绸制服，旗帜招展。这地方尽头有一座漂亮华丽的府邸，大门用石筑成，很大并且满是图像或人物，其上是一面带镀金格子的大窗；他们给送进门，无数的士兵和百姓呆在外面，只有极困难才得避开。当他们到达第一座院子时，出来一个穿着整齐并有权力的人，用手向护送西班牙人的人示意，把他们带进右手一个厅，这立刻照做。厅大而漂亮，其尽头是一个摆满形状各不相同的偶像祭坛；祭坛富丽并且奇妙地饰以灯火；坛布是饰金的，飘带也一样。

他们在偶像处停留不久，长官派一名仆人出来代表他们对他们说，他们应把翻译送去见他，因为他要跟翻译谈话，告诉他如他们愿见他时应遵守的一些事。他们马上命他前去。长官叫他劝告神父及其同伴，倘如他们要商谈他们为之而来的事，那必须按该省贵人跟他谈话时所行的礼节和礼敬，即下跪（这在后来他们多次看见使用）；如不愿，那他们就返回住所，等候福建总督的指示。西班牙人听见这个信息，他们当中出现不同看法和意见，争了好会儿；但最后，群岛总督指派为这次出使首要人物，大家应服从其裁决的宗教神父，说他们须承认现实，因无其他方法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也不能为此区区小事而抛开它。这样做他们并不开罪上帝，倒可能成为使该大国归信的途径，魔鬼已把该国视为它所有，现在不要抛弃它，而要想方设法，如他们开始时之所为；并且既然如上述并不开罪上帝，也不是西班牙国王派遣的使臣，我不知道别的做法，而我们只可同意兴泉道的意思<sup>①</sup>，特别这是该国常行的事。这个意见和看法得到遵从，尽管跟他们一起的军人持相反意见。于



是他们让上述翻译回话给长官说，他们愿遵守他们习惯的礼节并愿按该国习俗，按他指示他们的去做，否则他们将得不到许可去商谈他们从遥远国土长途跋涉前来所求之事。

### 注释

- ① 这看来是门多萨用拉达的口气说话，所以用第一人称。（中译者注）

## 第一十八章 西班牙人得到泉州长官友善好意的 接见，他们向他递交了从菲律宾群 岛携来的信札

当兴泉道知道西班牙人愿行习惯的礼节，按向他们说的做时，他马上命令他们进入他所在的厅，无论就它的广大还是就其中的富丽，都值得一观，因我不愿罗嗦，所以略而不谈。西班牙人离开他们原先所在的厅，经过他们进入时的那个院子，进到另一个跟前一个一般大的厅，那里有很多手执武器的士兵，排列整齐而且服装华丽，接近他们的是很多吏员和校尉，有不同的旌旗或徽号，都穿金织金饰的长丝袍，每人头上都戴一顶头盔，有的镀银有的镀锡，看来威武，都留长而染黄的头发，下垂到耳际后的肩背。他们有顺序地排列，形成一个西班牙人可以通过的巷道；然后他们进入一条连接长官所在房间的走廊，在那里听见各种乐器的演奏声，持续了相当久，旋律动听到他们觉得前所未闻，这使他们十分赞叹地看到异教徒的伟大光辉。音乐停止时他们进入上述的厅室，没有走几步就遇见在上述街道碰到他们的那位僚员，尚有另两名他的同僚

跟他一起，在长官面前都无帽站立，不戴他们的官职徽号：这在全国是通常的做法，下级在上级面前要有所表示。这时他们示意他们下跪，因为兴泉道就在附近华丽篷盖下的一把漂亮椅上(Tower)<sup>①</sup>，排场之盛犹如皇帝本人。他亲善友好地表示接待他们，通过他们的翻译向他们说欢迎他们，而且他十分高兴地看见他们，还有许多其他好意的话。这位长官是个善良的人，标致，相貌愉快，不同于他们在该国见过的其他人。他叫给神父们及其同伴军人每人肩上披两匹丝绸，像围巾一样绕在他们身上，还给每人一件银器；他也给予队长王望高和先生同样的礼遇，并命令给他们的仆人每人一件彩色棉披风。这种礼仪在该国施用于作出业迹的将官和别的人的（这在前已告诉你）。完毕后，神父们把总督和战地指挥官的信札交给他，及一份送给他的礼物单，乞请原谅礼物菲薄，但时机当时不容许送给他更有价值的东西；又向他保证说，如他们所求的友谊得到发展，建立起来，那一切都将得到补偿和扩充。他用赞助的言词回答他们的建议，示意他们起身到他们的寓所休息。他们这样做了，并发现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充分供应，诸如床具及其他需用品，这是奉长官命令做的。在他们离开宫室前，卫队长带他们到庭院内他的住所，在那里宴请他们，有丰盛的甜食和水果。宴请结束，他和宫内其他贵人护送他们去他们的寓所，他们极希望如此，因为他们旅途劳累，也因受到街道上及其他地方人群挤着看他们的骚扰；这位卫队长派一队士兵日夜守护他们，这样做是讲排场而非出自他们人身安全所需。他们指派一个管事供给他们及他们同伴一切需要用品，而且十分丰富，按长官的特别命令不收他们任何东西。

## 注释

- ① Tower,楼、塔。这里指兴泉道的坐位高大。(中译者注)

**第十九章 西班牙人受到泉州官员的访问，长官派人召伯多禄·德·萨尔密安托和米古额·德·洛阿卡，给予特殊接见，充分了解有关海盗林凤的事**

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据他们的习惯有很多礼仪和赞助的话，许诺在有需要的时候兑现；不能亲自去的则派去他们的仆人，表示欢迎他们，问候他们身体健康，及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城市和国家。西班牙人作出回答，无论对那些亲自去的还是派去仆人的，一概都致意。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的认真。第二天兴泉道送去一道命令说他希望两名神父留在寓所休息，但要两名军人伯多禄·萨尔密安托和米古额·德·洛阿卡去跟他谈话，而且要携去他们的翻译，因为他那里有个中国翻译，懂菲律宾语，但糟到不能用他的翻译谈任何重要的事。于是他们前去，给带到他所在的地方，不过没有头次那么多礼节，他们仍然发现他跟以前一样威风。他问他们，神父们和他们自己怎样，他们是否从旅途劳累中恢复过来，是否喜欢该国家，还有别的表示关切的事。他的询问得到他们满意的回答，他要他们向他报告海盗林凤到群岛的整个情况，西班牙人如何对付他；尽管他

已特别得到队长王望高和先生对所有事的报道，他仍疑他们告诉他的不是真情。他所怀疑的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我们的军人对海盗到达马尼拉，及你看到本书所述的其余事，作了真实叙述后，他发现彼此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把一切归功于自己以博取荣誉和奖赏；而兴泉道是个聪明人，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不过当他知道林凤既没有死也没有被俘，仅仅被围困，他向他们提出说，如他们愿再返回班丝兰攻打他，他愿供给他们五百艘战船及陆海惯战的人，如他们还要求，可供给更多的。他们回答他说，这些花费和努力不过白费，因为远在他们战船抵达之前，战地指挥官已经用他的人和船把海盗包围，足以解决这场战事，死活都送到这来。除此之外，他们的岛屿缺乏粮食，不能支持那样一支大军许多天。对这些解释感到满意，他叫他们携来的翻译进入他们所在的场所，翻译留在门外是因为他愿在翻译入见前充分了解以打消他所持的怀疑，翻译仍然给他们很大帮助。这样当他们的翻译进入后，西班牙人因有良好时机申述头天他们和神父之间发生的事，涉及到跪着跟他谈话的问题；并且他们认为他在当时有好心情倾听他们，就把整个争点告诉他，让他明白这样不合适，而特别对教士如此。教士在那里是其他人的上级，西班牙国王（他们的君主）本人，当 they 要办任何哪怕再小的事时，都是双足在他们面前站立，因为他们是他礼拜的上帝的教士和牧师。

兴泉道态度和悦地回答他们说，直到当时他知道他们的情况只是根据队长王望高的报道，而不过把他们仅看成是卡斯蒂略；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谁派他们来，因为当他头次跟他们谈话时还没有得到他们总督和战地指挥官送来的信函；

他也毫不知道他们国家的风俗,不管这儿发生的事,人人均无例外,如果他们善待,将来的事可得到补救。从当天起,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来,或者派人请他们来,跟他谈话可采用卡斯蒂略即西班牙的作法,以符合他们的尊严和圣职。他好意地答应这点,尽管他不〔曾〕答应给予任何高官这种待遇,哪怕是一位总督,除非是某位国王派来的使臣。得到这个决定,及其他许多好话后,他们向他告辞,愉快满意地返回他们的寓所。他们发现修士们因接待来访而疲累,很想见到他们,以便知道兴泉道为甚么找他们去,而他们已在兴泉道那里呆了很久。但他们得知事情结果,长官允许他们按自己的习惯跟他谈话后,他们为此万分高兴,抱有很大希望实现他们为之而来的打算,并为他们取得的顺利进展感激上帝。

## 第二〇章 长官宴请西班牙人,并为赴福州作充分准备,总督等待他们的到达

下一天,长官叫他府里一个贵人去见他,命他去拜访西班牙人,亲自问他们在食物和住宿方面有无缺乏,了解他们是否有本身的特殊要求,以便通知他,他会立刻供给他们。因为他喜爱他们,也因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在林凤的事上为皇帝做了一件大事。同时他也要这位贵人以他的名义邀请他们到他府里跟他用膳。这位贵人去见他们,完成他的使命,西班牙人为他对他们的关切而亲他的手,回答说他们供应丰富(确系如此),居住很好,愉快而不缺甚么,而他对他们的关切符合他们愿得到他亲切接待的期望,并接受次日赴宴之请。

宴席是按如下方式进行。

第二天当他们在晚餐时到达宫室，被带进一个在第二层院内下面的大厅，那里摆了很多天鹅绒椅子，前面是表面涂色的桌子；桌上无桌布，因为该国不使用，本书第一部曾告诉你这点，他们吃饭的方式也不需用。他们让修士们坐第一排椅子，每人就一张桌子，并且各自还有另六张桌子，排列好，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是西班牙军人同样入坐，各人有五张桌子，他们以后是长官手下的卫队长，及另两名将官，各自有三张桌子；因为该国是以桌子多少来区别客人的尊贵。这些都排成圆圈（如上述），他们可以相互看见。他们中央是一个表演戏剧的圆形场地，整个宴会期间都在演出，宴会后还继续演好一阵子。还有很多动听的音乐，有优雅歌声相伴，也有小丑及木偶和其他游乐，以消磨时间。

在第一张桌上给每位客人准备了用金银线编成的小篮，盛满用糖制成的食品，如杏仁糖和状如城堡、水壶、罐、盘、狗、牛、象及其他奇特形状的食品，全都涂金；此外还有很多盘肉食，如阉鸡、鸡、鹅、鸭、腊肉、牛肉片，及其他种类摆满桌子的肉食，除开他们就食的摆满烧煮食品（因为其他的都是生的），丰盛到有时超过 50 盘。他们有各种酒，及该国用棕榈制的那种，但质量很好，他们不觉得缺葡萄酿的酒。宴会延续四个钟头，而根据食物的丰盛和品种，它可以延续八个钟头，因为它安排之好可以宴请世上任何侯王。

他们同时携带的仆人和奴仆，在附近另一个厅里就餐，丰盛一如其主人的。宴会完毕，长官命他们去见他，跟他们友好亲善地交谈，不要他们下跪，也不要脱帽。这样他向他们表示

友谊，留他们以询问很多事，最后告诉他们福州总督送达一道命令，叫他们赶快前去，所以要他们第二天就动身。他们对此很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很愿彼此相见；而且他们可以跟他交谈有关他们到该国的事，目的何在，及其他需要的事，因他正是他们所求见的人，正得到皇帝的宠爱。于是长官友好尽礼地跟我们告别，我们也按我们的习惯回礼，脱下我们的帽子致敬，对此他表示很满意。

离开厅时他们发现那位跟他们一起宴会的队长，及随同他的其他许多贵人，等候他们出来，护送他们返回他们的寓所；他们前面有很多仆人运送摆在他们就餐之外其他桌上的生肉食，这样做很有排场，这是该国常用的一种仪式，他们多次赴宴都如此。

这样当他们到达他们的寓所时，他们发现兴泉道已送给他们一份礼物，每人四匹丝绸，计算箱(Counting chestes)<sup>①</sup>及别的东西，送给仆人和奴役几件彩色披风。于是他们向护送他们回家的队长和贵人告别后，他们开始愉快地为下一天旅行准备行装。

### 注释

① Counting chestes，意思不明，是否指算盘？或指棋？又据西班牙文版，作 esritorio，为写字台。（中译者注）

## 第二章 西班牙人离开泉州城到达福州城， 总督在那里等候他们到来

第二天早晨，西班牙人起身前，馆舍内为他们旅行的一切

必需物品已准备好,既有小轿也有马匹和人力运送他们和他们的行装(如前所述),人力很愿运送,以致他们争先恐后接受运载。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就动身,由迄至当时保卫他们的那位队长和士兵护送他们,直达总督所在的福州。这次旅行使他们愉快,既因去讨论他们来的问题,以解决他们要做的事,也因他们离开了大受骚扰的泉州,由于大量的人去看他们,永不满足,乃至有几天晚上十点钟他们住所附近的街道仍挤满人,只为看他们,其中人们的吵闹和拥挤产生大混乱和炎热。这天,由于人们知道他们要离开,人群是那样拥塞,以致尽管他们前面有吏员驱赶群众开道,他们仍然差不多在夜晚前才得离城,因此他们被迫整夜留在那儿附近的一个镇子,奉长官之命他们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留宿,晚餐也准备丰盛,在整个七天中,迄至他们到达福州,都没有为此或为供应他们的其他需用物收取费用或金钱。在他们之前一直有长官颁发的一份证件,写在一块大板上,说明他们是谁,来自何处,并且命令充分供应他们所有需用物品,由皇室支付,因此很多人前去看他们,使他们在大路上多次受扰。这样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第三天他们到达一个叫做兴化(Megoa)的城市,它有时是首要行政中心,有40 000户,但人口大部流失;他们告诉我们(并且说)其原因是,大约30年前<sup>①</sup>日本人找了3名现住马尼拉并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作向导,到达该城(为他们自己曾遭受的一次伤害报仇),他们极机密和诡诈地采取行动,以致他们自身毫无危险或损失就占领了该城;因为50名宜于干这勾当的日本人穿上中国服装未被发现,到达城门,守门的士兵完全不疑敌人到来,所以没有准备铠甲武器。不久后,2 000在隐蔽地点偷



偷登陆的人,因未被发觉秘密抵达并攻击他们先已派去的人所在的城门。后者发现他们已接近,马上拔出他们藏在衣袍内的武器,猛烈凶狠地攻杀(毫无戒备和武装的)士兵,致使他们惊恐地轻易被杀死,这样日本人攻占了城门,留人牢固把守,不损失人马攻占了城池,并且不顾一切洗劫该城,给市民造成惨重伤亡,直到福州总督征调 70 000 人,勇敢地向他们进攻,发誓杀尽日本人以报所受伤害之仇。日本人发现他们不能抗拒那么多的人,在一个晚上就弃城赴他们保存完好的船只,携带从城里掠夺的东西而去,让城市大部被毁和人口流散。这是西班牙人看见它的情况,他们觉得所受损失之新犹如昨天才遭受一样。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寄宿在皇帝的馆舍,它是大而漂亮的建筑;给他们准备午餐和晚餐,十分丰富。他们一到那里,修士们留在寓所,而伯多禄·萨尔密安托和米古额·德·洛阿卡去拜访长官,对他使用西班牙礼节,他也愉快有礼地接待他们。他们告辞和返回他们的住所后,长官派知事(El Tyu)<sup>②</sup>,即他的幕僚长去拜访他们,他友好地跟他们呆了一阵子,提供给他们需用的东西,然后扈从甚盛地返回他的府第。

长官赠送两个曾访问他的两个军人各两匹绸缎。

在他们离开这个城市,进向福州时,他们从一座石桥过一条大河,桥是他们所曾看见最漂亮和最大的,它的雄伟引起惊叹,所以他们停下来从一头到另一头量它,可把它列入该国的奇迹中,他们还作了记录。他们发现它是 1 300 步长,用以建造的最小石头有 17 步,很多是 22 步长和 8 步宽,他们认为人力不可能运往那里,因为他们看见四周老远都是平原而无山,

由此他们断定石头是从远方运来<sup>③</sup>。他们过了那座桥,余下那天直到夜晚他们经过一条宽平的道路,两边有很多饭馆,田地里种有稻米、小麦及其他谷物;人之多一如大城镇的街道。

这样当他们进入福州城郊区时,他们发现总督已有命令和吩咐怎样做,下一章将向你详细述说。

### 注释

- ① 拉达说“几年前”。见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译者注)
- ② El Tyu,疑 Tyu 为知府对音,El 或为西班牙语定冠词。(中译者注)
- ③ 这座桥尚不知是哪座桥。参看博克舍,附录三“福建的大石桥”。(中译者注)

## 第二二章 西班牙人进入福州城,及总督对他们的款待和接见

他们在福州城郊区走了半个多里格,遇到总督派的一名信使,带来命令叫他们留在郊区给他们准备的馆舍,当夜在那里寄宿。因为天色已晚,他们不能到达城内为他们预备的馆宅,或恐怕未能满足很多人想看洋人的愿望,因他们必须穿过该城,最好白天而不是夜晚让人看见。这样当他们停留下来,总督派的一位贵人去拜访他们表示欢迎,询问他们旅途情况,也照看当夜是否为他们充分备好各种需用物品。这做完后,他告诉他们说,总督很高兴他们到来,但因时间已晚,离城尚远,他希望他们当夜就在郊区住宿到第二天,到时他将发给符合他们身分的证明,许他们入城。继这位贵人之后又有几位将官

拜访他们，带去大量的点心、酒和水果；这是他们作类似拜访时一般的习惯，东西是装在制作奇特的小篮内由仆人送去，或者装在涂金的陶罐内。他们抵达后两个钟头，总督派的另一名使者和许多人带着极丰盛的阉鸡、鸡、鹅、腊肉，各种糖果点心到来，足够一百人当晚作晚餐和第二天的午餐。

第二天一大早，总督派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为他们准备了两乘华丽的轿子供神父坐，轿帘卷起让人看得见他们，并为他们的同伴准备了好马，鞍座是他们使用的式样。他们立刻赶着出发，尽管他们行进很快，仍然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到达城门，觉得在郊区走了两个里格；郊区人口众多，有漂亮的屋舍，及许多摆满货物的商店，若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认为那不是郊区而是城镇本身。

在他们到达城门前，三次从大而美观的桥经过一条大河，河水深到可通大船，但要下桅以过桥。这座城市在全国是最富足和供应最好的；它是全省的首府，非常富庶肥沃，下属很多村镇，离海仅 8 里格，如前述有大河可使大船直达。进城处他们看到很多贵人在城门等候他们到来，按他们的方式相互致礼后，他们不停顿地前行，穿过一条直通总督府邸的宽大街道，从城往前，一个接一个在街两边布满兵士及其将官和吏员，每个都手执武器，如矛、火绳枪、刀和盾，都穿一色丝制服，头盔上有一束羽毛。他们都安静守卫，不许有人越过贵人护送他们经过的街道。

他们没有时间去数那些士兵，但他们看见从城门到总督府的两边，有相当远，都是兵士，穿着华丽而且一个颜色。房屋和士兵之间，在窗口和街道上的人是那样多，看来像是世界末

日,全世界的人都在那条街道上集中。

这样午后两个时辰当他们到达府邸时,导引他们的贵人让西班牙人进入附近的一间房,以待衙门打开,因一天只开一次门,开的时间不比总督每天接见的时间长,那不过是一会儿。但开始在他们晋见前,先放4响炮,有喇叭、鼓和喝唱声;每天都有人被接见,这是我们的人在那里停留时据经验所知,也据别人的报告。时候一到,如上的仪式结束,衙门打开,院里有很多穿着和街上士兵一样制服的兵士。

从士兵中走出一位贵人,据他们得知他是总督的卫队长。他威凛严肃地走向我们的人所在之处,相互致礼后,他示意他们去府门。当他们进第一个有高大柱子筑成的大院子时,大量的兵士及很多校尉进入另一个大遮蔽处,登上一侧的阶级,所有人在那里都安静下来,只有卫队长除外,他陪同我们的人直达总督所在的厅门,在门前他除掉帽子,示意我们的人也这样做,等待他向总督报告他们的到来,及总督命令他们进入。

### **第二十三章 西班牙人晋见福州总督,并受到几位主要官员的拜访,官员向他们介绍该城的一些情况**

这时一个身穿长袍,属于显要人物的人立即走出厅,询问西班牙人是否要跟总督交谈。他们回答:是。接着他问他们来自何处,谁派他们来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是由全基督教最强大的国王的仆人,菲律宾总督所遣。他得到这个回答,再返入厅,一会儿他出来叫他们进入,但告诉他们在进入总督所在的厅时要下跪,并要这样跪着直到他命令起身;如他们愿用这个礼

节,那他们可以入内,如不愿那就回去。他们这些得到泉州长官保证的人却没有坚持,而是说他们愿遵守教给他们的礼节。于是那个看似司礼官的人进入,示意他们随他入内并按他要他们做的去做。

进入时他们在门口稍停,然后径直向着总督所在地方下跪,他坐在一张像宝座一样的高大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子,并且在一个黑暗地方以致他们几乎不能看清他的面孔。在他的一侧有几个像是军事传令官的人,手执笏,另一侧是两个很清秀的人,披着长达腿肚子的金鳞铠甲,手执金弓,背负金剑。二者都跪着。他面前桌上摆着纸及其书写所需工具,这是在所有公开接见时他们惯常的作法。而在桌面一边有黑木制的狮子,(据他们得知)那是该省的徽记。于是他示意他们靠近,他们做了,按司礼官要他们做的跪在桌前不远。他们就这样开始通过他们的翻译跟他谈话,诉说他们到该城及该国的原因,来自何处,何人所遣。但他示意叫他们起身,他们极愿意地做了,并继续谈他们的意思。不过总督在他们没有说完时就打断他们的话,问他们是否携有他们国王致他的主子皇帝的信,他们是否愿去跟他谈话?而当他们回答没有时,他马上向他们告辞,说欢迎他们来,他们应回他们寓所休息,因为以后他们还有机会向他表示他们的意思,他愿给他们回答,因皇帝离得老远,需长时间才能到得了他那儿,但他愿给皇帝去函,按皇帝的命令给他们作答。接着他收下信及礼物单,并命令当场给修士每人脖子上围六匹围巾形状的丝绸,他们的军人同伴和王望高及先生各四匹,他们的每个仆人两人一匹,并给修士、军人、王望高和先生每人两件银器,前已告诉你,那是该国授与

作出业迹的人的。

这样他们脖子上围着丝绸，手拿银器，他们离厅走下来时经过台阶，穿过院子走到街上，在街上看见一如开门时那样喧闹地把衙门关上。应王望高和先生之邀，他们从那里前往统军大将军提督(Totoc)的府第，及大旗手 Cagnitoc<sup>①</sup>的府第；二者的府第都漂亮雄伟，彼此相距不远。他们发现他们跟总督一样威风，排场相似，面前都有一张桌子，两边是武装军人跪着。不过他们没有像总督那样叫我们的人站起来，因此我们的人马上表示他们要离开，抱怨王望高和先生把他们带到那儿去，并生气地告诉他们说，代表全世界最强大侯王驻马尼拉的总督待他们不同，而他们不过是普通商人；他们去那里也不能与他们为之而来此的意义相比。这种不满得到接受，因此他们不愿再作拜访，尽管上述的王望高和先生出自本身的利益，要带他们赴府衙其他官员和贵人的邸第。而他们则向向导表示要回去他们的寓所，因为他们要去吃些东西和休息，这安排在一所皇帝的大馆舍里，一般说官员们在那里坐堂听讼。

于是他们回寓所去。到那里时他们发现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安顿好，他们的午餐也丰盛供应，整个馆舍悬饰、装点犹如皇帝亲临，有许多侍仆和士兵，日夜守护他们，并且(奉总督之命)在门口挂两块牌或板，上面写道这里居住的是谁，他们来自何处，为何而来，不许任何人大胆伤害打扰他们，违犯者予以严惩。他们在这座馆舍比在其他地方更安宁，也没有人给他们甚么麻烦，原因在于，奉总督之命官员们很认真地把此事安排好。它仍然是该省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尽管在别的省有比它大得多的)，而据说(皇帝及其朝廷驻驿的)大明即顺天

城，有 30 万户。不过国内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城，叫做南京(Lanchin)，从一门到另一门要走 3 天，周围超过 70 里格，距广州不远，葡人曾予以大量报道。但肯定有关此城的雄伟报道甚多，我本人<sup>②</sup>根据到过广东城的权威人士，耶稣会士即耶稣会宗教修士所听闻和确定那是真实的，这些人是应可信赖的。

这福州城有宽大和坚固的石头城墙，五呎高四呎宽，我们的人多次加以测量，因为他们寓所有道门对着城墙而开。这道墙都盖上瓦以防雨水之害，但除遭到损害外达不到别的效果，因为全城墙没有石灰。这座城内没有一个堡垒，该国也不使用它；因为他的武装和力量全集中在十分坚固的城门，那有两道极宽的墙，其间不断有很多士兵日夜戒备防守。

在这些城门他们有不少的炮，但制作低劣（我意思是说据我们的人所见）。他们仍然肯定说在别的地方有制造得很好和很奇特的炮。整个城墙布满雉堞，上面写着在需要时去那儿负责修缮的士兵的名字。每隔 100 步有高大的住所，他们的将官在需要时刻，只要战事不止，就在那里居留。整个城池有两条大沟渠即壕堑加以保护，一在内一在外，当他们愿意的时刻都用闸门予以节制，以此引来河水，供应全城几乎所有人的用水，因此他们的池塘大多养满鱼。这座大城位于平原，崇山峻岭环绕，因此它并不那么安全。居民说因为有山，许多次冬季它被河流的大潮淹没。在这发生的那年，潮流摧毁和损害了大半个城。因为在前一个冬天人们受这些大潮之害，造成极大的损失，这是我们的人看见它时的情况。

现在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你将知道的是，我们的人在該城一直住在上述皇帝的馆舍里，受到尊敬，并受到该城首要人

物的拜访,特别是总督。他就在当天派人邀请他们于下一天赴他设的盛宴,下一章将向你作叙述。

### 注释

① Cagnitoc,前面写作 Cantoc,对音不明。(中译者注)

② 这里为门多萨的自称。(中译者注)

## 第二十四章 总督在他自己的府里一连两天宴请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进入该城后的第二天,总督派人邀他们去他自己府里午宴,他在府里为他们准备了如下形式的盛宴。当他们到达府时,为总督执役的许多贵人出来向他们表示欢迎,有大量音乐和愉快表演相伴。进入头一个院子,他们被领进一座装饰奇丽的大厅,有许多桌子,摆设方式有如泉州长官请他们的情况(这已告诉你),而数目和装饰则大大超过。但在他们入席前,总督委派负责宴席的两员将官迎向他们,以总督名义招呼各种事。因为该国的习惯是,大贵人不需出席他们举行的宴会,于是便委派两人去招待他们,欢迎客人光临。当两人迎向他们时,举行了隆重礼仪,殷勤交谈直到午宴时刻,然后开始上菜。但在他们入席前,将官各手执一杯,像是他们使用的一种茶盘(Sorlue)<sup>①</sup>,盛满酒,一起走到一处看得天的地方,向太阳和天上菩萨献酒,还有许多祈祷的话;而他们主要是祈请他们新客的来临可给大家带来好处,同时他们要建立的友谊会对双方有利。他们的这段祈词和祷告完毕,他们把酒倾洒,举



行重礼；接着他们立刻把酒再盛满，并且向他们的客人挨个敬礼，他们把杯子放到神父们要用餐的桌上，每人各一只。做完后，第一道菜端到桌上，而将官则用其他数目不那么多，装饰也不及的桌子。午宴是有名的，有许多道不同的菜，大大超过福州(Aucho)长官为他们设的宴席。

宴席期间(它拖得很晚)有各种乐器的大量音乐伴奏，如提琴(Viol)、吉他(Gitterns)、三弦琴(Rebuckes)，同时有很多小丑在午宴上给他们逗笑。宴席完，上述将官陪同他们的客人出府，再邀请他们下一天在同一厅内午宴；他们接受邀请前去，这次招待他们的宴席比头一次更有名。

这天出席的有提督(Totoc)，他们在头天拜访过他，到过他自己的府邸，并发现他很威风。出席陪他们的也有参加头次宴会的将官。在这第二次宴会上，和头天一样，他们有很多音乐，及演出很多的喜剧，还有很多有趣可笑的滑稽表演。也有一个翻筋斗的，他动作熟练，既在空中翻，也在一根由两人用肩抬的杠子上翻。戏剧演出前，他们通过翻译得知它的内容，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其内容是：在古代，中国有很多伟大英武的人，但其中特别有三兄弟，其伟大英勇超过其他各代的人。他们中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红色或深色，而第三个是黑的。红人更机智，更有胆力，尽力要立他的白人兄长为王，这意见得到别的人支持。然后他们一起从当时统治者那里夺取了帝国，那位统治者叫刘备(Laupicono)<sup>②</sup>，一个无能和邪恶的人。这戏演得很精彩，服饰适合那些人物。

宴会和演出结束，和头天一样，将官送他们出府，由此到他们的寓所，那里有总督指派给他们的值班，即我们谈到的那

位队长及其士兵，日夜不停地守卫。

## 注释

① Sorlue,我们在别处没遇见这个词,西班牙语是 Saloa,这里可能用作 Saloilla,茶托,茶碟。(原注)

② Laupicono,前面拼作 Laupy,对音是刘备,显然这里谈的是刘、关、张,却误把 Laupicono 当作是邪恶统治者。(中译者注)

## 第二十五章 西班牙人把礼物送给总督,他从王望高手里接过礼物,加印封后送往皇帝;我们的人被禁止离开寓所去观看城内的事,还叙及别的特殊事情

同一晚上我们的人自己商量,是否现在就去他们为之而来的事,因为他们可以跟总督打交道,他则是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和好感的人。于是他们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上米歇尔·德·洛阿卡(Michaell de Loacha)<sup>①</sup>和彼得·萨尔密安托(Peter Sarmiento)应去看他,把带来的礼物送去,并由王望高和先生陪同他们;送完礼,请求他约定一天让他们去跟他交谈重要事情。

按他们的决定,他们照着去办,两名军人如约携礼前往。这样他们到达府门,等待开门接见的时刻(在第二十二章中已谈到开门仪式)。总督得到报告说卡斯蒂略人等着献礼,他立刻说他当时不能跟他们谈话,但允许王望高和先生携礼进入,

他们则应返回寓所，以待时机许可时他才召见他们处理他们有兴趣的事。他们按命令而行，而那些携礼入见者后来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们，说打开礼物时，当着书记留下一个记录，并马上命令再放回当着上述书记和另一证人取出的地方；他把礼物封好，送往大明城即北京献给皇帝及其朝廷，连同泉州长官送给他的。这将在下面告诉你：因为中国有一条严格的法律，禁止任何官员接受礼物，不管礼物的价值如何，除非得到皇帝或他的朝廷的许可，违者受罚终身不得担任官职，并被流放和罚戴红帽（其情况已有叙述）。

这符合泉州长官在他们向他告辞赴福州时当着我们的人的作法，那就是，在他们面前命令取出他们送给他的礼物，并且一件件指给他们看，他问这是否他们送的东西，他们回答说这就是（尽管有些疑惑不解），因为礼物与他们的强大相较微不足道，这是在申斥他们。他问他们缺不缺甚么，他们回答说，不缺。这时他马上把礼物再放回当着他们面取出的地方，而且有书记和证人在场；这做完后，加封盖印随他们送往福州总督，说如无上述许可他不能接受它。

于是我们的军人因他们不得带物入内，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之回到他们的寓所，把情况告诉神父，神父也因此不悦，但他们仍然自行决定忍耐一点，求上帝指示他们该怎样为神体服务。

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他们，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筒；因为他要据此制造。他们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接着过了些时候，我们的人发现他们在该城已呆了一个

长时间而且像要呆更久，他们就想最好的法子消磨时光，并到城头去各自买些想要的东西。他们看到东西极丰富，价钱便宜到他们几乎没花甚么钱便买到东西。

他们买了很多谈各种事的书，携带回群岛（在谈这事的一章中已作详述）。

第二天他们去观看城门，及那些看来就他们所能知晓的事，那是很多的。他们看见的东西中有一座豪华的偶像寺庙，在主殿内他们看到了 111 尊偶像，另外在其他个别殿里还有数目更多的，偶像都是雕塑，匀称而且涂金，但格外有 3 尊放在所有偶像当中，那是一个身子 3 个头，相互正面相视。另有一个妇女的形象，手抱婴儿；第三个是一个男人，衣着像基督徒所绘圣徒的样式。至于其余的，有的有 4 条手臂，有的 6 条，有的 8 条，还有些是极畸形的妖怪。在这些面前人们点上灯和许多香及香料，而特别在上面提到那 3 尊偶像面前。

不过当总督知道我们的人去观看了城门和庙宇（并发觉提供他消息的人怀疑这样做有险恶用心）时，他以此马上命令，如无他许可，禁止他们离开他们的住所；同样命令保卫他们的队长不得如前一样允许他们离开，还禁止任何人拿东西去卖给他们，违者处以杖刑。但不管怎样，他们每天都得到供给他们个人用的必须物品，丰富到总有留下的，不缺甚么。

在这种禁闭中他们感到悲哀，心情忧郁地看到他们前来的目的看来遥远，每天越来越坏。尽管这样，他们仍尽可能度过时日，虔诚地把它交给上帝；因为他们作这次旅行，为的是他的荣耀，并向他祈祷打动他们的心让教会神父可以留在该国学习语言（他们在前已开始学了许多天），由此他们的灵魂

可以得救,从实际占据他们的魔鬼统治下解脱出来。这样在他们如上述留在那种禁闭中若干天后,他们决定去跟总督商谈,以便完全解决是留还是返回原处。他们马上行动,后事如何,你将在下一章中得知。

### 注释

- ① 此处两个军人名字的拼写法有误。(中译者注)

## 第二十六章 西班牙人跟总督商谈,没有得到接见,他们写给他一封信,他口头给予回答,及其他特殊的事

前面已曾告诉你,就在西班牙人跟总督交谈的同一天,他们问他们是否携有他们国王的信函。他们回答说:没有。他告诉他们说他愿写信给朝廷,如得到回答,他们的目的和要求将得到充分的满足。

但他们见他的回答迟迟不到,其间拖延太久,而且使他们成为半个囚犯,所以他们决定要去跟总督商谈以便充分弄清他的最后意思和打算,是有命令叫赴朝廷,或留在该城,或返回岛屿,在那里等待到上帝愿在该国打开一道门,让他的圣福音可以进入的时候。

怀着这个意图,他们说服他们的队长允许他们自由前去跟总督商谈,队长出自对他们的好感和好意,允许他们去。于是他们动身,但当他们到达总督府时,守门人不许他们进去,因此他们悲伤沮丧地返回寓所,几乎失去任何希望办成他们

为之而来的事。因为他们觉得，尽管他们明白地向中国人表明意见，对方仍采取一种使他们离去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城里住了八天，以解决是否留在那里或断然离开该国，并决定写一封信给总督，其中格外告诉他说，他们到中国去是为乞求中国人和卡斯蒂略人之间的和平和友谊，最后说他们的军人将把消息带回原来的岛屿，向总督报告情况，而他们则留在中国传播圣福音。他们找不到人替他们写这封信，尽管他们愿为此付出高价，直到后来，经苦求祈请，队长王望高为他们写了这封信，并马上前往不远的延平(Ampin)<sup>①</sup>城，借口去看该省的巡访使，叫做察院(Sadin)<sup>②</sup>，并乐意携我们的两人同行，让他见见他们，但没有人愿一起去。王望高作的这次旅行，是为打消人们持有他写这封信的怀疑，倘若总督对此不悦的话。

他们的信写好，他们却发现很难呈递，因为没有人愿送它，我们的人也被禁止入府送交。但最后，通过请求和送礼，他们说服保卫他们的队长送它，队长以卡斯蒂略人的名义把它送交总督，说他们让他呈递，因为他们向他保证称它事关重大。读完后，他回答说愿把有关情况向皇帝报告，如他头次所说。至于修士留在该国布道的事，他当时不能给他们回答，因为这类事体首先需要得到朝廷的同意。不过他愿答复他们携来的马尼拉总督的信函，同时他们可以回去，再把林风死活带来。做到这点后，到时将缔结他们所要求的友谊，并按他们的愿望留下传教。他们得到这个回答，在那里居留已无望，便马上准备前往马尼拉，并购买很多书带去，其中包含了该国的所有秘密，由此他们可以向菲利普陛下作详细报告。总督得知此事，他派探子监视他们的行动，传话给他们说，他们不要在

购书上找麻烦,因为他愿随意给他们所需的书籍,这点他后来没有兑现,或者忘记了,或者因我们已向你们详述的其他原因,我们不知道。总督仍然派人索看修士购买的书籍,看完后又送回去,并要求我们写些他们自己的文字,他们按他的要求做了,用西班牙语和他们自己的语言写了些字送给他,如主祷文、圣母颂和十诫,据赠送这些的人所述,他读了后表示对此很满意,说那上头写的很好。

他们在这个城市居留期间,为消磨时间所了解到的种种事当中,有一件是,他们得知有座监牢里关押了一个葡萄牙俘虏,他和同一国家的人乘一艘日本人的船被俘,别人都死于监狱,只有他一人活着。我们的人很想见到他,向他打听该国的秘密,因为他在那儿已有很久。他们想法跟他谈话,向总督请求大法官和监狱官给予许可。他不仅拒绝给予他们,还认真查询谁把这事告诉他们,好对此人加以惩处,无疑地这将严惩不贷。不过我们的人不说出谁把消息告诉他们,尽管多次极紧迫地向他们追问。中国人极想知道此事,以致他们在无礼追查中采用了各种手段。

### 注释

- ① 疑为南平(延平),在闽江上游。(中译者注)
- ② 疑为察院(Chaem)之误。(中译者注)

## 第二十七章 福州得到消息，有个海盗攻击泉州海岸，造成很大损害，并洗劫了一座城镇。总督怀疑他是林凤，而我们的人及王望高和先生没有向他报告真情

西班牙人在福州城住了 20 天，情况已告诉你，没有希望让教士神父留在该国传布福音，这原是他们去该帝国的主要目的。突然间有消息传到该城说海盗林凤袭击泉州海岸<sup>①</sup>，使用他虐杀的故技，而且他已破坏和劫掠了海岸的一个城镇。这消息传遍全城，看来是真的，涉及到死人的事实。但有关人物却是错的，因为这个海盗叫做张才(Taocay)<sup>②</sup>，是林凤的敌人和对手，系我们已谈及的林道乾的朋友。不过总督和全城人因此而一致怀疑，那就是，我们的人抱着某种邪恶打算进入该国，以窥探有关的机密，达到其罪恶目的，因此打那以后不如以前那样对他们态度好。

这些消息刚传来，总督马上派人召(当时访问后返回的)王望高和先生，他曾礼遇他们，并授与他们老爷和将官的头衔；现在他严厉谴责他们把我们的人带去，说他们谎称林凤被包围而不能逃走，卡斯蒂略人也未曾焚毁海盗船只，一切都仅仅是他们编造的故事，那些他们声称夺自林凤并送来的俘囚则是从别的地方抢来；同样又编了另一套话，又说西班牙人是前来打听国家机密和武力的探子，靠行贿得以让他们送来。

他们恭顺地回答他说，他们说的全是实情，此时有关海盗



的消息尚需进一步查清,若所述非实,他们愿受任何给予他们的惩处。总督对他们的申辩有些同意,命他们离开,以待时间查清一切情况。于是王望高和先生立即前来把总督召见的事及听见总督的话通告西班牙人,这使他们很害怕。所有这些事发生在王望高和先生有了矛盾,彼此相互大肆谩骂的时候,暴露出他们的企图和手法,由此显见他们在向总督报告时说了谎话,而尤其是王望高。先生确实在欺瞒,因为他告诉所有人说,我们的人因他的命令和努力才火焚林凤的船只,将他包围,还有类似其他的话;但在他到达那里之前二十天,可以说一切均已解决和结束。他们反目和争吵的原因是,他们之间曾达成协议说,奖赏和酬劳要在他们中平分,要彼此尽量说对方的好话,以让总督对他们产生好感,可是总督授与王望高的荣誉和奖酬却超过了先生。(看来)这一条件和协议没有实行,因王望高只顾自己,他认为先生不配与他所得一般多,先生不过是海上的一个贱民,他则高贵得多,担任队长之职。我说的这些事暴露出他们之间的真情,也使总督怀疑,既然他们在这点上撒谎,他们也可编造焚毁船只和围困林凤的故事。

### 注释

- ① Chincheo,这里指福建海岸。(中译者注)
- ② 不详。此处仅译音。(中译者注)

## 第二十八章 省的官员集会处理西班牙人的事, 并决定要他们返回群岛,他们离开 前看见了很多奇异的东西

西班牙人抱着这种悲伤和忧虑呆了几天,禁闭在他们的

寓所，不像刚到时那样常受到访问，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不安，直到他们得知总督或出自本身的好意，或接到皇帝及其朝廷的特别指示，召集该福建省所有官员，以处理有关林凤，及特别有关西班牙人因何到来的事，同时全面解决为此所需的一切。这样当他们不久后会集，其中有别名兴泉道的泉州长官时，他们就和总督一起举行个别集会，会上一致同意召开一次大会，召卡斯蒂略人到场，公开询问他们到来的原因（尽管他们已曾向兴泉道和总督谈过），聆听后再据他们的决定作答。为此定了一天他们在大旗手（Cagoutoc）<sup>①</sup>府衙会齐（但无总督），命带卡斯蒂略人去见他们。西班牙人很愿应他们之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被叫去处理他们的事，或留或走。他们到那里去，给叫到一座大厅，其中官员们都严肃地坐在华丽的椅子上。兴泉道看来是他们的首要，但这是因他地位仅次于总督，或（据他们被告之）因他是派王望高追击海盗的人。不过一当他们进厅，他们被叫到官员们所在的附近，没有叫他们坐下，也没有行任何特殊的礼仪。

兴泉道进行审讯，（通过翻译）问西班牙人为何进入中国，要他们申明理由。因为官员们愿将总督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正是奉总督之命应召到那里集会。西班牙人回答询问，说他们是奉菲律宾总督之命前来缔和修好的。菲总督得到西班牙国王委任，自上述群岛被发现以来担负特殊要职，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上，不仅表现于言，而且表现于行，如总督眼下之所为：把所能找到和落入己手的中国人赎救出来，以礼遣他们返回家园，而且不仅止此，还有别的事，他们不是不知道；再有，最终出现摧毁舰队和围困海盗林凤的事，他们携带这个消息前

来请求缔结中国人和卡斯蒂略人之间的永恒友谊。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主要原因。如果他们能实现它(这是一桩彼此双方应做的事),那么他们将把(随他们一起为此而来的)军人遣回向马尼拉总督报告同一消息,总督把我们<sup>②</sup>派来是为向西班牙国王送去有关喜讯,让我们留在指定地方学习语言,向人们宣讲作为拯救灵魂正确途径的圣福音。官员们对此认真倾听,尽管看来无望得到效果,因为在实际的主要事情上他们略而不提,倒问他们海盗林凤的情况,可能逃走否,及其他类似问题,这拖了好一阵子而不涉及其他实质性的事。西班牙人按他们想的作答,并估计当时他只能要么被俘,要么被杀。

这时兴泉道结束问话,对他们说,他们应返回他们的本地岛屿,当把林凤送来时,可按所求处理有关友谊之事,及宣讲福音。

于是他们带着这最后的决定告辞回寓所,不打算再谈这件事,因为他们觉得它已告吹,已经给了他们审断;再者,据他们得知,这是由皇帝及其朝廷所下达的特殊指令。因此他们开始收拾好行装,他们很愿离开,因为他们发现辛苦劳动没有产生果实,也希望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囚禁状态,即不得特许,禁止走出他们的寓所。

这样从那天起他们准备尽快离开,并将此事通知总督,他回答他们说,他们应娱乐休歇,他会在该省巡访使到达福州时遣走他们,大约要 10 天,因为他已致函给巡访使说等到他到来才让他们走,巡访使想看看他们。

那天后他命令说允许他们有时出外走走,并且应让他们观看一些有趣的和友好的事。因此他们当中有一个给带去观

看操练人马，中国人习惯在新月的第一天全国进行这种操练，肯定是值得一观的事；他们操练的地点在城墙旁的广场，方式如下。

大约有 20 000 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致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倘若有士兵缺阵，没有指定替补，那他将受鞭笞的严惩，因此每人都恪尽职守。

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 4 个钟头，西班牙人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兴泉道把决定告诉西班牙人后 25 天，巡访使到达，全城都去欢迎他，他进城时仪仗之盛，若不知他是谁，定会相信他是皇帝。

于是第二天西班牙人去拜访他，他也想看他们。他们发现他在他的寓所，那里他开始巡访该城。

庭院里有无数上访和控诉的人，但内厅里只有他的奴仆和校尉。当有人去呈递诉状时，守门人大声呼叫，像是“肃静”（O. est）<sup>③</sup>，因为离巡访使所坐之处还老远；这时马上有一名他的侍从出来，收入诉状递交他。同时向他报告说卡斯蒂略人在此。他命令他们入内，跟他们谈了几句话，但客套很多，并且谈的是林凤被困的事，丝毫不提他们是走还是留。这样他看了他们及他们服装一阵后，他叫他们离开，说因巡访重任，他不

能款待他们,也不能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但对他们去拜访他所尽的礼节表示感谢。他接受访问的方式和情况,一如他们所见泉州长官和总督的,面前有一张桌子,摆着纸、墨及其他书写用具,据他们所知,全国官员都是这套方式,不管是判处死刑还是别的案子,这已在前多次告诉你。

巡访使到后三天,兴泉道前往他自己的府邸,有命令叫他尽快准备船只让西班牙人返回菲律宾。

同一天,奉总督之命在那里会集的官员也打道回府,同时叫西班牙人停留到月圆,即8月20日,那天将给他们送行,因为这天中国人认为做甚么都吉祥。他们对此十分迷信,像新年一样举行很多宴会,这已充分告诉你。

西班牙人离开的头一天,有人以总督之命邀请他们,像头次那样宴请他们,但这次(因是为他们送行)更丰盛,宴会中有精彩的戏剧演出,其内容第一次向他们作了介绍,内容如下。

有个新婚的青年,碰巧跟妻子反目;他决定去参军打仗,地点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的战功显赫,以致皇帝对他宠信,在完全肯定他的能力后,皇帝委派他为主将进行一次所曾有过的最重要战役,他完成使命,其结果使皇帝及其廷臣十分满意,因此皇帝立他为大将军,并许他在皇帝不在时以皇帝本人的相同权力主持全部军事。

战事结束,他想返回本乡故园,受赐三车金子,及许多无价的珍宝,并带着这些回到家乡,既富又贵,受到隆重的欢迎。

他们的戏演得那样自然,有那样好的服装和人物,看来像是真实的事。总督没有出席这次宴会,只有头次在场的那些将官参加,还有一名负责把西班牙人送回马尼拉的将官,叫做张

太来(Chantalay)<sup>④</sup>,该省的一员大将官。

这样当宴会结束时,他们由大量人陪同从宴会厅到皇帝的司库官并住在附近的大旗手(Cogontoc)<sup>⑤</sup>的邸第,他盛情接待他们,亲切交谈,礼貌周全,说他希望很快再见到他们,那时他们将带着林凤回来,而且到时他们的友谊会充分得到肯定,还愿跟他们谈其他个别的事情。谈完后,他交给他们一份礼物送给马尼拉总督,以报答致总督之礼,这份礼物是40匹丝绸,20匹轻纱(Burato)<sup>⑥</sup>,1把金把手的小椅,2把绸伞(Quitsoles)<sup>⑦</sup>,及1匹马。他还送给战地指挥官同样的东西,各有1封信,这些都放在美观和涂金的箱子中。除此之外,他再送40匹各种颜色的丝绸,分赠给围困林凤的将官及其他军官,及300黑披风和很多伞分给士兵。这些外,他给修士每人8匹丝绸,军人同伴每人4匹,每人1匹马和1把伞,在旅途中证明了这些马是良种。做完后,大旗手(Cogontoc)向他们告辞,希望他们去向总督和巡访使告别,那他们可以动身,因为旅行的一切均已备妥。他们马上照吩咐办,很满意地得到这两位殷勤接待,还有大将军提督(Totoc),他们也去拜访和告辞。这些拜访和辞行结束后,他们返回寓所,很想休息一下,在那里他们住到第二天,启程赴中左所港。在福州共居留了47天。

## 注释

① 显即前面提到的大旗手,但不详中文名字。(中译者注)

② 这里“我们”显然又是顺着拉达等的口气。此处的总督指西班牙国王派驻菲律宾的总督,驻地马尼拉。(中译者注)

- ③ 这些话(O. est)是英译者补加,看来是要表示“Oyez”的吆喝。(原注)
- ④ 此处仅译其音。(中译者注)
- ⑤ 前称 Cogontoc 为大旗手,但这里又称他是司库官,前后混乱。(中译者注)
- ⑥ Burato,西班牙妇女用作面纱的一种轻丝料。(原注)
- ⑦ Quitasoles,即 Parasols(阳伞)。(原注)

## 第二十九章 西班牙人离开福州, 到达兴泉道驻地泉州,他命令他们去中左所港,他本人也去给他们送行; 启程时他表示好意并为他们举行盛宴

西班牙人在一个礼拜二,8月23日当着全城人的面前离开福州,来看他们的人群是那样拥塞聚集,一如他们刚进入该国的时候。他们都坐轿而行,连奴仆都一样,因为那是总督的命令。修士是8人抬,军人4人,仆人和奴隶2人抬。看到那么多人抬他们,还有更多的人在抬累时去帮着抬,此外有24人运行李。他们前面总有一个先行官去给他们安排住所,还有一名军需同行,其职责是指派和准备给他们抬轿的人力,并提供他们旅行方便,偿付西班牙人消费的费用价钱。离开福州后他们两天并作一天行,因此他们四天就到达泉州。入城时他们遇到兴泉道的一名仆人,奉指示叫他们继续前进,不要在城里停留,而要去中左所港,兴泉道第二天也去那里。他们听从他的指示,兼程并进,两天到达前曾路过的同安镇,已特别记述了它。他们在同一镇子留宿,受到款待,感到很愉快。从那里他们走了一天到达中左所,那是他们从群岛到大陆登岸后的

第一个港口。该镇的长官安排他们住在头次居住的馆舍，为他们提供各种必需用品，极其丰富，直到4天后兴泉道抵达；（尽管他想快些来）因气候恶劣他不能很快赶到。

他到来后第二天，即9月3日，派人叫西班牙人登船，因为那天是月朔（尽管船只当时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兴泉道亲自去岸边，随行有几个中国的教士，按他们的方式祈祷献祭，求天赐给美好明朗天气，保佑航行的人海上平安无事。

这种祭仪结束（在该国这是常举行的），西班牙人趋见扈从仪仗甚盛的兴泉道；他友好地接待他们，话语欢快，表现出他对他们有好感，而他们的离开使他不快。这时他要他们提出供海上所需的物品名单，他好命令供给；他这样做了，东西很丰富，不仅满足他们航行需要，还剩下很多。接着他叫送上吃喝的食品，亲手一样样给他们，他自己也跟他们一起吃喝，这是他对他们表示的最大恩惠。

筵席完毕，他叫他们当着他的面上船，因那天是个吉日，也为照总督的命令办，这就是要先看见他们登上船才离开那里。西班牙人听从命令，有礼和尊敬地向兴泉道告别，显出他们很感谢他们受到的盛待和情谊，并由此前往岸边，去乘等待他们的船。

当他们经过（前面我们谈到的）教士时，他们看见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有一整只喉头被割断的牛，旁边有一头猪和一只羊，及其他吃的东西；这是准备献祭之用，在类似的事情中都使用。

他们登上艇，给送上主舰，那是供他们乘坐的船，这时开



始用一些在那里准备使用的艇和索把船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船并没有马上开始移动,而是岸上教士开始献祭,一直弄到夜晚,以城内和城门口大大张灯结彩作为典仪的结束。士兵齐放火枪,港内的船只放炮,岸上鼓声钟声响亮;这一切完毕,西班牙人再上岸返回寓所,但首先兴泉道及其同行的扈从回他自己的府。

第二天上述兴泉道邀他们赴宴,宴会和屡次招待他们的一样丰盛。他亲自出席宴会,还有该省的大将官。菜肴丰富,有许多美妙的娱乐消磨时间,这使宴会超过了4个钟头;完毕后,捧出兴泉道送马尼拉总督的礼物,作为送他礼物的回赠。送马尼拉总督的礼物是14匹丝绸,送战地指挥官的是10匹;他也叫送给修士每人4匹,给他们的仆人和奴隶几件彩色披风,并友好地跟他们告别,给他们致总督和致战地指挥官的信函,回答他们给他信中的事,又说他们启程的一切必须事情都已准备好,船上有足够10个月用的粮食,因此一等顺风气候合适就动身。还表示说如他们旅行中出现差错,船上的中国人对他们无礼,无论在船上还在岛上,长官都可随意处罚,总督不会因此见怪;最后他对他们说,他希望很快看到他们把林凤送回来,到时他会补偿他们现在所缺之东西。西班牙人亲他的手,并说,他们受到的有礼接待已超过了他们所应受的,样样东西都丰足不缺,他们十分感谢他们对他们的友谊,愿把有关情况报告国王,无论受到甚么好处,都要同样报答。兴泉道由此返回他的府第,留下5名将官陪送西班牙人出海,还有王望高和先生,他们当天参加了宴会,穿戴着老爷的袍服和标记,因为那天前兴泉道已把这些赐给他们。

在礼拜三,即9月14日,起了顺风,因此他们扬帆出海,启程时兴泉道和泉州长官在岸边看他们启航,兴泉道对西班牙人很有感情和很友好,以致当他看见他们离开时流了很多眼泪,这是眼见的若干中国人所证实的;西班牙人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个很有感情的人,通人情,有好品行,而且人格高尚,超过他们在该省停留期间见到的其他人物。

### 第三〇章 西班牙人离中左所赴菲律宾群岛, 途中每天都在海岛停泊;叙述一下 他们在岛上的见闻

离开上述港口,西班牙人分乘两艘船,即两名修士和米歇尔·德·洛阿卡、王望高和另三员将官乘一艘。而彼得·萨尔密安托、尼古拉斯·德·库安卡,及约翰·德·特里阿纳、先生和所有士兵乘另一艘,另有八艘战船为他们护航。他们向前行驶,驶往不远的一个小岛,决定在那里给船补充淡水,因为它有许多甜水河流。不久他们到达那里,它是个安全良港,可以平安地容纳大船。整个礼拜四他们都在岛上休歇游乐,因为它是个舒适的岛屿,布满清泉。礼拜五,即9月16日,他们启航并在离该地四里格远的另一叫做料罗(Laulo)的岛屿停泊,以便走另一条与他们来该国时航道不同的新道,中国人据经验得知,在这些月份比其他月份风向有利,大多是北风和东北风。他们整夜停留在该岛,第二天他们驻往另一个叫做Chautubo<sup>①</sup>的岛子,距料罗不远。这个岛上有许多小镇,其中一个叫做Gautin<sup>②</sup>,有5座用石灰和石头构筑的塔,十分坚固厚

实；塔都呈四方形，6 呎高，用来接受那些小镇的居民，防御日日出现在海岸的海盗和贼人。这些堡和我们的一样有雉堞，其间有空隙；因这些建筑形式很像我们的，所以他们想看看其中有甚么稀奇东西，便驶往那里登上岸。但防守的人见他们到来，关上大门，不让他们满足他们的愿望，不管他们作出甚么请求和许诺。

他们很注意到，尽管这个岛屿多岩石沙地，它仍然开耕和遍种大米、小麦及其他种子和谷物。岛上有大量的牛和马，同时他们听说岛民不是由某个大家要服从的人物管治，也不归他们当中其他人管，也不归中国，而是共同治理。他们仍然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因为每人都满足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礼拜天下午，他们离开这个岛屿，整晚航行，第二天早晨他们到达另一个叫做 Corchu<sup>③</sup> 的岛，距他们离开的中左所港二十里格。西班牙人因航行拖延甚多，就要求将官命水手不要进那么多的港口，因为他们对气候无把握，不能消耗时间，而要赶在天气变坏前抓紧时机；像那样航行看来是游玩而不是实现或完成行程。将官回答叫他们耐心，因为他们是按总督和兴泉道的指示办事航行的，总督等明确命令他们负责小心谨慎经过那些有岛屿的航道，以便让他们安全健康到达马尼拉。

同一天开始刮强烈的北风，以致他们认为不宜出港（既因上面提到的有命令不得如此做），也因中国人害怕海，不习惯出海太远，也不去经受风暴。

靠近这个岛屿有另一个稍大的岛，叫做 Aucon<sup>④</sup>，完全荒芜，没有居民，不过比那个 Corchu 岛更有利于种植收获，是个更好的地方。西班牙人在那里停泊，听中国人说在过去它有很

多居民,有次中国皇帝的一支庞大舰队到达该岛,因一阵大风暴被打到岛上,另一个防守海岸的将军得知这次损失和毁灭,怀疑岛民进行了屠杀,就来到岸上,杀了许多居民,把余下的用船送往大陆,后来再也未能返回,尽管这次事件的真情查明后允许他们回去;所以自从那时以后,岛上荒无人烟而且遍地野猪,自从刚谈到他们被杀和被送走后就在那里繁殖。

这个岛和(许多的)邻近岛屿有很安全的良港和海湾,及大量的鱼。这些岛伸延到他们抵达的四十五里格远的一个小湾,航程是一天,其尽头是前面我们已曾提及,近马尼拉的甲米地(Cabite)港。

因此当风向和气候有利于他们返回时,他们离开 Aucon 岛,到达另一个叫做 Plon<sup>⑤</sup>的岛,在那里听打渔人说林凤已从被困的班丝兰逃走,他采用甚么样的方法逃走,下面一章将告诉你。

## 注释

- ① Chautubo, 不详。(中译者注)
- ② Gautin, 不详。(中译者注)
- ③ Corchu, 不详。(中译者注)
- ④ Aucon, 不详。(中译者注)
- ⑤ Plon, 不详。(中译者注)

### 第三章 他们得到消息说林凤已逃走而且在近处的一个岛上；有人主张去袭击他，但他们决定不这样做，并驶往马尼拉

在 Plon 岛停泊，候风续航，很想到达目的地，以知道有关林凤的情况。这时有一艘渔船进入上述港口，他们相信这艘岛民的船，便趋向它，询问渔民是哪儿的，来自何处，有无林凤的消息（他为大家所知）。这些渔民向他们作了详尽的报告，由此他们得知林凤逃走且没有被西班牙人觉察。他是乘舟逃走的，他用在他寨内用被焚船后剩下的木料木板极秘密地造舟，木料由他的士兵晚上在靠近河的寨子一侧运入，而且没有被卡斯蒂略人发现，后者在那里防守河口，不让人进入援助他。在他可能逃走的陆地一面，他们全无疑虑（他们十分强大），而且不信会发生甚么事，如后来发生那样；这做得十分机智巧妙，以致当他们终于发现时，海盗已无影无踪而且安然无恙。他们现在大官山（Tocaotican）<sup>①</sup> 岛上修补他的船，以便逃走自救，又据渔人说他逃走仅八天。

他们对这消息都大为震惊，而尤其是王望高和先生，他们对西班牙人说，海盗的逃跑有些怪，不可能不被西班牙人知道，海盗送了厚礼给战地指挥官让他走，否则要逃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他被围困，尽管西班牙人已入睡。西班牙人以肯定的态度给予解释，以致中国将官相信他们的看法是错的，到后来他们到达马尼拉城并听见战士指挥官、军官和围攻的士兵

解释时才完全相信。海盗修整他船只的这个大官山岛，离西班牙人所在的 Plon 岛仅 12 里格，走海路还更少些，因为你可以清楚地从一个岛看见另一个岛。王望高和先生对海盗的逃跑十分生气，他们也害怕由此返回中国会遭到不测，至少要（让他们丢脸）取消曾在这方面授与他们的老爷头衔，这使他们情绪高昂，要寻机去向海盗开仗。他们认为可以轻易取胜，因为他缺乏装备，长期被困而疲惫。在作这个决定时，那位受命管辖他们的将军对他们说，福州总督和泉州长官只派他们护送那些西班牙人到马尼拉，并且把林凤死活带回，所以他绝不愿违背这个命令。而如想打仗，他们也不可能，因为船上有马，再者，他们手下的人是驾驶船，而不是打仗的。何况战斗十分危险，因为显然海盗及其同党宁愿被杀而绝不愿投降，同时进行这场战斗需要人和船，不能无准备和那样带马前去。考虑到这些理由，他们一致同意那位将军的意见，决定一当风和气候适宜就启航从海湾往他们的目的地马尼拉，不再赴海盗所在的大官山。

这样他们受日夜不息的强北风所阻，在那个港口停留了三周，然后在 10 月 11 日，天亮前两个钟头，他们扬帆出海。因这股大风，Plon 港内没有一艘船能够去把西班牙人出发的消息通知海盗，也不能通报有关中国将官的情况。离这个港十六里格，航向南方，他们发现一个很高的大岛，叫做 Tangarruan<sup>②</sup>，四围有 60 里格，居住着类似菲律宾群岛人的人种，他们在强劲西北风中夜经该岛，因此修士乘的船被驱往大海；另外护送他们的九艘，紧紧隐蔽在岛下；因这个缘故他们彼此相距老远，在早晨不能看见他们。他们冒着大险，因为当晚有大风，

在风中损失了他们的船舵，几乎无望逃出风暴。

在这种危境中他们以忏悔之心把自己交给全能的上帝，让船留在海上，以待修补他们的舵，他们做到了，尽管花费了很大的劳动和气力。接着按上帝的意思这阵逆风很快稍息，其暴虐减退，顺风对他们有利，这样在 10 月 17 日礼拜天早晨，他们发现了他们很想望的马尼拉岛，不过到圣西蒙(Simon)和犹大(Judes)日他们才到达它，因为他们返回到班丝兰河寻找另九艘船，按他们之间的协定，若碰上风暴他们分开的话，那他们应去那条河，如他们所作那样会齐。

于是他们从那里往波利瑙港，但没有进入，队长王望高派了一个能说该岛语言的人登岸，叫他打听有关林凤的事，因为直到当时他不相信他听到的消息。到该人返回，他对他们报告了在 Plon 岛听到的同样情况，丝毫不差。这使王望高和先生比他们头次听见这消息时更伤心，因为迄至当时他们怀疑它的真实性。西班牙人当时担心他们会返回大陆，而不去马尼拉，却把自己单独抛到那岛上。但事情未如他们担心那样发生，因为尽管王望高和先生明显表示要那样干，并说要把西班牙人放到一条船上，因他们已无危险且望见了马尼拉，但那位将官意见不同，说不管发生甚么情况，他都不愿违背所接受的命令。因此他们驶往他们长期想念的岛子，并于 10 月 28 日到达，如上述。

这样从中国的第一站中左所到他们抵达马尼拉岛，他们共用了 45 天，其间不足两百里格，一般天气最多航行十天。

## 注释

① Tocaotican,看来是第三章提到的大官山港的缩写,指澎湖。(中译者注)

② Tangarruan,不详。(中译者注)

### **第三二章 中国将官和西班牙人抵达马尼拉城,总督和市民喜悦迎接他们;他们住了些天后返回大陆,他们受到有关我们圣天主教的许多教导,表示要归信**

马尼拉城总督和战地指挥官,还有其余军官和士兵,得知西班牙人的到达,他们很担心地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既因对他们有特殊的情感,也因想从诚实可信的目击者听到有关大中华帝国的消息;因此他们都高高兴兴去欢迎他们,那些军官和士兵也随同去迎接。

他们马上被招待到他们的住所,从海上长途旅行中得到休息,这是需要的;然后总督、战地指挥官和其他人为中国人举行盛大宴会,报偿西班牙人在他们国家受到的接待。

当他们想到海盗的逃亡时,他们没有因宴会而高兴,而特别是王望高和先生,他们不断每时每刻要求他们舰队司令尽快缩短时间以便回到大陆向泉州长官报告林凤的情况,那他好下令赶在海盗恢复之前去捕获他(这是该国最希望的事)。司令对他们的好建议很满意高兴,回答王望高和先生说,因大风暴和恶劣气候过去,船只需大修补,水手也需休息,等这完了后他会同意他们离开。

战地指挥官对海盗林凤如此逃走,很表遗憾和难过,当他



得知他被怀疑放走海盗时更是如此。因这个缘故，若不是将士为长期围攻而感困乏，当时气候恶劣，他肯定会去追击海盗，而且绝不饶过他直到把他擒获或杀死。

但他们完全相信，林凤因他所处的危险和窘困而惊恐，再者他手下人数已很少，他宁愿让自己安全，不愿去攻击烧杀，也不会呆在一个可能遭到曾公开被他伤害的人袭击的地方（这些人渴望报仇），所以（据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事，就备好他在寨内修造好的舟艇，放进旅行食粮，带他的少数人去到一个遥远未知的岛，那里他知道没有人会去找他，并居住了一个时间直到他害了一种忧郁症，起因于他必须记住他当时是甚么处境的一种幻觉，以及他怎样觉得自己从前使全国受到惧怕，这是一种足以致他于死的幻觉；他的部下四散，所以我们再听不到他们的事。

现在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中国将官受到给予他们的宴会和娱乐的招待，休息了许多天后，等候着希望气候有利于他们作离开的准备，同时他们询问了很多特别涉及到基督教的事，为此很认真地向我们的教士谈到他们本身，并告诉教士一些为他们国人所不知的秘事，因他们是外国人。

这样当时间和气候合适时，他们启程，因好友的离别而有许多悲伤的表示，并向他们保证说要尽一切力量使他们和中国人之间开始的友谊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

他们的将军自己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决意向福州总督（他是总督的私仆）报告卡斯蒂略人的好意，他们主要是甚么人，他们采用的礼节，而这是他很欣赏的。他还要向总督报告海盗林凤的逃走，其情况如何，战地指挥官和其他军官在这

事上并无过错。他愿这样做,原因在于,如碰巧王望高和先生出自本身的利害,说了些对西班牙人不利的假话,那他们会得不到相信。

除这些之外,他秘密告诉总督一些事,怎样可以轻易地取得他们所求的友谊。其中一件是,他应向天主教国王呈一份请愿书,请求他致函给他们的皇帝,派使臣给他,并送给他们天主和基督教之光,靠这种努力,不仅两位国王及其臣属之间的友谊肯定可以建立,而且皇帝及其国家也会接受天主教,因为他们中间使用的很多仪式和我们基督教的十分相似。再有他们的德行中,许多事上遵行神律十诫(Tenne Commandementes),这点他格外说明;这样最困难的是进入传播福音,用这种方法加以克服,那全中国很快都会成为基督徒。至于他们的礼拜方面,因他们礼拜第二本质东西<sup>①</sup>,他们会很容易改变他们的崇拜,把第一本质当作最高贵的,应对之尽本份的来礼拜。将军对此作了补充,说他对基督徒的教义十分喜欢,如果不是因怕被放逐和失去他的家园、屋舍和土地,他肯定要受洗。他不能这样做而不损失他的一切,因为他们在国内有一条必须遵守的法律,那就是,不得皇帝及其朝廷许可,禁止不管甚么人信仰与他们信仰不同的异教,违者死刑。

制定这条法律是为防止新异东西,同时要所有人都信一个教,一种礼拜仪式<sup>②</sup>。

这样,只有一些中国商人,相信福音的法则,在菲律宾受洗礼,他们今天生活在马尼拉城的西班牙人当中,而且成为很好的基督徒。

这样,那位将军提出了这些请求和保证与西班牙人的友

谊后,便离马尼拉赴大陆,同行有其他将官王望高和先生,表示很希望他们很快会信同样的教<sup>③</sup>。于是相互告别,表现了深厚的友情和好感,表示不管发生甚么事,他们都要保持友好。

他们离开后,西班牙人认真地向上帝祈祷,求上帝为他们的这个请求指示一切,那么可以为他的圣体服务,也可以激励他们的君主,天主教国王菲利普陛下派遣使臣给中国皇帝,表示友谊,同时劝告他接受基督教。而据进入中国的奥斯丁修士的报告(本书中对他们及其同伴已多有叙述),及中国将军对他们所说之话,舍此外无其他方法可达到目的。

他们尽快地按这意见去做,派一名使者去见国王陛下,以那些岛上的人的名义请求他,并申明这事的重大意义。他们把本记述送给他,还有许多个别的人,以打动他极信仰基督之心,派出使臣。实际上他已作了,其情况在本史书第三卷最后一章<sup>④</sup>中已向你作了介绍,那里有详尽说明,并谈到迄至今日的情况如何。上帝以他的仁慈指引一切事物,以便为他的荣耀服务,并拯救众多的灵魂。

## 注释

- ① 这大概指中国人不相信唯一的上帝,而是相信有许多神灵。(中译者注)
- ② 此说不确。上述将官的话也值得怀疑。(中译者注)
- ③ 这也值得怀疑。中国将官愿归信基督教,多半是门多萨的夸张。拉达说王望高曾表示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也不可信。(中译者注)
- ④ 第一部第二卷第二十四章。(中译者注)

## 第二卷提要

本卷记圣方济各会驻菲律宾群岛代会长、圣约瑟省的神父奥法罗修士,及其他同会教士在 1578 年的中国之行,及他们奇迹般地进入该国,他们在七个月停留期间所发生的事,及他们的见闻:这一切都奇异和罕见。

## 第二卷 奥法罗中国行纪

### 第一章 圣方济各的修士到达菲律宾群岛，以 宣讲圣福音的热情争取进入中国大陆

1578年，圣母访问日，神父彼得·德·奥法罗修士(Fryer Peter de Alfaro)和随同他的其他十四名同会教士，从西班牙到达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城。奥法罗是去就任该省的代理会长，他们由西班牙国王及其皇家印度群岛事务部派遣，去作为奥斯丁修士的助理和帮手。迄至当时，奥斯丁修士一直单独在那些岛上，忙于教化当地的百姓，是福音的第一批教士，极热诚地传布福音，为拯救人们的灵魂。（当别的人到达时）这些修士已给十万多人施洗，余下的人作好准备，受到教导以接受洗礼。因为可能有头一个机会，他们将进入中国传布圣福音。前述的修士，当他们在岛上住了一年时光，也忙于传教和教化该地百姓的工作，这时听那些奥斯丁修士，及携带商品去售卖给他们的许多中国商人的叙述说，那个大帝国有令人惊奇的事物，而且有无数的人，被魔鬼欺骗，用伪偶像骗去替他服务。这些修士充分了解情况后，他们激起拯救人们灵魂的极大热情和愿望，要去传播福音，尽管这将使自身遭受种种危难。

抱着他们的这个宏愿，他们多次在不同场合跟当时该地

代表国王陛下的总督,叫做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i)博士进行商谈,希望他支持和允许随同一些当时船只停泊在港口内的中国商人,前往中国,求得他们的好感,哪怕去当奴隶或别的不管甚么。但在他们求他这件事的期间,他们发现他很冷淡,(看来)他只在消磨时间,拿希望去抚慰他们。但他们回想起他们离开西班牙的主要原因和意图,是要进入中国,这使他们增长新的希望。跟上述中国人交往,无论是会谈还是商议,发现他们是极能干和持重的民族,有良好的判断力,很符合他们的愿望。他们使自己相信,让中国人了解有关上帝的事,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决定另采他法,因为要求得总督的善心,看来是空泛和遥远的。恰好在求这件事,热忱地请求上帝指示他们一条可为他服务并拯救那些灵魂的可行之道的时刻,有一个中国人来到菲律宾,据他们所知,他是中国的一名教士和宗教人员(这类教士在每个城镇都有很多),这个教士常常到修士的道院去,跟他们谈宇宙的创造及别的事,从而打开了他们向他介绍有关上帝情况的途径,他对此专心倾听。而在他特别向他们叙述了有关这个大中国的强大和秘密之后(它的改宗是他们十分期望的)。他好奇地向他们询问有关基督教的事,那是他希望受洗后几天内发生的,因为他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先要在涉及到我们天主教的很多事上受教导。

我们的教士满足了他的愿望,这对全城居民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乐事,也使他本人满意。

于是在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后,他留在道院内跟其他人一起,但他仍然不吃别的,只吃生菜,同时他看到所有教士在半

夜都起来作晨祷和修炼,在圣餐前花大半夜时间作祷告,他也绝不放过,而是仿效他们的做法,善意洋溢于外。这一切都激励会长修士及他的所有其余同伴去实现他们抱有的宏愿,如前已向你叙述的。因此他再次去见总督,正当地请求他答允他们在先向他提出的事,让他得到一道命令或一种方法,那些教士可以到中国去宣讲神律,他自己愿成为其中一员。他还申明说,如果总督不允许他们去,那他们也会无需许可争取前去,以他本人所拥有的上帝的权力及他上司的权力,教导邻居的这些可怜的异教徒,而这将在他们可能发现和具有第一个机会时实现。

但无论这一点,还是新入教的善良中国人的榜样,都不能使总督同意他们的请求,反之坚持他最初的意见,他回答说,还不是时候,他们跟中国人的友谊还很少,而且圣奥斯丁的神父们已多次试图进入中国,从未能达到他们的愿望。还有带神父们的中国人确实骗了他们,把他们留在一些岛上,直到他们听到有关海盗林凤的新消息,及王望高将官的返回。王给他们带来好消息说他们已把海盗紧紧包围。然而不管这些仍命令他们从福州返回,不许可他们留在中国传布圣福音;现在企图进入中国,只不过是给中国人每天耻笑作弄西班牙人的机会。总督希望他们等到上帝愿意打开中国的道路的时候,为时不会太久。

这位会长修士知道总督仍然坚持初意,不再寻求任何方法以实现他们进入大陆的愿望,他立即开始尽一切可能秘密地争取完成这次旅行,尽管没有总督的命令和同意(在没有他法可行的时候)。因此他们马上行动,修士会长和修士斯提凡

• 奥特斯(Steueir Ortis)(他是一名教士,出自热情学习中国语言,到那时已说得不错了),两人一起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告诉了一位虔诚的同教军人,一位他们重视的人,叫做约翰·季亚思·帕杜(John Dias Pardo),此人经常向他们表示说,他极愿为上帝作一件特殊的事,哪怕因此冒生命危险,这时为实现他的愿望,答应追随他们到死。

因此他们带着这个一致的愿望,很快一起去找一位当时在同一港口的中国船长商谈,会谈在他自己的船上进行。他曾多次访问他们的修道院,询问有关上帝和天堂的事,表现得很能理解,按他们的判断他是十分愉快和高兴地接受这一切的。

他们把实现他们愿望的事告诉了这个船长,请求他协助进行。他当即表示支持他们的请求,把他们带到中国,不过他们要当时给他一些东西,赏赐给他的船员。军人约翰·季亚思·帕杜答应给他们所求的东西,并诚挚地给他们一些里亚尔钱币。为了事情的顺利进行,以免总督和其他人产生怀疑或者知晓,他们安排好中国船长应尽快离开,前往民都洛(Bindoro)港,距马尼拉城 20 里格,在那里等待他们,同时也把前述新受洗的中国人带去。

船长赶紧离开,前往指定的港口,几天后会长神父和他的同伴,再加上他的军人朋友,尾随前去。但当他们到达那里,他们发现中国船长改变主意,以致礼物也好,哀求也好,都不能使他去实现他在马尼拉答允的事,反而把原先接受的定钱退还他们,声称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他去运送他们,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将丧失他的生命和财产。

新受洗的中国教士知道这事,痛苦地哭泣,不满地看到魔



鬼已使船长改变主意,不让在中国宣讲圣福音。会长神父决定返回马尼拉,在那里等待较好时机,他们这样做了,停留在马尼拉一些日子,直到发生下述事件的时候。

有一天总督把会长神父找去见他,请求派给他一名修士到卡加杨(Cagayan)河去,不久前他曾送一些西班牙人去那儿定居。

会长修士答应派一名,但他要随同这人到他要去的伊罗戈(Illocas)省,从那里他会派此人到卡加杨河,按照他礼拜的戒律,要求总督派旗手弗朗西斯科·德·杜埃纳斯(Francisco de Duennas)和上述他的朋友约翰·季亚思·帕杜去陪伴他,以护卫这次旅行,借口要从那里去中国,事实上他们这样做了,下面将向你叙述。总督很愿意讨他欢喜,答允他的请求。于是他很快动身,带着上述的军人,还有一名称做奥斯丁·德·托德西拉(Austin de Tordesillas)修士的人同行(他后来把他们在中国经历的所有事写成回忆录,现在这个简短的叙述是采自其中)。这样当他们到达伊罗戈时,他们发现同会的圣方济各修士约翰·巴普蒂斯塔(John Baptista)和修士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正忙于教化该省的百姓,这是6月4号。

第二天他们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在场的人都冒险到中国去,教化那些异教徒,要斗争到死。而为更好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最好跟另一个在那里与他们一起的军士,叫做伯多禄·德·维拉·罗埃尔(Pedro de Villa Roel)的商谈,但不把他们的企图告诉他,因为他们不愿被察觉,(而是用下述方式询问他)愿不愿跟会长及其他两名军士作伴,他们将共同去做一件为上帝荣耀和效力的工作,也为拯救很多生灵,他可

以向他们表示他愿去与否,不要打听到何处去或者从何处去,当时他们不能让他知道,直到条件成熟。他们回答是,他愿马上跟他们作伴到死也不离开他们。

于是他们立刻非常快乐地一起去登船,这艘船是会长神父及其同伴,和另两名军士乘坐从马尼拉到达该地的,相当于一艘快速艇,但只有很少水手,而且他们并不很在行。这样大家都上了船,把他们在短时间内所能为这次旅行准备的東西放上去,他们在同一天,即上述6月12号作好一切准备启帆。他们作完弥撒,把自己委托给上帝,请求上帝指引他们为上帝的荣耀和工作而作的航行,便在礼拜五早晨启航,企图离开那个港口。但他们无论怎样都没有成功,因为海水高涌到栏杆,为前进而和大海搏斗,他们处在被抛出去的极大危险中,因此他们万分遗憾地返入港口,在那里呆了一整天。

## **第二章 修士和他们的同伴在请求上帝指引航程后离开伊罗戈港。他们经历了极大的危难,抱着对上帝的信心克服了危难,奇迹般到达中国**

[下一天清早(即帕都亚的圣安东尼节),他们做完弥撒,返回快速艇去登程。但大海仍然呼啸汹涌,把船掀歪,大量渗水,直到最后靠好运船趋向海岸。船几次碰击沙滩,极明显地因奇迹才没有被粉碎,其中的人也没有溺毙。他们坚信上帝因有福的圣安东尼的说项这样做的这天是他的节日,而他们是以诚意向他致意的。这时他们离开河流返回,并且做到了,但

费了大劲和经受了危险,以致斯提凡·奥特斯神父十分恐惧,怎么都不能劝说他继续他们已开始的旅行。他回答说他不愿再去试验上帝,因为他们看到的迹象足以表明上帝的神意不要他们在这时进行那种旅行,这对其余的人证明是一件不幸的事和妨碍。会长神父掩饰了他的不安,装做若无其事,要大家保持勇气,因为任何好事在开始时会遇到巨大困难。但困难容易屈服于不屈不挠和耐力,如经验常所表明。他这样给他们讲话直到三一节,这时,教士们做完弥撒,听了俗人的忏悔,给他们施了圣礼,就都抱着良好愿望登船。除了上面提到的奥特斯神父,他仍然顽固地留在家里,与他一起还有那个已受洗的中国人,后者病重,这使大家十分忧虑。]①

于是第二天,在他们十分虔诚地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后,他们登船启航,并且因上帝的旨意他们驶出港口,尽管有很大危险,他们在船尾携带了另一只舟,决定用它送一些他们从埃斯基帕松(Esquipason)②带来的土著人登陆,帮助他们出港;他们这样做不是怕他们要被淹死。因此当他们驶出那条河,他们进向距该地仅一里格的一个小岛,把土著人放上岸,随同土著人还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人,那是他们从马尼拉携来为他们服务的。这样,要去作这次旅行的人留下来过夜,他们是:会长修士,即生于塞维尔的彼得·德·奥法罗修士;生于意大利伯萨罗的修士约翰·巴普蒂斯塔;波埃西亚(Boecia)的修士塞巴斯蒂安·德·圣弗朗西斯科;及来自与他同名城市的修士奥古斯丁·德·托德西拉,这四个都是弥撒教士。

会长修士好意地想多带些人同行,但有两个原因他不敢这样做,头一个原因是他不愿被发现,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

为伊罗戈省还有很多受洗者的人要教导；出自这番考虑，他把一些人留下来。同行的有三名西班牙军士，一个是老弗朗西斯科·德·杜埃纳斯，他是维列斯·马拉加(Velez Malaga)人；另一个约翰·季亚思·帕杜，圣鲁卡斯·德·巴拉梅达(Saint Lucas de Barameda)<sup>③</sup>人；第三个是墨西哥城的伯多禄·德·维拉·罗埃尔。除这些外，他们有一个中国青年，能说西班牙语，是围攻海盗林凤时俘虏其中的一个，尚有四个马尼拉的土著人。

他们在一个礼拜一，即上述6月15日早晨第一个时刻离开这个小岛，驶进他们猜测是通往中国的航道，没有领航，也没有其他把握，只有上帝指示和他们思想中具有的宏愿，这令他们理解，让它实现。这天是逆风，因此他们航行不远。到傍晚，风向改变，刮起北风(在该海岸，北风是很危险的)这使他们万分恐惧；然而这种恐惧被另一种比这更大的恐惧驱散，那便是：他们将被发现，并且被马尼拉总督命令追缉。因此他们本应靠岸，他们却采取相反的作法，冒着漂流的极大危险驶向大海；但因上帝的旨意，当夜晚到来时，风平静下来(一般说不是这样)，不过大海仍然汹涌。他们真认为会被它的凶暴淹毙，因为它使快速艇颠簸，以致好像有一整支魔鬼的师旅在船的两侧攻击，使相互碰撞，船摇摆到多次半个甲板没入水里，致使水手不能站立，不得不用绳索支持。但教士信赖上帝，上帝的热诚使他们经受这大苦大难，他们用满眶热泪去乞救他把他们从这苦海救出，不要让魔鬼妨碍他们进行的旅行和工作。

他们的这些祷告和乞求，及他们对魔鬼(他们觉得眼见到魔鬼)作的某些咒文，很奏效，到午夜北风停止，开始刮东北

风,大海因之开始安静,所以他们可以向东北偏东航行,因为他们有情报说那条航线是往大陆的最短途径。这阵对他们有利的风,在两个时辰内刮得很大,大海又汹涌起来,使他们忘记过去的幸,并且强迫他们(因为船很小)把甲板上的桅砍断,叫他们屈服于大海而无望逃脱险境。但以其热诚促使他们进行这次旅行的我主,指引他们的航程,到第二天风浪平静,他们可以重立新桅,代替在风暴中砍倒在甲板上的桅竿,得以继续他们已开始的旅行。于是在下一个礼拜五,天刚破晓,他们看见了陆地,认为那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他们感谢上帝,欢欣鼓舞,以致完全忘掉过去恶劣气候和风暴的苦难。他们接着驶向它,在中午时分到达。但当他们登岸,他们发现它不过是个小岛,距大陆有四里格,尽管它很近看来仍然是同样遥远。然而当他们到达这个岛时,看到很多船,数量多到好像复盖了整个大海。修士们抱着想知道他们在甚么港口的很大希望,吩咐把船驶向它们所在的地方。但它们看见他们时,因他们的船和帆奇特,不认识他们,尽量逃开。我们的人发现这点,想不出是何原因,十分悲伤难受,更因他们不能知晓他们在哪里。但他们看见离他们不远的东边有三艘船,便驶向它们,当驶近时,它们和别的船一样逃走。这样他们在这天余下的时间就从一个港到另一个港穿行于那些船之间,为打听他们在何处;不过这些努力全都没有生效,直到太阳快落山。他们乘坐的快速艇进入岸下面的一条谷道,那里有一股粗若两人身子加在一起的溪水,从估计一百多呎高的巨大岩石下流。

这条谷道内有另三艘船,他们来到这些船中间下锚,抛锚后,他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但对方不作回答,也不作任何表

示,仅相互对视,看见西班牙人,他们哈哈大笑。修士们在这条峡谷里度过那一整夜,几乎惊异地看到那些人模样,好像他们中了魔似的。而且修士们得不到他们想知道的任何消息,即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因此下一天(那是礼拜六),他们一大清早就启航,来到很多岛子之间,一直靠近它们,他们以为那是大陆,因为他们很诧异地看见无数大小船只,有的捕鱼,有的扬帆,另一些停泊。同一天午时,他们遇见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般的事,这就是,通过一条峡道,宽仅四分之一里格,位于大陆和一个小岛之间,其中不断有 80 艘战船巡逻防守,他们却从战船密集处穿行而没有被发现,因为如果被觉察,他们肯定会被打沉或被杀死。中国人的海军将官对战船有严厉的命令和指示,其中它们奉命,凡在海岸发现任何外国百姓,就杀死他们或者把他们击沉,除非他们携有海岸城市长官的特许证。那些有意去做生意的人,必须去申请证明,把船留在老远的海里。

(听他们说)制定这条防御的法律,是针对化装成中国人,进入他们某些港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穿上中国的衣服,说中国话,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和难以思议的伤亡和破坏,这已有在这之前的书籍作记载。于是当修士们通过这条海峡,他们向前航行了差不多六里格,尾随前面的其他船,进入一个良好的大海湾;看来他们要进到某个港口,在那里可以得知他们在什么地方,这是他们最希望知道的事。他们在这个海湾中航行了约两里格,赶上了三艘船中的一艘,(通过他们带的译员)向船上的人打听他们驶往何处,及他们看见的前方的陆地是什么地方。

这时那条船的主人坐上附在他船尾的舟，向西班牙人的船驶来，好了解他们问什么，因为他们彼此相距遥远，除了打手势外听不清他们的要求。于是当他知道他们的问话时，他回答他们说，这是中国的地方，他正载着一船盐，从漳州(Chincheo)<sup>④</sup>城而来，驶往广州城去售卖，广州已不远，天黑前他们就可到达那里。但当他上到西班牙的船，他看见修士和他们的其余同伴，发现他们的服装，语言与他的不同，就问他们是谁，来自何处，到哪儿去？（当他知道他们是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从该岛来，要去中国，想传布圣福音），这时他问他们，得到谁的许可让他们去大陆？但当他知道他们什么都没有时，他问他们怎么通过和逃开上述海峡中的战船？西班牙人回答说，他们没有发现阻挠和妨碍。因此他像别人一样大为吃惊，回到他自己的舟上愤怒地离开他们的船，返回他自己的船；不过在他离开时西班牙人问他愿不愿意把他们带到城里去，他用手势表示他愿意，尽管他害怕该国的严厉刑法对擅自引入异邦人的惩处（本史书第一部已对此向你作了叙述）。因此他害怕如果他带人进入该港，他要担受罪过，便在他来到河口内半里格时，开船驶向大海，走得老远，以致很快西班牙人就看不见它了，他们发现失去了向导，就尾随另一条他们在那条船逃向大海之前发现的另一条船，因为我们前面谈到的另两艘船已离开了。就在太阳落山前不久，他们发现一条宽大河流的河口和入口，从这条河又分出两大支流或河湾，其中有很多船只进出：考虑到风向于他们有利，他们进入该河。但当他们前航了四分之一里格时，他们发现了大量的舟艇，好像是一片丛林，或者是一个居民点，于是我们驶近它们，它们不认识我们的

船,都吵嚷地纷纷逃开,好像它们要在那里着火冒烟似的。西班牙人看见他们引起了对方的这场恐惧,就退到河中央,在那里下帆抛锚,度过一整晚,在这地方没有其他舟船从远处来接近。

第二天,即礼拜天,6月21日,他们启锚,用前桅帆驶向河的一条支流。在他们航行了一阵子的时候,这条支流和上述的另一支流会合,那地方一片荒野,有似汪洋;有很多船舟,艇在那里进出。西班牙人向它们打听港口离该处有多远,但对方根本不作回答,而是看着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那身服装哈哈大笑和惊异地驶开了。不过他们溯河而上有两里格时,他们发现一座美观的高塔,下面停泊着大量船只;他们径直驶向那里。于是他们一直驶近那座塔,看见岸上有一个巨大的吊钩,用来起卸货物,近处有很多船。但当时他们到达那地点时,他们害怕受到大炮的轰击,便按西班牙港口的习惯作法,把帆都降下。他们在那地点停留了一会儿,看到塔也好,船也好,都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又返回,再扬帆驶向船只汇集之处,在来到它们中间时抛锚;他们停留在该处,期望他们能向它们打听消息。

## 注释

① 本章方括号内所加的文字,不见于派克译文。(原注)

② 这个词(派克译本用大写字母)意思是一艘船的装备即绳索,显然是附在船上的。(原注)

esquipason,英译者派克用大写字母,显然以它为专有名词,但英译本再版注释,则以为它是一个普通名词。esquipason可能来源西班牙语 equipaje,有行李、轻重之意。(中译者注)



③ 西班牙著名港口,其中 Lucas 有时写作 Lucar,当以后者为正确。(中译者注)

④ Chincheo,这里难以断定是泉州还是漳州,福建沿海均产盐。据博格塞,这份圣方济各修士行纪是托德西拉撰,原文收录进《中国圣方济各会志》(Sinica Franciscana)第 II 卷,门多萨在此只是转述,而从行程看,下面提到的 Chincheo 只能是漳州,所以译作漳州。(中译者注)

### 第三章 修士及其同伴到达广州城,登上岸,感谢上帝好意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实现。那里的一名官员去看望他们,跟他们深谈

西班牙人发现他们在那里停泊了一阵子,没有人去找他们提任何问题,便登上他们的小舟,坐着它靠岸。他们双膝跪在岸上,虔诚地说 *Te Deum Laudamus*,感谢上帝显神迹把他们送进中国,那是他们渴望的,没有用领航或靠其他人力。祷告完毕,他们开始顺着上述的吊钩行进,靠近吊钩有一些房屋,保存船上用的绳索及用具;因此他们前行,希望找到城门。走了四个火枪射程后,他们找着城门,它是一座坚固雄伟的建筑,大而美观,市民看见他们登岸时下跪,看见他们的装束跟中国人不同,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引起极大的好奇,聚集了一大群人,追随着他们,想知道他们到底要干甚么。

这一大群人使他们进入城门而没有被设置在那里的守卫和戍卒发现,他们也没有因为人群多和事情古怪在入门时遇到麻烦。于是他们在街上走了一阵子,看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停留在那儿一所大房子的门口,这是负责海事的官员,即

水上警尉值勤的庭院；他们停留在该处的同时，有好些时间。城门的守卫得知在拥塞的群众中混入了几个外国人，违反了他们受到的训令，要被严加处罚；他们害怕他们的失察会被发觉，马上跑去抓住西班牙人，把他们再送回去，安置在城门外，没有伤害侮辱他们的人身，直到城守再批准他们进城的时候。而西班牙人在守卫安置他们的地方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一个会说葡萄牙语的中国人，叫做康任(Canguin)<sup>①</sup>前来看他们，他从他们的面孔和服装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用葡语问他们要做甚么？西班牙人回答他说，他们到这个国家来，是要向人们指示和阐述通往天堂的道路，让人们知道并认识真实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而且他们极乐意与长官交谈，请求允许这样做。这个中国人进一步给他们介绍一个能说一口好葡语的人，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人和他的妻子及子女都入了基督教，尽管他们生在中国，他们却跟住在澳门的葡人一起生活了三年。澳门离那座广州城是二十里格。此人跟前一人提的问题相同，即他们到这个国家来干什么？他们与前的回答一样。他复问他们，把他们带来的领航员是谁？他们回答说：上帝的意愿，他们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从那儿走，但当他们在海上航行了几天，他们来到据说叫做广州的城市，关于广州，他们已听说了很多奇异的事物。中国人问道，在上述海峡的海上巡逻的船只怎会让他们通过？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发现巡逻和别的甚么阻止他们通行。这个最后的回答使那个中国基督徒十分吃惊，他出自一片好意，对他们说，他们应再回到船上，不要出来，直到他把他们到来的消息报告给负责海事的官员，这些官员受命向城守上报有关事项，城守可以据此命令怎样

处理。

于是西班牙人返回船上，在船上停留了相当的时间，经受炎热，因为船上比在港口热得多。然后，他们看见一个大人物，坐着一乘轿子，有许多人跟随，来到城门附近的一所房屋。他停在那所房屋里，派人叫教士及其他随教士一起的人去见他。在他们前面，有一个人举着一块牌子，纯白色，上头用黑墨写着些大字，（据他们后来得知）那是城守允许他们登岸的许可证，没有它，外国人不得登岸。神父们立即服从命令，走出他们的船；而前去观看他们的人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人数之多，以致尽管官员派去召他们的军校驱迫人们让道，神父们仍然走了好一阵子才到达官员所在的房屋，虽然路并不远。当他们到达时，一个军曹叫他们向官员下跪，他们没有反抗，极谦恭地跪下。他坐在一张很华丽的椅子上，那样神气，使他们看见都十分惊异，而更惊奇的是他们听那个基督徒中国人说他并不是城守，也不是大官，他穿一件丝袍，从上包到足，袖子很宽，有一条饰花的腰带，头戴一顶满是针的帽子，像主教法冠上的样子。他面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有纸和墨，两排人分列左右，好像是在保卫他，不过没有武器。这些人手里拿着宽有四指的长板，（据后来得知）这板子是用来打罪犯的腿肚的，其残酷性已在本史书第一部向你介绍。他们头上都戴着黑皮做的帽子，上插大孔雀羽毛，有金属制的针，这是该国刽子手即行刑吏员的穿戴。

这位官员叫译员询问他们是那国人，到中国来何干，又是谁把他们带到这个港口的。教士听明后回答说，他们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的子民，前来宣讲圣福音，教导人们认

识真实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并且停止人们的偶像崇拜,(偶像本身仅具有制作它的人所赋予的力量);福音崇拜是由上帝的圣律所承认和接受,由上帝唯一的圣子亲口宣布,而且有天上显的神迹所肯定,一切灵魂的得救都有赖于它的保护。最后谈到谁是把他们领到中国的向导时,他们回答说:那是万物均服从其意愿的上帝,也就是真实的造物主。(据后来所知)这些话都没有被译员如实翻译以表达西班牙人的意思,因为,如果他如实翻译他们的话,官员会立刻把他们遣走,那就使他捞不到东西。因此他按照于他最有利的意思翻译,恐怕(据他后来承认)他照实说出西班牙人的话,会使官员产生厌恶,尔后可能给他们,也给他本人招来大祸;总而言之,他答复官员说,他们是一些教士,共同过着苦行生活,很像该国教士的样子,他们从吕宋岛去伊罗戈群岛,遇上大风暴,他们乘的船被打沉,船上的人都落水,只有一些人尽力逃得性命,登上那艘随另一艘大船同行的小船,既无领航又无水手,因此他们差点都淹死。因需要的驱迫,他们尽他们的能力和知识张帆,让他们的船行驶,任由天意把他们带到哪里。于是经历了海上的很多危难和风暴,按照老天的意思,他们来到这个港口,迄今他们仍不知其名。官员问他们,那个他们带来当翻译的中国人是谁。他们回答说他是在吕宋的西班牙人的俘虏。他们收留了他,给他自由,而他知道他们要去他的家乡中国大陆,就要求他们携他同行。他们很愿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他作翻译,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另一个翻译害怕向官员说他是基督徒的俘虏,否则官员会生气,因此他照样编造一套谎言称:教士们到达一个岛子取淡水时,发现那儿有个孩子,8年前在那里被俘,被风暴

驱向该岛，驶往吕宋的商船沉没，只有他游泳逃生，所以他登上神父的船，不知道他们去何处。他捏造所有这些谎言，是要作掩饰，继续他的邪恶盘算，而不愿说明修士们的真正意图，在官员派人去召修士们之前，他已暗自决定该怎样说了。再者，官员问他们在小船上带了些什么东西，他们回答说他们没带别的，只有一口箱子和两包书，还有作弥撒的用品。译员如实地把这些话向官员翻译了，因为那是可以查实的。于是官员马上命令把东西带到他面前，带上后，他叫把它打开，一件件详加审查，这些东西使他觉得稀奇，因为他从未见过。他们表示：他看见这些玩意儿很感满意，特别是他们携带的圣像，但他最喜欢一方用于祭坛上的黑色圣石，光鉴照人，有如玻璃。这些修士们是从墨西哥国把黑石带来，那里大量生产，尤其在麦祖干(Mechucan)省。他查看了所有东西后，发现都是干的，没有落海的任何迹象或样子，他回忆起译员说的神父们的话，称风暴把他们的船打沉，他们是怎样游泳逃命，登上那艘小船前来；想到这一点，他认为他们在编造谎言，所以他问道，如果他们原先说的是真话，他们的书和别的东西怎么没有在海里打湿呢，这显然证明和明白表示他们弄虚说谎，因此他相信他们在所有其他事上都在说假话。译员唯恐因那种争论而戳穿他的谎话，就跟修士们商量一阵，然后他厚颜无耻地回答官员提出的疑点，并说，商人们在船要沉没和损失的时候，他们首先抢救最值钱的东西，忘了别的事；即使这样，这些教士仍尽力抢救那些书和用品，那是他们的全部财物，而且尽管他们作了努力，他们还是损失了很多。这些假话和谎言，神父们在很多天以后才知道的。

官员问他们在船上有没有携带武装和兵器？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携带武器的人，按他们职业的规定，他们也不能披挂和使用武器，因为他们是教士，宣讲反对使用武装或武器的，向上帝声明永远过贫穷和朴实生活，并且终生服从他们的上级教长。官员转过来问他们有无金钱，靠甚么供应他们的吃穿，购买哪些书籍和用品？他们回答说那些钱是世俗基督徒为他们敬神之故供给他们的，因为他们要替基督徒祈祷，拯救他们的灵魂。

因译员如实译出了这番话，官员听见时十分吃惊，表示他感到难受，对他们同情，尽管他不完全相信他听见的话，但他说他要到他们的船上去，看看他们讲的是不是实话，没有携带任何武装或兵器，也没有钱币或商品。他马上这样做了，命人用轿子抬着他前去。所有的人随同他，还有聚集在那里观看审问外国人的大批群众，同时他也叫西班牙人跟着他去。

于是当他上了他们的船，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吏员就开始上下搜遍全船，没有发现甚么，只找到一点米饭，那是他们带来吃剩下来的。吏员向官员作了报告，他望着西班牙人，叫全船的人都去听他讲话；这些人讲的是真话，我看他们是好人，没有什么邪怪，按他们穿着的一致看，也按他们的脑袋和胡须看，毫无疑问的他们是作为类似我们教士的身份前来，并且仍将是这样。然后他开始出自好奇而非多疑，询问他们一些事。他们回答他，把他们的眼睛望着天，（因为谈话是那个样子），同时他们发现官员十分高兴，对此满意，因为看来中国人是把天当作他们的神，据他们常向上望而断定是这样。然后官员下了船，但奉他之令教士们留下来跟伙伴一起。他还命随行

的一些军官留在船旁的岸边,作为他们的守卫,防止有人伤害他们,而不是由于对他们有甚么不良的疑心。

西班牙人留在他们船上的那一整天,市民下到水边来看他们,人数多到使他们感到惊奇,另一方面他们十分喜悦地看见那里聚集着那么多的灵魂,希望在上帝愿意和高兴给他们机会时,给他们施洗。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们看见另一个曼达林(mandelin)即官员,由很多人陪同,朝他们的船走来,但没有前一位官员那样威风,他进了他们的船,下令上下搜查,看看他们有没有携带任何武装、兵器,或其他商品;因他们除了上述的书籍和礼拜用品外没有查到别的甚么,他就命令把东西带到他面前,十分羡慕地一件件加以详视,表示他很高兴能看到他们的书和圣像,尽管最使他满意的是看到上述的黑色圣石,然后他叫一个神父去读所说的一本书,并且书写,这轻易地当着他的面完成了,因此官员一见就极满意。接着他问他们,他们能否用所说的字母拼写跟他们语言不同的其他语言。神父们回答说可以,他们能拼写任何语言;作为明证,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官员说的一些话,这使他大为惊奇,(把脸转向他的一些随从)他说,这些人不是蛮人,就我看也没有恶意。

他离开他们的船,去向(派他来的)长官报告他在这查访中所看到和了解到西班牙人的情况,长官立即发给他们一块写在牌上的许可证,许他们登岸,可以随他们之意自由入城。

## 注释

① 此处仅译其音。(中译者注)

#### 第四章 西班牙人下了他们的船，入城到基督徒中国人家里，并且被带去见另一个高级官员，及遇到别的事

一当他们取得许可证后，他们就下了船，进入城门，尽管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大量的人把这当作一件前所未见的事，都去观看他们。然后他们到基督徒中国人的家里（他是充当他们翻译的）。他极力款待他们，告诉他们说他已把他们吩咐他的话都如实报告了，并且努力跟官员们打交道，那他会取得长官的许可，让他们留在该地，并给他们城里的一所房屋居留，同时告诫他们不要当时就让中国人入基督教，等到他们为人所知，能说语言的时候，那他们要这样做就容易得多了。所有这些许诺，连同在官员面前编造西班牙人说的话，都是要使修士们满意（据他们在后来的时间中得知），只为向他们取得金钱。他认为他们必定有大量的钱，因他们来自一个本身是富有的国家，又是来干这样重要的一件事（如上述），他们要为此在那里居留一个长时间，这些是他们后来更详细地得知的。如果那个翻译照实全部译出他们说的话，肯定不会让他们上岸，否则便因他们未经许可登陆而把他们投入某座监狱。同时为表示对他们开恩，叫他们返回原处，而海峡的守卫（前面已提及他们）会秘密地或公开地把他们沉到海里。因为守卫对他们恨透了，这是由于在（如本史书第一部所述）海道他是军事机构的首脑，已知道他们通过舰队而未被发觉，这是使他们都惊奇的事。



这位海道立即秘密调查有关情况,发现都是实情,因此他判处队长终生监禁,在那里饱受鞭笞,并没收他们所有的财物。因此他们的亲属及其余的卫士都对西班牙人万分恼怒,会轻易地向他们报仇,但又害怕被察觉后要给予惩处。在这个国家他们对这类事执行法纪,超过全世界任何地方。

当天他们在这个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家里吃饭,以后他们也曾多次到他家就餐。但每晚他们都返回船上睡觉,因为他们不敢留下他们的东西不管,也因一个官员的命令他们不得在船外过夜。

### **第五章 西班牙人被召去见一位官员,他审问他们时表示宽大;他写信给总督对这些人给予信任,总督下令海道审视他们的案子。澳门的大首领控告他们是间谍,并提到其他的怪事**

在圣约翰·巴普蒂斯特(Saint John Baptist)日,他们奉召去见一位官员。(据他们事后得知)他比过去的官员都要大,而当他们到达他接见的地方时,他的吏员在他们看得见这位官员的时候立即命令他们下跪,这对教士是不小的折磨。他跟其他官员一样询问他们,他们作了简单的回答,说他们是来宣讲福音的,请求他许可他们宣讲,留在广州城学习中国语言,由此他们可以让人们明白和认识天理。译员像他对别的官员一样编造他们的话,只说因命运和坏天气把他们驱迫进这个港口,他们愿意跟大家一起生活,即使是给人们当奴隶,因为

如他们要返回吕宋岛，即另一个名字叫做马尼拉，他们不知路途而不能去，他们也没有任何领航员指引他们。

官员同情他们，命令把他们留在船上的东西送上岸，他好查看它；其中最使他惊羨的是他看见圣像及黑碧玉的圣石（我们已详加记述过了）。他请求西班牙人给他们两个圣像，当西班牙人给他们时，他很友好地跟西班牙人交谈，叫他们从跪的地上站起来，而且为表示对他们更加亲善，他吩咐当他的面赐给他们一种饮料喝，那是中国人饮用的，用一种草制成，有益于身心，即使他们不干渴也普遍饮用，中国人用来表示特殊的礼遇的<sup>①</sup>。

这位官员比以前几位都更加详细了解西班牙人的意图，因为他们的译员已告诉他，他们愿留在中国治疗病人和埋葬死者，这些事他们能作得很好。当官员听见这些话时，他用手猛击他面前的桌子，对左右其他下级官员表示惊讶说：“啊！这些人看来是多么好的人，如果我有那份权力去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会万分高兴，但我们的法律严格禁止这样做。”这些都是译员后来告诉他们的。这时候，一个中国老百姓满身是血，大叫大闹独自进入他们所在的接见地方，趴在地上申诉说他遭到残酷的殴打。官员看到他，立即命令手下的校尉去把犯人带来，命令马上执行，他们和原告一起押着另外三个中国人返回，都捆绑着手，看来都是些贱民。官员马上调查整个事件，不用书判就处罚他挨二十下笞刑即鞭打。校尉当即像恶魔般凶残地抓住他们，把他们腹朝下按倒在地上，执行官员的处刑。于是当他们脱去犯人的靴袜时，他们用一种竹杖打犯人的腿股，其方式在前已向你作过描述。这期间在场的教士，怜悯这

些犯人，跪倒在官员足下，用手势和表情请求他为上帝之爱，不要施行他的判决，他当时命令行刑者停止，听从了修士们的请求，从判处犯人的 20 鞭笞中免除 15 板。

官员对这些教士的贫穷及他们穿着的粗陋，表示十分惊讶；但最使人惊奇的是当他得知他们通过了设置在海峡中保卫海岸的舰队，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有上天的允许。

因此当这次询问和谈话结束时，他叫他们返回他们的船上，答应他们写信给总督（他离该地有 30 里格），通知他说他们是无可怀疑的人，总督可以放心允许他们去见他，可以据报告上写的命令他们：或者停留，或者上他那儿去。

几天后他们得知官员已实现他的许诺，因为总督下令将这事交给另一个叫海道的官员处理，他的职务是查询、审查有关外国人的案件。命令的文字如下：

“我据广州来函称，某些穿着极粗陋的人，有似我们荒野的教士，抵达该地，他们未携带武器，也未有其他看来企图行恶之物；因他们居你管辖，需仔细认真审查他们，按最所需和便利采取措施，并将有关事项详细如实上报。”

就在这圣约翰日，西班牙人非常快乐，忘记了任何事。因为他们当天都接受了圣礼，译员们上他们的船舰来找他们，明显地露出邪恶目的和意图，（说）译员们显然为他们做了工作，为他们的事每天都在担受风险，因此他们应为此偿付他们金钱，如果不给，那就不再帮他们，不再当翻译或管他们的事；并向他们声称，如果他们不予以满足，他们就再找不到那样好心和努力的人工作（这点他们可由经验发现）；而且若无他们，那

他们早就因非法进入中国而被投入监狱；如果不是他们有理有利地替他们翻译，他们也已被送回他们所来之地了。由于他们的中介，这才使官员们表现得对他们那样友好。会长神父知道对方意图，显然这都为的是索取东西，考虑到亟需他们，而如不满足他们，那难以在需要时找到人给予协助，他两害择其轻，为满足他们而把随身携带的两个圣餐杯给了他们一个，作为抵押，要他们很负责地把它当圣物使用和保存，用以献祭基督的血。首要的译员十分满意地收下它，马上把它交给一个新主子，按价值卖给一个金匠，金匠把它溶化，用来铸制他行业的物品。不过他们仍不满足，他们认为那些神父必定携有许多财宝，他们向为神父们作翻译的中国童子打听，好言好语想知道神父们有无金银珠宝或别的值钱的东西；但当他们知道神父们除书籍及作弥撒的用品外别无他物，他们马上动脑子，极谨慎认真地设法向神父们取得他们看见的另一个圣餐杯。为更好施行这个打算，他们再重复前面已说过的话，增添了很多言词和理由，声称他们供给神父们吃喝，花了 12 两(laes)，超过了给他们的圣餐杯的重量和价值，它值 12 个西班牙杜卡特。在神父们进食时他们先已告诉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施舍和为上帝之故，而且是那样情愿，以致多次碰巧他们看见西班牙人不愿吃美食，只愿吃贱食，就告诉他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地吃，其结果钱财不够支持，他便把他的一个儿子拿去作抵押购买食物<sup>②</sup>。

会长神父清楚地看出和知道，他们的企图打算都为的是从他这里取得另一个圣餐杯，他回答说他没有可给他们的，而且他已经把一个圣餐杯交出，作为他们花的食品费用，及他们

为神父工作的抵押。那个译员回答说,如果他们没有什么,那他们应当去寻求,因为他们需要偿付他们已吃过的食物;而按本国的习俗,当有人欠了债,不能偿还时,那就要出卖子女,或者去当债主的奴仆。译员们索取余下的另一个圣餐杯,因为他们得到的那个只重 16 两,对他们应得的报偿说不过是小事,仅够支付他们翻译的劳动。会长修士对此尽量安抚他们,答应偿付这样那样的费用,因为有机会偿付,神父们会尽力得到钱财,同时要求他礼敬地保存已给他作抵押的圣餐杯,因为神父把它当作是圣礼的献祭,而不是看重它的价值;再者,向他保证要写信给澳门的葡萄牙人,向葡萄牙人说明他们的需求,请他们施舍捐助,无论施舍甚么,或少或多,都交给他。因此这个两眼盯住钱财的译员,说他们应马上写信,他会给他们找一个信差把信送去,把回信带来,这类事他在没有多少日子前已做过了。会长神父就写信给澳门的主教,把他及他的同伴到达广州的事通知他,说明他到那里去只为的是宣讲福音,使那些愚盲的偶像教徒归信上帝。主教收到这封信,他作了回答,赞扬他们的意图和目的,用神圣的褒奖言词鼓励他们,同时要求把教皇给他们便宜行事的凭据送去。他这样要求,是因为教皇把整个该地区直到日本的土地都归他管辖。

会长神父对此信的回答说,一有机会他愿服从他的指令并且向他出示他携带的证明,也愿亲身前去亲吻他的手,使该镇所有居民安心,因为他得到消息说居民说他们的坏话,称他们是浪人和迷信者,不是真正的宗教人士,既非僧侣也非教士。而且居民已要求当时到澳门的一些中国人在他们返回广州时通知官员并善言相告说,有一些西班牙人进入他们的城

市,据确实所知并非他们的族类,而是另一民族,属于一个不同的国王,他们伪装前去,抱有歹恶用意,充作吕宋西班牙人的间谍,认为他们之后有军旅相随,以侵害该邦某些地区,官员应及时予以防止,若发生事变,过失不应归于他们。

(据他们后来清楚地得知)葡萄牙人这样做是害怕西班牙人会夺走他们在该城的生意和利益;由此他们的意图显露出来,以致他们向中国人表明,葡萄牙国王派驻澳门的大首领<sup>③</sup>,已向邻近广州的一个城市提出诉状,把上述的话通知官员,提出如因接纳西班牙人而使该地遭受任何伤害或损失,那不应归罪于他们。

但官员知道他们的歹意,知道他们控告是出自险恶用心和妒忌,而没有事实根据。他对此回答说,他们控诉的这些宗教人士,据他的特殊情报称,这是些无需害怕,无可怀疑的人,在访查他们所乘船只时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点,那里除仅有的几本书和一些用作祈祷而非当作武器的用品外,没有发现甚么。这位官员(尽管作了回答)仍然为防止大首领尔后又有所谓甚么谣言,就取了原状,极妥当地把它送交给梧州(Aucho)<sup>④</sup>省的总督,让他审阅;总督轻易地看到它,明白送它的人的意图,及其被控者的无辜,他下令给广东的长官善待他们,不许对他们有任何伤害,并且令他把他们送往梧州城,他要见他们,因为他得知他们看似圣人,尽管他们的服装和(他曾看见的)奥斯丁修士一样,虽然衣服的颜色不同而且更粗陋。

大首领看到他的意图没有对中国官员产生作用,便命令在澳门公开宣布,禁止人们给他们写信或与他们交通,违者放逐,罚交两千杜卡特。这不但不能使一些光荣圣方济各会的虔

诚信徒思想冷却下来,反倒促进他们去赞助和接济他们所需的东西,而特别是主教始终用他的捐赠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个叫安德列斯·科蒂诺(Andres Cotino)的高尚教士,他不顾禁令,多次给他们写信,尽管是秘密的,而且送去捐赠的信札及许多告诫之词以激励他们的神圣热情和目的。此外他们还送给他们一名叫做伯多禄·库因特罗(Pedro Quintero)的西班牙人,他在那里跟葡萄牙人生活了多年,他们有机会多次派他送去有趣的东西和信函,但没有署名,因为若一旦都被发现,他们可以不承认是他们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那个译员抱着希望偿付他自称耗费和花掉的钱财,确实带来一名他答应给他们的使者,把他们的信札送到澳门,交给他们认识的宗教人士;其中他请求他们施舍和援助以支付他们的译员,并乞求他们为上帝之爱也给他们送来赎回圣杯的钱物(这时他们还不知道圣杯已被卖掉和打碎)。

这名使者万分小心和秘密地前去,同样小心秘密地返回。随身带来他们要求的东西和其他大量的乳酥,来得很及时,因为所说的一名修士叫做修士塞巴斯蒂安,圣方济各会士,害了厉害的疟疾,很幸福并且抱着为上帝而殉教的强烈愿望,几天后就死了。当这名使者到来时,那个管理外国人的官员海道,原在城外,也到那儿去,他奉命审视西班牙人,在办完别的事后,下令叫和善友好把他们带去见他,因为梧州的总督命令他这样做。

## 注释

- ① 显然是茶。(中译者注)
- ② 这里有时用“他们”指译员们,有时又用“他”指留神父食宿的译员,前后混乱。(中译者注)
- ③ Chiefe Captaine,葡人派驻澳门的将官,不知确实职衔,此处译作大首领。(中译者注)
- ④ Aucheo 在门多萨书里用法混乱,有时又指福州。此地应指梧州。参看博格塞《十六世纪的南部中国行纪》附录二。(中译者注)

**第六章 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十分贫困,无法谋生,他们到街上去求施舍。长官知道情况后命令从皇帝的财富中给他们一份津贴。译员越发贪婪和欺诈。他们被带去见城市的官员,向官员请求种种事情;官员把这些通报总督,总督命令把他们送往梧州**

因为他们不愿看到自己跟过去一样再落入那个译员的圈套中,他们不再上他家去吃饭,而宁愿给市民一个榜样,每天成双地出去要施舍;尽管市民是异教,仍然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因为在该国看见他们在街上行乞,是件稀罕的事,如前已告诉你,其原因是那里没有穷人,也不容许有,如果有,在街道上或庙宇里是找不到的。当长官了解情况后,知道他们行乞纯属贫困,没有别的法子谋生,他就命令每天给他们一份皇帝财富中支付的津贴,数目很大,足以开销随他们来的士兵费用,及其余所有的花费;此外仍有节余,这份津贴是支给他们金钱,它是6个马斯(mace)<sup>①</sup>,他们节省下来,因为该国的所有



东西都很便宜,这在前面已多处向你作过介绍。

他们的译员得到一个热心人偷偷写给他的条子,报告如澳门传给西班牙人有好消息,会偿付他一切所需,并表示不管数目多大都要支付给他们的(以此他写了一封极尽安慰的信给会长修士,鼓励他和其余的人坚持他们的目的,即上帝使他们思想中抱着拯救那些灵魂的意志)。这个译员(我看)开始思量,为自身的利益,最好阻挠和拖延西班牙人离开,并且每天向他们榨取他们得到的一半的钱,以购买他们的食物。

于是有一天,他突然到来,佯称海道命令他们马上离开该国。但他仍然愿意以他们的名义提出一份申请,表示说,因时间不宜他们航行,他们船只的状况也不便于他们旅行,他们乐意找到一所房屋可以居留三四个月,这期间他们可以为旅行作必须的准备;也可能在这时候碰巧看到他们生活行为良好,作出好榜样,可以允许他们自由住在该国,学习语言,然后开始让他们宣讲通往天堂之途。他是为着自己的好处虚伪地说出这番话,因为他清楚知道,海道要他告诉他们,他们不能用他们的理由在该国居留,如无皇帝最后颁发给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特殊许可,法律是禁止这样做的,因为中国人那里有一个从恶魔口里说出来的预言,他们认为极真实,恶魔说的其他事都已证实了,他的预言宣称,有一个时候将要来临,那时他们要臣服于一个民族,其人民有大胡子和高鼻子,突出的大眼睛(我们可称之为猫眼),这跟他们不同。因为如在他们当中发现一个人超过二十根须,略多略少,扁鼻子<sup>②</sup>,那简直是一大怪事,而且他们的眼睛很小,所以当他们嘲笑一个人,或者拿话伤他时,他们就叫他“猫眼”。

现因西班牙人只不过期望留在该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便感激那个译员对他们表示的大恩德,并且诚挚地请他提出申请,认为他们的愿望可由此被理解,上帝的事业可证实,因此他们会首先通过传道进入中国人中。当诸位官员会聚一处时他提出了申请,官员们对西班牙人甚为怜悯和同情,希望他们去见他们,那他们可以看到和了解西班牙人愿望的基础和实质。他们愉快地服从了官员的命令。当他们进入大堂时,一位地位比其他官员高的官,并且很有权势的人,通过翻译问他们,他们要求一所房屋居住的理由是甚么。会长修士回答说,他要求它是为了很好地学习语言,由此他们可以更好地教人们认识真实的上帝,使人们走正道跟他一起共获光荣,因为这是他的职务和工作。

译员把这些都如实地说了,如前面所告诉你,他过去很少这样做。然后那位官员,以所有官员的名义说,他们不能答应所求,也没有权力给予批准。

这话说完,那个翻译没有停下来听听西班牙人要说什么,就回答说,至少应允许他们留在那儿到葡萄牙人去装卸货物时,这将有几天的时间,他们会跟葡萄牙人一块离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法律和信仰。官员再问他们: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不是一回事。会长神父答道,在宗教法律方面没有区别,但一个服从一位国王,另一个服从另一位,尽管他们是亲属而且很接近。官员认为这是最后的请求比头一个更有理和正当,可以同意而无多大困难,不过他回答他们说,他不能批准它,但他要写信给总督请求批准。因为葡萄牙人要在那儿最多停留四或五个月,这期间他将给他们一道命令,允许他们自

由外出,不许人伤害欺凌他们。

于是下一天即8月2号,他实现他的许诺,把他们的请求送交总督,同时送去他的意见,还有其余跟他一起的所有官员对这事看法。答复迟延了许多天,没有到来,但最后总督下达广州长官一道命,要西班牙人到他的驻地梧州去,并且把他们随身的东西如书籍和用品都带去。

官员立即把这道新命令通知他们,让他们作好旅行的准备。他们愉快积极地作准备,在下一章中你将得知有关情况。

### 注释

- ① Mace 即 Menyess,是葡语的“钱”(Tсион),一盎司的十分之一。(原注)
- ② 这里似指大鼻子。(中译者注)

## 第七章 西班牙人赴梧州,并记述途中的遭遇

下一天,即8月16日,西班牙人离广州赴梧州晋见总督,抱着满腔希望和信心相信他会答允他们的请求。但在他们离开时,他们想把两名菲岛土著人留在那里照看他们的船只即快速艇,但在场的官员说,无须他们作任何照顾,因为官员们会照管,把事情都安排好。因此官员送去一些写好的封条,命令贴在他们船只的舱口,这样舱门不能打开,但却让人能看到。然后马上给西班牙人准备了4只很漂亮和宽敞的船,有精致的船廊和窗户。他们登上船,官员们要他们尽快地实现总督的命令;并把一些晓事的人派给他们作向导,为他们的旅行提供种种必须的东西。他们不断逆流沿一条大河航行,在旅行的

4 天时间内他们看见了很多值得记述的事。

沿河岸有很多极大的城镇,数量多到他们不能记忆,因为他们是在晚上经过其中许多城镇,这主要是为了顺应潮水流向,也为避免水上的炎热。沿(无人居住的)河岸,满是稻田,他们看见人们用很多水牛耕田,跟西班牙的方法大不相同:因为仅一只水牛拉犁,有个人骑在它背上,他很容易驾驶和指引按他要牛前进的方向走,并在它的鼻子上用绳子紧套一个圈,充作缰绳。

他们还看见成群的鹅,超过两万只,人们用它们除草,去掉长在稻子和其他谷物种子当中的杂草,把它们赶到田里去;看来人们用这种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要把良种和莠草区分开来,并且小心地供给饲料而无伤害,也不把好植物拔掉,这是一件使他们最感惊奇的事。各地都人烟稠密,城镇一个接一个,可以说那都是一个城镇而不是许多个,不妨更确实地呼之为中国城,而非中国的国家。因那里人口众多,全国无荒地;同时也不许其中有闲汉(这已向你作过较详的介绍);土地肥沃是那里物产丰富和价钱便宜的原因。

现在回到他们的旅行上来,无论在河上还是在沿河岸的城镇,他们都过得很好,得到充分的休息,处处受到照顾。4 天后即 8 月 20 日,他们进入梧州城郊,但时间太晚,他们只得在城郊停留到第二天;他们发现那里齐备各种需用之物,供给他们卧具和晚餐,度过夜晚。第二天,一大清早,作为他们向导和管事的人赶紧去看总督有何吩咐。

他们经过一条大而长的街道,在他们看来超过 1 里格,以为他们已经穿行城市了。于是当他们过了那条街,他们来到城

门前,这时他们方知道他们所经的地方是郊区。此城的宏大,及他们对人口之多的惊异,还有他们经过的一座奇异的大桥,和他们提到的很多别的事物,我们略而不述,因为在这之前的一部分,已向你详细介绍了奥古斯丁修士在进入该城时所作的描述<sup>①</sup>。

当他们抵达总督的府衙时,他还没有起来,门也没有打开,因为在前已告诉你,大门一天只开一次。向导发现离开门还有一段时间,就把西班牙人带进另一所房屋的庭院,和总督的府宅相邻。

当他们呆在那里的时刻,官员们都来等待晋见,但当官员们知道有外国人到来,命令带外国人去见他们。对于他们服装的粗陋十分惊异,不过对别的事都不感希奇,因为他们在那里先已见过奥斯丁修士。衙门立即随着响亮的炮声和乐器声,诸如喇叭、风笛、低音喇叭和号角等,喧闹到好像整个城市都要沉没。在第一个庭院的入口,有很多武装士兵,拿着火绳钩枪和长矛,排列整齐。内里有另一个院子,很大。周围有木栏干,涂成黑色和青色,远看像是铁,有一人高,他们在这里也看见很多其他士兵,按同样顺序排列,跟别的士兵一样穿着制服,但看来更是些有勇气的人。当他们进入这个院子,总督下一道命令给他们,叫他们回去,下午再来,因为他有一件不能耽误的事要跟幕僚商量,不能先跟他们交谈。他们因这个答复离开衙门。下午再按命令返去,进入上面提到的那个院子,从那里他们被领到一座雄伟的大厅,装饰布置极华丽,其尽头有三道门,中间是大门,但另两道是小门,这跟内里另一座厅的三道门相对应,总督在中正对着中间的那道门,禁止别的人进入或

走过它。他坐在一把用象牙和金制成的十分富丽的椅子上，上有一张华盖，即全部是金料的饰布，其中织有皇帝的纹章，（如我们已说过）那是些盘绕成一团的蛇。他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上有两根点着的蜡烛，因为时间较晚，此外还有墨砚和纸。正对总督的前面，墙很白，上面绘有一条凶猛的龙，从嘴、鼻和眼喷火，（据他们得知）这幅画在中国法官坐堂的法椅前一般都绘有，在那里意思是向司法者表示：他坐堂公正执法的威严，不畏惧或听从于任何人。官员接见人的方式和前面告诉你有关接见圣奥古斯丁神父的仪式相同。所有人跟总督谈话都得下跪，哪怕他是官吏或老爷，修士们多次看见他们是这样。

这天，西班牙人在应召入内时人们一直在观看，总督接见书记们即秘书，亲自查清他们是否尽职，并且下令当场鞭打其中五十人，因为他们阻延事务而犯罪，另一些人受刑是因为他们接受诉讼人的礼物和贿赂，这是严刑予以禁止的，因为皇帝给他们足够的薪俸谋生，他们不应侵占和索取诉讼人的东西。施给他们的鞭笞十分残酷，是用一种竹板打的，其方式在别处已经告诉你。总督卫士有两千多人，排成行，都穿绸制服，头上戴着亮晃晃的铁盔，每个都有他的长羽毛。这些士兵从总督所在的大厅门口，到他首先进入的府衙正门，排成一条巷道。在厅堂里和在台阶上的士兵腰佩刀剑，在院内的则执矛，他们每人之间有火绳枪。所有这些卫士（据他们所知）都是鞑靼人而不是中国人，但因此他们不能学习，尽管他们极力要求。

## 注释

① 门多萨在这里的错误，已在博克舍书中指出。奥古斯丁修士访问的是福

州。(中译者注)

## 第八章 西班牙人晋见总督；他问他们一些问题，并且把他们交给兵备道，后者和善地接待他们，对他们说些好话

这当儿总督的一个仆人，一个有权力的人前来示意西班牙人入厅，教他们一进入就要下跪，他们马上照办，从该地到总督的位置有一百多尺远，而总督用手表示要一个教士接近他，会长神父这样做了，当他走近总督面前的桌子时再跪下，总督端详了他一阵子，严肃而威凛，然后问他从哪儿来，到该国何干，如无沿海官员的特许要以死刑禁止任何人进入该国的。会长神父回答道，他和他的其余同伴是西班牙人，他们是抱着对上帝的热情到该国来拯救人们的灵魂，宣讲福音，指示人们通往天堂之路。译员把这话说了，但他们不知道他是否如实地翻译，不过相反地，根据总督当时的要求看，可断定他跟以前几次一样在说假话，因为总督没有回答会长说的宣讲福音的事，却问他们随身带来何种货物，会长神父答道，他们没有带货物，因为他们不是买卖货物的人，而是宣讲有关天堂事物的，指引人们灵魂通往天堂。听到这个回答(或者是译员按他的意思认为更有利的話)总督叫他们离开，命他们第二天再去，把他们的圣像和别的东西也带去，因为他要都看看这些东西，他是因广州方面在他们船上发现而得知的。他们遵命而行。第二天清早在他们知道衙门将打开的时候再去；大门跟头天一样的方式打开，如前述有乐声和炮声。于是当总督得知西

班牙人到来时，他命令其中一人单独跟译员到他跟前去，把他叫带的那些东西带去，这立即照办了。他马上开始逐个观查那些圣像，还有书。他对每一件都停下来仔细审看，并且表示十分满意。不过，那座黑碧玉圣石最使他喜欢，并引起其余看见它的官员的惊羨。会长神父在这时间都跪着，旁边是译员，总督没有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也没有说甚么。把那些东西送上去给他们看的人，看来是些重要的老人，当他们把东西呈递到总督手里时，他们是跪着这样做的。

在他随意观看了东西后，他吩咐把东西再放回到准备送走的地方，并示意叫会长神父和译员离开，把他们的东西拿走。侍候他的一个老人陪同西班牙人告诉他们说，当他们进入第二厅时总督看见他们和他们带的东西，十分高兴，又说他们应去见总督的副手兵备道，他会处理向总督提出申请的事体，直到有所结果，他会同总督商量，总督要下令施行。他们马上遵命行事，来到总督副手的府衙，它很大和漂亮，发现他的卫队比总督的小不了多少，几乎一样威严，这样他们在院里呆了一阵，等候他的命令（已通知他总督把他们送来），然后他命令他们上到他所在之处，那是在一个装饰得很好的大厅内，其中有他们在总督大厅内所看到的差不多一样的东西，而他本人也同样坐在一把华丽的椅上，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他叫把他们用箱子运来的东西取出来，像总督那样一件件仔细观看，看到那些图像十分高兴，好奇地问他们有些圣像表示甚么，而特别是十字架，他在仔细打量之后，问那架上的人是谁，他头上的那些字是什么意思。但当会长神父向他解说时，他对此表示好笑，似乎他听到了一个无稽之谈。他上来摸摸我们教士的服



装,表示他对衣着的粗陋十分惊奇。

会长神父看到他和蔼,外表上好像挺同情他们,就要求替总督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要他请求批准他们在该国居留,到他随意指定的任何地方,因为他们是无害的人,并且会尽他们的认真努力行善事,使人们可以享受生活的乐境。

译员在这里如其他几次一样逼真地做他的工作,说神父们向他请求,是要从中向总督要求让他们在该国居留两三个月,因为迄至当时天气恶劣不宜航海,不冒生命之危他们就不能返回菲律宾群岛。那位官员回答说他们不需耽心,可安心留下,因为他会给他们找一所房屋住上那么三四个月,还下一道命令不许有人欺凌他们。译员告诉他们说总督的副手很乐意让他们留在该国,因为觉得他们是好样的人,在公益方面是需要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他们讲的)语言以指引和教导人们通往天堂之途。西班牙人听见这个,使他们十分惊奇,从那之后他们就有希望从事他们想干的工作了。因此他们抱着这个愿望,精神和肉体均感极大喜悦地向官员告辞,前往他们的寓所,在那里感谢上帝正确地引导他们的事业,并祈求上帝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愿望的最后结果。译员使用所有这些手法(据后来他们发现)是得到神的允许的,他们<sup>①</sup>因他而打消了疑虑,同时宣布了他要求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因为如果官员们明确知道他们要在那里呆下去,那就不会容许他们进入和观看该国。而如总督得知实情,就会叫他们在恶劣气候中离开,他们因此可能都被淹死,因为该国的七、八、九月中一般都充满风暴。

## 注释

① 这里的“他们”似指中国官员，因为译员的谎言打消了官员的怀疑，也就是西班牙人只求短期在中国居留以待离开。下一句意思似说官员是按译员的意图予以宣布上述决定。（中译者注）

### **第九章 西班牙人在梧州停留了几天；他们去参观该城的风景，特别拜访了海军大 将官；他们对他们携带的黑色圣石很感 兴趣，极力要把它收作礼物**

他们在梧州停留的整个期间，忙于去访问衙门的长官，其中以该省军队的大将官最乐于看到他们，他在友好亲切地款待他们之后，要他们下一天再去访问他，并把他们给总督看过的黑色圣石带去让他看，因为他很欣赏它，也把他们的绘像带去。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在他威风凛凛地进餐时去见他。当他用完膳，他命令他们进入他所在的厅堂。译员在接近他时下跪，示意西班牙人跟随他跪下；但将官叫他们起来，戴上帽，并详细审视圣石，表示十分欣赏；他向修士们询问了许多稀奇的事，问他们可愿把那块石头卖给他，他愿给他们所求的价钱购买它。会长神父回答说他们不卖东西，更何况它是用来祭神（献祭）的。将官回答说，如果他们不愿卖它，那他们就送给他，他愿在别的某件他们认为需要的事上报答他们。

会长神父回答说，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要用圣石作礼拜和作弥撒，向上帝献祭。这时那个将官把手放到它上面去摸它，会长神父向他示意把手放开，因为他这样做就犯

了大罪。这时他看见他们不愿把它给他，便送客说：他们应把圣石留在那里，他要得闲便多观赏，答应以后再还给他们。会长神父同意了，但首先请求他不要用手去触摸它。

但是在他观赏它得到满足后，他对它的爱好因此越增，而为了占有它，又不破坏他作出的许诺和食言，他想出一条妙计和策略，派人把会长神父找来。会长神父喜悦地去见他，确实认为他愿归还圣石。当见到他的时候，他很高兴地招待他，并且说他奉皇帝之命要出征打仗，在他服务的那些奴仆中，有两个中国基督徒，曾是澳门城葡萄牙人的俘虏，从那里逃走，他从这两个人了解到有关基督徒仪式的种种事情，知道他们到中国去是为了给那些愿信教的人施洗；而他因充分弄清有关基督教的很多事情，他也很喜欢它，很感满意，希望在皇帝特许信教的时候成为头批信教者之一。

（看来）所有这些话都是要他们让他据有圣石，如前所述他是那样喜爱它。但会长神父设法从他手掌里取回它，虽然这不是件轻易的事。几天后，将官准备出发去征伐，他派人通知西班牙人，叫他们派两人见他，并把黑石带去，因为他有些朋友想看看。

会长神父立即服从他的命令，把圣石带去，因为他不敢不这样做，不过他们相信如给他一件漂亮的或稀奇的东西，会使他满足，使他思想安静下来。他们也携带去一幅用羽毛制成的玛利亚·抹大拉(Maria Magdalena)的像，(除作献祭外)比圣石更有价值。当教士神父到达他所在的地方时，他走出十几步去迎接他们，面露喜色。他领他们到一边，对他们再次说，将官们已告诉他有关他们生活圣洁的许多事，还有别的涉及到天

堂的事,以致他们对他们甚有好感,希望他们留在中国给居民施洗,而且他会是头一个受洗的。但他拖延时间不受洗的原因是避免受到处罚,这条处罚称,如无皇帝的特许,禁止一切人接受异教律法。因此他赶快到某个省去,要竭力使所有人成为基督徒。因为会长神父告诉他说,(他喜欢的那块)黑石头是献祭的,如愿意让他携以同行,那他可以把它放在受洗者成为基督徒而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内。这事不久将会实现,因为他在许多天前已决定派人去澳门找那儿的两名修士来,以便充分教导人们有关基督教的事。这时会长神父说,如果他的话是出自他的内心,那么他应马上带他和他的同伴一起去。

那位将官回答说,迄至当时他不能这样,要等到教堂修好,并得到皇帝或总督批准这事的时候。他在当时不能申请,因为他急着登程。会长神父答道,到他的教堂修建好,他会实现对他的许诺把石头送与他,不给别的人,为表示对这事誓约和证明,他可以把羽毛制成的玛利亚·抹大拉像带去。将官满意地收下抹大拉像,对它的精巧手工十分惊叹。在经过一番强求,几乎在施用武力后他也把圣石留下,并且吩咐取出两匹华丽的绸缎,交给会长神父作为交换的饰品和足够的补偿,但会长神父不愿接受,而是伤心地看到他怎样把圣石留下,也把羽毛像留下。将官强使他收下绸缎,但他不干。

后来他们得知译员被将官的一名仆人所贿赂,改变了修士们的话,说把圣石奉献给将官,还奉献上他想要的其他任何东西。否则他绝不敢违背神父们的意思收下圣石。总之他动身登程,满怀喜悦地带上圣石和圣像。神父及其同伴则不安和悲伤,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极其珍视的两件东西。将官在出发

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向他们表示告别,其意思是他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良好的愿望,分别使他难受,不能应他们之请求携带他们同行。

译员安慰西班牙人,说他们不要因将官取走了那两件东西而难受,因为他是一位有权势的贵人,他会在总督跟前支持和帮助他们,而且可以肯定他会实现他的诺言,这就是: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他们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善意和感情。在这点上翻译没有撒谎,因为我在前面曾告诉你将官的基督徒奴仆,他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会长修士因圣石和羽毛抹大拉像被取走而伤心难过,好像他丧失了一件宝物;而为了再得到它们,他把这事向帕都亚的圣安东尼奥(S. Antonio de padua)述说,他们凭经验知道,如果丢失了东西,他是唯一可求助的圣人,并且许愿说(要是得到他们所求的东西)就在他们有条件的时候为他做庆祝弥撒。

紧接着刚好那个首要译员跟另一个协助他的人发生纠纷,为的是有关他得到好处的事,此人威胁他说,要把他们给他很多银子以解决关于圣石的事向总督告发,因为神父们把圣石交给他们,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译员害怕要受到严惩,发现在对方威胁的事情中自己是有错的,便赶去见将官,后者登上船准备出发,只因气候推迟了。译员把发生纠纷的事都告诉了他,也谈到对方的威胁。将官同样害怕往下可能发生的事,如果让广州城的海道知道,那就无法开脱了。他叫他的一名仆人来,吩咐他把圣石和像去还给神父。仆人完成他的命令,神父们十分宽慰地收下它们,为此感谢上帝和帕都亚的圣

安东尼奥,他们相信因他们的干预,东西得到归还。

**第一〇章 兵备道召西班牙人去见他,遣送他们去广州。他们向他告别,离开梧州。在他们到达广州时,他们得到命令准备离开中国**

下一天,即9月3日,兵备道派人把西班牙人召去见他,据说他是总督的副手,他给他们一些函件,说其中有他们要求的所有东西,并命令广州的长官不得怠慢,而需按其中的内容办事,因此他们可以在他们愿意的时候离开。当他向他们告别时,他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了些客气话。西班牙人怀着难以置信的快乐离开他,认为他已经同意并允许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留在该国布道,所以在下一天他们作好旅行的准备,很快就完成旅行,因为他们感到满意,也因为他们在途中受到良好的款待和盛情的欢迎,这是兵备道命令给予他们的。于是他们到达广州,径直去拜访长官,把他们携带的函件交给他,他读了后,向他们表示欢迎,说他很高兴总督对他们那样开恩,并把这件事交给他处理,为执行命令,他们应相信他会按照他的吩咐办事,遵行不误。而为开始处置,他指给他们一所皇帝的房屋供他们居住,那是在郊区的一所半坍塌的屋子,他们就在那里住下,奉命不得外出,无特许也不得入城。他们在这里居留了很多天而没有达到目的,很奇怪长官没有允许他们修建一所道院,也不许进城去听取他们认为总督许给他们的命令,直到他们发现他们的译员干了些甚么勾当,并且得到他们从菲律宾

携来的中国童子的陈述。他们对他们说出全部事情真相：译员从来没有向官员说过他们愿留在中国，也没有丝毫提到这件事，而是说他们是作为迷途者到中国的，他们的要求是在该国居留到气候好转，或葡萄牙船只到达的时刻。而这就是总督及其副手所允许的，再没有别的了。不过当会长神父及其同伴（他们确实相信他们的愿望会实现）知道译员的阴谋诡计和施行的大骗术时，他们十分悲伤，开始自己寻求对此的补救办法。于是他们决定找一个新翻译，一个能够忠实不误地把他们的愿望向长官表述的人，但尽管他们发现一些能这样做的人，因为这些人相当熟悉葡语，但仍没有人愿接受这件工作，哪怕许给他们礼物或东西。

会长神父发现这点，看到预定的时间已过去而一事无成，有一天便把他的其他同伴召集一起，会商该怎样按他们所处的困境采取最好的办法。他们当中意见分歧，因为会长神父和另一教士的意见是，他们要到不远的澳门去，在那里行圣礼，向中国基督徒宣讲圣福音，学习中国语言，并且居留到出现新的机会，或者他自己去寻求机会。因为懂得了语言，这样做就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将不再需要翻译，也不用担心像过去一样受骗。此外，他们可使葡萄牙人打消大首领向外散播有关他们的错误看法，及其类似目的企图。另两个教士和军人则持相反意见：这就是，他们应返回菲律宾群岛，不去澳门，并且称，他们不经长官批准就离开，在旅行中亲历了落在他们身上的危难，都为的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现在既然因上帝的正当裁决我们不能将这事付之实现，我们极应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对他不抱怀疑，而可以轻易地求得对所犯错误的宽恕，表明我们

为上帝荣誉所具的热情,还有解救那么多的灵魂,促使我们去作这次伟大的旅行,这样我们将无罪地与那些对我们有错误看法的人一起,对长官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而如到澳门去,我们将冒极大的被抓获的危险,作为国王的叛徒而受审:因为我们到中国去的意图,他们可以任意加以解说。

大家一致同意拖延几天解决这些不同意见,其间他们向上帝祈求让他们心里明白为他的神圣工作应采取的最好办法。于是最后会长神父及另一个跟他意见相同的教士,决定按他们的打算行事,如前所述到澳门去,其余的人则一有机会就返回群岛;但当要行动的时候,一名要往马尼拉去的教士刚好害病死去。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预计的长,因为该城的官员忙于每3年举行一次的学生考试,在有关的一章中已把考试的方法和情况向你作了介绍。考试延续45天多,有盛大的庆祝和宴会,不干任何其他的具体事。

### **第一章 会长神父派一名使者去澳门,他致函给主教和一名教士,请求给予施舍以帮助他们离开。大首领得知这事,不许他们帮助救援西班牙人,及其他有关他们的事**

在进行这种考试期间,会长神父派一名使者到澳门去见主教,向他表示自己的决定;也致函给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虔诚的教士,请求他们给与捐助,让西班牙人前往菲律宾群岛,并且说他和他的同伴要去看他。这不是秘密做的,因此消



息传给葡萄牙人的大首领，他十分恼怒地向他索取中国人交给他的信函，威胁他说如果他不交出来，就要严厉地处罚他，把他当作可疑分子逐出该地。他回答他说，他确实收到一些信札，但他当时就送给了主教，信是写给主教的。这事有过一番争论和僵持，到最后首领把教士抓获要监禁他，但当主教得知此事，他尽快地挽救可能发生的危险，把他从对方的权势下救出。

首领看到他不能达到他的意图和目的，就多次向主教传递消息，要求他禁止接受那些西班牙教士的信函，因为他有确实情报说他们是间谍，不是修士；若因他们之故使人们遭受损害，那要把他当作同谋和帮凶而诿以全部过失。主教回答说 he 完全相信和肯定他们是真正的教士，上帝的仆人，若因他们之故使当地受到损害，或者有损于葡萄牙国王，他愿好心地承担责任。因此首领稍为平静，但并不那么安稳，而是继续不放弃对可怜的神父们进行新的陷害，寻机逮捕他们，并且脑子里打好主意写一封信给译员们，信中许给他们大量的金钱，让他们尽量设法把在广州的教士和西班牙士兵送往澳门城，教他们如何用计办到这件事。那就是告诉官员们说，当他们第一次去跟长官谈话，他们要求说他们要去菲律宾群岛，而他们翻译错了，因为他们要求是去澳门。

译员们马上(抱着贪婪的愿望)对他们采取行动，设法使官员们把他们送往澳门，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但是上帝不愿让他的奴仆和基督徒受欺骗，就在这事将实现的时候加以挽救，在下一章中你将得知其方式。

**第一二章 澳门城的一个葡萄牙人发现了大首  
领的险恶意图，他写一封没有印记  
的信警告西班牙人，因此他们避免  
了近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被召去见  
该城的海道，他向他们宣布允许他  
们一些人去澳门，另一些人去吕宋**

澳门城一个善良的基督徒，葡萄牙人，得知大首领图谋在广州的可怜的宗教神父，及他们的士兵同伴的事，而对这些人是完全可信任的。同时他自己的灵魂悲叹一个基督徒要伤害另一个基督徒，尤其是要妨碍生灵的拯救，所以他自己决定尽快把有关情况通知他们，终于写给他们一封没有任何签署的信，其中告诉他们说，大首领通过译员企图把他们送往澳门，以便在那里逮捕他们，把他们送交葡萄牙国王，或者用一些假的情报加害他们的人身，他希望他们充分接受告诫，避免遭受预谋的欺骗。

他们看到这封信，充分了解到其中的内容，决定把有关情况告诉他们的一个真正的朋友，精通葡语的中国人，他们曾屡次实际考验他，发现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跟他们极为友好；他答应他们过若干时刻他会澄清一切，知道是真是假。

他抱着这个愿望到官员坐堂的地方去，表现得对事情一

无所知，直到他看见一个译员，手里拿着一份申请书去到那儿，呈递给大法官，即海道，由一名书记宣读，法官准备批准其中要求的事。上述中国人看见这份申请；并在那个译员满意地离开后发现他（以西班牙人的名义）请求法官允许他们按他们的意思去澳门，而不是去菲律宾群岛，法官已予批准，除给申请书盖印或签押外不缺什么了，但刚好当时忙着办一些事而拖延到傍晚。不过这是上帝的命令，因为如果签押，那他们必须被迫执行，没有申诉的余地。因此他弄清这点，立即去找西班牙人。那个译员已经告诉西班牙人说他用申请书请求让他们返回他们来的地方菲律宾群岛，但官员不肯同意，而要他们去邻近的澳门，命令他们执行，不得申诉，否则强行押送前去。

西班牙人向他们的朋友中国人问计，有甚么法子才能避免那个翻译以使他们陷入并且已在实现的危险。中国人说他完全相信海道喜爱他们也知道海道对他们优礼相待，批准了那个翻译以他们名义提出的申请。但不管怎样它还没有签署，还有补救之法，那就是由他们再上呈另一份他写给他们的申请，马上去交给海道，说当他们把它交给他时，他们愿去吕宋，不去澳门，他本人对他们有好感，如果不是因为严刑禁止任何人不经官员批准替外国人讲话，或者是奉命应召这样做，那他愿陪同他们去。因此他们深信这个结论，把申请书写好，一切准备妥当，这时海道的一个仆役进入他们所在的房门，代表他的主子召西班牙人去见他，因为他要在他们走之前跟他们见面谈话。他们立刻由仆人陪同前往，经过郊区的一大段路之后到达城门，在城门等到另一个人把许可证明带来，那是写在一块牌子上的（这在别处已向你作过介绍）。于是他们进了城门，

经过一条长街,看见其中那样多的财富,又那样珍奇,以致会长神父极为赞叹地说,我到过全法兰德斯(Flandeis)和意大利的首要城镇,但我还没有看见其中有像这一条街那样多的珍奇和财富。而根据他们所有人的报道,他很有理由这样惊羨。于是他们来到这条街的尽头,看见另一道门,他们发现有守门的士兵,当着他们赶紧把他们关在门外,在门前放下一道铁闸,在铁闸的窗口索看他们的证件,当士兵得到证件,尽管看见海道的仆人和翻译陪同着他们,仍不愿打开门,直到另一位官员再确定和承认。这办完后,他们打开门引他们进入一位相当于衙门官员的人的房屋,此人用他们的语言叫做同知(? Tequisi),可以带他们去见海道,因为有命令规定这样做。他们把写好的申请书交给这位同知,没有让译员知道,用手势和他们学来的几个词请求他交给海道,使他可以接受和准许他们提出的请求。但当他们把申请书交给他时,引起那个翻译的极大变化,因为他们告诉官员说,他是一个贼和叛逆,他把他们出卖给澳门的大首领,怎样以他们的名义递交一份申请称他们愿去澳门,不去吕宋岛,他们愿望是返回那里,而且他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达到他的目的,上述大首领就会许给他礼物。同知听见这番话,马上带着我们离开他自己的房子,前往附近海道的房屋,他一路上读他们的申请书,发现它和翻译原先给海道的那份不同,当时他是在场的。因此他停留一下,开始考虑这件事,也想到西班牙人在递交申请书时对他讲的话,因为从他们的手势和比划看,也从他们说的相似的语言看,他觉得他们对那个译员十分愤怒。但他并没有听懂他们说的,因为他们不能用中国话把事情说清楚,直到他发现申请书上的矛盾,

及那个译员的诈骗；他马上把译员叫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译员吓得发抖，回答说，他知道会长神父（其余人把他作为首领来服从，译员只跟他打交道）按其意思下令去澳门，因此他肯定其余的人都是这个意思，认为他这样做得好，所以提交那份申请书要求批准，让他们可以因这个请求自由行事。西班牙人再次看到他怎样恐惧，怎样卑躬请求他们不要继续诉讼，因此同知感到满意，在海道衙门的走廊上，对西班牙人说他们应在那里停留一下，他亲手把申请书带进去。一会儿他们奉命进入官员们所在的大堂，官员们已收到申请书并且讨论过了。在他们进到海道所在的厅堂时，向他们发出信号叫他们下跪，他们差不多在距海道桌子前20步跪下来。海道手里拿着同知给他的申请书，尽管他先已读过，但仍然再看一遍，询问谁要去澳门。会长神父指着自己和同伴约翰·巴普蒂斯塔说，他们因年老和怕海，愿去较近的澳门，而其余的人没有那样的年纪，也不那么害怕，愿返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吕宋岛，与他们在那里的同胞和朋友一起居住。那个翻译，他的歹心肠使他干了坏事，是那样惧怕，以致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出他的过失。官员们肯定处理得对，如果西班牙人继续申诉，那就要处罚他和他的同伙，而且十分残酷；但虔诚的修士不让军人去控诉他，尽管军人的意思是好的，而认为看到那个可怜的家伙陷入苦痛已是一种足够的惩处，并且对他表示怜悯。

海道想看他们的圣像和书，这是他把他们召来的主要原因。当他看到它们时他感到十分满意，叫会长神父靠近他，探问他觉得最稀奇的一些圣像的意思。得到满足后，他叫会长修士念一本书，他认真地听，看到那些字母，跟他们的完全不同

的形式,感到惊奇。如前已告诉你,他们的字母都是字的形像。于是这样过了些时间,他说,那些愿去澳门的应站到一边,而去吕宋的站到另一边。排好后,他友善地向他们告别,并且说他愿在他们任何时候提出要求都给予批准,但他要首先跟梧州的总督商量才能给他们准许,要他在十天内办这件事。那些要去澳门的当即可以成行,至于那些要去吕宋的,他要送他们去漳州,那里的长官要送他们随第一批货运离开。

这个海道是很平和、人道的,他对西班牙人同情,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好人,他下令给他们,除皇帝的津贴外,还送一头猪、大米及其他粮食。然后他们满意地到他们的寓所去。还有那个翻译,他觉得他那天得到新生。

### **第一三章 西班牙人在广州停留了几天,有几个葡人从澳门到广州;起初西班牙人害怕葡人,但后来他们肯成为朋友;梧州的总督来到广州,遣走西班牙人,给他们丰富的供应和款待**

海道预定的 10 天过去,又过了几天,眼见没有消息传给他们,而好像从未见过他们一样,他们感到十分悲伤。同时前述的大首领在忌恨得知他的阴谋诡计已被发现,所以开始策划别的阴谋,企图利用某个官员或其他的有权势的人物作为实现他阴谋的工具。这样在他们有这种警惕和失望当中,有 4 个葡萄牙人持安全通行证到达广州售买货物,这使他们忧伤和不安增加了,怀疑将发生他们从澳门得知的事。但因他们多

次访问葡人，试图发现他们的想法，他们马上打消了对他们的有害疑虑，不仅如此，葡人还给他们大量的施舍捐赠，在所有事上帮助支持他们，有如基督徒当中的相遇和讲理。于是消除了他们最初的顾虑，他们全心全意准备离开。但此事毫无消息，因为官员们忙着在一块宽大的场地上操练当地的士兵，训练士兵的武功，有的射箭，有的发枪、掷矛、跑马，还有别的操演，经过许多不同的演习后，视过去的和现今的成绩，提升那些比其余人突出的将校，也是有能力的。操演结束后，西班牙人决定提醒海道记起他的许诺，他们能尽快采取的作法是，准备一份申请书，带到海道的衙门去，请求批准实行。他们当时遇到的头一个官员是上述的同知，他示意叫他们走近他，问他们有什么事。会长神父回答说：只是把那份申请书呈递给海道，提醒他有关他们离开的事，再没有别的了。同知收下申请，答应马上把它交给海道，不久就交上去了。海道读了后，回答说，他特别关心他们，只因等待总督命令才拖延下来，命令不会等很久，接到后他会通知他们。几天内他得到了命令，满意地下达给西班牙人，因为他叫妥善地把他们遣送走，供给他们旅途所需的一切东西，而且要充分供给。这道命令下达的同一天，也传来消息说总督要来广州城，几天内抵达。这使海道和其余的官员十分慌乱，那天他们日夜没有休息，而忙着准备接待他的所有必需的东西，花样那样多，排场那样大，好像皇帝要亲临；准备了高大的牌楼，装饰富丽，还有其他东西，尽管他们十分奇特，我在这里不再描述。因为我不愿罗嗦，为的是我极愿结束这本小史书；而如果我要把其中所有发生的事都叙述一番，那需要每一件事都可写一大卷书。

总督到达后 4 天,下令给各方面一份规定,其中他叫所有官员和长官在他们的辖区内接待要通过的西班牙人,不许人伤害凌辱他们,而要让他们安全地自由通行,直到他们到达上述规定中所指定的地点:即到澳门和吕宋。同时他叫两名将官去护送他们直到使他们脱离所有危险。而且供给去澳门(3 天旅程)的人足够 5 天的粮食,去吕宋的人 40 天的粮食,尽管路程只需 15 天,最多 20 天。他还叫那些负责护送他们的人特别关心他们的健康,不要走得太快,而要慢慢走。海道也下令叫译员卖掉快速艇,就是神父坐来的船,把卖得的钱给他们,让他们随意花用。译员们把船卖了,但仍然留下一半卖船的钱;还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奉总督之命给他们作旅行之用,认为最好是赏赐给他们,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摆脱了译员的诈骗和诡计。在会长神父离开的时刻,一名军人思想有转变,他就是伯多禄·德·维拉·罗埃尔,很想跟会长一起去澳门,他要穿上葡萄牙人的衣服才去得成,因为他没有得到允许去别的地方。于是旅行的一切准备妥当,他们相互告别,因悲伤而流下很多眼泪。

会长神父及其同伴在 4 天内安全和健康地到达澳门,他自己后来对此有记述。他得到主教和其余人的善意接待:几天后就给他们一处修筑一所道院的地方,他和他的同伴,及那些要披该会法衣的人,可以居住在里面。他们是在 11 月 15 日抵达该地的。

那些要去吕宋的人则乘一艘大船离开广州,在整个中国有很多这类的船,有很好的顶盖和装饰,房间、走廊和绘画窗户都很多,这已向你作过介绍。他们在里面得到该船船长和旅



客的很好招待。旅客很多,带着货物去各个地方;他们赴漳州途中所见的一些事物,将在下一章中告诉你。

#### 第一四章 决定去吕宋的人赴漳州城,途中他们看见很多河流和城镇,还有其他特殊的東西

西班牙人离开广州河,沿海航行了 3 里格的距离,他们进入另一条大河,在河里旅行了 4 天。他们沿河岸看见的大量城镇,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城镇相互那样接近,以致看来是一座城;于是 4 天后他们在一个城市登陆,有那样多的人去看那些外国人,好像全国的人都在那里集中,人数之多,使他们在到达留宿的馆舍前走了 4 个多小时,而距离不过四分之一里格。但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被人群的推挤弄得昏旋。他们在这个城市停留一天,第二天,一大清早,给他们备好马匹,供陆路旅行两天之用;第三天他们登上一艘小船,在一条河水不深的河里走了两个钟头;然后他们乘一艘大船,进入另一条河,看来是一条海湾,在里面航行了 5 天,在这条所谓的河里发现很多舟船驶上驶下,使他们十分惊异。这些河流都布满城镇,如我们已谈到的另一条河一样。这有助于使人相信传说的该大帝国的强大和人口之多。

过了这条河,他们进入另一条,但不及前一条宽,不过水流更湍急,两岸大树环绕,茂密到他们几乎看不见阳光渗透,而尽管那里沿河岸土地贫瘠,仍然有很多带墙的城市,及无数的村镇,以致郊区差不多相互连接。于是当 they 从这条河登陆

的时候他们又陆行4天,惊异地看到当地十分肥沃,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他们略而不提,因为在奥古斯丁的记述中已向你们作过介绍。4天后他们抵达一个城市,离漳州10里格,寄宿在该城的郊区,大量的人前去看他们,尽管他们关上门不让人们拥入,仍不能阻止人们往里进,因为人们打破门,爬上墙和窗头去看他们。他们寄宿馆舍的主人,看到人群破坏他的房子,就要求西班牙人进到附近一块绿地,设置在一群果园中,他们为满足他的要求,也为满足仅仅前去看他们的群众,便这样做了。人们的喧闹声那样大,致使长官害怕发生什么别的事,命令一个官员去调查原因和了解情况。而当他得知真情后,他叫西班牙人到他的屋子去,因为他想看看他们。他们马上服从他的指令,当他们经过大街时,街上正在演戏,但一当那儿的人看见西班牙人,便都抛开演员,去追随他们。他们进入长官的屋舍,发现他威风地拥有奴仆和守卫的士兵;他极友好地款待他们,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处。翻译立刻出示总督给他们的命令,简单说,那是他给他们的允许去漳州的命令,禁止有人在旅途中骚扰他们,而要尽可能给他们各种帮助,供给旅途所需的东西。长官读了这道命令,他说由此他知道了他想要了解的东西,总督已命令所有的长官,包括他在内,尽力给予帮助,他这样做了,对他们表示支持和友谊。

下一天他们从陆路离开这座城,长官给他们充分的旅途供应。同一天他们到一个很清新的村镇,距他们离开之地5里格,他们决定在那里过夜,因为害怕通过前面仅1里格远的一座城市,怀疑他们要像头天在另一座城市那样受到人们的极大骚扰。这尽管是一个小镇,仍然有很多来自附近村落的人在

此群集,因此使他们第二天更早离开,而且他们通夜未眠,因为群众的闹声很大。

他们离开该镇后不久,到达上述的城市,它因地势和建筑雄伟,是该省最美的城市。一条大河从城中央穿过,河上有很多美丽的大桥。他们在这里也受到前来观看他们的群众的推阻,以致在拥塞中他们走了好一阵才得以入城,而在他们进城后他们被包围起来,弄得他们不能去找吃的,反被迫上到一条船,顺河下流,躲到一丛树林中。尽管他们采用了这个法子,仍那样多的人跳进同一艘船,他们准备翻沉了,最后那些上船的人为避免危险,又跳回岸上,只留下他们和划船的舟子船员,后来去给他们找来吃的,他们通宵都留在船上。

这样第二天早晨,在群众能够赶来骚扰他们之前,他们划向雄伟巨大的漳州城,礼拜天进入该城,这天是12月6日。

他们为自身的安宁和安全,仍留在船上,派他们的翻译带着他们的文件去见长官,让长官随意按其中的规定行事。长官接到文件时对翻译说,他要告诉西班牙人他很高兴他们安全、健康地到达,他乐意见到他们,并且按文件即命令中总督下达的指示给他们招待。但因想去看他们的人太多,为免给他们添麻烦,他就免去会见他们的好意,并且为他们的方便叫他们乘同一艘来船去海澄(Aytiur)<sup>①</sup>港,那里有船赴吕宋,他要命令这些船接受他们,尽快启航。为办这件事,他留下总督的指令,下达另一道命令给港口的官员,说明他要遣送他们去什么地方,其中他命令按他的话全部办妥。

西班牙人虽然很乐意游览漳州城及其壮丽景色,他们仍然不作任何回答就按长官的命令做,因为他们认为最好即时

实现它。于是他们在下一天早晨到达所说的港口，如他们在漳州那样仍留在船上，并派他们的译员把那道命令送给官员，他读了后马上派人去叫西班牙人登陆去见他。他们这样做了，尽管跟在其他地方一样遇到麻烦，因为人们都去看他们。官员友好地善言接待他们，在他们离开之前，他派人把一个要赴吕宋的船长找来，问他何时从该地动身，船长回答说在十天内；然后长官叫把他们带到他的船上，尽量给予招待，船长答应照办，因此长官向他们表示告别，把他们交给上述船长。船长对他们极尽所需的帮助和友情。他立刻带他们到船上，指给他们看了全船的货物后，他友好地请他们宵夜即夜宴。

他们在这个港口停留了 15 天多，在那里挨冻。因为他们要乘的船没有准备好，很多天也没有给他们任何命令离开，他们渴望返回到自己的民族当中，安逸休息。他们并且得知有另一艘船准备要开航，便一起去见官员（他接见了），大声（在中国都是这样的）对他说，他叫送他们去吕宋的船长，没有准备离开，也没有迹象表示他在很多天要离开，希望他给他们允许，下令给那里另一个准备要启航赴同一吕宋的船长，携他们同行，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冻得很难受。

官员听见这话时十分生气，他愤怒地派他身边的一个校尉马上去把那个奉命护送西班牙人的船长叫来。叫来后，很快出现奇观：他见到官员时是那样害怕，以致他不知道他是在天上还是地下。官员当即问他为什么不曾在所谓的十天内离开？船长回答说，天气不好，即使到当时他们也不能航行。官员再问他说，既然气候和时间不成，为什么有另一艘船要启航呢？船长对这个问话回答不上来，说了些琐碎的话，因此长官下令

当时鞭打他,因为他说谎。正当人们脱掉他的衣服要施刑时,西班牙人因为他看来是个诚实的人,同情和怜悯他,都跪在官员脚下,请求他免于处罚。官员当即好心地同意,命令放掉他,但对他说了些尖刻的话,据西班牙人所能从他们彼此的表情看,这些话使船长受鞭刑一样难受。然后他马上命令把那个准备动身的船长叫来,把给前一个船长的指令交给他,以重刑责成他把西班牙人送往吕宋岛,并要他从那里带回证据,表明他已妥善安全地护送他们,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位船长了解到另一位船长的遭遇,不愿自己遇到同样的窘困,便接受命令,并且认为他离开的时间还早,又答应他们比他们要求的提前,赶快离口,因为他不愿再被叫回去。

### 注释

- ① Aytiur 或为海澄,待考。(中译者注)

## 第一十五章 西班牙人离开中国赴吕宋, 在海上遇到风暴;水手用符签召唤妖魔,教士谴责他们。最后教士到达他们要去的港口,受到愉快的接待

1月2日,载着西班牙人的船,和另两艘护送他们的船,顺风离开海澄港;但因时值冬季,仅有一阵子好风,不过他们仍到达离大陆6里格(Amoy)的厦门岛,在那里停留一天。第二天他们出海继续航行,在海上遇到可怕的恶劣气候,不知道船只被驱向何处,屡次有沉没之危。这场风暴持续了4天,尽

管一阵比一阵强，风暴中三艘船彼此分散，以致各走各的，尽力自救，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这样做的，谁也顾不了谁。因上帝的意愿，西班牙人乘的船及另两艘中的一艘，进入一个安全港口，但经历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船出现大裂缝，很难让它浮在水上；特别那艘护送他们的是如此。后来他们得知另一艘船进入距该地 50 里格的港口，经历同样的危难，他们在港口停留了几天修理船只，等待好风，然后他们在 1 月 23 日离开那里，估计有稳定的好风，并且顺风航行了 5 天，终于看到吕宋岛，大家都份外高兴，西班牙人为此感谢上帝，靠上帝之恩他们逃过了以往的风暴。

但刚好在他们为进入马尼拉港而沿岛岸航行，离入口有 5 里格时，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北风，使大海成汪洋。他们发现自己处在比上一次更大的危险中，以致他们在大风中调整一半的桅杆，随时随刻都准备沉没。中国人因为迷信和懂巫术，开始祈求和召唤妖魔把他们救出险境（当他们遇到危难时这是他们一贯作法），他们也求妖魔指示他们怎样做可以出险。

但当西班牙人知道他们的作法时，就阻止他们继续作他们的符咒和祈求，开始咒骂魔鬼，因此魔鬼不愿响应中国人的祈祷。中国人是用不同方式召唤妖魔的（在本史书第一部已作介绍），然而他们听见一个妖魔说，不应因不回答他们的请求而给予责备，因为妖魔被他们携以同船航行的那些西班牙神父咀咒而不能这样做。

不久，当黑夜来临，因上帝的意愿风暴停止，几个钟头内变得十分平静。尽管只平静了一阵子，因为当他们开始扬帆向港口，就要差不多进入的时候，一股新的风暴又袭击他们，如

此之强烈,使他们害怕在岸边碰碎,便被迫返回大海。

这时刻他们缺水又缺粮,这对他们是一种新的折磨。他们陷入了绝境,船上有 96 人,余下的粮食却只够 2 天食用。

中国人又开始用符画祈求和呼唤妖魔,这法子使妖魔非回答他们不可,这次也如此,而且没有受到神父们的阻扰;不过,妖魔的回答中仍在说谎,因为妖魔说,3 天内他们要进入马尼拉城,而实际过了 4 天多。

最后,靠全能上帝的恩赐克服了他们海上的困难和缺水缺粮的需要,他们在 1580 年 2 月 2 日到达期望的港口;在那里他们受到官长和其他的人热情的欢迎,宽恕了他们未经许可所犯的过失,并对他们表示特殊的恩惠。但遗憾的是会长神父及其同伴留在澳门,他是受到大家爱戴的,而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有智力、学识,生活圣洁。几天后他给马尼拉其余教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他们不久就健康地到达澳门,主教和大首领,还有全城其他的人,都高兴和欢迎他们到来,完全消除了过去对他们相反的错误看法,而且抱有极大希望看到他愿望的实现,因为他每天都在一个跟中国人见面交往的地方,一旦他能说语言,他就要试图教导他们有关信仰的事。他还写道,他根据可靠的来源或消息得知(虽然这是秘密做的),距澳门 4 日程的交趾支那国或省,葡萄牙人跟它有合约并且有供给他们的来自印度群岛船只停泊的港口,已派人给澳门的主教,请他派教士去给人们施洗,有那样的决心和愿望成为基督徒,以致在一些港口已砍伐木材准备修盖教堂。这点你可以相信,因为主教亲口告诉他,在他来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他们已邀请我作这件事,同时(为把我自己投身进去)我愿意

有很多同伴跟我一起,那是我们要寻求的财宝。它是一个陆地,上帝已在那里准备了丰收。他们是有礼的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教化,因为魔鬼没有像在中国一样给基督的福音设置那么多的障碍,尽管它跟中国接境。信仰一朝进入那里,靠上帝之助,他们现在其中遇到的巨大而困难的障碍将轻易被粉碎。因为障碍并没有多到和大到我们应不安地去克服它们,又主要因他们是聪明晓事之人,如我们在他们当中的时候靠经验所发现;而且他们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以致尽管我们没有证明就进入该邦,为进入而冒生命之危,他们仍善待我们,供给我们所需的东西,还让我们布道,如果我们会语言的话。靠上帝的帮助,我们会很快学会语言,因为我们是在不断跟中国人交往、谈话的地方。我们极诚挚地把这件事交给我主指引,使他的圣名可以高扬,这些盲目的异教徒的灵魂可以清醒和归信,同时信仰,可以得救。

这是信函的要点,我觉得满有理由以它作为这第二卷的结束,开始第三卷。我相信这第三卷将为读者喜爱,其题目是:《新世界行纪》,其中包含许多奇异的事,你将在阅读后得知,并且采录自经历和见过这一切的圣方济各会教士,名叫马丁·依纳爵(Martin Ianacio)修士的报告内容。他在环游世界之后,和东方即东印度佩伯岛(Island of Pepper)主教马丁·西蒙(Martin Simion)一起来到罗马,我跟他有多次通信;他是巴比伦尼尼微(Ninivie)城迦勒府(Chalde)人,由巴比伦大主教封为主教的<sup>①</sup>。根据1584年11月24日协议的规定,他表示服从我们神圣教皇格雷戈里奥八世和罗马圣教。



**注释**

- ① 这段话是门多萨的叙述。(中译者注)

## 第三卷提要

### 一篇行纪，或简短报道

其中记从西班牙到中国，及几乎环行世界后经东印度返回，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奇异东西，其中包括百姓、典礼、仪式、风俗，和很多国家的富庶、肥沃和强盛，及有关它们的记述。

据本书作者的见识，也据他得到的圣方济各会教士和赤足修士于同年(1584)旅行报告作出。

## 第三卷 环行世界纪

### 第一章 新世界行纪<sup>①</sup>

圣鲁卡斯<sup>②</sup>·德·巴拉梅达(Saint Lucas de Barameda)和迦底斯(Cadiz)城,驶往西方即西印度群岛的舰队和船只都从那里启航,彼此相距仅5里格,并且在纬度37度。从那里到叫做加那利(Canarias)的岛屿是230里格,图标一直在西南,一般航行8天或10天。大海狂暴掀起巨浪,因此叫做耶瓜斯(Yeguas)湾<sup>③</sup>。

这些岛屿,在古代叫福岛,今天西班牙人称之为加那利,它来源于Canes,意即犬,因为在西班牙人发现它们的时候上面有大量的狗,很大,凶猛,勇敢。其中有7个岛屿,叫做大加那利亚(Gran Canaria)、帖纳列弗(Tenerife)帕尔马(Palma),叶罗(Yerro)<sup>④</sup>,兰开特(Lancarete)<sup>⑤</sup>,文图拉堡(Forte Ventura),都在纬度28度,不缺什么,其中有很多特殊事物,我将简略地叙述一些。

在帖纳列弗岛,它的内部地区,朝着西北,有一座叫做庇科德·帖列依拉(El Pico de Tereyra)<sup>⑥</sup>的山,据见过它的人估计,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在你距它六七里格时就明显地看得见;因此一艘从西班牙驶往那些岛的船首先发现那座山。除了在七月和八月外,没有人能攀登那座山,因为一年中的其他

月份,它上面有大量的雪,尽管所有那些岛从不下雪,而登临它的顶峰需3天功夫。山顶有一块圆而平的地方,在天气好的时候,大海平静安稳,你可以在那里看见所有7个岛屿,每个岛屿各自看来不过是个小点,但有的岛距它有50里格,比它的面积更大。在上述的两个月份,他们在山顶采集从该岛输往西班牙的硫磺,数量很大。这座山属于马克达公爵(Duke of Maqueda),是国王的特殊恩赐。

在上述的7岛中的一个,叫做Hierco<sup>⑦</sup>的,有一个永恒的奇迹,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之一,值得让所有人知道,使人们可以颂扬伟大的神意,向他表示感谢。这个岛是7岛中最大的,土地十分贫瘠,无收成,干燥到全岛找不着水,仅在海边几处地方有水,但距岛上的居住区十分遥远。不过(如上述)那里自然的缺陷可由天上的神意,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予以补偿,这就是,有一棵巨大的树(不为人所知,类似的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未曾见过),叶子窄长,常绿如汁液,树上一直看得见一小片云,不增也不减,由此使叶子不间断地持续渗水滴,十分清澈晶莹,落入一道水槽,城镇的居民赖以储存,以备所需,不仅供给他们自己,还供牲畜禽兽饮用足够他们一切需求;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永恒怪异的奇迹的来源和起因<sup>⑧</sup>。

离这些岛100里格远,朝着右侧,有另一件东西,不比我们已谈到的奇迹差,那就是,人们很多次看见一个岛称作圣波朗顿(S. Borandon)。许多在海上迷途的人有机会到达该岛,并且说它是个清新和美丽的岛,有大量的树和粮食,居住着信基督的百姓,但说不清是甚么民族或语言。西班牙人多次决心去找它,但从来没有能够发现它,因此关于它有各种说法。有

的肯定说它是个受魔的岛,仅在预定或指定的几天能看见;另一些人说要找到它没有别的阻挠或障碍,但它太小,不断被巨大的云所包围,而且来自它的河有强大的潮流,使人难以到达它。我的意见是(如果有任何东西值得)相信,根据加那利七岛人民共同的意见,那样多的人谈到这个岛,那就不能不是一个大的秘密。它为云雾所包围,使河的急流阻止人们发现它,也未能设法使它的居民出来(如果在外面海上的人不能到达它),不过总有一个时候一些人碰巧要出来,被附近的人所看到,向他们讲述那个奇迹的秘密。由此我认为,要么这个岛是幻想的或受魔的,要么其中有另一个大秘密。对它表示相信,或者不符真实,都非智力所能解答,仅从上述加那利群岛的奇迹推断就够了<sup>①</sup>。

诸岛的气候温度都十分好,有充足的供人们生活必需的粮食。岛上收获大量的小麦和其他谷物,还有酒,也用大量糖酿制,养育有大量极优良的牲口。特别是骆驼,数量很大。各种粮食也远比西班牙的便宜。

所有这些岛上都住着西班牙人,他们在那里生活很愉快,在今天,他们当中有些是上述瓜查(Guanchas)<sup>②</sup>的土著,很像西班牙人。这7岛中主要的岛是大加那利,上面有一位主教和大教堂,还有法庭和皇家政事厅,由此处理其他6岛的行政事务。

## 注释

① 这整个一章几乎都不同于原西班牙文,是由派克译自吕克·德·拉·波特的法译本。下面的文字系译自门多萨的原西班牙文:

“有褻的方济各会总监马丁·依纳爵(Martin Ignatius)行纪,他奉吾人之主菲利普之命,和圣约瑟省的其他同会兄弟前往中国,并由东印度群岛及别的国家返回,环行世界一周。其中记载了他在旅途中见闻的最奇异的事,以及百姓的典礼、仪式和风俗,他经历的许多王国的富庶、肥沃和强盛,还有据他从中采集到的描绘。

### 国王陛下命这些修士前往中国的原因,

#### 他们的启程和到达加那利群岛

吾人的君主,菲利普,得到几位赴他宫廷的圣奥古斯丁圣师教会修士报道的有关大中华帝国情况,并且看到他们从那里送交他的有关奥古斯丁和方济各神父们进入中国的两份报告(这两份报告对此有详尽记载),及他派驻菲律宾群岛长官和教会大主教的信札,其中他们请求他,如已在第一份报告中所说,遣使该大帝国的君王,及派遣修士和牧师去教化那些已发现诸岛和每天新发现的许多其他岛屿的土著,同时通过中国皇帝创造传播圣福音的机会,他们能够轻易地协助首先进入那些岛的奥古斯丁神父。国王陛下曾派出40名上述奥古斯丁会修士和许多圣方济各会的其他修士,还有(他们迫切向他请求的)使节。但为80年代不缺牧师,他决定派遣圣约瑟省的40名赤足修士,其代表是米古额·德·塔拉维列(Miguel de Talaverca),指令去新西班牙,从那里赴菲律宾群岛,再到中华大帝国,如有机会传播福音的话。根据国王陛下的命令,将召集50名这些修士,但因西班牙加答儿瘟疫流行,只召集到不满34名,接着这些修士奉皇家印度事务部和罗马教皇使节西格(Sege)阁下的命令,被遣出发。而抵达塞维尔时没有所需的赴印度群岛的许可,因此国王陛下的负责遣发船只的商务官员因缺文件,不让他们登船。他们在马德里曾被告知文件将送往不误。因这个疏漏,他们发现自己处在极不愉快的境地:船只正启航,张帆出发,且离开圣鲁卡尔关卡,而他们却因缺许可证未能上船。他们也不能返回他们的道院,因为他们原处卡斯蒂尔(Castile)拒绝接受疫病灾害的塞维尔的任何人进入。船只出了港口,突然风暴,损失了船队中最大的一艘,另一艘主桅破裂。船队司令见短时无望修复,便把那条大桅破坏的船留下来修整,指令它随后立即赶上。这期间,国王陛

下许可修士旅行的证明到达塞维尔,命令官员无论如何要尽快遣送他们出发。这道命令在晚上10时送达,修士马上得到通知叫登上前面提到的换过新桅,准备启程的船。紧接着约定了日期,在礼拜天,清晨3时,28名修士,都是宣教士,登上了船。上帝赐给他们好天气,他们在加那利群岛赶上几天前离开圣鲁卡尔的船队。这航向始终是西南;而且,尽管从圣鲁卡尔到群岛有230里格远,他们仍在7天内到达。这些岛近纬度28度,共有7个,都有充分供应生活所需的物产:大量谷物和酒,各种豆类,充足的糖、羊、禽,及骆驼,都比在西班牙便宜。岛上都住着西班牙人,他们生活舒适。其中一个岛上有一位主教,受薪牧师,一所大教堂和修士道院。总之,这些岛屿和西班牙没有什么区别。(原注)

② 圣鲁卡斯应为鲁卡尔(Lucar),它和迦底斯均为西班牙著名港口,驶往新世界的船多从那里出发。(中译者注)

③ Yeguas,西班牙语,意为雌马。(中译者注)

④ Yerro为Ferro之误,即下面提到的Hierro(西班牙语“铁”)。(中译者注)

⑤ Lancarete又作Lazarote。(中译者注)

⑥ 即帖列依拉峰。(中译者注)

⑦ Hierco为Hierro之误,Ferro的西班牙语式。(原注)

⑧ 下面译文采自“波郎格(C. Boulanger)译自德语《加那利群岛地志》,巴黎,1836,8vo.,fo.122”,著者莱昂波德·冯·布昔(Leopold von Buch)有关这棵树的记载:

“过去在费罗(Ferro)岛有一株大树(Laurus Faetons),其多汁液的枝叶把浓密的叶子伸展老远。每天,太阳升起后两三个钟头,这株树的叶子开始汇聚水份,像雨滴一样从一片叶落到另一片叶,收集在树脚下一条清溪里。岛上的居民完全缺春雨,常在中午去取水,用壶盛满,在傍晚返回家。这株被视为神圣的树成为世上一个奇迹。居民指派一名看守人负责用水槽收集水,并分配前去取水的人。这株奇异的树一直存在到1689年,位于东部,小城瓦维德(Valverde)上面。曾见过它的加林多(Golindo)神父有详细记述。那时候它还活着,但树叶脱落,失去它的有利特点。居民出自需要另寻其他途径取

水使用,于是这株树被人遗忘。同时,去美洲新大陆旅行的人,从不忘记(不管那些地区有多少东西引起他们的好奇)谈论费罗岛上的树。因此它在欧洲享有盛名。”(原注)

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谢方校释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亦记有此铁岛上之奇迹。(中译者注)

⑨ 有关这个幻想岛的有趣记述,见伊尔文(Washington Irving)的《哥伦布的一生和航行》附录, No. 23。(原注)

⑩ Guanchas,前面未见提及。(中译者注)

## 第二章 他们离加那利群岛赴桑托·多明哥岛,又称作小西班牙;并述及途中的一些见闻

船队在上述加那利群岛获得给养后,他们从那里动身,按同一方向航行,直至他们到达一个叫德塞亚达(Desseada)的岛屿,距赤道15度,离加那利830里格。航行中未见其他陆地,他们一般要走28天和30天。

这个德塞亚达岛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海湾宽大,而在那么多天航行后,当他们看见它时,他们极希望到达它,因此德塞亚达犹言“希望的”。这个岛屿附近和四周有许多其他的岛,其中一个叫做拉·多米尼加(La Dominca),上面居住和栖息着一些被那条航线上的人叫做加勒比(Caribes)的印地安人,这是一种吃人肉的民族;他们善使弓箭,十分残忍,他们用一种致命的泥土涂他们的箭,充满毒性,以致它造成的创伤不能用任何人类的药物治愈。这个岛是在15度。它很小,没有住多少人,但仍然使很多乘船到那里的西班牙男女丧命,



后者不知道那里有危险，上岸去取清水，或者洗他们的衣物，没有料到突然间被印地安人包围，印地安人把他们杀死，然后吃掉他们。他们说那是很鲜嫩味美的肉，但不是修士的肉，因为他们绝不吃修士的肉，因为他们遇到下述事情后就不愿吃。

有一艘驶往大陆的船，抵达该岛，船上有两名圣方济各会的宗教修士；如前所说人们没有顾虑，而是希望登陆，就上了岸，完全不害怕或怀疑他们会遭到什么伤害；并且在一条河边游乐休息。因为那里清新，从加那利群岛到该地的漫长而辛苦的航行中得到休整。这时加勒比人看见他们没有任何疑惧，就突然从山上下来，把他们都杀死，没有留下一个活人。他们举行了许多天的庆祝和宴会，要把他们杀的那些人吃掉，按他们喜爱有的煮着吃，有的烧着吃。于是有一天他们当中要吃一个洁白的神父，但吃了他的人不久都出奇地肿胀，非常奇怪地大喘发狂而死。所以自那之后，他们作为警告再不吃那种肉。

这些恶行他们干了无数次，而在今天，有很多西班牙人男女留在他们那里，因为年轻，被他们饶了性命，供他们驱使或行恶，他们说其中一些已逃走。这些人像印地安人一样赤裸，讲他们语言，差不多同化于他们。这大阻碍必需除掉，若国王陛下乐意命一员要赴大陆即新西班牙的将官在那里略驻几天，把那支邪恶歹毒的民族从该岛根除，那将是一大功德，很值得去做；并把有一大群在那里当俘虏的那些可怜基督徒解脱出来。而据说其中一些人确实是善良的。没有人能在这个岛登陆而不被他们布置了望的探子发现。如果他们看见那些登陆的人数很多，他们不能伤害对方，他们便留在山的高处，或者藏身于密林深处。直到船只离开的时候，船只取得淡水或

薪材后很快离开。他们是大强盗,当他们见有机可乘,就发起攻击,并且造成极大的伤害,其方式在前面已向你介绍。

靠近这个多米尼加岛,在西北方,是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圣约翰(S. John)岛,它是在 18 度,56 里格长,25 里格宽。岛上有大量的牛,许多糖和姜,还生产大量的小麦。它是一个富有黄金的国土,因缺乏人力而没有开采出来;它在南方有优良的港湾,但在北方仅有一个,它安全良好,因此西班牙人以该港湾的名字波多黎各命名全岛。岛上有四座西班牙人的城镇,一位主教和一座大教堂,今天任主教的是圣奥斯丁尊敬神父,撒拉曼卡的唐·迪额郭(Don fryer Diego)修士。

根据可敬神父德·拉斯·加萨斯(de Las Casas),恰帕(Chiapa)大主教的报道,西班牙人最初到达该岛是在 1509 年。这个岛上满是树林果子,以致他们给他取名为果园(Huertas)<sup>①</sup>;上面有 60 万印地安人,至今日不存一人。

从这个岛到桑托·多明哥岛是 80 里格。我说,从一个港到另一个港,及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仅 12 里格。他们一般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要用 3 天;但返回则要走一个多月,因为是逆风。

## 注释

<sup>①</sup> Huertas, 果园。(原注)

### 第三章 记小西班牙,又名桑托·多明哥岛, 及其特色

小西班牙岛,又称桑托·多明哥,因为是在那一天发现了它;它在18度,而且是永垂不朽的船长克利斯多弗·哥伦布在印度群岛方向所作的第一个发现。1492年时它有人居住。这个岛四周有600多里格,它分成五国,其中一个现今叫做维加(Vega),在发现它时叫做纽该亚(Neagua);它四围有80里格,整个从北到南伸延;如恰帕的神父在他的书里所证实,三万条河和溪流从那个海口进入该国,其中12条有厄布罗(Ebro)、杜罗(Duero)和西班牙瓜达吉维尔(Guodo Iquiuer)一般大。上述主教还谈到另一个奇迹,那就是,那些从山上渗流出来,流向西方的河,大都有很富饶的金子,有的十分纯,如从色邦(Cibao)矿开采出来的,在该国,以及在西班牙都很著名,因为它金色十足。从这个矿采出一块纯金,大如一张两辨士的麦饼,重3600卡斯蒂略(Castilliauas)<sup>①</sup>,如上述可敬主教说,在把它运往西班牙时沉没于海。这个岛上牲口的数量超过波多黎各岛;并制造大量的糖,收获大量的姜和肉桂,也有如在西班牙的多种水果及该国的其他不同品种,而且丰盛。还有大量的猪,猪肉如西班牙羊肉之鲜美,价钱很贱:一头小牛售8个里亚尔钱,该国的其他东西依此推算,但西班牙商品却很贵。如果有人去开采的话,它是个盛产金子的国家,并且有很多珍珠。在这个岛上,除了帕伦苏拉(Palensuela)主教辖区外,他们不种小麦,尽管在很多别的地方,如果他们愿种的话,

土地可以生产。但惯常供给所需物品的大自然，为填补小麦的缺匮，给他们一种草根作代替，此根在该岛生长丰盛，给他们当面包用，当西班牙人到达那里时，当地的土著就是这样使用它的。它是白色，叫做卡萨弗(Casave)，在把它磨细做成粉后，他用以制成面包食用，尽管它不及用小麦面制成的面包那样好，他们仍可以用它维持生活。

这个地方很热，因此他们的粮食不多。该岛的首镇叫做桑托·多明哥，(其原因有如上述)，其中有一位大主教和一个皇室接见厅，即法庭。此城建于海边，有一条大河流过，给他们提供港湾，而且十分安全。城内有3座宗教修士的道院和二座修女院。

在这个岛上(如尊敬的恰帕主教所说)，当西班牙人初到那里时，有300万印地安土著，至今日则剩下不到200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西班牙人之子，多半是印地安妇女所生的黑人。他们的糖工场和其他地方都住着黑人，在该岛上可能有大约12 000。对于岛上的居民说，它是个有益健康的地方，海里满是鲸，数量很多，乘船去的人看得见它，并经常害怕它。但首要的是，有无数的叫做鲨鱼(tiburones)的大鱼，成群结队；它特别喜吃人肉，要追随一艘船达500里格远。人们时时捕获到这种鱼，在它们的肚内发现船只在多日航行中抛出的脏物，整个羊头带角及一切。如果它碰巧遇到一个人在水边，那就把他整个吃掉；如果不成，就干脆咬断，不管是腿是手，或者半个身子，这是人们多次看到的，而且它做得极快，因为它头内有好多排牙齿，锋利若剃刀。

## 注释

① 卡斯蒂略是仍在西班牙及其属地所使用的金量，相当于 71 个英国格令 (grain)。(原注)

### 第四章 在桑托·多明哥岛和墨西哥帝国之间的航路和岛屿

在你离开桑托·多明哥岛之后的第一个岛，是通称纳伐拉 (Navala) 的岛<sup>①</sup>，距桑托·多明哥城 112 里格，在 17 度，但只是个小岛；靠近它有另一个岛，叫做牙买加 (Jamayca)，在经度的 50 里格，纬度的 17 里格。那一带常有飓风 (Huracan)，喷射水珠，有许多股狂暴的风。这个弗拉贡 (Vracan) 一词，在那些岛屿的印地安语中，犹言四股大风集合，一股驱迫另一股。通常它在八、九、十月袭击这个海岸，因此要赴印度群岛的船队在这三月前或后驶过该岛，由经验得知他们在那期间丧失了很多船只。从这个岛他们航向古巴 (Cuba) 岛，在 20 度，其中有哈瓦那 (Havanha) 港，称作圣安东角 (Cape of San Anton)；位于经度的 225 里格，纬度 36。它居住着西班牙人，他们使其余的人都归信基督教，上面有一位主教，有宗教修士的道院。

驶往新西班牙的船只都看得见它们，返回的船只也一样。来自秘鲁的船要进入上述的哈瓦那港。它是一个安全的良港，有各种必需的供给舰队和船只的食物，有的是本岛所产，有的则来自他处；但特别是盛产良木，既用以修船也作别的使用，他们一般都用作驶往西班牙船只的压舱物。国王陛下在这个

岛上派有一个总督和一员将官,有足够的士兵保卫它,在同一港内有一座全岛上最好的堡垒。

这个古巴岛是在 1511 年发现的,在岛上(如前述它是大的)有大量的土著民族,但现今剩下很少了;有一条河,其中有很多金子,根据土著民族父传子的说法,金子是由土著民族投进去的,其情况如下述。

有一个叫豪图依(Hatuey)的酋长,因为他对西班牙人感到害怕,带着他部族的很多人,从小西班牙岛到达这个岛,同时携来他们的所有财宝,其中有大量黄金。据桑托·多明哥(他曾是那里的王)的其他印地安人说,他得知西班牙人将到该岛,所以召集他的所有部民,和该岛的很多人,说据可靠消息称,基督徒要到这个岛来,你们由经验很明白他们对海地(Aytim)国(即小西班牙)的人干了些什么,他们将在这里对我们干同样的事,但你们知道他们为甚么要这样干吗?大家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本性残忍。酋长回答说:“不”,他们不是因此才那样干;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崇拜的神,因为他们要向我们取得他,他们就要杀我们;他说这番话时取出一个他秘密携去的盛着金子和珠宝的篮子,指给他们看,说:这就是我提到的他们的神,让我们向他们表演埃莱托(areytos),就是游戏和舞蹈,可能我们将讨得他们欢喜,那他们将命令他们的人不伤害我们。为实现和准备这件事,人人都取出家里的东西,堆成一座大的麦子山,围着它跳舞直到疲乏;这时酋长说,我们跳时,我自己在思索,不管怎样那些要来杀我们的人,要么我们保护我们的财宝;要么给他们,他们都要贪心地向我们索取更多的东西,我们将死去;因此让我们把它扔进这条河

里。他们一致同意并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了。

从这个圣安东角或岬，他们驶向圣儒安·德·鲁亚(San Juan de Lua)港，它在墨西哥大陆，距上述的岬 230 里格。在整个该海湾内有大量的鱼，特别是一种叫梅罗(mero)的鱼，很容易捕捉，一天中他们不仅可装满船只，还装满整支船队。有好多次碰巧他们运到船上的鱼太多，因缺乏腌鱼的盐，又把鱼扔回海里。他们在视线内经过一个岛叫做坎培彻(Campeche)，那是个美丽和清新的地方，接近墨西哥国。它上面有大量的粮食，特别产蜂蜜和蜡，四围有 300 里格；该岛上的人归信我主耶稣基督的律法。它上面有一个主教和一座大教堂，一位代表国王陛下的总督，及修士的道院。他们离开这个岛后几天内到达圣儒安·德·鲁亚(Saint John de Lua)港<sup>②</sup>，因为有很多浅滩，在那里需要格外小心才能进入；国王陛下在那里筑有一座完好和坚固的堡垒。离这个港口 5 里格是维拉·克鲁兹(Vera Cruz)城，所有贸易交通全在那里，也是国王官员们的驻地；因为处于 19 度，它是个热的地方，但各种食物充裕。这里一向不合卫生，不过现在人们说情况不那么严重；他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或者是时空的变化，或者是居住的人良好治理和谨慎。这个城离墨西哥城 70 里格，墨西哥城是全国的都城，管治其余的地方。途中都有人居住，满是城镇，有印地安人、西班牙人，而且粮食那样丰富，看来是天赐之邦。它的气候适度惊人，以致全年几乎都不冷不热，夜晚不超过白天，白天也不超过夜晚，相差仅有限，因为它差不多是在赤道线下。这个国家的辽阔，及一些特殊的事，你将在下一章读到。

## 注释

① Navala,应作 Navaza。(原注)

② 即前面的 Sait Juan de Lua;Saint John 即 San Juan 的英语拼写,本书中常混用。(中译者注)

## 第五章 墨西哥国的辽阔,及其中一些特殊的和著名的东西

这个墨西哥国是在大陆,一面临北海,另一面临南海。要说明它的长宽是不可能的,因为迄至今日它还没有全部被发现。每天他们都在找到和发现新的土地,如在1583年,你可以看到安东尼奥·德·埃斯帕约(Antonio de Espejo)及其同伴的深入探险中发现的一片土地,其中他们找到十五个省,都布满城镇,全有四五层高的房屋,他们命名为新墨西哥,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和老墨西哥相似。它地处北部,而他们相信,在那个方向,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可以到达叫做拉布拉多(Labrador)的地方(后面还将更详细谈到)。

这个国家在东方和秘鲁国相邻,因而为北海所围,并且抵达所说国家的一个港口隆布列·德·季约斯(Nombre de Dios),从那里抵达阿卡普尔科(Acapulco),墨西哥国的一个港口;而在南海,它抵达巴拿马,所说秘鲁的一个港口;在同一个海,它伸延至麦哲伦海峡,距普拉塔(Plata)河和巴西不远。

总之,这个国家是那样大,以致迄至今日他们不能找到它的尽头,但每天都在发现新的土地,那里他们遇到的所有印地安人很容易被教导归信天主教,因为他们是很温顺和机敏的



人,而且有良好的智力。他们当中有各种语言,风土很不相同,但一般都懂墨西哥语,那是最普通的。有许多省居住着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每省都和一个相当大的国家一般大;仍然最大和最重要的是墨西哥省,那里有很多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人数超过所有其他省份。它们的名字是:洪都拉斯(Honduras)、危地马拉(Guotimala),坎培彻·查帕(Chiopo)、古埃雅卡(Guajaca)、麦其瓦干(Mechuocan)、新加里西亚(Nueva Galicia)、新维斯卡雅(Nueva Viscaya)、瓜地亚纳(Guadiana),及别的一些,因为我不愿罗嗦就略而不提了。在所有这些省份,他们要么有皇家听审厅和长官,要么有其他的法官,都是西班牙人。

当地的土著,自他们归信以来没有看到有任何异端,也没有任何反天主教的東西。这些省份都把墨西哥省当作主要的来承认和服从;那里国王陛下有他的总督府,一座异端裁判所,一位主教,及皇家法院、听审厅。

墨西哥城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和意大利威尼斯形式一样,位于水上;在整个这个国家你几乎不知道何时是冬天,或何时是夏天,因为全年中白昼和黑夜相差极小,这是由于当地气温的缘故。田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树木也几乎一年四季都结果实。因为当欧洲过冬天时,那里则天降露珠使万物萌芽开花;而在夏天,那里常下雨,特别在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这些月份中不每天下雨倒是怪事。使人惊奇的是,几乎每天都只在正午后下雨,从不超过午夜,因此绝不干扰出门旅行的人,他们可以在午夜动身,旅行到第二天正午。雨下得过度,极凶猛强烈,以致下雨期间必须逃开阵雨,因为

阵雨常伤人，每次阵雨都使一个人丧命。

在这个国家几乎全年都种植和收获玉米及小麦(那里他们有大量收获)，这是所有印地安人、黑人和马匹的普通粮食，他们既在目前，又在全世界任何国家至今所知的大量最雄壮和最好的马。马种是从西班牙输往那里，那是他们最初发现那个国土的时候，为此挑选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品种，而因马匹整年都吃青草和玉米，即印地安人的小麦，所以获得的评价超过所有其他的马。总之，这个国家是我们所听说的最盛产粮食的国家之一，而且拥有财富，因为其中有无数银矿，可从中大量采取，这可从每年船只运往塞维尔的看到。它是在热带之下，不过它的气候如我已经谈到，和古代哲学家的意见相反，他们说它无人居住，但现在原谅他们，不谈他们受蒙蔽的原因。这就是，在上述四个月，阳光最强时，天不断下雨，所以国土气候温和；此外，上帝让凉风光顾它，从南海和北海两方吹来，寻常倒少见风止歇，因此全国有那种气温：尽管阳光强烈，造成炎热，但在树荫下乘凉，马上就感到凉爽和舒适的风，原因在于上述的天气情况。

这个国家的居民全年不用添减他们的衣服，也不添减他们的被盖。空气和气温是那样宜人，你可以不用盖任何东西在田野睡觉，像在屋内一样，哪怕没有披挂和遮蔽。

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除钦钦麦科人 Chinchimecos，这是一种像非洲的阿拉伯人那样生活的印地安人，没有房屋城镇)都和平安静地受洗和受教，并且供给许多各种宗教会士的道院，如圣多明尼克会、圣方济各会、圣奥斯丁会，及耶稣会，此外大量安置在该国各地的教士，所以这个和那个会都不断忙

于教化土著及在该国的其他西班牙人,尽管跟印地安人相比西班牙人数目很少,他们仍然超过五万人。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即上述的墨西哥城,有一所大学,其中有很多学院,备有各种专业,如在萨拉曼卡,由有学识的人任教,他们的工作得到很大的报酬和荣誉。里面有很多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大医院,病人可得到关怀和舒适的救治,因为每人都有很多的酬金和收入。我不谈在该城的教堂和男女修士的道院,也不谈别的特殊事,要谈的话需要写一大本史书,我的意思是用评述的方式记述所说的神父马丁·依纳爵会长修士亲口给我讲的东西,及我看到的他在几乎旅行全世界返回后所写的和所知的,还有我自己在它的某些地区所经历的。因此我的这个记述不妨更恰当地称作概述或纪行而不称作历史。这个国家养育的牲畜比已知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都多,原因既是气候和天气良好,也是土地肥沃。牛羊常常一年两育,山羊一般一年三育;因为在该国有很多土地,有很多人从事那类行业(如放牧),畜产丰富,而售价便宜。常有养牲口的人仅仅为了皮毛而屠宰一万头牲口,把皮送往西班牙,把肉留在田里喂飞禽,不把它再当一回事。

那里盛产多种水果,其中大部和我们欧洲产的不相同。但在该国所有应考虑의著名东西中(那有很多),有一种叫做曼瓜依(magüey)<sup>①</sup>的植物,遍产于各省和城镇,他们用来制造很多东西供其居民使用,没有见过它的人是难以置信的(尽管在各地都有很多见过它的证人)。他们用这种植物制造酒,那是印地安人,还有黑人普通的饮料;也制造特佳的醋、蜜,一种绳索或线,他们用来织斗篷供土著披戴,缝制同类的服装。叶子

的一些刺作为针使用,缝他们的衣服、鞋及拖鞋。那种植物的叶子,除首先作药用外,他们用以代替瓦盖屋,并且浸泡在水里,他们制成一种类似麻的物质,有多种用途,也用来铺路。这种植物的干大而坚,用作建屋的樨和梁。房屋一般是草盖,也用宽树叶,如上述植物的叶子<sup>②</sup>。所有这些,尽管看来够多的了,跟这种植物的巨大用处相比仍不算什么。当我们下面记述菲律宾群岛时还将向你介绍,那里盛产这种植物,我将把它提供给读者作判断。

### 注释

① magüey,即龙舌兰。(中译者注)

② 这明显是一种棕榈,可能是 Mocaya, macauba, 或 macaw 树。(原注)

## 第六章 本章续谈墨西哥国的事

这个国家的印地安人很机敏,见什么就模仿什么,因此他们是伴随各种乐器的好歌手和演员。他们很喜爱有关教堂仪式的事,献身于礼拜,在这方面他们大大超过西班牙人。每个城市都有指定的歌手,每天都去教堂向圣母作礼拜,他们对圣母十分崇敬和虔诚。用花朵和其他珍品装饰教堂,他们表现得奇巧。在某些地方他们是相当好的画家。他们用一种他们的话叫做辛索涅(Cinsones)<sup>①</sup>的小鸟羽毛制作图像,这种鸟没有脚,只靠天降的露珠喂养,很值得一观,在西班牙经常引起惊叹。但特别赞叹那些名画家,因他们多么精巧地作画,把各种羽毛颜色调配适当。他们是很仁爱的民族,而尤其对教

士仁慈,因此一个教士可以从一海到另一海旅行(超过 500 里格远)而不用花一个里亚尔钱币在粮食或其他东西上,因为土著极好心和善意地供给他。在他们的公共场所,供外国人留宿的旅舍,他们派有专人供应旅行教士所有必需物品,也供给百姓金钱。他们不仅满意地接待人,也亲自去邀请人赴他们的城镇,在城门就殷勤地招待。他们全体排成大小行列,有时长达半里格多,出城等候,有喇叭、笛子和号角伴奏。其中的首脑手捧花结花束出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要接待的教士;而有时候他们送的花超过人们希望他们送的。总之,他们尊敬所有教士,但特别崇敬那些首先在该国教化他们和给他们施洗的修道院成员;而且尊敬到这种程度:如果教士要因某个错误处罚或鞭打他们任何一人,那很容易做到,就像一个学校的教师打他教的学生一样。

这种高度的尊敬和顺从,是由可敬的德尔·瓦勒(Del Valle)侯爵爱尔兰多·科特斯(Hernando Cortés)船长,根植在他们当中,他以皇帝查理斯五世(Charles The Fift)之名征服了那个大国,传说有关他的种种美德(迄至今日仍留在该国土著民族的记忆中,而如我相信,他的灵魂因此荣升很多度),其中有一个超过其他的,这就是,他十分尊崇和礼敬教士,而特别是修士,并且他希望印地安人也这样做:当他跟任何修士谈话时,始终表现得很谦顺和尊敬,像仆人对待主子,如果他任何时候在街上步行遇到修士,那么离修士老远他会脱帽,而当他走近时他会吻他们的手;如他是骑马,他也早有类似的准备,会下马这样做。以他的榜样,该国的土著民族保有同样的习惯,在全国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且是那样虔诚,以致无论在

哪个城镇，凡有教士或修士入城，头一个看见他们要入城的人，跑到教堂去打钟，这是他们都知道的有修士到来的信号，于是妇女都抱着孩子到修士要经过的街道去，把孩子让修士祝福，哪怕修士是骑着马，路过该城。

这个国家全部盛产粮食和水果，所以金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们有很多），那里 1 个里亚尔钱币不比西班牙 1 夸蒂罗（quartillo）更值钱。你在那里可用 12 个里亚尔钱买一头上的小母牛，如果你愿意的话以同样价可买到 50 000 头，一头牛犊值 6 或 8 个里亚尔钱，一整只羊 4 个里亚尔，两只母鸡如你在西班牙购买一样值 1 个里亚尔，至于几尼（Guiny）<sup>②</sup> 鸡，又叫做火鸡，西班牙语叫做帕渥（Pavos），（如果你愿意）这里有上万只火鸡，每只不过一个半里亚尔。而按这个比例你可以买到其他各种食物，尽管质量不那么好；酒和油很贵，因为是从西班牙运来，并非当地不生产，（如经验所揭示）那里是丰产的，而是他们因各种原因不愿同意生产。在全国有很多种草药，印地安人对它们作了很多试验，一直用以治病，以致几乎每种病他们都有药治，并且有效用，所以他们活得很健康，除了因瘦弱或元气耗尽外很少死亡。他们不用放血法，少用合成泻药，因为他们自己有其他采自地里的草药，用以清肠，施用于病人。他们很少劳作，很少用肉食，除在地上的草席上外很少睡眠，而大多是在空旷的地里，如我们已经说过那里对他们自己和对西班牙人都没有伤害。

不过现在要说几句话，这纵使有长篇大论但却仍不能把这个大国该说的事说清楚。我要断定它和全世界现今已知的最大和最富的国家，中国除外，相匹敌。本史书已谈到有关中

国的很多事,并将在我们记述它时更多地谈到。按我在第五章中的许诺,下面我要记述新墨西哥,因它是新鲜的东西,我相信它将很有趣。

### 注释

① Cinsones,可能是蜂鸟。(原注)

② “Guiny”一词是译者加入;西班牙文字是:“在西班牙叫做 Pavos 的印地安鸡”,意指火鸡。(原注)

## 第七章 新墨西哥及其发现,和他们 所知道的情况

在前面提到的一章中我说在 1583 年发现了 15 个省,发现者称之为新墨西哥,在新西班牙大陆上,同时我答应报告一下它的发现,我将尽可能简略这样做,因为如我扯开来谈他们见闻的一切,那将把它写成一本新史书。有关的梗概如下<sup>①</sup>。在公元 1581 年,圣方济各会的一名宗教成员,叫做奥斯丁·鲁依斯(Austen Ruyz)修士,住在圣巴托罗姆(Saint Bartholomew)山谷,得到一些叫做孔确(Conchos)的印地安人的报告说,他们跟他们的一些邻人叫做帕撒瓜特(Pasaguates)的交谈,据称在北部地区(一直从陆路旅行)有些很大的岛,从未被西班牙人发现和知道,因此他为拯救那些灵魂的巨大慈悲热情所动,就向所说的新西班牙总督,科鲁尼亚(Corunia)伯爵,也向他自己的上司提出申请到那里去,争取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认为有必需向他们宣讲圣福音和施洗。

在取得上述人士的批准后,他携带两名同会的同伴,及八名自愿护送他们的士兵,动身去实现他的信仰基督的热望和目的。旅行几天后他们到达一个叫做蒂瓜斯(Tiguas)的省,(离他们开始旅行的)圣巴托罗姆矿北面 250 里格,在那里因某桩事故当地的土著杀死了一名同伴修士。那些随行的士兵,眼见这一事件,同样害怕发生别的更大的危险,他们一致决定返回他们原来的矿上,担心同行的人太少,不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这类事件,因为那里远离西班牙人的居住地,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剩下来的两名修士不仅拒绝了他们的决定,还觉得满有理由去实现他们良好愿望,认为这是已经成熟和准备奉献给上帝桌上的大丰收。但他们不能说服士兵继续前进去作发现,他们便单独留在上述的省,还有他们的印地安童子,及一名他们携以同行的梅斯蒂佐(Mestizo)。他们认为虽是单留下来,但仍是安全的,因为土著民族对他们很殷勤和友好。

于是当八名兵士回到所要去地方,他们立即把有关的消息送住墨西哥城的总督,距圣巴尔波拉(Saint Barbora)矿 160 里格。但圣方济各的修士们很同意他们的兄弟们留在那里,不过担心他们单独在那里会被杀害。他们就开始打动其他士兵的思想感情,这些士兵是陪同一个叫做修士贝纳丁诺·伯特朗(Frier Bernardino Beltran)的宗教修士的,要他们返回上述省份去,把那两名修士救出险地,从哪里继续进行他们已开始的工作。

这时候在上述矿场,刚好有一个墨西哥城的居民,叫做安东尼奥·德·埃斯帕约,一个很富有的人,很有勇气和勤勉,并且热心为国王菲利普陛下服务;他原来生于科多瓦(Cordo-



va);当他得知上述修士的大志愿和它的重大意义时,自愿去作这次旅行,而且为此花费他的部分资财,还可以他生命作冒险。于是在得到代表国王本人的某个人士同意他进行这项工作的许可,并且得到上述修士的支持后,给他委派了一名队长约翰·德·昂蒂维罗斯(John de Ontiveros),他是国王陛下的大警官,在新比斯开(New Biscay)辖区内距上述圣巴尔波拉矿 70 里格的叫做四塞涅加(Foure Cienegus)的城镇,随他前去,尽其可能召集人和士兵,陪同他和协助进行基督信仰的工作。

这位安东尼奥·德·埃斯帕约对这件事极热心,几天内他已经集合了士兵,为旅行准备好必需的行装,为此花费了他的大部资产,并且在 1582 年 10 月 10 日离开圣巴托罗姆谷,随身(为应付任何要发生的事)携带了 115 匹马和骡,大量的枪支弹药、粮食,及一些这次旅行所需的仆役。他朝着北方走,旅行两天后他们到达他称之为孔确的印地安人群居地;印地安人住在丛林(raches)<sup>②</sup>和用草盖的房屋中,当得知他们到来时,因以前长期的关系,表现欢悦地出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及该大省其他的人的食物有很丰富的兔肉、野兔和鹿肉,他们大量的玉米,印地安人的小麦、菠萝和甜瓜,既好又丰富。他们有很多河流,盛产各种上等鱼。他们几乎全身赤裸,使用的武器是弓箭,如墨西哥人一样是在酋长的管辖和统治下。在他们当中没有发现偶像,也不能知道他们崇拜何物;因为他们轻易地让西班牙人立起十字架,并在西班牙人告诉他们其意义后感到满意。这是由西班牙人带的翻译告之的。通过翻译他们知道了其他的聚居地。上述孔确人给他们带路到那里去,送他

们走了 24 里格多的路程，一路上都有他们自己的族人居住。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和平的接待，因为酋长们已把消息从一镇传到另一镇。于是走过上述 24 里格，他们到达另一支叫帕撒瓜特的印地安族，其生活方式跟上述他们的邻人孔确人相同，也像孔确人一样给予他们接待，引导他们再走了 4 天的路程，如前一样有酋长通报消息。（根据他们当中行家的判断）西班牙人在这次旅行中发现很多银矿，矿产丰富。从这里旅行一程，他们到达另一支民族叫做托波索（Tobosos），后者发现西班牙人，逃到山里，留下空城镇和房屋。但不久后得知，几年前有些兵士到那里去找矿，虏走了当地一些土著百姓，因此他们那样惊恐害怕。队长马上下命令，把他们再叫回来，保证不伤害他们；并且尽力使很多人返回，善待他们，送他们礼物，通过翻译告诉他们，西班牙人去那里不伤害任何人。因此他们都回去并保持平静，同意让西班牙人立十字架，讲述十字架的秘密。他们对此显得满意，如他们的邻人一样护送西班牙人一直到另一支民族的居住地，离他们有 12 里格远。他们使用弓箭，裸体。

### 注释

- ① 这章和以下三章是派克据德·拉·波特法译本加入。（原注）
- ② 盖房顶的灌木。（原注）

## 第八章 这里他们继续发现新墨西哥

上述托波索人导引他们到达的民族，叫做朱马诺人（Ju-

manos), 西班牙人另外称之为帕他拉·布埃依(Patara Bueyes)。他们的省份很〔大〕, 布满城镇, 有很多人。他们的房屋用石灰和石头构筑, 城镇铺设整齐。男女都纹(naced)面、纹腿和臂; 他们是硕壮的人, 比迄至当时所见的人更庄重。他们有丰足的粮食, 既猎飞禽也猎走兽; 有大量的鱼, 因为从北方流来一些大河, 其中有的大如流进北海的瓜达吉维(Guadalquivir)。他们有许多咸水湖, 在一年的某些季节咸水凝结, 他们用来生产上好的盐。他们是好战的民族, 当时就作出表演, 因为在西班牙人安顿下来的头晚, 他们用他们的箭已射杀五匹马, 射伤了更多的马, 如果不是遭到守卫抵抗, 他们不会留下一个活人。当他们干完这桩坏事, 他们离开镇子, 到附近山里去。西班牙人的队长率另五名士兵, 全副武装, 和一名土生印地安人叫彼得(Peter)的翻译, 立刻在清晨前往, 用好言劝诱使他们安静下来, 并且讲和, 叫他们下来回到他们的镇子和房屋。同时劝他们通知他们的邻居说西班牙人是不会害人也不是来抢他们财物的人。他用计谋轻易地做到这点, 还把一些携来送人的玻璃珠和帽子, 及另一些小玩意送给酋长, 再善待他们。他们很多人护送西班牙人走了许多天, 一直沿上述河岸前进, 那里有很多该族印地安人的村镇, 共 12 天旅程。沿途有酋长们把消息从一镇传到另一镇, 所以他们不带弓箭出来迎接西班牙人, 但带着粮食及其他东西和礼品, 而特别是精饰的羊皮, 佛兰德尔产的都比不上。这些人都穿衣, 并且发现他们有点宗教信仰之光, 因为他们向上帝示意, 仰望天, 用他们的语言称他为亚帕里图(Apolito), 承认他是他们的主宰, 表示靠他强大的手和慈悲他们才得到生命, 产生自然的人

和一切人世的東西。他們很多人帶着老婆孩子去找宗教修士（跟隊長和士兵一同去的，我們在前面已談到他們），請給他們畫十字和祝福；向他們詢問他們是從哪里跟什么人認識上帝的。他們回答說有三個基督徒和一個黑人路過，在他們當中呆了幾天，根據他們談到的特征和形象，應當是奧瓦爾·努涅斯·卡別薩·德·瓦加(Alvar Nunnez Cabesa de Vaca)和多朗特斯(Dorantes)，及卡斯蒂羅·馬爾多納多(Castillo Maldonado)，而一個黑人則是潘菲羅·德·納瓦茲(Panfilo de Narvaez)，進入佛羅里達(Florida)的艦隊逃走的，這些人在當了好多天的俘虜和奴隸後，逃到這些城鎮。上帝通過他們顯示許多奇蹟，（僅用手摸頭）治好很多疾病和病人，因此他們在那帶地方都留下盛名。這個省都保持和平和平靜。經過這番說明，他們護送和侍奉了幾天西班牙人，沿上述河岸前進。

幾天後他們抵達一個印地安人的大聚居處，因為得鄰人的消息，印地安人出來迎接他們，帶着很多用不同色彩羽毛製成的奇異東西及很多棉製斗篷，配上藍白色線條，像從中國運去的交換品。所有的人，婦女、孩童也好，男人也好，都穿着精製的上等羊皮。不過西班牙人毫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民族，因為缺乏一個懂他們語言的人。他們用手勢跟他們交談，指給他們看一些含有豐富金屬的礦石，當問及在他們的地方有沒有相同的東西時，他們用同樣的手勢回答說：從那里朝西北走五天路程，有大量這些礦石；並且表示他們願意帶他們去，指給他們看。後來他們這樣做了，帶他們走了 22 里格，途中都居住着同一地區的人。

沿着上述河流他們到達另一個比過去有更多人的聚居

地,他们受到人们的很好接待,被赠与很多礼物,特别是鱼;因附近不远有几个盛产鱼的湖,所以有大量的鱼。他们在这些人当中居留了3天,这3天内人们按其方式在他们面前跳了许多舞,作为欢乐的特殊表示。他们不知道这支民族叫什么名字,因为缺乏一个翻译,不过他们知道它散布很广而且很大。在这个族内发现一个孔确族的印地安人,他告诉并表示说,从那里西北行15日程,有一个很宽阔的湖,湖旁有若干大城镇,其中有三四层楼高的房屋;人们都穿着良好,地产粮食和物品,他自愿带他们去那儿。西班牙人对此感到高兴,但没有去作这次探险,仅因为他们要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和已进行的旅行,那就是到北方去救援上述两名教士。他们在这个省看到主要情况是:它气候好,土地富庶,有大量可猎取的飞禽走兽,很多富矿,及其他特殊的有价值的东西。

从这个省他们继续走了15日路,没有遇到任何人。他们行走在高大的类似西班牙生长的松树林中,在松树林尽头,据他们估计走了80里格后,他们抵达一个小村,仅有很少穷人,其房屋是用草搭盖;有大量鹿皮,修饰如从佛兰德尔运出的。还有大量上等的优质白盐。他们在那儿停留两天中,居民很好招待他们;然后护送他们走了12里格,到达几个大聚居处,一直是沿河北行,有如前述,最后迄至他们来到叫做新墨西哥的地方。沿这条河岸满植白柳;有的地方河宽4里格。像在西班牙一样也有许多胡桃树和梨树。

在这些树林中行走两天后,他们到达10个城镇的地方,城镇散布在这条河的两岸,还有其他城镇可看见,不过很远。他们感到人口很多,看来超过10 000人。

在这个省居民殷勤接待他们，引他们到他们的城镇，给他们大量当地的食品和鸡，及别的东西，而且表现得很善意。这些城镇有四层楼高的房屋，构筑良好，有漂亮的房间，大多有过冬的温室或暖房。他们都穿棉布和贵重毛皮的衣服，衣着式样男女的都跟墨西哥国印地安人的极相似。但最使西班牙人惊奇的，是看见男女都穿好皮制的靴子和鞋，有三块整齐的皮鞋底，除那儿外别处未见。妇女头上不戴东西，但头发梳理整齐。这些城镇每个都有酋长，管理百姓，如墨西哥的印地安人，有军士和军官执行酋长的命令，他们在城镇街道上巡视，大声宣布酋长的意思，并马上实行。

西班牙人在这个省发现很多偶像供人们崇拜，每家都有庙供奉魔鬼，一般说他们在庙里给魔鬼进食。同样，如在基督徒当中，他们在大道上摆设十字架；他们有教堂，他们说魔鬼在那里休息，当地从一镇到另一镇作旅行的时候；这种教堂装饰和绘画都十分精美。

他们有很多大片耕地和开垦的土地，其中它们都在一边有一座门楼，即建筑在四根柱上的小屋，劳作者在那里吃饭和躲避白天的炎热，他们是大量从事劳动的人，在地里不断干活。该地满是山岭和松树。他们的武器是强弓和箭，箭头或尖是用碎石片制成，他们用来射穿甲衣或铠袍。他们也用矛，那是长半码的一根棍，用碎片制成，很平滑，可以把一个人从中剖开。他们还有用生皮制的盾和靶。

## 第九章 他们继续探索新墨西哥,并公布在那里 看见的情况

他们在这个省停留了4天后,动身登程。到距该省不远的另一省,叫做蒂瓜斯省,他们发现16个城镇。在一个叫做波亚拉(Poala)的城,他们获悉印地安人已杀死了他们要找的两名修士,弗朗西斯科·罗柏斯(Francisco Lopez)和修士奥古斯丁(Frier Augustine),跟他们一起被杀还有三名童子和一名叫梅斯蒂佐的人。但当这个城的人和他们的邻人得知消息,他们受良心的责备,害怕西班牙人来害他们,为上述神父之死复仇,他们不敢留下,而是抛弃他们的房屋,逃进最近的山里,无论用礼物还是策略都不能使他们下来。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房屋里找到大量的粮食,无数当地的鸡,各种金属,有的看似很好。他们不能完全知道该地的人数,因为如前述他们逃进了山里。

在充分确定了他们要找的人已经死亡后,他们开会决定是返回原来的新比斯开呢,还是继续前进;这里产生了分歧意见。但因他们在那里得知,从该地往东方的港口,距该省不远,有很大和富有的城镇,并且发现他们接近这些城镇,所以队长安东尼奥·德·埃斯帕约,得到上述修士叫贝纳丁诺·伯特朗的同意,还有他的大部士兵和同伴的支持,决定继续去作发现,迄至他们看到要到达什么尽头,那他们可以作为目击者更好地向国王陛下作完整的和正当的报告。

取得一致后,他们决定,把警官即皇家尉官,那位队长和

另两位同伴留在那里，他们则要按他们愿望的要求向前进，并立即实现。这样，他们旅行两天后，到达一个省，在那里发现了 11 个城镇〔原文如此〕，其中有很多人，据他们估计超过 40 000 人。它是个很富庶和肥沃的地方，有大量的牛，他们用牛皮和棉布制衣，管治的方式跟他们的邻人相同。有许多富矿迹象和线索，并在他们屋里找到一些金属。这些印地安人崇拜偶像，他们和平地接待西班牙人，给他们吃的，了解到这些及该地的情况后，他们返回去见他们分手的警官，把上述的事告诉他们的同伴。

当他们见到上述他们的同伴时，他们得知有另一个省，叫做魁列斯(Quires)，在北面的河上流，6 里格远。于是他们向那里出发。当他们到达该地 1 里格内时，大群印地安人和平地出来，请求随他们入城。他们这样做了，得到很好的招待，并且受到欢呼。在这个省他们只看见五个城镇，其中有许多人，按他们估计超过 15 000 人，如其邻人一样崇拜偶像。他们在其中一城发现一个笼里养着一只喜鹊，有如在西班牙的养法。还有伞，类似从中国输出的，上面绘有日月，及很多星星。他们登上高处，发现它在北极下 37 度半。

他们离开这个省，沿同一道路或方向旅行，距该省 14 里格，他们到达另一个省叫库纳梅斯(Cunomes)，在那里发现另五城，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叫做契亚(Cia)，它大到城中有 8 个区；居民的房屋用石灰涂抹，绘有各种色彩，远比他们在过去任何省份所见为好。看来那里的百姓超过两万人。他们送给西班牙人很多奇特的壁炉饰画，及制作奇佳的食物。但看来这里百姓比西班牙人迄今所见的更奇特，本身更有价值，这里



有更大的政区。他们给西班牙人看丰富的金属，及它所产生的附近山地。在这里西班牙人得知西北方有另一个省，决定前往那里。

这样他们离开那里，旅行 6 里格后，他们到达上述的省叫做阿梅亚斯(Ameias)，其中有 7 座大城，据他们估计，城内有 30 000 人。他们说这 7 城中有一座大而壮丽，他们不愿去参观它，因为它在山后。他们也怕遇到不幸事件，如果他們要彼此分开的话。居民生活方式与他们邻居其他省份相同，有大量的粮食，及良好的治理。距这个省 15 里格，一直西北行，他们到达一个大城，叫阿科马(Acoma)；其中有 6 000 多人。它座落在一块高岩石上，超过五十呎高，除了从同一块岩石开凿出来的一条阶梯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口，这引起西班牙人的惊叹。这个城里人们的用水全都贮存在水槽内。该城的首脑和平地去见西班牙人，给他们带去很多斗篷，精制的羊皮，及大量的粮食。居民的玉米地距该地两里格，而为浇灌田地，他们从那附近一条小河引来水。在上述河畔他们看见很多蔷薇地，像在西班牙的那些。有很多山表明有金属，但他们没有上去查看，因为印地安人很多，而且是好战的人。

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停留了 3 天，有一天当地的土著百姓向他们表演了圣舞，穿着华丽的服装出来，表演惊人地巧妙，他们因此得到极大的欢乐。于是离此地 24 里格，他们到达一个省，当地土著语言称之为祖尼(Zuny)，西班牙人称之为色波拉(Cibola)，其中有大量的印地安人。弗朗西斯科·瓦斯克兹·科罗纳多(Francisco Vazquez Coronado)曾在那里留下许多十字架及其他许多基督教的标记和信号，这些一直竖

立着。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三名信基督的印地安人,是当时留在该地的,他们的名字是安德列·德·库约孔(Andres de Cuyoacon)、加斯帕·德·墨西哥(Gasher de Mexico)及安东尼奥·德·瓜达刺依拉(Antonio de Guadalaiara),这些人几乎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却说得一口当地的话;不过在跟他们交谈稍有习惯后,他们容易懂得对方。从这些人得知,距该地60程,有一个很大的湖,四周有许多极好的城镇,那里的土著有大量的金子,因为土著都戴金手镯和耳环,看来这是真的,前述弗朗西斯科·瓦斯克兹·科罗纳多得到有关的消息,从色波拉省出发,前往那里。走了12日程后,他的水用光了,所以他决定再返回原处,打算在有较好的条件时再去,后来他没有去实现,因为他们决定和打算都被死亡切断了。

### 第一〇章 他们继续去发现新墨西哥

得到上述这笔大财富的消息后,队长安东尼奥·德·埃斯帕约决定前往。他的大部份同伴同意他的意见,但那位宗教修士持相反意见,表示说现在该是返回他们原来的新比斯开的时候了,以便通报他们的见闻。几天后他们大多这样做了,只留给队长九名愿跟随他的人。队长在充分肯定上述的财富,确知那里有大量上等金属后,带着他的同伴从该省出发,向西北方旅行。

这样他们走了28里格,到达另一个省,它很大,按他们的估计有50 000多人,其居民得知他们到来,派一名使者去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被杀,那他们就不要再走近他们的城

镇。队长对此回答道,他们来此不给人们任何伤害,这点大家应充分明白;同时要求对方不要阻挠他们的打算,又把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送给使者。使者因此称赞西班牙人,并平息了印地安人不安的思想。终于,他们自愿地允许西班牙人进入他们的城镇。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朋友,上述色波拉省的 150 名印地安人,及已提到的三名墨西哥印地安人进入城内。

在他们进入 1 里格远的第一座城镇前,有 2 000 多印地安人,携带食物和粮食出来迎接西班牙人,我们的队长给他们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不过他们看来却很有价值,比金子还值钱。接着当他们接近叫做扎高图(Zaguato)的城市时,大批印地安人出来接待他们,其中有他们的酋长,并且表演欢快的歌舞,把大量的玉米花撒在地上,让他们的马匹踩在花上。他们随着这些欢乐的歌舞入城,受到很好的招待,队长对此作了部分的报答,把帽子、玻璃珠子,及他们为这类情况使用而携带的很多别的东西,送给对方所有的首脑人物。

酋长们立即派人通知该省所有的人,告诉他们新客人的到来,并说客人是有礼之人,没有恶意。他们都把礼物送给西班牙人,并邀西班牙人到他们城镇去休息娱乐。西班牙人接受了,但始终小心翼翼以防发生任何事变。为此队长对他们采取一个计策,这就是,他告诉酋长们,因他的马匹很凶猛,而且他们说要杀死它,所以为避免使印地安人遭受损失和伤害,需要用灰和石修一座堡,把马放进去。酋长们相信他的话,因此在几个钟头内他们召集了那样多的人,按西班牙人的要求,在难以置信的时间中就修筑了一座堡垒。此外,当队长说他要动身时,他们送给他 40 000 件棉斗篷,有的白色,有的彩色,及大

量角上带缨的手巾,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其中有贵重金属,看来含大量的银。从这些印地安人中他们得到有关前面提及的湖的重要情报,并与别的来源一致称那里有丰富的金子。

队长深信这支民族及其良好性情,在那里居留几天后,决定把他的五名同伴和其余的印地安朋友留下来,让他们携带所有行李返回祖尼省;而他本人,及余下的另4人则将安静地往前去找一些他已确实得知的富矿。于是按他的决定,他和他的向导出发,向西北走了45里格,到达上述的矿,亲手从中采出丰富的金属,及很多的银,这个矿有大而宽的矿脉,它位于一块岩石上。他们很容易登上去,因为有一条为此而开出的道路。附近山里有一些印地安人的城镇,印地安人对他们表示友好,手里拿着十字架出来迎接他们,还有其他表示和平的标记。在同一地附近他们看到两条相当大的河,岸边有很多结满优质葡萄的树,大胡桃树,很多亚麻,像西班牙的。据手势得知,在所说的山的另一侧,有一条8里格宽的河。但他们不能知道它有多远,不过印地安人表示它流向北海,两岸有许多城镇,大到他们所在城镇与之相比仅仅是郊区。

队长取得所有这些消息后,往祖尼省进发,他已命令他的其余同伴到那儿去。在他们经历另一条好路到达那里时,他遇到他的另五位同伴:修士神父贝纳丁诺及决定要返回的士兵(见前述),因某些原因他们尚未离开那里。当地的土著款待他们,供给丰富的种种必需用品;后来也同样对待上述队长及其随行人员,欢乐地出来迎接他,供给他们大量旅行所需的东西,并要求他很快再来,带很多卡斯蒂略人(他们这样称呼西班牙人)来,愿意给他们吃的东西,为此(更好地做到这一点)

他们已在那一年种了比往年更多的小麦和其他谷物。

这时上述的宗教修士和其余士兵坚持前面提到的他们最初的决定,一定要返回他们原来的省,理由如前述。这次探险的旗手格利哥略·爱尔南德斯(Gregorio Hernandez)参加他的旅行。

这样在他们离开时,身边仅余下 8 名士兵和队长,完全决心进行已开始的打算,采取沿北河而行的路线,动身登程。在向上述魁列斯省走了约 60 里格,从那里向东方 12 里格,他们到达一个叫做古巴帖斯(Gubates)的省,那里的印地安人和平地接待他们,供给他们大量粮食,还通知说距那里不远有丰富的矿藏。他们找到了,从中采出闪光的很好金属,他们就带着它返回他们离开的城镇。

他们估计这个省约有 25 000 人,都穿戴彩色的棉披风,及制作精美的羊皮,有很多山和松树林,房屋有四、五层高。这里他们得知有另一个省距此仅一日程,叫做塔莫斯(Tamos),其中有 40 000 多人,但当他们到达那儿时,居民不愿供给他们任何食物,也不许他们入城。因此,为避免他们所处的险境,(如前述)仅有几名士兵而且有的又在生病,他们决定从那里去基督徒的国土。在 1583 年 7 月初出发,由一名身边的印地安人带路,走另一条与他们来时不同的路,沿河畔而下,这条河被他们叫做瓦加斯(Vacas),因为沿河有大量的牛。他们沿河走了 120 里格。由此他们到达他们最初进入的孔确人的河,再从那里抵达圣巴托罗姆谷,那是他们开始这次探险的出发地。他们到达那里时得知若干天之前修士贝纳丁诺·伯特朗及其同伴已安全到达,并且已从那里前往瓜地亚纳村。在这城

镇,队长安东尼奥·德·埃斯帕约把上述的事写成一份真实的报告,马上送交该国的总督,科鲁尼亚的伯爵,他把它送呈国王陛下,及皇家印度事务部的首脑们,让他们可以视情况所需下达命令,他们极认真地作处理。我请求主上帝,如果他乐意允许事情如此发展下去,那许多因他宝贵的血而得救的灵魂不致被判罪,他们的智慧和意识远超过墨西哥和秘鲁人,这是那些跟他们接触过的人在报告上所表明的。我们可以据此推测他们将很容易信仰福音的律法,抛弃他们多数人崇信的偶像信仰,上帝以他的慈恩允许这样做,这样可以为他的荣耀和天主教的声誉服务。

我在这段叙述中谈得冗长,超出一篇行纪的需要,但我这样做是因为它是一件新鲜事,迄今还没有传播,为了不致使读者不快。现在我认为最好回到我开始谈的事情上,继续往下叙述航行及新世界的情况,回到墨西哥城,因为谈新墨西哥的发现,我在那里离题。

### **第一章 他们离开墨西哥城, 前往南海的阿卡普尔科, 从那里登船赴菲律宾群岛; 他们经过强盗岛, 并记述该地人民的风俗和情况**

从墨西哥城他们前往阿卡普尔科港乘船启航。阿卡普尔科位于南海,在极地 19 度,距墨西哥城 90 里格;一路上有很多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居住的城镇。

离开这个港口,他们驶向西南,直到他们进入 12 度半,以

寻求顺风助他们拐弯，海员把这风叫做和风(Brizas)，它是北风，在那里持续时间长而且很有利，以致在11月、12月和1月他们不用改变他们的帆，这是使他们航行顺利的原因。因此缘故，也因在那条航道上很少发生风暴，他们称它为妇人海(Mar de Damas，即妇女的海洋)。他们一直向西行，追随太阳离开我们这个半球。他们在这南海航行40天没有看见任何陆地；40天后他们到达维拉斯岛(Island of Velas)，另一个名字叫做强盗岛(De los Ladrones)；有7个或8个岛屿；他们分布在北和南，居住着很多人，其情况你会知道。

这些岛屿是在12度，但在阿卡普尔科和这些岛屿之间的里格数，有不同看法；因为至今没有人能确实得知，航行是从东到西，其度数尚未能测量。有的说，这段旅程有1700里格，另一些人说有1800，但我们知道头一种说法更正确。

这些岛上都住着白人，面孔俊秀，像欧洲人，但他们的身子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大如巨人，孔武有力；他们一个人用两只手各提两个相当身材的西班牙人的足，轻易地把他们两人举离地面，像举两个小孩。他们从头到足裸露，男人及女人都如此。不过有的人为避羞已习惯在前头围一块半码长的鹿皮腰布，但跟那些前头什么都不围的人相比，人数极少。他们使用的武器是投石器，及在火里锻炼出来的标枪，在使用这两种武器时都是有经验的射手。

他们靠从海边捕来的鱼为生，还猎取山上的野兽，靠腿快去捕获。

在这些岛上有一个全世界都未听说或者见过的奇异风俗，这就是，(按他们的风俗)未婚青年人有一个时期可以自由

进入已婚者的家室，在那里跟已婚者的老婆相处，尽管女人的本夫看见他们，但并不因此受罚。他们手拿一根棍子或树枝，当进入已婚男人的家室时，把它立在门口，因此，有人走近就一眼看见；它表示说，尽管是女人的本夫，也要在棍子被拿走后才能进入。这个风俗很严厉地遵守，任何人违反了这条规定，其他的人就把他杀死。

在这些岛上迄今还不知道要服从的国王或君主，因此每人都按自己的喜爱和愿望生活着。当形势迫使他们的时候，这些岛屿常相互打仗。碰巧西班牙人到达上述岛屿的港口时，岛上很多居民乘坐为数达 200 只小舟，靠近他们的船只，向船上的人售卖鸡，叫做椰子的果、马铃薯，及其他岛上的东西，并且购买我们的人携带的物品，特别是铁（他们很喜欢它），及玻璃制品，和这类不值钱之物。不过在他们当中常产生大争执，哪个岛的人应先接近船只，而使他们发生斗殴，彼此使对方受重创，更像野兽不像人，在西班牙人面前，即使有很多人被杀死，也不愿稍停争夺。到最后，通过和平方式，他们自己达成协议，但大声吵嚷，这就是某个岛的人应去左舷，另一个岛的人去右舷。后来他们平静下来，便随意买卖。然而在他们离开我们的人时，他们把他们用火锻过的标枪投进船里，作为他们受款待的报答。标枪他们伤害了在舱口的许多人；不过他们也不能安全离开，因为我们的人用火枪当即偿付他们的妄行。

这些人把铁看得重于金银，用水果、山药(nuames)，马铃薯、鱼、米、姜、鸡及很多制作精美的漂亮席子交换它，几乎都不当回事。

这些岛屿很肥沃和有益健康，如果船只经那条航道往马



尼拉,留几名教士在那里,及士兵保护他们到来年,那很容易使之被基督教征服,而且不用什么花费就能做到。现在还不知道居民崇信什么礼拜仪式,因为没有人懂得他们的语言,除路过之外;也没有人在这些岛上呆过,因此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按人们的判断,他们使用的语言容易学习,因为他们的发音很简单;他们把姜叫做 asuo,对于说“拿走你的火枪”,他们说 arrepeque。他们词的发音既无鼻音又无喉音。据我们的人看见他们打的一些手势和表情看,他们都是异教徒,崇拜偶像和魔鬼。他们把在边境战争中俘虏来的人向魔鬼献祭。从发现他们的某些特征判断,他们是鞑靼人(Tartares)的后裔,这些特征很接近鞑靼人。

这些岛屿南北跟接近新发现土地的拉布拉多地相应,距日本岛不远。据确实得知,他们和鞑靼人交易,他们购买铁是为了卖给他们。西班牙人给他们经过的这些岛屿取名为拉德隆(Ladrones)岛(即强盗岛)。因为居民很大胆,善于偷窃,在这一行道,住在我们欧洲的埃及人可以向他们学习同一技能。我将向你谈一件事,那是当着很多西班牙人的面发生的,引起他们很大惊异,这事如下述:船长命一个水手看守船尾,不让他们任何人进入,当令人惊奇地看到那么多独木舟到来(都是用一根木头制成的小舟)时,其中有一个人潜入水下,直至他潜到那个水手所在之处(完全不觉察会发生什么事),并且突然间,没有被对方看见,他夺走了他手里的刀,再沉入水下。水手大嚷大叫,几个士兵准备在他露出水面时要用枪射他。这个岛民发觉了,前来游出水面,露出他的手,表示他什么也没有拿,因此他们没有射他。

这样他自己在那里歇了一会儿后，转身再潜入水里，游到他认为枪弹打不着他的地方，觉得自己安全后，他取出那把他秘密夹在腿下的刀，开始挥舞它，嘲笑我们的人轻易被他欺骗。

这类的盗窃，及他们干的其他许多事，而且狡猾干的，是他们背上盗贼名称的原因。所有住在那里的岛民都有这名称，如果他们通常发现他们在那里能实现他们的欲求，那他们将容易原谅这个称呼。

### **第一二章 他们离开了强盗岛，到达吕宋岛， 即别名菲律宾群岛，并记述那些岛 上的特殊事**

从这个强盗岛西航，差不多 200 里格，他们抵达叫做圣灵 (Holy Ghost) 的河口，立即进入群岛 (Archipelago，即无数的岛屿)，这里都居住着土著；但很多岛都被西班牙人用武力或友谊所征服。距这里 80 里格是马尼拉城，在吕宋岛上，那些岛的总督及国王陛下的官吏一般都驻在那里：其中有一名主教和一座天主教堂。此城位于 14 度又四分之一，四周有那么多岛屿，以致到今天仍没有人能数得清；它们自身向西北和西南，及向北和南伸延，多到一部分达到距马六甲 25 里格的新加坡峡 (Straight of Sincapura)，另一部分达到摩鹿加 (Malucos) 及其他岛，人们在那里采集大量丁香、胡椒和姜，堆积如大山。最早发现这些岛的是西班牙人，他们随同著名的麦哲伦到达，但没有把它们征服，因为他们知道航行比征服好。因此

缘故,在他们发现和通过(迄至今天仍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并到达色布(Zubu)岛之后,他们在那里给一些居民施洗,而后来在一次宴会中,就是同样的岛民把他和另四十名他的同伴杀死。这使得塞巴斯蒂安·德·魁塔利亚(Seborstian de Guetaria)为了逃命,登上一艘航行中剩下来的船(后来叫做维多利亚号),并且和几个协助他的人,靠上帝的恩惠,乘它到达塞维尔,环行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世界,这是使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特别是故国王查理斯五世在赏给上述塞巴斯蒂安·德·魁塔利亚很多礼物和恩惠外,还下令准备一支新的队伍,再返回去寻求该群岛,并发现那个新世界。

当动身旅行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这很快就做到了),他们任命一个维拉·罗波斯(Villa Lobos)为那支舰队的司令,叫他前往新西班牙。这个维拉·罗波斯抵达摩鹿加群岛及特伦纳特(Terrenate)诸岛,和其他邻近它们的岛屿,这些岛屿是上述国王抵押给葡萄牙国王的。

在这些岛上他们跟葡萄牙打了很多仗,而且因他们自己缺少帮助和支持去进行他们的征服,他们就放弃了它,其中大部份人随同上述葡人到达葡属印度。后来葡人又把他们作为俘囚送给上述葡萄牙国王,当成是未得他许可而进入他的岛屿的入侵者。但他不仅没有伤害他们还善待他们,把他们送回他们的本土西班牙,充分供给他们旅途的各种必需品。

接着几年后,西班牙国王唐·菲利普很愿意他父王如此热心赞助的地理发现继续进行,就指令他的新西班牙总督唐·鲁依斯·德·维拉斯科遣一支军队和人马返回并探寻上述群岛,并派出米古尔·罗柏兹·列格兹比随同上述舰队,作

为将要发现的地方总督，他实现了国王陛下的命令，其发现的过程，已见于最初记圣奥斯丁会神父进入中国的详述中。

在古代，这些岛屿臣服于中国皇帝，直到他自愿把它们放弃，其原因已在本史书第一部分谈到。因此当西班牙人到达它们时，它们没有君主或首领，也没有它们要表示服从的别的什么人，而谁有力量，拥有的人最多，就最有指挥权。所以这一点（及很多人拥有相等的力量）造成内战连绵不绝，毫不顾及天性、亲属，或其他义务，倒像是野兽，相互残杀劫掠和虏获，这大大有助于西班牙人轻易地使该邦臣服于国王，并以他的名字称之为菲律宾群岛。他们当中役使在不正当战争中而得到的俘囚及奴隶。上帝让西班牙人到那里去，对这事加以纠正。你可以叫一个人带四十或五十个其他朋友或仆人，突然去袭击一个不防备的穷人小村，把他们全部俘获，没有任何原因或理由就把他们抓去当奴隶，使他们终生为自己服役，或者把他们卖到别的岛上去。如碰巧有人借一篮子大米（可能值1个里亚尔币）给别人，条件是10天内归还；如借方到期不还，第二天就要加倍偿还，以后只要他继续如此，每天要加一倍，结果是欠帐大到他被迫委身为囚奴去偿还。

但由于这种情况或类似情况而被俘的人，西班牙国王已命令给与自由；不过这道公正的诏令并没有在各处都得到实行和实施，因为执行命令者对此有利害关系。所有这些岛上都是异教徒和拜偶像者，但现今他们当中已有几千人受洗，国王对他们表示很大怜悯，在这样一个恰当时刻给他们送去拯救他们灵魂之方。如西班牙人再晚去几年，到今天他们就都是伊斯兰教徒了，因为该教有人到婆罗洲去教导他们，并且不乏人

礼拜伪先知穆罕默德，他的虚伪、邪恶和腐朽的教义，是容易用基督的福音根除的。

在所有这些岛上他们崇拜太阳和月亮，及其他第二等本原，用他们的话叫做马加尼托(Maganitos)的男女像，在他们(盛大举行的有很多仪式和迷信的)节日上，它们叫做马加都拉(Magaduras)。但其中他们最崇拜的是他们称之为巴他拉(Batala)的偶像，他们依传统对他礼拜，不过他们不知为什么原因他应当比其他偶像得到这样大的尊敬。在一些叫做伊罗戈的岛上，他们确实崇拜魔鬼，向他奉献很多祭品，以报答他赐给他们大量金子；然而现在因上帝的仁慈，及(最早进入那些地区，并且生活圣洁的)圣奥斯丁会神父所尽到的极大努力，也因10年后到达那里的圣方济各修士，在耶稣基督的旗帜之下所有这些岛大多数人都受到洗礼，余下没有受洗的，是因为缺乏教士和牧师，而不是因他们那方面的固执。眼下已有一些称作耶稣会士的教会神父前往那里，他们将以他们一贯的热情和劳动去协助他们。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极有学识和布道的圣多明尼克会教士前往，他们将尽力使他们归信基督，这是基督徒应尽的义务。

### 第一三章 本章记在这些菲律宾岛屿上见到的，及存在的一些著名东西

这些岛上的人习惯庆祝上述他们的节日，并且奉一些当巫师的女人之命向他们的偶像献祭。在他们的语言中把女巫叫做荷尔果依(Holgoi)，很受他们尊敬，犹如基督徒之尊敬教

士。这些女巫常跟魔鬼交谈,多数是公开的,同时既用言语又用行动行使妖术。据认为魔鬼进入他们身中,因为他们当场就回答向他们提出的一切事,尽管他们多半要说谎,或者说些可作各种解释和各种理解的话。他们也习惯于算卦,其方式已见于本史书第一部分的叙述。他们是大迷信者(Agorismers)或时运的观察者,其迷信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如他们要作任何旅行,开始时他们遇到鳄鱼,或灰蜴,或其他任何爬虫动物,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恶兆,因此他们不管旅行对他们是多么重要,都不愿马上登程,而是返回家里,说老天不愿让他们去作那次旅行。但魔鬼教导他们的及他们相信的所有这些虚枉和诈骗,都(如上述)被福音的律法所推翻和拔除,现今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寺院,满住着圣奥斯丁·圣方济各和耶稣会的教士。据一般的看法,在今天已有四十多万人归信和受洗,这是个大数字,不过跟没有归信者的数量相比,仍然只是少数。(如前所述)因缺乏教士没有完成这件工作,为此,国王陛下仍照常向那里派人。但因岛屿那样多,每天又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岛,距离如此遥远,他们不能按需要到所有岛上去。那些受洗的,十分坚定地接受信仰,而且成为好基督徒,如果有好榜样相助,那就会更好。那些已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的人理应这样做;但缺乏好榜样使一些居民很嫌恶他们,以致不愿看见他们一旦被写在墙上<sup>①</sup>。为证明这点(也为打动那些有权力的人去纠正这点),我将在这里向你讲述一件异事,它确实神圣地在其中一个岛上发生,在他们当中十分有名。这就是,有一个岛的岛民,他们的一个首脑刚好在他受洗后几天死去;对他受洗前反对上帝的罪行十分悔恨,然后他才死掉。因此后来因上帝的神意他在

该岛很多人面前显现,以充足的理由劝导他们立即接受洗礼,并向他们宣布(如一个亲历这事的人),若他们愿接受洗礼,以后遵从基督的训诫生活,那肯定会给他们那种善行的酬奖。为此他告诉他们说,一当他死去,他就被天使带到天堂,那里一切事物都是美好、愉快和满意的,并且只在上帝面前受圣礼,而按西班牙人的布道,除了受洗人之外,无人进入天堂,也不能进入。西班牙人及类似他们的人,人数很多。所以如果他们愿这样去享受那些利益和快乐,必须首先要受洗,然后遵行西班牙人中神父们宣布的戒律。随此他隐没了,他们则在他们当中讨论他们听到的事,并且促使他们一些人立即受洗,但另一些人推迟受洗,说,因为西班牙士兵在天堂,他们不愿去那里,他们不愿跟士兵一起。

所有这些伤害都是由一个邪恶的和不敬神的人所造成,如你在那些地方看到,那是许多好榜样中的一个坏榜样;但特别在他们当中,这应受到斥责和严惩。

在最初发现这些岛屿时,被称作 mal sanos<sup>②</sup>,即不卫生之名,但迄今经验表明并非如此。它是一个极肥沃的国土,盛产大米、麦子、山羊、鸡、鹿、水牛、牛,及大量的猪,其肉如西班牙的羊肉那样味美。有很多非常好而且好吃的水果;丰足的蜜,还有鱼,都售价便宜,几乎卖不了什么钱。再有大量的肉桂,但没有橄榄油,只从新西班牙输入。他们有大量芝麻油<sup>③</sup>和亚麻子油,该地的人一般都使用,因此他们不缺橄榄油。

还有大量的丁香、番红花、胡椒、肉豆蔻及其他许多药材;大量各种颜色的棉布和丝料,这是中国商人给他们运去的,每年的数量很大。从那里到来 20 多艘船,载着各种色彩的绸缎

及陶器、火药、硝石、铁、钢还有很多水银、黄铜、铜、小麦、花卉、胡桃、干饼、枣、亚麻布、制作精美的书籍<sup>④</sup>、网织品、硼砂、罗纱<sup>⑤</sup>、锡制的盆和罐、羊皮纸带、丝绉，也有金的，那是用一种在全基督教国土所未见过的方式纺织出来的，及很多其他的珍奇，而上述所有这些东西都售价十分便宜。群岛上生产的东西同样售卖十分便宜，因为你可用4个里亚尔钱币买到从棕树产生的4罗斛<sup>⑥</sup>酒（这种不用葡萄制的酒很好），12个哈涅格大米卖8个里亚尔钱，3只鸡1个里亚尔，一整头猪18个里亚尔，整头牛4个里亚尔，1只鹿2个里亚尔，仍然必须是既大又好的，4罗斛糖6个里亚尔，1瓶芝麻油3个里亚尔，2篮番红花2个里亚尔，6磅胡椒或丁香1里亚尔，200肉豆蔻1里亚尔，1罗斛肉桂6里亚尔，1京塔尔（Kintal）<sup>⑦</sup>铁或钢10里亚尔，30精瓷盘4里亚尔，其他东西按此比例类推。

但这些西班牙人在那些岛上，及在中华帝国，和他们经过的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各种著名事物中，有一件东西最使他们惊异，记忆最深，那就是一种通称为椰子的树，它和产枣的树不同，而且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种充满神奇和有用的植物，有一艘驶达这些岛的船，船的本身，及其中售卖的一切东西，连同绳索、桅、帆、钉，都是用这种树制作，它携来的商品是用该树的皮精工巧制的壁架。该船为维持随行30人所需的粮食也一样，甚至他们的饮用水也出自同样的树。

随这艘船来的商人证实说，在他们来的地方马尔代夫岛，除这种树所产的外，他们没有其他食料。他们用它盖房，做瓦铺房顶，果实产生一种汁或仁，很可口和有益健康，其味很像青的生坚果，如果你砍断椰子生长的枝，便得到主要的果实，



每颗通常都有一品脱的水,非常甜和味美。他们在那里钻一个孔,吸出那种水来,水很多,并且拿它跟别东西搅合,以制作好酒,在那些岛上和在中国都饮用。他们用同样的水制造醋,上述的核仁则用以制作很多药用价值的油,类似杏仁乳的乳液,极可口的蜜和糖。这种棕树所具有的这些及其他许多优点,我只叙述了一部分,因为那些闻名的,使所有路过那些地方的人都感到惊奇。因我不愿罗嗦,所以留下其余的不谈。在马尼拉城附近,在河的另一边,有一个中国人的村镇<sup>⑧</sup>,他们都受了洗,居留在那里享受福音的自由。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匠人,如鞋匠、裁缝、金匠、铁匠,及别的行业,也有些商人。

## 注释

① 意思不明,大概说居民不愿入教,因为西班牙士兵胡作非为,使居民厌恶。(中译者注)

② mal sanos,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③ algongoli,普通拼作“ajonjoli”,西班牙语“东方芝麻”即芝麻。(原注)

④ 办公桌。(原注)

原英语为 Counting chestes,计算箱,意义不明,疑为算盘,此处暂译作书箱。西班牙文版为 escritorio labrados cor muchos matices,意为多彩的书桌。(中译者注)

⑤ 这些词(espumillas)既指薄纱或细布,西班牙妇女用来做面纱。(原注)

⑥ 原文为 arroba,相当于三到四个加仑(gallon)。(原注)

一个 arroba 相当于 25 磅重量,约十一公斤。(中译者注)

⑦ Kintal,即 Quintal,一百公斤。(原注)

⑧ 当即中国史料中提到的洞内。(中译者注)

#### 第一四章 赤足修士从吕宋岛到中国,并记述 在那里的见闻

当这些教士离开西班牙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前往中华大帝国传播圣福音,并且一直坚持这个打算,所以他们除了去实现它之外,不愿作别的事。他们寻求很多方法以完成这件工作,有时请求总督给予协助进行,因为中国商人的船不断在马尼拉港,实现它是件容易的事。

总督用很多理由拒绝他们,但他首先告诉他们那条严厉的法律,据人们所知那是禁止人不得特殊许可进入中国。但所有这些都不足打消那些修士的热情,那就是他们脑子里只想方设法去中国宣讲圣福音,哪怕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地。为进行这件工作,那些岛屿的代理主教,即修士吉罗尼莫·德·布尔果斯(Geronimo de Burgos)为此目的选择了六名教士,其中有神父依纳爵,(如我已提到)我是通过著作和报告才知道有关他的很多事,这将在这些(原文如此)行纪即评述中宣布。有七名教士跟他一起,都是上帝的仆人,渴望去拯救灵魂,使得他们离开本乡和宁静,去作那样长途和单调的旅行。这七个人,以不懈的请愿赢得了总督唐·贡萨罗·洪契罗(Don Gonsalo Honguillo)和主教的好意,携带着他们的一个西班牙朋友,叫做约翰·德·费利亚(John de Feria),安多罗兹亚(Andolozia)人,及另两个借口要当修士的士兵,一个葡萄牙人,和六名土著岛民同行。这一行人,在基督圣体节后八天,即公元1582年6月21日离开甲米地港,乘坐上述约翰·德·

费利亚的船,于下午五时启航,大清早他们发现已经过了名叫多尔·弗来列(Dol Fraile)的港口 20 里格,在那里他们决定入海,离开位于中国北面和南面的马尼拉岛海岸,从(我已提到的)在 14 度半的马尼拉城到位于 19 度的颇塞亚多角(Cape of Boxeador),有 100 里格航程,从这个角到中国大陆,他们估计差不多 80 里格。因上帝的愿望,尽管他们有两天的无风,在第七天,即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节的头一天,早晨八点钟,他们发现了中国大陆。一当看见它,代理主教命令取出他携带的准备为修士们穿的服装,好让中国人看出他们都是修士,打消把他们当作间谍的怀疑。当第一批修士前往那里时,中国人是这样看的(这已告诉你了)。并且不以此为满足,他把所有士兵的服装都扔到海里,还有约翰·德·费利亚的一支火绳枪,及他装弹药的筒,和一切其他据认为对他们有损害和障碍的东西,如果碰巧他们被误认作来自葡萄牙人使用的港口,并要袭击海岸的话,后来确实发生了这类事。他们除一根忘掉了的点火用的药捻子外没有留下甚么,它并非没有引起他们充分的注意。但当他们看见陆地时,他们并不认识它,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它,也不知道港口情况。尽管他们很接近广州湾,他们却向西行,而他们是应向西南走的,这是他们到达了泉州省(Chincheo)<sup>①</sup>的原因。这天下午五时,他们发现距他们不远有个港口,便驶向那里并且进入,在最外方停泊,不过十分恐惧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安全性,也不知道将发生什么麻烦。

他们一停泊就看见从上述港口驶出很多船,有大有小,上面有很多士兵拿着火绳枪、长矛、刀剑和盾牌,在他们前头船上有几尊小炮。当他们靠近西班牙人的船时,在步枪射程内,

他们停下来发射许多火绳枪。但那些没有带武器进攻别人和防护自己的人,对于射击的回答,是作出种种和平的表示,用手招对方更接近自己,那可以看清和明白他们不是到那里去进行袭击的。所有这些仍然不能使对方停止射击,或更接近他们的船。在这当儿,他们中有个士兵在吕宋呆过,是知道西班牙人的中国人,受上帝的启示,他示意叫其他人停止射击,他们立即停止;于是他乘他的帆船驶近西班牙人的船,其余的都跟随他。当他们发现西班牙人既无武装兵器,又不想逃离他们时,他们便进入船内,手执白刃在西班牙人头上挥舞,大声吵嚷喧闹,把西班牙人带进港口,名叫中左所(Capsonson)<sup>②</sup>。那里有一位将官统领停泊在所说港内的大量战船,他马上命令送四名西班牙人到他的旗舰上去,他们明白这样做是要他们的命,因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四名教士就自动前去,在作了忏悔后,他们向同伴告别,每人手执一副十字架及祷告书,没带别的東西。

当他们来到将官面前,他们发现他比他们估计的作法更温和和厚道,(这肯定是上帝的工作,以抵偿他的那些仆人在为他效力和执行戒律中所遭遇的巨大危险)。他询问他们,从何处前来,为什么来?还有许多别的实际问题。但当他弄清真相后,他命令他们返回船上,没有加害他们;仍然严厉指令,如无他的特许,他们不得离开。

他们就这样遵命在自己的船上呆了3天,有很多船只和士兵防守。最后一天,将官派人召两名教士前去。当他们见到他时,他命令送他们去见一名官员,就在那儿附近,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些官员们十分严厉地和表情凶恶地跟他们交谈,

以致每次他们见到官员时，他们确实认为官员会马上把他们送去处死。而无疑的是，要么官员有此意思，要么拿死恐吓他们，因为从官员命令的各种事上明显地看得出来。但特别有一天，一个官员率领很多武装人员去看他们，用无数的帆船把他们的船围住，显然有意对他们进行袭击，或者把他们沉入水里；但不久却安静下来，官员进入停在附近的一艘船里，坐在一把华丽的椅上，四周有很多士兵守护，命令帆船上的其他人马上去搜查他们的船，并派给他们一个泉州<sup>®</sup>人当翻译，他懂得点葡语。这些士兵手执黑旗及其他阴郁和悲惨的标记（在该帝国这是处决人时使用的）。因此在他们搜查之后，尽管除我提到的那根火药捻子外没有发现船上有任何违禁品，仍命令西班牙人立刻成双地到武装士兵所在的帆船去，前头的船驶向一座塔，那是一座关押在海岸捕获盗贼的，除被处决外无人能从中出来。而当群岛的土著人看见它时，他们悲伤地号哭，这大大激起西班牙人的同情，尽管他们自己也处在同样的恍惚状态和危境，接近死亡，别无法子。由此有两名教士看见他们靠近那座塔（尽管当他们离得老远时，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不在乎到那里去），仍然当时就丧失了一切理智，以致其中一个整晚不知道在干什么，完全不认识他四周的人，反像死人一样躺倒下来。另一个带着单纯的幻想和忧郁的心情害了重病，因此几天后他死在广州城。总之，他们所有人当中的最坚强者都吓坏了，要为一桩小事而丢命，因为他失去一切希望，确实认为把他们送去处决。一个西班牙人，其中一个借口要当修士并且穿上法衣的，手头有1600里亚尔钱都扔进了海里，他说，既然我要去死，我觉得穿着圣方济各的法衣，就要像这位

光荣的圣人那样贫困地生活和死去,好正确地追随他的步子。他们带着上述这种恐惧被送向塔那里,但当他们接近它时,一艘多桨小艇,飞快赶上押送他们的士兵,向他大喊道,将官命令把那些俘囚押回他的船上,这命令马上执行。接着在他询问他们一些问题后,他又命令送他们去上述的塔,尽管他们所能感觉到,这样做是为了更使他们害怕。于是当使用这种严酷的考验叫他们惊恐后,上述将官亲自登上一艘帆船,跟他们一起登陆;一当他上岸他就把西班牙人带进一座偶像寺庙,他则对偶像作习惯的礼拜,不过教士尽管如前述十分怕死,他们仍不仿效他,而是把脸转离偶像,向偶像吐唾沫,用手势让将官知道,他不该拜偶像,因为偶像并不比人给他们更多的好处,相反,叫那些偶像拜人,因为人制造了偶像。他们应当真正礼拜的是真实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

从这行动可明显看出圣灵赐给他受洗基督徒以力量,这些教士在死亡门口,仍然有力量和精神抗拒和申斥那些能够要他们命的人。将官虽然表示对他见到他们的作法不满,仍没有加害于他们,但马上把他们带出寺庙,并命令士兵留在那里通宵看守他们。他们整晚躺在地上,不过觉得自己快乐,感谢上帝把他们从临近的死亡中拯救出来。

## 注释

- ① Chincheo,或指漳州。(中译者注)
- ② Capsonson,似仍指厦门湾。(中译者注)
- ③ 也指福建人。(中译者注)

## 第一十五章 本章续谈上述神父第二次进入中国的见闻,及他们经受的苦难

第二天清早,拜偶像的教士打开庙门,立即让西班牙教士入内,后者看见前者和他的同道点燃小蜡烛,向他们的偶像献香,还有许多迷信的仪式。做完后,他们掷卜算卦(在他们中间常使用的东西),他们知道这是跟(附在那些偶像内的)魔鬼商量以知道他们该怎样对待他们,但他们当时就被送出庙门,由士兵送往一个官员那里,他是负责该省所有海事的首脑和头目,在离该地6里格的一座叫做Quixue<sup>①</sup>的城里。往那里去的路平坦宽阔,经过铺设,两旁是绿荫和花圃。这样靠上帝之助西班牙人在8天之后见到这位将军,不过旅途十分劳累。因为他们既无力量又乏体力去作旅行,为了上述沉痛的消息他们丧失了力量。

尽管这样,他们一到达Quixue城,士兵就继续看守他们,到第二天才送他们去见将军,他在一座很大和漂亮的府宅中,有两个院子,一个靠近大街的门,另一个向着府宅的内部,两个都有一种格子围起来;都满植有各种大树,其中养着大量的鹿和其他野兽,但驯若绵羊。正对着后院,有一个走廊,很多士兵在那里保卫将军本人,他在一座宽大豪华的厅里,威风地坐在一把象牙椅上。在他们进入第二个院子前,里头放炮和火绳枪,击响一面鼓,有西班牙使用的鼓那样大;完了后,响起了号角、喇叭和其他乐器的巨大声音,完了后,内院的门立即打开,如上说走廊是在那里,他们可从走廊看见将军坐的宝位。

在他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纸和其他书写用具（在该国通常使用的东西）；他的卫兵都是一色的绸制服，那样整齐，又那样安静，使西班牙人大为惊异。第一排是火绳枪，第二排是长矛，两者之间安排一把刀和一张盾，可能有400名左右士兵。他们后面是司法吏员，或行刑手，执着鞭杖和处罚犯人的刑具。他们之间是书手和讼员。

离将军座位约30步，或多或少，有一些侍从，数约一打的仆役，光着头，身穿漂亮的丝绸和金色的衣服。西班牙人由那些士兵押送，对他们有种种信号和表示，那是用来把判死刑的人送往法官面前的。距到达将军所在处老远，就要他们下跪；在这当儿押进几个中国人囚犯，等待判决；当宣读了他们的罪状，作出裁决时，行刑者就当着西班牙人的面严厉执行判决，首先扒击犯人的衣服，然后用绳子把他们的手脚紧紧捆住，以至他们的号叫声冲天；行刑者这样把犯人捆住直到官员下命令。官员听完罪状，如要叫犯人受鞭杖，敲一下面前的桌子，接着行刑者用一根宽竹板打犯人的腿股，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其残酷使人挨五十下便得死。将军敲了下桌子，一个吏员大喊一声或呼叫，行刑者马上开始执行命令。如果犯人要挨更多的杖，那官员再敲一下桌子，就再加五板，这样官员按他的犯人该挨多少就敲多少。对这些可怜犯人的哀呼惨叫，官员不露怜悯之情，好像那是打在一块石头上。对本国人的审讯结束，将军命西班牙人靠近些，端详他们的衣服等物，还有他们的祷告册和书籍；这之后，押送他们的人报告他们的情况，为什么和怎样逮捕他们，及有关他们到该国来的种种事。了解情况后，他命令把他们送监，牢牢控制他们，严加看守数日。这期间他



们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苦难,炎热和饥渴交迫,因此他们大都害了疟疾,肚子拉泻(laske)<sup>②</sup>。

于是在他们关监后,他们再次被送去听审,有更多的人被带去查询,所有人都认为西班牙人不会返回,而要被处决。对此他们觉得很满足,一次死去可免除日日摆在他们面前的许多苦难。这次审讯结束,将军宣告,从海路送他们去该省总督所在的广州城<sup>③</sup>,由总督根据不经同意进入该国的律法(如他们已进入),按他的判断下令把他们处死或惩罚。但当他们看到自己被送出监牢去海上,他们真的认为那是要把他们淹死在海里。因此(在他们自己作了一次新的忏悔,把自身交给上帝后)他们以获得为他们准备的酬奖相互鼓励;不过他们到达登舟的海岸,突然大海开始汹涌咆哮,看来几乎是个奇迹,而且海浪增长到士兵和水手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浪潮。如此延续了十天时间;所以他们不再乘船,将军改变了主意,决定从陆路把他们送往潮州府(Sancheo Fu)<sup>④</sup>,立即出发。他们这次旅行走了很多天,有50名士兵防守他们,途中他们看见许多奇事和那样丰足的财物,以致他们断定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这样他们经受不少苦难和辛劳抵达该城,因旅途长和受到士兵的虐待,他们现在(可说是)从赫罗德(Herode)到彼拉多(Pilate),无一日不受到公审<sup>⑤</sup>,要么去见一位特殊的法官。此城内外都很清新,布满许多果园,长着无数的果木,有花园、水池,及其他游乐的东西。此城有塞维尔三倍大,四周有高大坚实的墙围绕,人们的屋舍很大,建筑良好,街道很漂亮,宽而长,非常直,以致可以从这头到那头看得见人。从一处到另一

处相等的距离,建筑有牌坊(这在该国的城市中是常有的和普遍的),城门上有小楼,上面设置守卫城池的炮(这已有说明),整个城有一条宽大的河环绕,无数的舟艇和帆船常在河中行驶,河水那样深,人们简直可驾驶满载的船抵达和靠近城墙。城的一边有个休息的小岛,可从一座美观的桥到达,一半用石头,另一半用木头建造,而且很长。在石头筑的那一部分,依纳爵神父数了有三十家旅舍,或饭馆,那里不仅买得到鱼、肉,还有大量的珍贵和值钱的商品,如琥珀、麝香、绸缎和饰金的料子。

## 注释

① Quixue,未能考证出来。行程记述混乱,如果修士们是在福建登陆,那么按理应交福建官方处理,但最后一行人却被送往广州。叙述中没有提到走哪个方向,因此各个地名都难以完全断定,除最后提到广州之外,因为在广州监牢里,修士们被澳门的一位葡人援救出狱。(中译者注)

② laske,来自“laxitas”,肠胃松弛无节制。(原注)

③ 前面明确提到,一行人上岸的地点是 Chnicheo 省,则应为福建省,但这里又称送他们去该省的省城广州(Conton),前后有矛盾,这对以下行程的考证更增加困难。(中译者注)

④ Sancheo Fu,如送往广州,似应南行,则此名可能是潮州,不过不能肯定下来。(中译者注)

⑤ Herode,以残暴著称的犹太王,Pilate,审判耶稣的犹太法官,这句的意思是说,他们继续受到虐待。(中译者注)

## 第一十六章 西班牙人被送往梧州府,并记述他们在那里遇到的事

从潮州城他们被送往梧州府(Hucheoful)<sup>①</sup>,它比前一城

更重要也更大,始终有上述数量的士兵押送和守护。有时他们走陆路,有时走水路,沿途看见了很多丰富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过去曾看见过的都不算怎么了。关于这些,尽管我已对其中很多东西作了特别叙述,这里我本想不给予记录,因为我不愿把一篇行纪或评述写成一本史书;但因其中很多事看来难以置信,对那些不知道这个帝国强大的人更该知道。

在他们这次行程的记述中,他们看见的城镇很多很大,都有坚固的城墙围绕,其中一个有一条大河,水上安装有五百多台机器或轮子,制作均极巧妙,只用河水的力量驱动它们,灌溉四周 2 里格多范围的土地,无需其他帮助或人力。

在这个城市他们受了几天审讯和调查,然后命他们去广州;在前面两个报告中已对广州作了特别的叙述。这样当他们到达该城时,他们被投入关押死囚的(The quixi)<sup>②</sup>监狱,他们显然知道这点。在那里他们呆了许多天,大部分跟其他被判死刑的人一起被送去受法官的审理。

这时在城内的有该省和浙江(Chacu)<sup>③</sup>省的总督、都堂(Tutan),他是总巡阅官,在当时进行大审以清理监狱,关监的有几千人,有的已关了 10 年以上。有一天当着我们的人面前,有两千囚犯给押去受审,按照罪行和他们的严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鞭杖,有的充军及其他处罚。在大断狱的那天,有特殊的仪式,如放几响炮,关闭城门,不让人进出,直至清审结束,和其他很多事,这在本史书第一部已作阐述。

这期间西班牙人在城内遭受了很大的苦难,刚好同时,有个葡萄牙绅士叫做亚来斯·贡萨罗·德·密郎达(Arias Gonsalo de Mirandn),澳门城内的大首领(对教士很虔诚,西

班牙人的朋友),他了解到他们所处的巨大困难和危险,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使他们获释,并且对此极尽关切,以致他实现了他的打算,使他们出狱,解脱他们的危难,这都是靠这位绅士的调解,他出自对他们之爱作了充分的说服工作,打消了中国人对他们的误解,强使取消了对他们作出的严厉死刑判决。我在这里不单独叙述这些上帝的仆人教士不论在旅途中还是在监狱中所遇到的事,因为那有很多,记述要花长时间,写一本新历史。

同时尽管在前几卷中已对该帝国的财富,特别是所有情况作了叙述,但为进一步证实,我认为最好(有目的地)在下一章中叙述修士马丁·依纳爵神父跟我谈到的一些事,仍然作出尽量简明的论述。再者,因上述神父及其同伴比其他已有记录的人,看到的東西更多。中国人对他们放心,让他们看到和知道很多事,因为他们已被判处死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人知道他们要离开该国,他们就绝对看不到了,因为中国人十分担心别的民族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的统治方式和生活。

## 注释

① Hucheoful。如果一行人是先到潮州,那么这个 Hucheoful 应在广东省,或者系梧州?不过梧州在广东广西交界,似无必要先到那里,再折回送广州。另一个可能性(不大可能性),前面的 Sancheo Fu 为漳州,因此 Hucheoful 为福州,由福州再送往广州?记述中完全不提所走方向和天数,所以两者都不能确定。下面说“走水路”,可能是乘船沿河行,而非沿海行。(中译者注)

② The quixi,未能考证出来,或为地名,或为其他名称。(中译者注)

③ Chacu,很难说浙江和广东省是一位都堂,此处据对音或为浙江。待考。(中译者注)

## 第十七章 本章记中华帝国的强大、特色、财富和辽阔

这个帝国是在冬至线下，西南和东北海岸线有 500 多里格。在它的西南是交趾支那国，东北和鞑靼地接境，鞑靼国包括大部分陆地；西北部有另一个白色人的大国，在波斯国的那边，叫做契丹(Catay)，其中有基督徒，其国王叫做曼内奥尔(Manuell)<sup>①</sup>。据可靠消息说，从这个帝国边境到耶路撒冷，陆路要走 6 个月，这是他们听几个从该帝国经波斯而来的印度人说的，他们的说明是六个月前在耶路撒冷作出的，其中谈到他们怎样旅经阿拉伯福地，并经过红海。这个帝国的其他第四部分<sup>②</sup>，被一条险峻大山所包围，在一条直线上有 500 里格，但大自然在西北方留下几个打开的地方，或多或少可能有 80 里格，向着在北斗星方向的日本海。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及其中众多的人口，填补上打开的地方(在本书第一部已详加述及)。同时这个国家的国王发现自己受到强大鞑靼人的压迫和骚扰，觉得他可以轻易地关闭山间自然打开的那些门户以抗拒鞑靼人，就以好几千人死亡的代价把它封闭了，为此他施行暴虐，后来造成他本人的死亡。

这条山，连同人工修筑，就是著名的中国长城，它有 500 里格长。不过你必须从上面所述去了解它，最好对它相信，因为仅 80 里格是用人力辛劳地建造，在它上面有无数的堡垒，使它更壮观和坚固，但不及另外 420 里格天然防御更坚固。

在这同一长城附近有大片沙漠，其中布满沟渠和湖泊，按

他们自己信以为真的史书所载,这是该帝国得以存在两千多年的原因。

全国分为 15 个省,还有海南(Aynao),每省有省会,省就以此得名<sup>③</sup>。这个国家的中心有一大湖,很多大江大河发源于此,流遍全国,宽大到其中有舟、艇、帆船及其他种类很多的船上下行驶。丰富的水源使它十分肥沃,盛产各种物品。再者,他们的城镇大多位于河畔,所以一个省靠水路与另一省交通,大宗商货和其他珍异物品也由此从一省运往另一省,而且花费很小,因为所有东西造价都极便宜。

这个国家的海岸是已知全世界最大和最好的;沿海有五省,它们是广东、泉州<sup>④</sup>、宁波、南京和北京,北京在西北陲,国王和他的臣属及朝廷常驻那里,还驻有它的大部战士,因为这个省跟他们的敌人鞑靼人接境。有人会说,国王常驻那里,是因为它是全国最好和最富庶的地方。但我(据一些中国人的说法)相信他在那里是因为地近鞑靼,他觉得可以在敌人一旦袭击时能应付。在这些河里有些岛,对全国都有益,因为岛上养有鹿、猪及其他动物,这是使城镇得到充分供应的原因。

但最使那些到这个国家去的人惊叹的是看见它每个港口都有无数的舟船,其数目是那样之多,以致澳门城有个人打赌说,仅广州河里的船就比整个西班牙海岸的还要多。

有件事我可以肯定,我曾听一些极可信的而且在该国呆过的人说(但特别是依纳爵神父,这篇行纪我就是根据他的报道):在这沿海五省的任何一個,集中千艘战船,都(如所说的在西班牙的情况)用于战争,是件容易的事。有那么多船的原因,已有专章谈到。关于这个帝国之大,有不同看法,但大多跟

修士马丁·德·拉达神父一致，他像一名几何学家和数学家，这个意见我在撰写本史书第一部已作叙述，其中谈到该帝国的特殊事，系取材于他们的书籍。但有一件事我不能略过，而要谈到，因为它值得作特别的记忆，这事是上述神父依纳爵亲口告知我的，他肯定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就是，平均一年每天（除战争和瘟疫外，据他们回忆，在这个国家没有这两者，在他们两千多年的史书中也找不到记载，也没有饥馑或其他意外变故损耗百姓），在这个帝国的十五省老老小小要死几千人。这使神父们感到很大的悲伤，他们因信仰基督的热忱，认为这份许多灵魂的巨大贡品，魔鬼每天取去，送进他的邸第或住所。

这个国家全部都很肥沃，既因有一般的灌溉，也有天气的缘故，以致几乎全年都收获果实，但特别是小麦和大米。因此这样那样东西都很便宜，我们的人在旅行中用一个半里亚尔买了一庇各<sup>⑤</sup>米或面，相当于五个西班牙的罗斛。其他的東西按这个比例定价，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他们说在这个国家有很多象、狮子、老虎、豹子，及别的野兽，那些修士很少看见活的野兽，但看见许多它们的皮，这表明那是真有的。有很多产麝香的动物，属于虎类，像小狗，人们把它杀死，再放几天，让它化脓和腐烂，肉和血就变成那种甜粉末。也有很多麝猫但不值钱。大量的马，而尽管上述修士看见的马匹很少，据共同的说法和传闻，15省中几个省有很多，但修士们没有到那里去，因此他们不能说他们看见了它们。但鸡、鹅、鸭和其他家禽，在这个国家各地都不计其数，所以它们不值甚么；海里和河里的鱼都同样丰富，在这点上他们的说法一致。那些记述这个国家情

况及其售价便宜的人,有上述修士及其他到过该国的人作证明,以致4个同伴可以用6个马拉瓦德(相当于一辨士)的价值饱餐肉、鱼、饭和果品,并且饮该国的好酒。

在整个这个国家有很多金矿银矿,十分丰富;但国王不让开采,而有极大的限制,(说)矿是在他家室内,他们应设法从别的国家运来。不过尽管金银都很丰富,但除在宫室里拥有金银制品及其他贵重珍宝外,任何人不得拥有,哪怕这人有职位的。他们视银子的价值超过金子,他们说原因在于,金价有变化,如在意大利;但银子始终稳定并且同价。

有大量的珍珠,但特别产于海南岛。还有大量的水银、铜、铁、钢、黄铜(laton)<sup>⑥</sup>、锡、铅、硝、硫磺,及其他使国家生辉的东西,但尤其是有许多麝香和琥珀。

这个国家的国王,他除了享有的大量税收外,据说在所有大城市,各省省城的那些城市,还有大量财富。作为此说的证明,上述修士肯定证实:在广州城,五百年来进入该城的钱〔既有来自葡萄牙人的暹罗(Cyan)<sup>⑦</sup>国人的,及别的邻国的,也有该省所有的贡赋〕,总共在该城国王府库中的,按正常的计算,超过所能相信的足够数字好多百万。这个国家的百姓穿丝绸是寻常的事,如欧洲穿亚麻;确实,他们用丝绸做鞋,有的用缎子,很多用金缎,色彩极鲜艳;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丝绸,数量很大,所以每年从广州城运往葡属印度(Portingall Indians)的超过3000京塔。此外大量输往日本,而装运到吕宋群岛的一般有十五多艘船只。暹罗和别的国家也大量运走。尽管如上述常输出,在该帝国仍有大量剩余,可装载很多船队。

还有大量的亚麻、棉花,及其他织料(Webstrie)<sup>⑧</sup>,都十分



便宜,上述修士肯定说,他曾看见1坎吉(Canger)<sup>⑨</sup>即15呎(fadom)售价4个里亚尔币。这个国家的精瓷盘要用很多话加以叙述。但从那里运进西班牙的十分粗糙,尽管在没有见过精品的人看来很精良。不过他们自己有那种精瓷器,在我们那里会被看做是用金子制造。最精致的瓷器以死刑禁止输出。仅除老爷,即那儿的绅士(这已告诉你)外,任何人不得使用它。有大量的糖、蜜、蜡,如前述都很贱。总之我认为,他们生活丰富,各种东西满溢,以致不缺身体所需的东西。但对于他们的灵魂,那是最主要的,他们却缺乏(在本史书的叙述中你已经知道这点),上帝会乐意给予弥补。

这个国家的国王收的赋税,已专有一章向你介绍;因此在本章中我将记述上述修士告诉我的话,那就是仅一条在广东省的叫做盐河的河流,每年缴纳的税有150万<sup>⑩</sup>。而尽管他每年收的常赋在数量上已超过现今已知全世界最大的国王,但在这15省的每座省城,他在府库中集中的和保存的财物(如中国人所说为真)超过许多国王总共有的或所能得到的,不,离它还差一大截呢。

这个国家的所有城镇都有石墙环绕,每十五步有一座城楼,墙外通常都有一条河,或宽深的壕,所有时候可以灌水,以它保卫。他们不用炮台,也没有炮石,仅在城门上有塔(这已作叙述),其中安置所有的炮,用以保卫该城镇。

他们使用很多种武器,但特别是火绳枪、弓,三四种长矛,像大刀一样的刀<sup>⑪</sup>。士兵去打仗时都穿到膝的填满棉花的长袍,抵御枪刺和刀砍。所有接受国王皇家津贴的士兵,都戴红黄色帽子作为标记,数目很多,有步卒也有骑兵,几乎不能数

清。据那些在该帝国呆过并看到士兵的人一致的看法,西班牙、法国和大土耳其都没有这个国家的兵多。他们中间有管辖十名士兵的队长,有管百名的,及管千人,万人、二万人的,迄至管十万人。这些队长统领士兵数,有他们携带的某种徽号加以辨识。他们在每个新月召集和操练他们的人马;同一天付给士兵皇饷,但必须用银子付,而不用别的钱。据见过这种偿付的人,特别是上述神父依纳爵修士说,给士兵的是一块银子,可能相当于西班牙一个半里亚尔的重量,和我们的四个克朗的价值一样。但在全国各处,他们接受新饷那天,每人都必须表演一套武艺,这是当着检阅官或检查官的面做的,那些被认为表演不精的人,要受到申诉和严惩。他们打仗很齐力,而在有关服从队长,服从战争中使用的旌旗方面,他们可以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相比。

## 注释

- ① 这完全是传说,Manuell 是常见的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人名。(中译者注)
- ② “第四部分”,指北部? 意思不明。(中译者注)
- ③ 这是欧洲人的误解。(中译者注)
- ④ Chincheo,指福建省。(中译者注)
- ⑤ pyco(pico),马来亚或爪哇语,一个人所能负载的重量,相当于一百中国的卡提(Catties)——东方各国使用的重量名,合 1.32 磅到 1.39 磅。(中译者注)
- ⑥ laton,裹锡的铁。(原注)  
laton,西班牙语“黄铜”。(中译者注)
- ⑦ Cyan,即 Siam。(原注)
- ⑧ 纺织的物品。(原注)
- ⑨ Canger,原文作“Canga”,可能是当地用来度量的单位。(原注)

对音不明,一坎吉如相当于十五呔(fadom 或即 fathom)——一呔是六呎,那就很长了。六英尺约合七市尺多,因此很难说 Canga 是“丈”的对音。此处或许有误。(中译者注)

⑩ 甚么单位? 未明。(中译者注)

⑪ faunchers, 关于这个词,参看第一部第三卷第五章注。

## 第一十八章 本章谈一些礼节仪式, 及发现表示已具有圣福音律知识的其他迹象和标记

迄至今日在这个国家百姓中看到的,仪式是异教的,没有跟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教派渗合;在他们当中发现,有充足证据表示他们在过去某个时候对福音律有某种特别的知识,这明显地见于在他们中发现和看到的一些图画上,前面我们已作过专门的叙述。他们相信这是由使徒圣多默的布道而得知的,他在前往印度时途经这个帝国,从那里到撒拉米纳(Salamina),用他们的语言叫做马里普尔(Maliper),在那里他为耶稣基督之名和信仰而殉教。在今天,他们记得他在该国,按他们祖先的传说,称很多年前在该国有一个人向他们宣讲一个新的教义,他们可借此升天。此人布道数日后,发现没有什么收获(因为他们都忙于打内仗),便离开那里去了印度。但首先他留下了一些受过洗而且熟悉信仰事情的弟子,让他们可以在条件许可时向人们布道。在很多地方他们崇拜魔鬼,只为使魔鬼不伤害他们。因此上述修士确实告诉我说,因他曾几次在他们给一些死去的中国人行丧礼时在场,他看见他们在死者前绘一个凶恶的魔鬼,左手执太阳,右手拿一把刀,作

势像要砍死者。这幅画是在他要死的时刻放在他面前，加强他对此的信心。

于是修士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人回答说，因为不要魔鬼在另一个世界危害死者，所以他们把魔鬼的像放在他面前，那可以认识他，把他当作朋友。据知这些中国人，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错误，如果可以自由传道，可以自由接收的话，仍然很容易归信我教。

当太阳和月亮出现蚀时，他们确实相信那是天帝要毁灭它们，同时因极端恐惧他们把自己弄成那种颜色，百姓一般都向它礼拜，真认为太阳是一个男人，月亮是一个女人。因此，当它开始蚀时，他们向上述天帝献祭和祈祷，希望他不要杀害和毁灭它，因为人们很需要它。大家都相信灵魂不死，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按他们在今世的生活，肉体的行为受奖或受惩。所以他们习惯在田地里修墓，吩咐在他们死后葬在里面。当 they 要死时，他们叫杀死他们的奴仆或生时最宠爱的妻妾。这样做是让他们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为他们服务，他们相信他们在那里将永生而不死。他们在墓里放进吃的东西和财宝作陪葬，相信他们可以把这些带进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供他们的需要。据西班牙人亲眼所见，古时秘鲁的印地安人也有这种错误。在这个国家有很多大学和学院，其中教授自然和道德哲学，及国家律法，以便学习按法理政。国王为此常派遣巡阅官去视察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按学生各自成绩给予奖惩。当他们发现干坏事，尽管他们不为此受罚，而且是容许轻易改正的人，他们仍然感到十分羞耻，如神父依纳爵及同伴亲眼所见。他们一直是作为判死刑的人，但任何时候他们看见人们崇拜

偶像或魔鬼,或其他任何恶物,就极自由地给予谴责,人们不仅不想为此伤害他们,反倒乐意地听他们反对和阻止崇拜的理由。上述修士告诉我说有一天,途经一草庵,那里住着一个隐士,在庵内祭坛上供着尊偶像作圣人,像前有一位中国人,一个要人,在礼拜它。上述神父毫无畏惧地走向他,开始责备他,向偶像吐唾沫,让他因此停止礼拜;而神父和他的其余同伴都十分惊异地看到,作法虽大胆,却没有因此伤害他。他们估计要么中国人把他当成了疯子,要么(这是最可信的)上帝为他的奴仆工作,那可以酬奖他为报答主的荣耀而做的事,平息了那个人的愤怒,让他知道自己受责备是有道理的。在澳门城以及在菲律宾群岛有很多中国人归信,每天都在给他们施洗,他们显示和表现得是好基督徒,并且说使全国归信的最大困难在于那些统治该国的人,他们需要上帝慈恩的特别帮助使之归信;因为他们是被当作地上的神受到崇拜和服从。除这点外,他们使自己享受所有人类所能想象到的娱乐,因为他们视此为所有的幸福,而且享乐过甚,以致估计全世界没有人可与他们相比。

他们始终坐在小椅上,由人抬着走,小椅用丝和金覆盖。此外他们还大肆宴乐,在席上按他们的嗜好有很多种不同的食物。同时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国家的妇女出奇地要多贞洁就多贞洁。相反,男人则是邪恶的,而特别是君主和官长。为此我们的信仰严厉和强烈地谴责这些恶行,据认为那将是福音进入他们当中的一大障碍。不过上帝可以接触他们。至于一般人则没有这种障碍,他们反倒会十分乐意接受我们的圣律,因为那将是一个机会把他们从魔鬼的专制下解脱和搭救出

来,还有把他们当奴隶看待的官员和君主。这就是那些曾进入这个国家并跟中国人讨论过这件事的人的意见。他们当中有好几件好事,值得仿效遵循,我将在这里记述两件,按我的看法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是,他们授与管治的官职,只按本人长处和足够的才能,不以别的方式方法,哪怕为友情所收买。第二件是,出生于一个省或城的人不得任用为当地的总督、长官或法官,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因亲友诱导而行恶的机会。这个国家的其他事情,我让参看前面已有的记述,以下接着谈其余在本行纪中答应要叙述的。

### 第十九章 本章谈日本岛及该国的其他事物

日本岛屿很多,合起来成一大国,又分裂为许多王侯。它离中国大陆有 300 里格,两国之间是南京(Languin)省,为上述 15 省之一;而从和中国本土广东接境的葡属澳门前往,他们估计仅 250 里格。往北行,他们一般估计从吕宋即菲律宾群岛到上述日本岛,是同样里格数;人们可以经新西班牙往那里去,因为那是较好,较安全和较短的航线,而据在那海域航行的驾驶员推算,其航程不超过 1 750 里格,不到葡萄牙人所作航程的一半。

这些岛是很多的(如上述),它们都住着很多的人,他们在身体和面孔方面跟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尽管不那么精明。[这看来是真的,在中国史书中发现记载说,这些日本人在古代是中国人,而他们从那个大国来到这些岛屿,今天他们在那里居住,其过程如下:中国国王有个亲戚,一个很有权势和武

勇的人，心里密谋要杀死国王，自立为该国的君主，为更好实现这个阴谋，他把他的歹意告诉他的一些朋友，请求他们帮助去实现。他们为野心所动，答允了他；为更有把握，他们开始准备军士，以备在预定日期行动。但因他们的这个图谋没有如事情所需那样守住秘密，他们的阴谋被国王发现了，他得以随意充分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出乎他的亲戚及其党人的意外，他们都轻易地被捕获。

然后朝中大臣决定，所有叛逆将按国法被割断咽喉，但当他们的判决上交国王批准时，（他得知他们很悔恨，后悔对他进行谋逆和犯罪），他决定对这事施以补救以减少损失，恐怕因他们之死会发生事变，所以他下令免他们不死，但要永远从该国流放，明确规定，他们及他们的妻儿，和所有他们的一切，都要永远居住在今天称作日本的那些岛上，当时它是荒无人烟。这个判决执行，罪犯感恩地接受，于是他们被送往上述岛屿，当他们在哪里发现自己离开故土，没有可能返回，他们就安排公共福利作永久之计，为行政治理制定法律，有别于他们原来的中国法。但他们特别定下一条，永远禁止他们的后人跟中国人友好，并且教他们尽量对中国人行恶，直到今天它仍然保留而没有违背，在他们所可能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们的不同，甚至表现在服装、语言和习惯方面；因此没有比日本人更憎恶中国人的民族了，以致他们同样地报他们的仇恨。尽管当时上述日本臣服中国国王，以后长期仍然这样。今天却不是了，而尽量给中国人造成伤害。]<sup>①</sup>

他们有大量银子，但不如我们印地安人的纯，还有丰足的大米和肉食，有的地方有小麦，尽管他们有所有这些，及很多

水果和草木,还有别的当作他们普通食物的东西,他们仍不及他们的四邻或邻国供应充分。此外土地不缺出产,因为地很好而且丰产。但土著很少从事土地耕作,因为他们更热衷于战争而不是耕种;所以这是他们多次缺乏供应和粮食的原因。在这些岛上有 66 个王国或省份,很多国王,但不如称之为统治者或首领,有如西班牙人在吕宋岛发现的。因此缘故,尽管他们称作国王,他们却不是,在他们的规章和赋税方面都不是,因为他们很少跟人民群众有关。1583 年死去的国王(Nobunanga)<sup>②</sup>,就拥有的百姓和财富说是他们当中最主要的和最大的君主。他被手下一名将官所杀,因他的骄狂不可一世而被上帝用这一法子惩处,那种骄狂远胜于尼布甲尼撒(Nebuchadonozor)<sup>③</sup>,乃至达到他要人们把他当神来崇拜的地步。为此他下令修筑一座豪华的庙宇,在其中安放足以表现他愚昧的东西;为让你知道愚昧到什么程度,这里我只谈一下他向朝拜他庙宇的人许的愿。

第一,朝拜上述庙宇的富人,拜了他的像,可变得更富有,而那些穷人也可获得巨大财富。一切没有子嗣承继财产的人也要得到子嗣,以及太太平平的长寿享受。

第二,他们要活到 80 岁。

第三,他们要无灾无病,将健康地实现他们所有的愿望。最后他命令他们每月都要庆祝他的生日,并且这天去朝拜他的庙,保证称那些相信他及他许诺的人,要肯定看到愿望实现,而那些今世有过失并且不去实现他训诫的人,则要走向沉沦。为更好实现他的愿望,他命令把他国土内最受崇拜,最多香客朝见的偶像都放到这座庙里。放进后他马上禁止礼拜其



中任何一尊,只许礼拜他这位真菩萨(Fotoque)和绝对的神,天地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

[这个狂傲的国王在他悲惨死去前不久干的这件蠢事及很多别的事,我不再谈,以免我在这篇行纪中令人生厌。他的儿子继承这个骄狂国王的王位叫做 Vozeguixama,因为年幼,今天国家仍由一个叫做 Faxiuidono 的名将治理。]<sup>④</sup>

这个国家所有男人天生好战和好抢劫,他们当中常有这样的事:最有势力和力量的人总是抢走最好的部分;但他享有它却没有甚么安全,因为如俗语所说“他找到他鞋子的头,那他的脚长也就给发现了。”另外一个人到来(当他一点没有想到的时候)并且胜利地抢去他的掠夺物,他们彼此相互报仇,不问甚么缘由:因此他们从未停止内战,这看来是该国水土的影响。他们不断进行战斗和劫掠,使他们得到武士之名,而且威胁着他们所有的邻居和邻国。

他们使用很多武器,但特别是火绳枪,刀和矛,使用十分熟练,他们在中国大陆上干了很多突然抢劫的勾当,随意到那里去,并且也要在吕宋岛干类似的抢劫,采取各种万能的手段去干,但碰巧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倒霉地违愿转身,抱头鼠窜。

有一次他们来到伊罗戈,靠西班牙人的帮助(当地人是他们的属民)那里的人有效地进行抵抗。日本人认为最好返回自己的家去,取消已开始的打算,决定不再去冒类似的危险,因为他们已损失了很多同伴。几年前他们在中国也遇到同样的失败,他们有一万人去抢劫,在登上陆地后,袭击一座城市,没有受到甚么伤亡和抵抗,他们满足于这次掠夺,忘其所以,没

有防止可能碰到的伤害。被激怒的中国人把他们包围，以致于当日本人清醒的时候，他们已处在被迫向他们的敌人投降的地步。中国人则任意对所遭受的损害作充分报复，很好地警告了那些将得知这件事的人，以免陷入这类境地。因此中国人很好地报复了他们所给予的损害。

基督的信仰因耶稣会神父们的努力和劳动，特别因教师弗朗西斯科·沙勿略(Master Francisco Xavier)<sup>⑤</sup>的工作，在这些岛屿中的几个岛上已很好传播。沙勿略是该教会创始人依纳爵·德·罗耀拉神父的十个伴侣之一，他以极大热情努力教化该岛，他的圣诫和圣洁生活对此是一大帮助，至今日本人仍承认这点，把他们因接受洗礼而得到的好处归功于他(仅次于上帝)。该会的神父们，那些在他死后留下来的，以及自那时以来去那里的，在各方面都遵循他。

因此应感谢他们软化这些岛上土著的铁石心肠，土著百姓的性情(尽管他们是好的和机敏的)被认为天生好战争，好抢劫和干坏事，而在今天，作为基督徒，他们仍有他们的恶性，不过，因上述神父的良好教义和榜样，他们已比东方的人或东印地安人是好得多的基督徒了。

我不在这里记录这些岛上受洗者的人数，因为那里说法有分歧，也因耶稣圣名即耶稣会神父们在他们信里各说不同。葡萄牙人说，与归信者的人数相较，受洗者的数目是很少的，有很多人还没有领洗，因为缺乏牧师和教士。这可轻易地补救，再派其他教会更多的教士去那里，协助上述的耶稣会士，我相信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特别的愉快和安慰，这已有经验可资证明。在印地安人的地区，教士们已去到他们传教的地

方；因这些岛上人口众多，尽管去很多福音的劳动者，包括所有各教会的，彼此仍不会干扰妨碍，他们都会发现有充足的工作干，特别是如果继承人及其臣民都归信的话。这些岛上的人美好而匀称，衣着华丽，尽管不如中国人有秩序，他们生活得健康长寿，原因是他们很少食用各种肉类。他们当中不用任何医生，只用草药治病。

他们当中有很多偶像的教士，称之为和尚(Bousos)，还有属于他们的大寺庙。他们还有大巫师，这些巫师常跟魔鬼交谈，对他们在该国接受上帝的律法是不小的阻碍。这些日本人的女人或妻妾很保守，很少走出他们的房屋，在这方面极像中国妇女(这已作叙述)。不过他们有很多妻子，因为法律允许他们合法按他们的意思和抚养能力娶妻，但他们十分持重以致他们自行约束，平安生活。不管男仆人还是女仆人，都像奴隶般侍候主子，主子可以随意杀死他们而不触犯他们的刑罚，这是大大不同于良好政治的事。其他很多我能谈到有关这个帝国的事，因上述理由，我就略而不述了。再者，因耶稣会神父们对此已有详尽的和真实的报道了。

离这些日本岛屿不远，他们晚近发现一些叫做亚马孙(Amazones)的岛，因为上面都住着女人，他们普通的武器是弓箭，而且善于使用。他们让右胸干瘪，为便于使用他们的弓，每年的某几个月，从日本有些船携带商品驶往这些岛，携回当地产的东西，在这期间男人跟亚马孙女人交媾一如自己的妻子。而为避免他们当中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按下述方式行事。

他们的船只到达后，有两名使者上岸向女皇报告他们的

到达,及船上人数,女皇指定一天让他们登岸,这天她携带同样数目的女人去岸边,好像他们是男人,但这些女人是在男人上岸之前到达,她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双鞋,或一双拖鞋,上头有她们自己的几个记号,并且把鞋留在水边的沙滩上,没有什么顺序或行列,然后马上离开那里。这时男人上岸,每人都先取一双遇到的鞋,把鞋穿上。接着女人马上到来,他们各自携带那个抽签穿上她鞋的男人,把他当作他的客人,无需其他任何讲究,哪怕碰巧他们当中最丑的碰上女皇的鞋,或者情况相反。

于是当女皇规定的月份过去,他们必须离开,每人都把自己的名字及所居住的城名留给他的主人,以便如碰巧她们有了孩子,生下男儿,那来年可以交给他的父亲,如生女儿,则留在她们那里。

这事很难置信,尽管我得到一些教士的肯定,他们曾跟那些在这两年内到过上述岛并见到上述女人的人交谈;而更使我生疑的是,居住在日本岛的教会神父们在他们的信中没有特别提到它,因此让大家对此爱信不信吧。

## 注释

- ① 括号内的文字采自德·拉·波特的法文本。(原注)
- ② 此处日本名字及下面的均未译为中文。(中译者注)
- ③ 古巴比伦王。(中译者注)
- ④ 以上方括号内的文字仍采自法文本。(原注)
- ⑤ 沙勿略曾于1552年抵达我国上川岛,并死于该岛。(中译者注)

## 第二〇章 他们记录了日本岛的几个邻国,并根据那些地区传来的真实情报,又记述交趾支那国发生的一些奇迹

上述依纳爵神父,从葡萄牙人居住的与中国大陆接境和位于 22 度的澳门城旅行到马六甲,途经海南湾。海南是中国的一个海岛和省份,离大陆 5 里格,离菲律宾 180。它是一个很富庶的省,有大量的粮食,而在它和大陆之间的海峡,有大规模的采珠和采小珠(aliafar)<sup>①</sup>业,那里采到的珠比在阿拉伯海岸巴林(Bareu)采集的要大很多克拉(Killats)<sup>②</sup>,也大过从另一个国家曼纳尔(Manar)所采集的,许多珍珠从那里运往中国。

这个海南省有很好的资源,那儿的百姓很温顺而且脾性好。从这个岛到交趾支那国有 25 里格,从澳门去 12<sup>5</sup>。它是个大国,位于 16 度,其一侧和中国大陆接壤。全国分为三省。第一个省深入陆地 40 里格,其中有一个大国王。第二个更深入陆地,其中统治的是一个比第一位更有势力的国王;靠近太阳,更向着北斗七星的,是第三个,它更大更富,其国王跟其他两个相比,是一个皇帝,用他们的话叫做东京(Tunguin)<sup>③</sup>,其含义相同。另两个国王臣服于他。不管他的强大到可称作皇帝,但他仍臣服于中国国王,向他纳贡和交贡赋(parias)<sup>④</sup>。它是一个粮食充足的国家,和中国的价钱一样便宜。有大量叫做鹰木(Palo de Aguila)<sup>⑤</sup>的木材,还有另一种叫做伽楠贝(Calambac)<sup>⑥</sup>的木料,两者都很有香味。有丰富的丝和金,及

其他很珍奇的东西。这些国家都即将归信我教,因为那个首领(他们尊称为皇帝的人)已屡次派人去澳门,和其他基督的地区,请求把既有学识又是宗教的人士派给他们,以教导他们有关上帝的律法,为此他们都决定接受它和受洗,而且极热情地期望它,以致他们已在很多城市准备木料作修筑教堂之用,并准备其他各种必需用品。

在澳门有一个圣方济各赤脚修士会的教士,他得知这位国王的良好宏愿,就通过一个跟他国家进行贸易的葡萄牙商人,给他送去一匹绘有审判日和地狱的布,那是一名优秀匠人的作品。还有一封信,其中向国王表示他极希望跟他的几名其他教友到他的国家去传布福音。上述国王接受了,在了解到该画的含义及送画的教士情况后,他对礼物十分高兴,并回赠佳礼给这位教士,还送去一封很殷勤的信,表示接受对方在信里的请求,答允去那里的人能受到款待,他会马上在他的宫室旁给他们一所房屋。

这位教士尽管希望实现国王的愿望,但当时他仍然不能够去,因为他只有很少的同伴。国王知道这点后,就给澳门主教送去三、四封信,请求主教把所说的教士派给他,保证说让他们去那里,他和他国家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基督教和圣洗礼。对这些信,他们一直回答说主教会把人派给他。但后来,因为他们没有办到,国王就沉痛地对几个葡萄牙商人抱怨主教,说你们的这个澳门主教撒大谎,因为我曾写了四封信请求他把教士派给我以便传布福音的律法,他同意我的要求,但却根本没有实现,没有把他的话兑现。直到今天他们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原因是十分缺乏那些地区需要的牧师,除了把已受洗的

人留给他们而无准备外,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用好话和许诺打发他们,说他们的愿望将尽快地得到满足。这就是在澳门对上述国王所遣几名使者或使臣提出同一所作的答复,这请求是极恳切提出来的。这几个使者为安慰自己,也为安慰派遣他们的人,携回他们可能得到的图像,特别是十字架(如所已叙述)。在该国他们制作了无数的十字架和类似的东西,立在他们的街巷、大道和房屋中,很恭顺地崇敬和礼拜,既因它是基督的表像,而基督的教义他们是渴望接受的。也因在该国发生了一个值得特别叙述的著名奇迹,我将在这里予以著录,按照上述使臣在前来请求教士教导他们福音时,公开当着澳门居民述及这一故事。

这个国家有个土生的居民,因某种原因离开该国,去跟葡萄牙人住在一起,他了解到基督教的仪式,又为上帝之手所触摸,就领了洗,在该城居留了若干年,表现得是个好基督徒,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后来他变了主意,决定返回他的本国,在那里按照他从基督徒那儿学来的方式生活。他认为容易这样做,不会遭到反对或对抗。因此当他返归本国时,他遵行基督徒应做的事。在种种基督教的形像和表现中,他做了一个十字架,立在他的家门旁,当他经过它时,都极虔诚地对它礼拜。他的邻居看见那个十字架,那是他们从前没有见过的,又看见那个基督徒怎样特殊礼拜,这时他们开始嘲笑侮辱他和十字架,把它推倒,还对它和在该地立它的人干了别的羞辱的事,他们的愤恨和粗鲁使得他们思想中决定把它烧毁,而且这样做了。就在当时,那些把它烧掉的人,他们全都奇怪地死去了。这是有很多别的人看见的,他们对此作出充分的证明。几天后,死者

的所有后人都走上同一条路,无一获免。这个奇迹在全国传播,所以那里的土著在各地都立了很多十字架。

他们说这是上帝使他们感受到的主要行动以促使他们请求派人去给他们施洗礼和传布圣福音。同样,对此事有很大帮助的是,上述教士送给国王那件绘有画的布的说明。迄至当时,该国有些土著前往澳门城,他们受到我们宗教的影响,在那里受洗礼。因此,也因上述的希望,他们都期待上帝高兴给他们送去拯救灵魂的药方,但那不能太久,其根据是已看到的那些事,及上帝显示的奇迹,以更加激发他们的热望。如前面谈到的十字架的奇迹,还有1583年一些交趾支那人在澳门城讲述的发生在同一年,为上述国家所有人记忆犹新的其他奇迹。其中一个,上述基督徒中有一个去拜访一名原先瘫痪在床许多年的要人,在谈到他长期卧病时,基督徒说起一些奇迹,据他知道那是由我们救世主基督显示的,而特别表现在他医治像要人所害的这类疾病的奇迹上,只用他的神力,以他的衣服或影像的一部分触摸病人就成。这位官员听见这番话,对基督徒告诉他的创造这些奇迹的人格外信仰和虔诚,并且问他的名字是甚么,有甚么标记和形象。他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叫拿撒勒<sup>①</sup>的耶稣,救世主,人类的救主和荣光。为更好向他说明基督的形象,他把他保有的一幅画给他看,那是他受洗时得到的,印在纸上的,画的是耶稣基督升天,因缺乏教堂和别的大卷秩,他一直要把它带在身边,向它祈祷。这位病人拿着它,极虔诚地用眼睛把它盯着,请求基督给他健康,那他会马上相信他而且受洗礼。就在同时,当着所有人的眼前,他觉得多年来患的病,从未能找到人类药物医治,尽管他已试了无数



药方,现在霍然而愈。他立刻要那个基督徒给他施洗,并给他大量的金钱,后者违愿地收下,把钱用于慈善事业。他拿部分钱买了一艘大船,至今仍用它摆渡人们过河,而过去渡河是要经历很大危险的,他这样做是为上帝之故,不因此接受分文。

几天后,在这个国家另一地方,发生了另一个含义不下于头一个的奇迹,那就是,在上述澳门城有一位交趾支那人,他请求一位赤足修士给施洗,在受到充分教诲后,修士给他行了洗礼。当他长时间跟修士作伴,体验了他的基督教义和信仰后,修士允许他返回他的国家,表示好意说,在他到达那里后,他要努力去增加上帝已开始在他们心胸中点燃的基督信仰热情。这位善良的新基督徒十分认真地去作这件事,他得到很大好处(在上帝慈恩的帮助下,上帝是把他当作工具的),治愈了一些疾病,方法是把圣母像给病人看,他一直把圣母像挂在脖子上,向它祈祷,同时很热情地给病人念主祷文即祈祷文。他的名声在他居住的这个省传遍各地,传到一个曼达林(mandarin)即该省大官那里,他许多年因手足生麻疯而卧床,没能找到可使他恢复健康的药方和医药,或其他人间的疗法。因渴望治愈,他派人去把上述基督徒找来,询问他可否给他治疗那种病,据称他已经医治了另一些要人。基督徒说可以。这时官员答应他为此付给大礼和报酬,但他不看重这些,而仅请求对方在痊愈后要受洗和当一个基督徒,作为报酬。官员接受了,于是他把他保有的圣母像给他看,说:如果你相信刻在这里的这位圣母,及他最神圣的儿子耶稣基督,全世界的救主,你将马上获愈。这个曼达林即官员十分专致地看着像,想着他听说的话,决心相信圣母,就在他这样做时,他的病给治好了,这是

在整个该省引起很大惊奇的事。

这些奇迹和十字架的奇迹,很快传开,使得该国居民希望成为基督徒。但因缺乏教士,这事没有做到,有如上述。同时对这些人也是不小的悲哀:他们因基督的信仰而想到,我们的魔鬼敌人把看来作好准备享受上帝之恩及其永世之福的那些灵魂,带到他的地狱邸宅去。这一切都因缺乏教士之故,不为别的原因。上帝以他的慈恩挽救这点吧。

上述依纳爵神父(如我所说,这篇行纪中很多事我是根据他的记述)告诉我说,当他路过这个国家往西班牙时,他看到那里百姓的虔诚,他们很希望成为基督徒,而且百姓是怎样极恭顺和充分理解地准备和致力于接受圣福音。他乐于留下来给他们施洗,而且仅由于仁慈和怜悯乐于这样做。因为他们多么诚心地要求洗礼,而且有那么多有罪的灵魂。但他被迫赴马六甲。再者他觉得,在那么多人当中他的微弱力量干不了甚么。对他说最好是去西班牙,寻救更多同伴帮助他。他这样做了,得到教皇格利哥利十三世的接见及其他许多酬奖后返回;他也得到西班牙国王的很大支持,而且抱着希望国王陛下将给他特殊帮助,以进行这桩工作,那将有不小的影响。我确实相信,在短时间内该国都将服从于罗马天主教,并且将成为一扇使福音的律法进入强大中国的门户,因为这个交趾支那是在同一大陆上,他们的语言和风俗几乎是同一类型。

这个国家的人是很白的,穿着像中国人;他们的女人很诚实和害羞,服饰奇特而华丽。男人让他们的头发散开,十分认真地梳理。差不多全国的人都穿丝绸,因为他们有很多优质的。国土环境有益于健康,满是老人和小孩,这充分证明它是

个好地方。

他们说他们当中从来没有疫病和饥饿，这有似我们谈到的中国的情况。

让那些有能力的人进行工作，使今日在魔鬼专横统治下大量的和无数的灵魂，可以获得基督信仰的自由，享受他们造物主的另一种生活。

### 注释

- ① aliafar,更正确拼法是 aljofar,来自阿拉伯语“小粒珍珠”的讹误。(原注)
- ② 西班牙语 quilate,克拉。(原注)
- ③ Tunguin,语源不明,疑为东京的对音,把地名作人名。(中译者注)
- ④ 西班牙语“贡赋”。(原注)
- ⑤ 有关说明见前,第一部第二卷第七章注⑦。(中译者注)
- ⑥ calambac 是马来语“沉香”,据鲁菲奥(Rumphius)说来源于中国语伽楠(Kilam)。(原注)
- ⑦ Nazarete,基督的故乡。(中译者注)

## 第二一章 本章谈交趾支那国邻近的国家,及其中一些著名的事,还有居民的风俗习惯

与这个交趾支那国境接境,有另一个叫做占城的国家,尽管它缺乏金银,却富有药材和佳木,及大量的粮食。这个国家很大,住满了人,有的人比交趾支那人还白些。他们跟他们的邻居一样想成为基督徒,但在表现上他们缺乏邻居的作法。他们彼此都有相同的法律和礼仪,都是拜偶像者,礼拜第二本

原,如中国人之所为,对此他们同样表示承认。

从这个岛你可以轻易前往马六甲,把叫做柬埔寨的国家留在右边,柬埔寨很大而且住满人,他们都喜爱出海航行,因为他们有无数的船。它是一个富庶的国家,有大量粮食,有许多象和犀牛(abadas),那是一种有两头大公牛大的野兽,鼻上有一小角。现今有一头在马德里,由印地安人送往皇帝陛下的,很多人去看它,当作怪物,在欧洲从未见过类似的,(据报道说)它的皮很硬,哪怕有大力气的人都扎不穿它。有人说它是一种独角兽,但我不这样看,那些和我看法相同的人差不多,都曾在那些地区呆过,见过真正的独角兽。

这个国家有个圣多明尼克会的教士,叫做修士西维斯特(Silvester),上帝让他进入那些地区以拯救其中的灵魂。他努力学习他们的土语,用土语宣讲圣福音。还为他们作好准备,如果有同道去帮助他,他们要为天国取得大量果实。他曾派人去葡属印度要求派些人去,但对方不愿给他派人去,或者是因魔鬼当作工具的人们所散播的某种阴谋消息造成的,以阻挠那些灵魂得救,永远留在魔鬼的专横统治下。这个修士写了封信到马六甲给修士马丁·依纳爵及其他教士,请求他们为上帝之爱下令叫任何教会的一些教士去帮助他,保证说他们在那里将可以为上帝做大量工作,以拯救那些他不敢施洗的灵魂,因为担心在缺乏福音雨露浇灌和抚育他们后,他们返回去生产那偶像教的恶果。这份请求没有如他所愿发生效果,因为没有人去给他帮忙,也没有空闲的人。他们从送这封信的人得知,该国的国王对上述神父西维斯特极其礼敬,简直视他为埃及的大主教约瑟,他在该国居于第二位,国王每次要跟他谈

话,都给他一个坐位,而且赐给他很大的特权和许可在全国宣传圣福音,不得有任何阻扰,许可他修盖教堂和做他认为需要的所有别的事。这位国王本人给予他很多支持,赏赐大量礼物和施舍。送信者还说在全国立了很多十字架,十分受到礼敬。为证实有关的事,上述修士依纳爵在马六甲确实看见这位柬埔寨国王送给他另一个朋友的一份礼物,在极贵重珍奇的很多东西中,有两副很大和制作精美的十字架,用上等香木制成,全部漂亮地饰以金银,写上他们的头衔。

和这个国家接境的是暹罗国,从北极是 14 度,距澳门 300 里格,葡萄牙人去那儿作生意。它是众偶像之母,并且有很多教派传到日本、中国和自古的地方。它是个繁荣的国家,有充足的称得上好的各种必需物品。其中有很多象和犀牛,及其他该邦养育的野兽;此外,它盛产金属,及上等香木。这个国家的百姓大半胆小怯懦,因此尽管他们人数无穷,他们仍臣服于自古王,他很早以来在一次战争(下面将述及)中征服了他们,同时他们通常向他交纳巨大和沉重的贡赋。如果有人向他们传道,他们可轻易地归信耶稣基督的信仰,抛弃他们的偶像。确实自己会服从任何愿开恩于他们的君主和国王,而不服从他们现听命的这位君王,因为他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当中有很多当地式样的教士,这些教士住在一起,过着简陋、刻苦的生活,因此他们受到别人的尊敬。他们做的苦行稀奇古怪,你可以从我将谈的几个例子对此作出判断:据说他们人数很多,但其中没有一人能结婚,或者跟女人谈话,如果偶而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被处以死刑而绝不宽恕。他们始终赤足,衣着破旧,除米饭和青菜外不吃别的,而他们每天背着个口袋挨户

去求施舍,眼睛总望着地,令人惊奇地谦恭和老实。他们不恳求施舍,也不用手接施舍物,除呼叫或敲打外不干别的,并且安静站立,直到人们给他们回答,或者把东西放进他们的口袋。据有关他们的确实消息说:为了作忏悔,他们很多次赤裸地呆在太阳下,因该国位于赤道 26 度,所以太阳炽热,他们在那里饱受无数蚋蠊的叮咬,如果他们是上帝而经受它,那倒是一件有价值的殉教事。愿上帝为他的慈恩用荣光启发他们,使他们干的这种无益于他们灵魂的作法,可以成为他们日后受洗的根据,他们可以为此获得很多荣耀的地位。

他们还秘密地做大忏悔,半夜起来向他们的偶像祈祷,但他们安静地做,像我们基督徒一样。不允许他们借贷,或做其他生意,如果发现他们做了,他们要受到嫌恶和憎恨,有如我们当中的异端。

因这种苦行生活,根据报道说他们是因对天的爱,热情这样做的,所以他们被百姓尊为圣人,人们为此崇敬他们,有困难或害病时请他们去作祷告。这些和许多其他的有关他们的这类记述,或许使我们难以理解,我们并没有遵行那种忏悔,为此我们所获得的并非涉及人类利害的真实酬奖,而是上帝在天上为善行所准备的东西。

福音的律法在这个国家会产生许多果实,因为人民慈善,是德行的爱戴者,也爱那些有德行的人。依纳爵神父及其同伴在中国当俘囚时有这种体会:在某个城市有几名暹罗王派遣的使臣,准备赴朝廷,他们在那儿得知西班牙人因未获允许而进入中国,被判处死刑,就去看他们。当他们发现他们衣着破旧而且十分穷困,服装很像他们教士,对他们产生很大好感,

便送给他们很好的施舍物,那是两袋米,许多鱼和水果。他们给西班牙人所需的金钱,用来赎身,偿付官员会向他们索取的数字。为报答他们对西班牙人表示的善意,后者肯定了上述的说法:他们是德行的大爱戴者。

## 第二二章 记这个新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其名称和特点,但特别记著名的马六甲城

和这个暹罗国接境共有两国,其中一个叫罗斛(Lugor),另一个叫北大年(Patane);它们两个都属于一位国王,他是个马来亚血统的摩尔人,这些国家的百姓仍然是异教徒,据知他们有很大志愿成为基督徒,如果他们有人给他们传布福音的话。土地富有金、胡椒和药材,但百姓怯懦胆小没有甚么企求,他们宁愿安逸享乐,不愿战争和吵闹。

这个国家的尽头是马六甲海峡,其中有两小国,其一叫彭亨(Paon)<sup>①</sup>。另一个叫柔佛(Ior)<sup>②</sup>;头一个的百姓是全世界最无信义的,这是葡萄牙人多次所试验到的;第二个国家的人,有时跟上述葡人保持和平,有时又进行战争。当他们发现自己需要和平时,他们就要和平,但通常是战争。这两国有一半是摩尔人,因此看来他们无意归信福音的律法,如果靠上帝之助他们内心仍得不到慰藉的话。

这个马六甲海峡在赤道线下,估计从交趾支那国到它那里有376里格;这是条不祥的海峡,通过它的船只十分危险,因为很少没有风暴或别的大灾害,如修士马丁·依纳爵所看

到,一艘很大的船在峡口发生事故,很快就被大海淹没,船上有三十多万杜卡特的商货,尽管我们的人把这一事件归之于上帝的公正裁判,而不是归之于风暴,因为据有关消息说,在它沉没时他们犯了重大的过失;他乘的船和其他很多的船都很近,他们却没有感觉到或觉察到有任何危险。从这海峡到马六甲,你是沿海岸航行,有 25 里格,沿岸满是高大浓密的树木,因此之故,也因无人居住,有很多老虎、大象,及强有力的大蜥蜴,还有其他猛兽。

在我们北半球的马六甲城,距赤道仅 1 度,在古代它是所有这些国家最首要的城镇,其中驻有一位强大的国王,一个摩尔人。但它被葡萄牙人征服,在这些战斗中葡人作出了惊人勇敢的业迹,之后他们把所有摩尔人从该城及邻近地区驱逐走,把他们的清真寺即寺庙(它是一种奇特的建筑)变成高大的教堂,它一直保留到今天。还有三座教士的修道院,一座是圣多明尼克会的,一座是圣方济各会的,第三座是耶稣团即耶稣会的。它是一个很温和的地方,很近赤道线,原因在于,每周通常要下三、四次雨(这是该地人身体健康的最大因素),出产因此极丰富,有充足的粮食。而特别是水果,大量出产,有的品种在欧洲从未见过。其中有一种用马六甲语叫做留连(durion)<sup>③</sup>,十分之好,以致我听许多旅游世界的人肯定说,它在味道上超过他们所曾见过和尝过的所有别的水果,它形状似瓜,皮有点硬,上面像头发的小白刺,果内是一格格的,有像白疥<sup>④</sup>的颜色,色味均佳。有的见过它的人说它像是亚当违禁所吃的果子,因为被奇异的香味所引诱,这种树生的叶子大到一个人可以用一片叶把自己盖住,我认为那只是猜想或假设。但有一种



装船的肉桂(Caunafislala)<sup>⑤</sup>,又大又好,有奇特的作用,在这个国家是最著名的东西。一种有惊人特色的奇树,它生长许多特点各不相同的根,那些朝着东方生长的,是治疗毒害、疟疾及多种危害人类生命疾病的良药,而那些向着西方生长的则是一种毒药,在实际上和第一种全然相反。因此看来在这里找得到一件物体上有两种相反的东西,这事在哲学上常被视为不可能的。

此城有大量的贸易,因为我们谈到的那些国家,及邻近许多别的国家的人都上那儿去;特别有大批的船只来自印度、广州、漳州<sup>⑥</sup>和很多其他地方。日本人把他们的银运到那里售卖,暹罗国的人运去很多奇异的東西,特别是摩鹿加岛的丁香、胡椒,婆罗洲的人运去大量檀木和肉豆蔻,爪哇人和白古人运去沉香木,交趾支那和占城人运去大量织丝、药材和香料;而苏门答腊即担罗跋纳人<sup>⑦</sup>运去许多黄金和织料,还有孟加拉(Bengalas)和科罗曼德尔的细布,所有这些,及其他东西,使这座城市出名而且丰裕。它还因每年常去那儿做贸易的葡萄牙人而大大得到扩展。

## 注释

① Paon, Pahang, 彭亨。(原注)

② Ior, Tohre, 柔佛。(原注)

③ The Durio Zibethius of Koenig。(原注)

④ maniar blanco, blanc mange。(原注)

⑤ 从名字看这里可能指 *Cassia fistula*, 尽管作者没有谈到那种植物出名的通便性能。(原注)

*fistula*, 西班牙语有瘻、笛子等义, 英语同, 这里不清楚这种肉桂是否由它的

医疗作用或形状而得名。(中译者注)

⑥ Chincheo, 这里不能断定指漳州或泉州, 但可肯定指福建地区。(中译者注)

⑦ 有关这两个地名的说明, 见第一部第一卷。(中译者注)

### 第二十三章 记新世界的几个国家, 及其中所见的特殊事物; 并述及恒河及其城市

在这座有很多事情可谈 的名城对面, 是苏门答腊大国和岛屿, 古代地志学家称之为担罗跋纳。(据有些人说)它是所罗门王派遣船队前去的俄斐岛(Island of Ophir), 圣经《列王纪》第3卷第9和第10章, 及《历代志略》(Paralipomeuon)第9章都有特别记述, 该船队前往那里, 并运载黄金和大量木材返回以修饰耶路撒冷的庙堂, 还有许多其他的奇事, 其回忆仍至今留在土著中, 尽管传播广泛但仍然和出自圣经所载不那么符合, 也不很真实。这个岛屿在赤道线下, 所以有一半伸延到北半球, 另一半在南半球。它在经度 230 里格, 在纬度 67 里格, 很接近马六甲, 以致有的地方相距不超过 10 里格。这个国家有许多君主和王侯, 但占有最大地方的是一个摩尔人, 叫做亚齐(Achan)。它是世界上最富的岛屿之一, 因为它有很多好金矿(虽然有法律禁止出口金子), 可是从那里仍大量运往马六甲、土耳其及其他很多地方。在这岛上采集到大量的胡椒和小笠原安息香(bemewyn of Boninas), 数量很大, 从它的树上(那里有这种大树)产生甜蜜的香味, 看来似地上乐园, 常在海上 20 里格即可闻到, 为此在那条航道上的船只驶近该岛以享

受那种香味。也有大量的樟脑和各种香料。因这个缘故,很多土耳其人坐船和艇(foystes)从红海到这个国家来贸易。前来交易的还有巽他(Sunda)国人、大爪哇的人、安巴依诺(Ambayno)人,及其他邻近的人。有些葡萄牙人去这个岛做买卖,有的是去传道的,他们在那里都被杀害,因此按居住在附近的基督徒在了解原委后的意见,他们应被视为耶稣基督的殉教者。这个国家大多是摩尔人,所以他们憎恨基督徒,极力跟他们打仗,特别跟住在马六甲的人打仗,多次使他们遭到生命之危和损失财物。

从马六甲国经北岸和西北岸而行,则抵大白古国,它比苏门答腊更大,财富相当,特别是珍珠和各类宝石,及极佳的水晶。有大量粮食,无数的百姓,其国王是强大的,(如我们已叙述)暹罗王向他朝贡。因为据一般的说法,在1568年双方的一次战争中他征服了暹罗王,其原因如下:这位国王得知上述的暹罗王拥有一头白象(白古国人视之若神礼拜),就派人去购买它,付给他所要估计它的价值,但他拒绝卖它,并且说哪怕拿整个国家的东西来,也不让对方得到它。因此使这位国王大怒,他尽可能召集所有士兵,决心用武力取得那不能用正当手段或巨大财富得到的东西。他极力去作准备,几天内他就已集中一支160万人的军队,率师进向上述暹罗国,距他的国家是200里格。他不仅实现了夺走那头白象的愿望,还使其王纳贡,迄至今日,这已向你作叙述。

这个国家百姓和教士的仪式,与暹罗国人极其相似,他们当中有很多寺庙供生活圣洁、独身和苦修的人居住,并且是容易接受福音的人,除了温和及有智力外,他们是研习哲理者,

很有仁心和慈善,特别喜爱善行和他们知道有德行的人,极友爱地襄助他们贫穷邻人。

从这个国家往北,是阿拉贡(Arracon)国,富有粮食,但很少做生意买卖的事,所以西班牙人不怎么知道它。他们没有到那儿去。他们了解到当地百姓及其风俗,知道他们容易接受福音。

从这个国家沿同一海岸而行,你就到达孟加拉国,恒河流经其中,它是发源于人间乐园的四条河流之一,这个国家有位国王了解到这事,他决定派人溯河而上以找到河源或源头及其乐园。为此他叫制造大小各类船只,派(他曾长期考验其能力的)一些人乘船向上流航行,储备有供许多天食用的粮食,并命令一找到他所期望的,就赶快返回,向他报告详细实情。他打算马上亲自前去,在如此美妙的地方享受他认为旅行中需要欣赏的和值得向往的东西。

这些人逆河航行了许多月,到达一个河水流行平缓,没有什么响声的地方,这使他们认为距它的第一源头不远了,那该是他们寻求的乐园。他们据信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那么多迹象和陶醉在异香奇境中后,确信他们已到了人间天堂。再者,当他们进入这水流平和,空气新鲜香甜的地方,那巨大的莫可名状的快乐就进入他们所有人的心窝,他们觉得是在真的天堂,忘记了他们来此的劳累,及其他一切表示痛苦烦恼的东西。但当他们抱着他们原来的打算和意图,想要前进,而且为此尽了一切努力时,他们从经验发现他们的劳动全无用场,他们始终是留在一个地方,而且不明白那种阻力来自何处或如何发生,因河水平静,他们不能在水里发现。

取得这个教训，因不能登岸而认为不幸，他们从同一条河返回去，前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不久他们就到达，把上述情况及其他许多我认为不足信而略去的事向（派遣他们的）国王报告。他们确实认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都距这条恒河不远。看来这是真的，因为这两条河都把它们的水注入离这个国家不远的波斯海。

这个国家的百姓对这条河极其尊敬，因此他们如不礼拜和敬礼就绝不进入该河。当他们在河里洗沐时，他们确实觉得他们已涤清了他们的一切罪恶。这个国家看来还是容易归信天主教，因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精神的典礼、仪式，还有德行。

#### **第二十四章 记科罗曼德尔国及邻近其他国家， 撒拉米纳城，光荣使徒圣多默在那里 去世；并记该国国王的权势和财 富，其丧葬方式及其他极奇特的事**

沿孟加拉海岸而行，到达马苏拉帕塔（Masulapatar）国，及邻近它的其他国家；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的其余邻国也是，不过据称，他们很容易放弃他们的信仰。它是一个粮食丰富的国家，但缺少做生意买卖，因此鲜为人所知。

向前行不远，是科罗曼德尔国，其首镇叫撒拉米纳，现俗称马里普尔，有福使徒圣多默在那里殉教。据他们说至今他的一些遗物仍存在，上帝通过他显现了许多奇迹。当地的土著迄至今日还特别记得那位圣人。

现今这个城市居住着葡萄牙人和土著百姓；城内有一座

教堂,其中包括有那位圣徒居住和死去的房屋。这个地方属于维斯纳加(Visnaga)王<sup>①</sup>,他虽然是名异教徒,但礼敬崇拜圣徒的房屋,而为表示特殊的虔诚,他每年要给予一笔施舍。此城中有两座教士的修道院,一座是耶稣会的,另一座是圣方济各会的。

从撒拉米纳城到国王所在的维斯纳加国,陆行是 35 里格。这位国王是强大的,他的王国很大和住满了人,而且有大量赋入。他们说仅纯金一项赋税,对他就值 300 万,他只花费 100 万,每年把 200 万存在他的库里,据消息和传说,到今天已有许多百万了。他有 12 个首要的大头目,其中每个都管辖着无数的百姓,并自己拥有大量赋税,最少的也每年有 60 万杜卡特。他们各自在一年的一个月中必须供应国王及其宫室的人饮食。因此按此估计,这 12 个国的诸侯和(我们可称之为)公爵的首脑,全年都供应他的花费。他用的那 100 万,是花在送礼和特殊事上。国王在他的宫室中所拥有的妻妾、仆人和奴隶,为数约有 14 000,马房里常有 1 000 头马,还有 800 头大象为他服役和防守,为此他每天要花 800 杜卡特。他的人身护卫是 4 000 骑兵,并付给他们高额薪金。他在他的宫里还有 300 后妃,此外有大量的妾;他们都穿戴华丽,有珍贵的珠宝,在该国珠宝很多,她们几乎每三天换一次新颜色的装饰。他们通常用宝石的颜色,如西班牙语叫做 ojo de gato,“猫眼”的色彩。他们有大量的蓝宝石、珍珠、钻石、红玉,及很多其他的宝石,在该国都十分丰富。

在所有这些妻子中有一个是正式的,她的子女将继位;如果碰巧她无所出,那其他任何妻子生的头一个就继承,因此该

国从不缺子嗣。

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去世时，他们极哀伤地身着丧服把他运往一块开阔的地里，当着上述十二个贵人的面，他们把他的尸体用檀木烧掉，檀木很香，他们用它点起一堆大火。

国王的尸体被焚化后，他们把他最宠爱的妻妾，连同他生时最重视奴仆、奴隶，投入火里。这些人情愿这样做，每人都争着头一个投进火里，最后投进的人认为自己不幸。这些人都说他们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为他服务，在那里他们将十分愉快。因此他们甘愿去死，并带上他们所有最宝贵的东西和节日服装。由此得知他们相信灵魂不死，因为他们承认另一生命，他们返回那里和永远生活下去。如果有人到那儿去传教，他们会跟他们的邻人一样轻易地归信福音。

距此城 70 里格，有一座偶像的宝塔即寺院，每年那里有一次丰富的集市。它是座很华丽的建筑，坐落在一个高处，在你到达前许多里格即可看见它。

它通常有 4 000 人守卫，他们由寺院的收入支付。寺院既富又好，寺院附近有很多金矿和宝石矿，从中开采出来的要向寺纳赋。寺内有一偶像的教士，用他们的话叫做婆罗门(Brama)，是当地最高的教士。当地所有的人都去找他询问有关他们生活方式的疑难，他则在很多被他们法律禁止的事上解脱他们，他可以按所说的法律这样做，并且他多次解脱了他们一些人。但这里有件可笑的事，那就是，当一个女人不能忍受他丈夫的境况，或者因别的缘故厌恶他时，他就去找这个婆罗门，给他一块金子，约值西班牙的一个杜卡特，他可以解除他们的婚姻，让她自由去跟人结婚，或者跟许多人结婚，如果她

愿意的话；而作为这点的标记。她的丈夫不得为此加害于她，也不得强迫她回去陪他。

这个国家有很多好钻石矿，很受重视，在欧洲非常知名。在矿里找到一颗十分精美和价值连城的钻石，仅在几年前，国王以 100 万金子把它卖给邻近另一位大国王，叫做奥季尔康 (Odialcan)，此外还得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个有益健康的国家，空气清新充足，粮食丰足，有各种其他必需物品，不仅有供生活所需的，也有其中的珍奇和娱乐所用。它在北极的 14 度。其国内的百姓胆小怯懦，很少劳作，因此他们一点不喜欢战争，据知他们会轻易地接受福音。

在这个国家附近是另一个叫做马纳 (Mana) 的小国，其中有一个住有葡萄牙人的城市，用他们的话叫做纳加帕坦 (Negapatan)。城内有一座圣方济各会的道院，其宗教修士虽然人数不多，仍然忙着教化当地的土著，据信他们将收获许多果实和作出成绩，因为他们已有所表现。约三年前当地的君主因这些修士的布道而归信，他现在将以非凡的愉快接受圣洗礼成为基督徒。(据信)这个国家其余的人都要仿效他。这个岛上有很多大珠小珠，都十分好，圆而精美。

## 注释

① Visnaga，即 Bisnaga (Vijayanagar)，大印度帝王。(中译者注)



## 第二十五章 本章谈那个新世界的许多国家,居民的风俗习惯,及一些奇异的事

上述马丁·依纳爵神父及其同伴,从这个海岸出发,前往尼科巴(Nicobar)群岛,那里有很多摩尔人和异教徒,都已相互混合。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马上前往锡兰(Ceylan)镇,那里有葡人居住,从马六甲去有416里格。这个岛在我们北极下6度到10度,在经度66里格,纬度39里格。在古代它是个大名鼎鼎的岛,在那带地区很受崇敬。因为据称过去有些人在那里居住和死去,这些人的灵魂升天,被当地的百姓尊奉礼拜若神仙,经常献很多祭品和祷告。许多香客从邻近其他国家到这个岛去;但我们的人从来不明白其原因和道理,也不知道他们奉为圣人者的生活。就在这座岛上有一极高之山,叫做亚当峰(Pico de Adan),神父马丁曾看见它。听当地土著说,它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同一个亚当在此升天;但他们不能说清那是甚么亚当。

在这个山峰上有一座寺院,土著称之为宝塔。有次他们在里面发现一颗猿猴的牙齿,把它当作神来崇拜,附近200里格和300里格都有人为此到那里去。〔1554年印度的总督叫做唐·伯多禄·马斯卡列纳斯(Don Pedro Mascarenas),派一支军队和许多葡萄牙人去这个国家,企图使他们臣服葡萄牙国王。该国所有人,如他们以前一样,几年前曾起来反抗他们,摆脱和拒绝他们的统治。军队抢劫了那座宝塔即寺院,想在里面找到些财宝,把它破坏,夷为平地。在那里他们发现那颗所

述的人们崇拜的猴牙,放进一口金银珠宝箱,运到果阿交给上述的总督。这事被邻近的其他侯王和白古国王知晓,因这个(他们认为是巨大的)损失,就派遣使臣给上述总督,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要求那颗他们礼拜的牙齿,用七十万金杜卡特作赎金。总督认为他们会提供那笔钱而把牙交给他们,并且会实际去作,如果不是因果阿的大主教叫做唐·加斯帕(Don Gaspar)及其他教士的缘故,他们阻止他,提出重重顾虑,并且要他承担因交出牙齿偶像产生祸害的责任,要他直接顾及上帝。这对他影响很大,以致他不管他们愿意给他钱,便把使臣遣走。他把牙齿交给上述大主教和教士,他们当下把它打碎烧掉,把它的灰扔进海里,这使上述的使臣吃惊不小地看到,他们怎样不在乎以偌大数量的金子交换一件他们并不看重的东西,而是那样大方地把它丢进海去。〕<sup>①</sup>

这个岛是富庶、安宁和卫生的,森林密布,有长满桔树、杉树、柠檬树、香蕉和棕榈的山峦,还有很多肉桂树,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坚实耐用,人们到那儿去收买,运送到欧洲,价钱便宜。还有胡椒,但土著百姓把一些种植胡椒和肉桂的山头拔光,因为他们发现有人老远去收买这两种商品,担心他们的国土会被外人夺去。它是个粮食充足的国家,养有了很多大象,而他们说有很多钻石矿、红玉矿,及另一种他们叫做青蛋白石(girasalis)的宝石。在这东印度,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该岛在拯救灵魂方面更有一个好开端了。因为有几个圣方济各的宗教修士进行大量工作,几天内就给 15 000 多人施洗,这就说明他们有良好的愿望接受福音的律法,同时已建筑了很多教堂,及该教会的 14 座修道院。但几年后,该国的一位国王,因对一

些在那些印度人中十分普遍的事感到厌倦,放弃了他已接受的宗教信仰,驱赶和杀害在那里居住的很多葡萄牙人,把施行和主持圣礼的教士逐走。这个坏国王叫做罗刹(Raxu)。很多信了基督教的人,乐意于他们接受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憎恶那个专制国王的行爲,他们就去住到葡人当中,另一些人则修筑了一座城市,用他们的语言叫做科伦坡(Columbo),那里有他们许多人。直到今天全国还保留有十字架,表明他们古时的基督信仰。在沿岸使用许多桨帆船(galiatas)即帆船(gallyes),驾船四处抢劫破坏。土著百姓声称,如果要在那儿布道的话,他们情愿再去接受福音的律法。从这个岛通过一个小海湾后,他们沿岸到达一个叫做图图库林(Tutucurin)的国家,并沿同一海岸伸延,从科莫林(Comorin)角到锡兰。这里有一座他们的神祇的宝塔即寺院,很大和华丽,该国的异教徒都到那儿去,虔诚地参加一年的几次节日。寺内有一驾凯旋车,大到20匹马都拉不动,他们在节日把它公开展示,由大象和无数的人拉,他们自愿地用系在车上的绳子拖曳。这辆车的顶上有一座盛饰的神堂,里头有一尊他们崇拜的偶像,紧跟在下面是歌唱的王妃们。他们载歌载舞把它展示出来,拉它行进相当的距离,还有许多向它表示崇拜的事。他们干了一桩如此野蛮残忍的事,读者可以充分判断,这就是,很多人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扔给偶像,另一些人不以此为满足,投身于车子要碾过他们的地上,在那里粉身碎骨。像这样死去的人,他们尊为圣人,受到格外的崇敬<sup>②</sup>。有关这个国家其他许多偶像教的风俗和礼拜方式,比我刚谈到的更野蛮,我就略而不谈,因为我不愿在这篇行纪中罗里罗嗦。这个国家的人都很坏和本性邪恶,因此耶

稣会的神父们，住在附近几个城镇中，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和工作，仍不能使他们从谬误中摆脱出来。

在同一海岸，距这个国家不远，有一座葡人称之为俱兰(Coulan)的城市，再远 25 里格是叫做科钦(Cochin)的城市，其中有圣方济各、圣多明尼克、圣奥斯丁，及耶稣会的教士，他们在那里有一所很好的学校即神学院，收获很大。此城附近是圣多默，有很多受洗的好基督徒，生活圣洁规矩，巴比伦的大主教给他们派去主教。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得到谁的许可，也不知道得自何处，因为据我所知，教座从未给他们这种允许。关于这事，现今在罗马有这个国家的一个主教，也是皮门塔(Pimieta)国的主教，我曾跟他几次交谈，他是去罗马向教皇表示服从的，并且向他了解，在接待奉大主教之命前去的那些主教时，他乐意奉行应遵行的仪式。在这个王国有许多侯王，但首要的是科钦的王，其次是俱兰王，再下面是很多小王，如曼格特(Mangate)王和克兰格诺尔(Cranganar)王，他们都是异教徒，尽管其间已混合了很多摩尔人。在这个国家发现一些从巴勒斯坦到那些地区去的犹太人。该国有一条普遍的法律，极稀奇而又很少听闻，这就是，儿子不继承父亲，而是让他兄弟之子继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弄不清他们的子女，因为他们没有正妻或许配给他们自己的妻子。我向你保证，我认为他们野蛮的理由一如他们的法律，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他们兄弟的子女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礼仪和愚昧行为，但有一个最突出的，那就是，在他们的某些节日，他们习惯要沐浴，洗过澡后，他们说他们涤除和清洗了他们的一切罪过。他们有许多占卜术，我将不予叙述，因为它们值不得记录。在这

个国家采集到最好的胡椒运往欧洲,因此该国叫做皮门塔国<sup>③</sup>。

### 注释

- ① 上面括号内的话系译自德·拉·波特的法译本。(原注)
- ② 这个故事还见于鄂多立克的记载。(中译者注)
- ③ 即胡椒国。Pimienta,西班牙语“胡椒”。(中译者注)

## 第二十六章 本章记新世界的许多国家,及其特殊和奇异的事物

上述神父从科钦到达喀纳诺尔(Cananos)国,途经塔纳奥尔(Tanaor)和卡利古特(Calicut),当地土著称之为马拉巴尔(Malabar),它们类似王国,但其中有很多人口。在喀纳诺尔国,居住着许多葡萄牙人和圣方济各会的教士。它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像科钦的国家,因这个缘故,也因他们奉行和保持同样的风俗仪式,所以有关该国情况,可参看上述其他国家。

接着前行,有另两个小国,一个叫巴色罗尔(Barcelor),另一个,曼加罗尔(Mangalor)。其中有些基督徒。它是个富庶的好地方,可以肯定说,不久他们都将受洗。从这个国家他们到达果阿,一座首要的城镇,居住着葡人,而且是当作那些国家的都城。它在纬度15度,距科钦100里格,此城位于一个小岛上,四周被水包围,方圆仅4里格,被一条大河把它和大陆分开来。它是个和平的好地方,享有一条美丽通畅的河流。这个城市中常驻有印度的总督和大主教;有许多教堂和道院。除

大教堂外,有 14 座区教堂,还有城内城外的 15 座房舍;有 4 所很华丽的圣多明尼克、圣奥斯丁、圣方济各和耶稣会的修道院,而城外有另一所 Recoletos Franciscanos,改革方济各修士的道院。

靠近这个岛是撒尔塞特(Salcete)和巴德斯(Bardes)岛,那里圣方济各教士和耶稣会士有几个基督教的镇子。几年前撒尔塞特的异教徒杀害了一些耶稣会神父,憎恨基督教,他们以极大的精神和勇气去死;因此我相信他们在上帝那里得到快乐。

过了果阿,沿同一海岸北行,在 18 度半是察兀尔(Chaul)城,再过去是巴赛因(Basayn),靠近它的是达茂(Damaun),这三城均有葡人居住。最尽头的是坎贝(Cambaya)省,臣服于大鞑靼,另一名字即莫卧儿。离它 52 里格远是叫做迪乌(Diu)的城市,那里有葡人的一座壮丽、优良的堡垒,及一个安全的大港口,其名声传至整个土耳其。

该城那边 270 里格,是霍木兹(Oromuz)城,在波斯海岸,城内有上述葡人的另一堡垒,比迪乌的要好得多,更难攻破。它在所有印度人当中是最大的,但不及迪乌的名气大。在这霍木兹城,除盐外不产甚么,而盐很充足。不过,尽管这样,它仍然充斥着种种可能想象到的东西,因为从波斯和阿拉伯运去大量粮食,还有其他珍品。他们说,从这地方可以容易去威尼斯,取道阿勒坡(Aleppo),再取道索利亚(Soria)的的里波里(Tripoli)。

从印度到波斯的沿岸有很多大国,其中有无数的国家;其中一个奥季隆(Odialon),它很富庶,人口众多,都是摩尔人。靠

近这个国家是另一个叫做季撒马录科(Disamaluco),近大鞑靼国,用他们的语言叫做莫卧儿。(我相信)它与中国为邻,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这可从古代和晚近历史所述它的强大中看出。霍木兹的另一面是波斯国,其国王是沙克塔马斯(Xactamas),即伊斯梅尔·苏菲(Ismael Sophi),埃及的大算端,出自算端堪普逊,古亚里约(Campson Guario)一支,鞑靼国王舍里木(Selim)于1516年在大马士革附近一次战斗中把他打败。

这个国家都是摩尔人,但他们对于土耳其人犹如基督徒之与异端,因为波斯人遵奉一些阿里对伊斯兰教律的解释。而土耳其则是另一条路,遵奉别的解释。这种对律法的不同解释和矛盾,造成彼此之间常发生残酷的战争。这是上帝的大恩,因为土耳其人不能有时间去危害基督徒;而如土耳其人要危害,他们将遭到他们的苏菲敌人波斯人的袭击,并被他们尽量加以损害。尽管土耳其人是摩尔人,也是伊斯兰教,他们仍然是基督徒的朋友。

## 第二十七章 在到达西班牙之前的其他国家和著名东西,最后是环行世界

在霍木兹峡附近是阿拉伯福地,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是伊斯兰教徒,遵奉同一苏菲的教义。这样沿阿拉伯而行,你一直到达红海,即阿拉伯海,它有450里格长,有的地方很深;它的海水看似红色,尽管取出来看则是白色;原因在于水下的土地是同一红色。因此缘故,当太阳照射到海上时就呈现红色,由

此它得到这个名字迄至今日。大土耳其人从这个海和巴士拉(Basora)海贩运来自东印度的大量香料、丝绸、金缎及种种财货,可以轻易地遭到干扰,但在这个地方和时候却没有受到干扰。在另一面是阿比西尼(Abexin)的国土,也就是长老约翰的国家,尽管它是个很大的国家,但却很少海岸。从这国家或地点往西南行,600里格抵达莫三比克(Mazanbigue),那里居住着葡萄牙人。这个海岸的人都是黑色人种、异教徒,并且是拜偶像的。在南纬15度,从莫三比克到好望角的所有余下的居民情况相同。他们不知道福音的宣传。因上帝的慈恩没有显示他们,并使一些人愿上那儿去,拯救那无数的灵魂。

上述神父报告了以上的事,还有其他很多事,为避免冗长就略而不提,以待可把这些写成专史的时候。随后他离开果阿和科钦进向葡萄牙,途经马尔代夫(Maldivia)群岛,该岛有许多岛屿都居住着摩尔人,在那附近进入南半球,从阿拉伯海岸越过赤道;一行人顺风直驶至圣劳伦索(Saint Larenso)岛<sup>①</sup>,它很大,因之有275里格长,90里格宽。都住许多人,很安静和文明,基督的信仰从未在其传布。我相信,如果传布的话,他们会平静接受它。过了这个岛,他们到达好望角(Cape of Buena Esperanse),这是个很好的岛,其居民和土著跟圣劳伦索十分相似:它地处温带,距麦哲伦海峡不远。这个好望角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托门多略角(Cape Tomentorio)<sup>②</sup>,它在南半球的35度多。而从科钦到这个角,他们估计有1358里格,这是人们通常航行的航路。当他们过了这个角,他们常遇到强猛的风。他们从那里到达圣爱伦那(S. Elena)岛,在该角的前方,570里格。它无人居住,但满是野猪、山羊及大量的鹧鸪。沿岸



有丰富的鱼,极容易捕获。它只是个小岛,周围不超过5里格。

他们从这个岛航行了400里格直抵赤道下,几内亚海岸,返回北半球,纬度54度(差不多是他启程之地),环行了世界。他们看见陆地,前航并看到另一个陆地,最后他们到达里斯本。(越过赤道后)已航行了1450里格。因此上述神父马丁·依纳爵修士,在记述他离开塞维尔的旅行起,到返回里斯本的行程,环行世界后,他发现共是9050里格海路和陆路,此外没有计他在中国和其他地区旅行的里格数。所有这些里程都布满大国,而所有国家或绝大多数,都服从魔鬼的统治。上帝以其无边仁慈,念他们归信天主,怜悯他们,如主自天下降地上为众人而死的作为<sup>③</sup>。并且让西班牙国王心里以信仰基督的最大热情行善,为实现这件工作,这将大大增添上帝的荣光,也使他自已获得巨大名誉,他可以便利地进行。因为,直到今天他是全印度群岛和那个新世界广大地区的君王。

这个请求是值得的,我们基督徒都希望上帝的圣名将在全世界得到赞美和颂扬;而因罪行四下分散和忘记上帝的亚当子孙,将开始可以享受他们创造的幸福光荣的帝国。

## 注释

① 圣劳伦索岛即马达加斯加岛,为葡人取的名字。(中译者注)

② Cape Tomentorio,风暴角,葡人最初给好望角取的名字,后改为好望角。(中译者注)

③ 指所谓基督为人类而牺牲。(中译者注)